

文登文藝

WENDENGWENYI

主 编：田序强

副 主 编：姜燕飞

邵松山

执行主编：李喜华

总第 96 期



主 编：田序强
副 主 编：姜燕飞 邵松山
执行主编：李喜华
编 委：（按姓氏笔划排序）
田序强 毕虹方 孙朝霞
汤国梁 仲积彬 李喜华
邵松山 姜燕飞 谭生远
刊名题字：顾亚龙
责任编辑：汤国梁
美术编辑：崔文杰

总第 96 期

目录 CONTENTS

04 忆苦思甜

- | | |
|----------------|-----|
| 04 春来茶楼 | 吕以泮 |
| 14 滹沱河畔那一对神仙眷侣 | 牟培国 |
| 17 兵工厂除魔 | 王福海 |
| 26 田七抗日 | 徐元皆 |
| 33 残阳如血 | 刘向荣 |
| 49 永恒的背影 | 冷 凝 |

52 感恩岁月

- | | |
|------------|---------|
| 52 清华骄子陆永俊 | 王德松 |
| 58 我的老党员姥爷 | 荣海鸿 |
| 61《白说》白说 | 张君广 于丽丽 |
| 64 新时代的雷锋 | 周诗萍 |
| 69 在一起 | 谭金芸 |

CONTENTS 目录

73 诗情画意

- 73 走进天福山 宋吉英
74 清晨,我穿过家乡的小城(外二首) 冷鲁静

76 烽火胶东

- 76 巍巍榭山(中篇小说) 邵松山

征稿启事

威海市观云山居杯“爱我家园”主题文学大赛征稿

顾问:

- 姜念光 《解放军文艺》主编
阎安 《延河》执行主编
蒋登科 重庆市作协副主席
三色董 《书画诗酒》主编
李自国 《星星》副主编
赵宏兴 《清明》副主编
蓝野 《诗刊》编辑室主编
李春风 《时代文学》编审、副社长

- 主办: 威海市文登区文联
承办: 威海市文登区作协
刊号: 威海市准印证第 039 号
地址: 文登区文山路 107 号
邮编: 264400

小说编辑 QQ: 1027927465

散文编辑 QQ: 759975974

诗歌编辑 QQ: 88428446

古体诗词 QQ: 615347460

投稿邮箱: wdwytg@126.com



春来茶楼

吕以洋

风还在一个劲地刮着，且一阵紧似一阵，像要把个地皮刮起。卷起的细沙与尘土，形成一条条泥龙在空中打着旋，肆虐在大街小巷。风中偶尔夹杂着零零散散的雪花，像刀子一样抽打在路人的脸上，不觉使人打了个冷战，“好冷哟！”

是哟，这个冬天似乎比往常年来得早，也似乎比往常年来得凶猛了些。自日本鬼子过了卢沟桥，转瞬间树上的绿叶褪掉了原有的色泽，干枯的叶片纷纷地飘离树杈，被风吹刮得七零八落，或潜卧在街角旮旯，或横躺在臭水沟旁，凄楚荒凉，全没了生机。县城还是原先的县城，城门还是原先的城门，街道还是原先的街道，进进出出的人也基本上还是原先

的那些嘴脸。可眼下的县城总有些让人说不出的别扭,有些寂寥,有些冷寞,有些阴森恐怖。大街两旁的店铺冷冷清清,天还没黑店家就早早地打烊上了门板,老板们就像是怕钱咬了手,多一个子也不想赚。只有高挑在门楣上的幌子,在初冬的酷风中“扑哧,扑哧”地抖个不停,像个不谙世事的的孩子,不知疲倦,不畏风残,顽皮地“扑哧,扑哧”地与风雪抗争。

“梆梆,梆梆,梆梆梆……”,报更人一边敲着手中的醒木,一边沙哑着嗓子有气无力地喊着,“天干物燥,小心火烛;天干物燥,小心火烛……”这沙哑声在这风雪中,沿古老县城的街巷在延伸着,在呻吟着,在风中打着旋儿微弱地抖动着,在那慢慢暗下来的夜晚中慢慢地扩散着,时断时续,时续时断,那沙哑声虽说是有些苍凉凄楚,听起来有些压抑,可或多或少也算是为这沉寂的古城涂抹上了一丝活的气息。

“扑哧,扑哧,扑扑哧哧……”风一阵紧似一阵,一阵猛似一阵,卷起地上的杂物一个劲地刮着,把悬挂在街左春来茶楼门前的幌子抖动的“扑扑哧哧”叫个不停,似哭如泣,也似在呻吟,也似在愤诉在怒吼……

春来茶楼,听名字好像很阔绰,实则仅仅是个二层的木板隔断房,只是比别的建筑宽敞些,高了一点点,室内增设了几个可供上下登爬的木制梯登而已,其它的与县城别的建筑也没有什么两样。可是,就这样一个简易的建筑,在当时却成了县城繁荣的标签,被人们亲切地称之为“小楼”。

“春来茶楼”就坐落在县城的东门外。东门外,虽说地方不怎么大,可在这海边古县也算得上是个热闹地,说书的,唱曲的,杂耍的,测字算命的,买卖交易的,玩鸟斗蛐蛐的……真可说是各路神仙五花八门,三教九流一样不缺。在这块地,“春来茶楼”自然而然就成了花园里的一朵奇葩,达官贵人进的,平民百姓进的,天南的,海北的,脚夫马车夫也都进的,正如镌刻在门两旁的对联所说,“大肚能容笑纳五湖之客,小楼可藏喜接四海之宾”,横批“茗品天下”。这二十四个鎏金大字,灿阳

下栩栩生辉,春风里委婉细语,记录着历史的腥风血雨,诉说着苍桑的世态炎凉,见证着古县的风云变迁。

说起“小楼”那还得追溯到清朝。“春来茶楼”始建于清康熙年间,那时政治清明,社风清纯,官吏廉政,百姓勤耕,江南塞北,处处欢歌笑语,举国上下,人人称颂繁盛。就是这样一个国泰民安的盛世,中国迎来了品茶业的又一个高潮,喝茶、品茶、论茶竟成了一种时尚,达官贵人如此,平头百姓也如此,那时候的人们,似乎是不懂点茶文化就有点枉为人了。社会升平,茶道盛行,茶摊、茶馆、茶楼自然而然就相继而生了。那时本县在京城做官的吕礼义顺应时势,就筹集资金让其弟吕礼仁在县城东门外建起此楼,做起了茶馆生意。其本意一是为其弟谋得一个生存生活的出路,二是利用茶馆信息渠道畅通为其收集地方官员的优劣依据,于公有利朝廷,于私帮了兄弟,真可谓是忠悌两全。还别说,吕礼仁还真的很会经营,把这两件事做的十全十美,既挣足了大把大把的银子肥了自己的腰包,也确实实为朝廷做了一些比较漂亮的事。据说,正因为春来茶楼的出现,凡是到此地为官的没有一个敢贪污腐化的,没有一个敢玩物职守的,官场清正,民风朴实,人人向学,在科举考试中,曾一度被皇室录用了好多治国栋梁之材。在清朝年间,这个不起眼的边陲小县,还真出了几个太傅、尚书、巡抚等朝廷大员,至于州县一级的官员数不胜数,比比皆是。辛亥革命时期,有六位义士为推翻清朝的专制统治,挽救民族危亡,争取国家的独立、民主和富强,在这里聚会密谋举事,曾被反动官吏发现被捕入狱,后在城南门外被刀斩就义,人们称之为“辛亥六义士”由此可见,春来茶馆自古就是一个非常之地,兴也由此,败也由此,是个各种信息汇聚的所在,也是个鱼龙混杂的地方,在这里从来就没有消停过,真可谓是“小楼大世界,小觑见春秋”。

折腾了一夜的风,终于失去先前的凶相,停止了呼啸,停止了吼叫,停止了歇斯底里。古老的县城又恢复的与先前一样,人们照样操劳着各自的

营生,店铺照样开门做起了生意,顽皮的孩子照样在县城东门外玩起跳皮绳、打架架的游戏……春来茶楼的门开了,店小二卸下窗上的铁皮雨打子,将雨打子拿进茶楼放在门旁,然后操起扫帚扫着门前由风刮来的杂草、树叶、杂物等,边扫边羡慕地看着那些玩耍的孩子们,情不自禁地笑了笑。他放下手中的扫帚,向着明晃晃的太阳伸了个懒腰,慢慢地走向玩耍的孩子前,善意地提醒他们,“你们在这里玩耍不打紧,可是一定要注意哟,千万别打着人,别砸破窗户纸哟!”孩子们也很懂事地“嗯”了声,照常地做着他们的游戏……

忽然,从东门外传来一阵阵富于节奏的“嚓嚓,嚓嚓,嚓嚓”的铁皮撞击声,随后“磨剪子嘞——戥菜刀”“磨剪子嘞——戥菜刀”的吆喝声便在街巷中响起,声音由低而高,“嘞”音拖得很缓很缓,缓的就像是小巷一样幽长,也好像是正把刀放在磨刀石上细细地磨着,不时地发出很有节奏“霍霍”的磨刀声,极度地富于诗意,比老学究的“关关雎鸠,在河之洲”要好听多了。然后“戥菜刀”三个字戛然而止,又是那样的干净脆落,倒使人能听出点快刀切菜的那种惬意,让人感觉到舒服极了。磨刀人大约有五十多岁,高个头,“国”字脸,散白的头发,瘦黑的脸颊,穿着蓝衣黑裤,围着条黑色的围裙,一双明亮的大眼睛闪着敏锐的光。他来到春来茶楼门前,放下肩上的长木凳,摆好盛水的小桶和几块磨刀石,然后直起身来,轻抬右腿跨过长木凳,轻轻落座骑在长木凳上,已经拉好了磨刀的架势。长木凳的两条腿固定着两只木制小轮子,木凳这头挂个小铁桶,凳上放半个砂轮,套着铁丝环,下面脚一踩,砂轮便固定不动。长木凳的那头绑节竹竿,竹竿上挂一个大号的白色搪瓷缸。磨刀人刚刚落座,包子铺的伙计就拿着三四把菜刀跑了过来,讲好价钱后把刀递给他,磨刀人接过后便弓着腰,用黑毛刷从小桶里蘸些水刷在砂轮上,把刀左磨磨右磨磨,然后换一块磨刀石左磨磨右磨磨,再换一块磨刀石左磨磨右磨磨,耐心而细致地来回地磨,用手指肚反复地试锋,磨刀的脏水顺着磨刀石一滴滴滴在挂着的小铁桶里。在旁边玩耍

的孩子也有一两个好奇的,围着磨刀人忽闪着大眼睛瞧热闹,磨刀人只顾低头磨刀,隔段时间吆喝两声“磨剪子嘞——戥菜刀”,显然是为更好地招揽生意在故意引起人们的注意。

这时,从春来茶楼里走出一个中年人,手摇蒲扇不慌不忙地向磨刀人走来,等到其跟前平淡地问,“磨剪子吗?”“磨。”“多少钱一把?”磨刀人慢慢地抬起头,眨了眨眼停顿了一下,向中年人笑了笑,然后伸出一个手指,“不贵。”只是平平淡淡地说,“如果想磨,老板就拿来,顺便把钱准备合适,我这里没有零钱找。”中年人微微笑了笑,似有些不满地低声嘀咕着,“做生意没零钱,真是的!”边说着边折转身回到茶楼,拿来两把剪刀递与磨刀人,顺便把“钱”塞到他的手里,故意亮开嗓子高声说,“能不能尽快点,我还有事急着要办!”“能,能”磨刀人一边应承着,一边急急地忙碌着手中的活计,不知道是真的怕耽误了老板的事还是怎的,倒省去换石、试锋等不少环节,低着头麻利地磨着菜刀剪子,三下五除二——很快就把手中的活计干完了,把那些菜刀剪刀等一一地递给了顾客,匆匆收起挣饭的家当,把长木凳往肩上一扛,边吆喝着“磨剪子嘞——戥菜刀”,边向城外走去,一会就消逝的不见了踪影。

春来茶楼的老板叫吕世平,是茶楼的第七任继承人。吕掌柜早年间曾在北平读过书,后又到东北教书,日本人占领了东三省后,他从东北回了老家,就从老掌柜的手里接替了春来茶馆的生意。别看吕世平是个读书人,可终究是走过大地方,见过大世面的人,开始时茶楼生意做的还不错,在这小小的县城里也算得上是数一数二的商号。可从“七七事变”后,日本鬼子打进了中原地区,不管是当官的还是平民百姓人人如同惊弓之鸟,惶惶不可终日,喝茶的人少了许多,其茶楼的生意一天不如一天,经营极其惨淡。尽管如此,但吕家这第七任掌门人也没有任何改弦更辙的想法,因为这茶楼还有一个众人不知的秘密,那就是担任着祖上创业时的使命,不过这使命已由为统治阶层服务改成了为广大劳苦大众。原来吕世平打从日本人入

侵东三省,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投身到如火如荼的抗日洪流中,他从东北回来就是受党组织的安排,回来秘密发动群众,觉醒群众,组织群众,等待时机成熟创建抗日武装,时刻准备着抵制日本鬼子的入侵,全力以赴地把小鬼子赶出中国。他回到老家很快就和中共胶东地委接上了头,组织让他不要暴露身份,他就以茶楼掌柜的身份做掩护,以茶楼为基地,收集情报,传递情报,发动群众,瓦解敌人,开辟好对敌斗争的第二战场。吕世平接受任务后,立即开展工作,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建立起自己的情报网和交通线……

“掌柜的,有好茶吗?”伪中队队长侯三斜挎着盒子炮,大摇大摆地向茶楼走来,人还未进门声音就撞了进来,“给泡壶喝喝!”

可别小觑这个侯三,自小就是个泼皮无赖满肚子的坏水,是葛吕集上没有人敢得罪的主。他在十二三岁时,有一天到山上去挖野菜,时近傍晚也没有挖多少野菜,生怕回家被大人打,正愁得满头雾水,憋得肚子“咕咕噜噜”地直叫唤,就急急忙忙地跑到沟帮去拉屎。他蹲在那里一边使劲,一边琢磨着回家如何对付大人的棍棒,正在犯愁之际,忽然一抬头见沟帮长有一片片类似茄子苗的植物,茎粗叶大,非常壮实,突然他眼珠鼓溜溜一转,立马一个坑人的鬼点子就出炉了。他匆匆扯了几片草叶擦了擦屁股,提拉好裤子,扎好腰带,兴冲冲地弯下腰将那些植物连根拔起,小心翼翼地放进盛野菜的篮子里,然后将其提到路边的水沟旁,从水沟里捞出一些淤泥,把那植物每十株分成一束,用淤泥将其根部包裹在泥团中,再一束束将其放进篮子里,然后提着篮子,吹着口哨,放心大胆地回到了家。一进家门,还没等他爹开口,他就笑嘻嘻地冲他爹做了个鬼脸说,“老发,这回你可发大财了,就等着数钱吧!”他爹叫侯旺发,村里人都叫他“老发”,侯三也跟着村里人这样称呼。还别说,别看他弄了那么多苗苗回来,还真把个老发给糊弄住了,不但没有打他,还不冷不热地说“你弄这些能挣个啥钱?老子等着,等拿不回钱来我可要揍

你!”侯三也不辩解,只是向老发、侯大、侯二挤了个鬼眼,神秘兮兮地把那些苗苗放在庭院的倚角晃晃,并故意亮着嗓子向着侯大、侯二说道,“这是新品种茄子,产量可高了。”他说这话是有意识地说给隔着半壁土墙的董老黑听的,他要让邻院的董老黑当他的义务宣传员,为他兜售这些乱草苗苗做个铺垫,这小子可真是人小鬼大哟!董老黑还真的上当了,在夜半三更的时候,这个傻大个悄悄翻过半壁土墙,偷偷拿了两把“新品种”,再翻过土墙把那两把苗子藏好,不声不响地准备自己栽下。偷就偷了吧,然而这董老黑又是个大嘴巴,肚子里藏不了丁点狗屎,是个得了便宜又卖乖的主,一会在张三面前卖弄一番,一会又在李四面前炫耀一通,没多大功夫就把侯三“新品种”茄子苗嚷嚷的半个村子都知道了。第二天正赶上葛吕大集,侯三提着篮子正准备去赶集,走在半路上就让村里人给拦住了,这个也要买,那个也要买,侯三故意拉起埂子说,“刚进的‘新品种’也不知道怎么样,要是不好坑了大伙多不好。”“不好不该你事,是我们自愿的。”大家你一嘴他一舌地说,“我们自己爱买,你就卖给俺吧,也不是不给你钱!”侯三又故意装出一付十分无奈的样子,“得,得,得……你们实在要买,我也不能不卖给你们,只是不好了可别怨我哟!”“不怨,不怨你……”人们看侯三松了口,一个个都急三火四地回应着,“不怨,不怨你,不好我们认了。”人们一边说着,一边从篮子里抢着“新品种”,这个两扎,那个三扎,一哄就抢去了大半篮子,有的怕没有了挨不上号,干脆先把钱塞进侯三的手里再去拿苗。外村前来赶集的,见了这种状况,也都好奇地停住了脚,争先恐后地投入到抢购“新品种”的洪流中,不大一会功夫,侯三满满一篮子“新品种”茄子苗,被人们抢购一空,瞬间侯三破旧的衣兜里装满了鼓鼓的钞票……“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人们从侯三那里买去的不是茄子苗,当然是结不出茄子的了。眼看着苗子一天天长大,可到期了非但没有长出一个茄子来,倒是长了满枝杈的苍耳,那一个个浑身是刺的东西,扎得人们好是心疼。人们只能默默地叫苦,却没有一人敢

去找侯三的，竟然把心中那无名火一股脑地都向董老黑撒去，“这个大黑傻子，自己上当倒也罢了，骗得我们大家都吃了哑巴亏，真不是个东西！”

侯三自小就满肚子坏水，今天这家伙来了，掌柜的怎能不格外小心呢？“哎哟，哎哟！是侯队长大驾光临哟！”吕世平笑容可掬地迅速从里间走出，“有，有，有……绿茶有西湖龙井、太湖碧螺春、黄山毛峰、六安瓜片、信阳毛尖、太平猴魁、庐山云雾、四川蒙顶、顾渚紫笋茶、君山银针，红茶有祁红、滇红、霍红、宜红、川红、吴红等，还有湖南黑茶、湖北老青茶、广西六堡茶、四川西路边茶、云南紧茶、饼茶、方茶和圆茶等，不知道侯队长您喜欢哪一种？”

“绿茶，绿茶……”侯三对吕掌柜如此殷勤的表现很满意，他虽然不懂茶道，却装出一副很内行的样子，笑着向吕掌柜摆摆手说，“就泡壶太湖碧螺春吧！”

“好了，太湖碧螺春一壶。”吕掌柜很在行地拖长嗓音高喊一声，然后转身向侯三恭敬地说，“侯队长，楼上雅间请！”

侯三把盒子炮往后拽了拽，迈着四方步，踏着木板梯，“咯噔，咯噔，咯噔……”地一步步上了二楼，在一四人座的雅间里坐下，小二端着一壶上好的太湖碧螺春和一碟糖果、一碟瓜子走了进来，娴熟地将茶壶、茶具、糖果、瓜子依次在桌上摆好，斟满一杯，礼貌地向侯三说道，“长官，请慢用！”然后又很谦恭地跟了一句，“如有需求，请随时招呼！”说完就退出了房间，随手将房门轻轻地虚掩上。

侯三坐在茶桌前，一个人呆呆地看着那茶在杯中碧绿纤细的芽叶沉浮犹如雪浪喷珠，微黄汤色恰如春染杯底，那满杯的青绿更似绿满晶宫，仅此他已经知道吕掌柜没有糊弄他。瞬间，水气冒出淡淡自然的花果香味扑鼻而来，沁人心肺。侯三端起杯子轻轻抿了一口，喉咙口立马有一丝丝甘甜掠过，口味鲜醇，鲜爽中透着一种甜蜜的果味，令人回味无穷。侯三端起杯子再抿一口，淡淡清香，丝丝甘甜，更令人荡气回肠……侯三品着品着，不觉陶醉得有点想入非非，如果有个唱曲的唱上一

曲听听该有多好呢？一边听着曲儿，一边品着茶香……侯三越想越美，美得润腾腾的，早已经似在云里雾里。他亮开嗓门，“小二，小二……”店小二听到叫喊，急急忙忙跑上楼来，推开虚掩着的门，“侯队长，有事？”“有没有唱曲的，给爷找一个来。”“有，有，有”店小二一边应承着，一边向外吆喝道，“小山菊，快上楼来，给侯队长唱段。”

一会儿，一素装女子手抱古筝推门进来，见了侯三，微微一笑，略躬了躬腰为其施了一礼，然后红唇轻启，“小女子敢问侯队长想听什么段子？”

“随便，随便。”

女子搬来一木凳，在侯三对面坐稳，双手抱筝，调准弦音，少许十指娴熟地扶弄着古筝，开口唱起红楼梦中探春远嫁的那首曲子——

分骨肉，
一帆风雨路三千，
把骨肉家园齐来抛闪。
恐哭，损残年。
告爹娘：休把儿悬念。
自古穷通皆有定，离合岂无缘？
从今分两地，各自保平安。
奴去也，莫牵连。

“停，停，停……”侯三急三火四地阻止道，“别他妈的哭哭啼啼的，真是大煞风景，就不能换个别的！”

小山菊吓得急忙停了下来，轻舒柳眉，满脸陪笑，微弯细腰，倍加小心地向侯三赔罪道，“不好意思，不曾想坏了侯队长雅兴，罪过，罪过！”

小山菊边赔罪边重调音准，咽下几口唾液润了润嗓子，又用尽全力地缓缓唱起了东坡居士的《蝶恋花·春景》——

花褪残红青杏小。
燕子飞时，绿水人家绕。
枝上柳绵吹又少。
天涯何处无芳草。
墙里秋千墙外道。
墙外行人，墙里佳人笑。
笑渐不闻声渐悄。

多情却被无情恼。

……

小山菊嗓音婉转、字正腔圆地唱着,那青翠的声音牵动着侯三的神,早让他心猿意马想入非非了;那轻拨箏弦的洁白葱嫩十指,就像是一个个小爪子在抓挠侯三的心,痒痒的,火火的,欲火蹭蹭地向上直窜。小山菊虽不算俊俏,但也有几分姿色,再加上穿着艺装,唱腔清纯浑润,颦笑自然得体,就像磁铁一样把个侯三给吸引住了。

侯三那双贼溜溜的小眼睛,一时也没有离开小山菊粉红的脸蛋和均匀的身段。这时的侯三,邪火涌动,燥热攻心,火烧火燎,那欲火时刻都有喷射燃烧的可能,其邪恶的兽性随时都有可能一触即发。

正在此时,楼下突然传来一声呼唤,“吕掌柜,侯队长在不在呀?”

“在,在楼上。”吕世平一边热情地回应着,一边机警地询问道,“李翻译官,有什么要紧事哟,这么急着找侯队长?”

“噶,别提了,皇军今晚……”李翻译官自知失言,立马话锋一转,“吕掌柜,快叫侯队长出来,皇军正到处找他开会。”

吕掌柜还未及开口,侯三骂骂唧唧地从楼上走了下来,“不就送点破军火吗?他妈妈的,还用得着如此兴师动众。”

李翻译官见侯三心火不减,还在气头上,就格外小心,凑到侯三耳边小声如此这般地说了一通,只见侯三的面部表情由怒转惊,进而又有一些害怕。

侯三来不及多说,慌慌张张地整了整上衣,正了正军帽,急匆匆地与李翻译官离开了茶楼。

吕世平见侯三前后表情的变化,立马意识到情况的紧急,他回顾之前从其它渠道得来的一些蛛丝马迹,经过周密精细地综合分析,断定日军的军火运输计划就在今晚实施,其运输路线就是经过昆崙山游击队的活动区楚岷口,且侯三的伪军中队就是要在楚岷口提前设伏防止游击队偷袭。这情报十分重要,必须及时送往昆崙山游击队,让

张得胜队长有所准备,做好截击日军军火的部署,狠狠地打击敌人,巧妙地夺取军火,从而削弱敌军力量,壮大游击武装,更好地粉碎敌人的扫荡阴谋。

吕世平迅速将这一情报记在纸上,再把那条夹在钞票中,揣进内衣口袋内,若无其事地从容走出茶楼,踱到磨刀人旁边,机警地向四下环视了一下,见没有什么异常,便轻轻咳嗽一声,然后淡淡地说,“磨刀的,上次没来得及找你钱,现在给你。”随后从内衣口袋小心翼翼地取出早已准备好的“钱”,不动声色地递给了磨刀人,故意大声说,“你点点,看对不对!”

“不用,不用。”磨刀人笑了笑,心领神会地说道,“像你们这样有钱的人,还会坑俺这点钱不成。”磨刀人一边应答着,一边谨慎小心地把“钱”收好,瞅空麻利地收起摊子,扛起板凳,甩起铁皮,“嚓嚓,嚓嚓,嚓嚓”地吆喝两声“磨剪子嘞——戥菜刀”,使人不知鬼不觉地向远方奔去。

春来茶馆与往常一样,店小二开了门,摘了窗上的雨打子,喝茶的人就陆续走了进来。

到这里喝茶的大多是些常客,什么巧铁嘴张三,独眼瞎李四,闲半年蔡九,驴经纪毕六……这伙人,有的是来喝茶的,他们凑在一起品茶论茶,谈论茶道,辩论茶德,天南地北海侃,并在品茶海侃中自得其乐;有的是来凑热闹的,他们平日里闲着没事做,但又不甘寂寞,就聚在一起凑凑热闹打发时日;有的是来谈生意的,这些人很机敏,脑子很灵光,成天想的是怎样发财,如何持家,无论世道再怎么乱都与他们无关,他们的两个眼睛盯得只是白花花的银子,他们聚在一起要么是直接谈论生意,要么是谈交情拉关系寻找商机;还有的是来借喝茶之名进行扯皮条的,这些人中有的为人做媒从中捞好处,有的是为人倒卖房屋土地牵线搭桥从中捞好处,有的是租用固定茶座喝着茶等人来找其算命,有的是来借喝茶之名打探小道消息……在这茶楼里正应了那么一句话:“三教九流盈茶楼,人间百态尽眼收。”这茶楼可真是个小

世界哟，“赤橙黄绿青蓝紫”七彩纷呈，人世间的各种嘴脸、善恶美丑应有尽有，表露得淋漓尽致。

到春来茶楼喝茶的人身份复杂，地位相差悬殊，为满足不同茶客，茶楼设有普通茶座、雅座、包厢等不同规格，前来喝茶的人可以根据自己囊中的钱财自择消费，阔老们大都选择雅座、包厢，这样上档次，有面子，不失身份，而普通百姓当然也只有普通茶座受用了。普通茶座全都设在一楼大厅，偌大一个大厅，进门右手是一溜柜台，贴东墙的货架上摆放着各种品牌的茶叶，沿货架的地上摆满各式各样的水壶，半拉柜台上摆放着紫陶茶壶、青瓷茶壶等。进门左手依次排列着四排茶桌，每排摆放八张桌子，每张桌子上摆着一个茶盘，每个茶盘里摆放着四个青瓷茶杯。每张桌子配有四个木制靠背坐椅。没有人来的时候，坐椅全都塞进桌子下面，茶盘茶杯全都放在桌子中央，进门向里一看倒也整整齐齐，也算得上是较有气派了。进门靠南墙挨门那第一张茶座是被独眼瞎李四常年包下的，他包这茶座不仅是为了喝茶，更主要的是为了用这块地给人算命赚钱，为一家老小讨口饭吃。同排第二张茶座基本上是被巧铁嘴张三包下的，为什么说是基本上呢？因为巧铁嘴张三不是每天都来，他一周只是周一周四来两天，其它时间不来，但是这两天这张茶座是不能给别人的，必须留给他，供他为人说媒、写状、代写家书等。只有他不来的时候其他茶客才可以来这张茶座坐坐。多年来这两张茶座早已经成了习惯，凡是来此喝茶的常客没有人去触犯它，打破它，人们都在自觉不自觉地遵守着这一不成文的规定，谁也不敢去越雷池一步。这会儿，喝茶的人来的还不多，巧铁嘴张三和独眼瞎李四两位大师也没有什么营生，两人闲着就边喝茶边唠嗑。“听说前天晚上日军可吃了大亏了。”独眼瞎李四说，“运输的枪支弹药全让游击队给抢了。”“可不，他们寻思游击队会在楚岷口动手，就派侯三带着伪军在那埋伏，准备把游击队一网打尽。”巧铁嘴张三说，“没料想，游击队偏就不上这个当，他们竟在离楚岷口二十多里的吆里店提前动手了。为这侯三还挨了日本人一顿臭骂呢！”“唉，更有意思的，土匪头子郑

维屏也带人要去抢这批军火。”独眼瞎李四神秘地说，“你猜怎么着，有趣的是郑维屏竟与侯三撞上了，两边打的那个热乎哟，可就别提了。”“听说那天晚上，吆里店、楚岷口两处几乎是同时开火，打的可热闹了。”巧铁嘴张三有意卖弄自己消息灵通，“游击队就趁乱把枪支弹药抢上了山。枪声那个激烈哟，吓得鬼子和伪军还认为是八路军的大部队过来了，连追都没敢去追。”……两个人越说越来劲，就像是亲临现场亲眼所见一样，说的有声有色，活龙活现，吸引得旁边茶座上的人不时地伸长脖子窃听……

茶楼的人陆续多了，店小二忙得不可开交。“客官，请坐，稍等，立马就好。”“好嘞，红茶一壶。”“清茶一壶，请慢用。”……店小二一边跑着端茶倒水，一边热情地招呼客人，两条腿不停地跑着，那张嘴不停地应对着，生怕因什么疏忽而得罪了客人。

独眼瞎李四和巧铁嘴张三还在说着，这两个人只要是闲下来就会说个不停，似乎是天下的事没有他们不知道的，一说起来两人就相互卖弄个没完，只有其中一个来了生意才会打住。两个人正说的起劲，突然有一傻乎乎的中年男子撞进门来，劈口就问，“先生，我家的驴丢了，能不能找的到，能算吗？”“能，能……”独眼瞎李四边应承着边问，“说说你家的驴是什么时候丢的，在哪丢的？”“嗨，就栓在我家院中，两点多钟我还下来喂过，天亮就不见了，你说奇怪不奇怪？”中年男子像放机关枪一样，“突突突”地说个不停，“先生，你给算算我还能不能找回来哟！”独眼瞎李四笑而不答，只是用他那只独眼不停地审视着男子，右手食指和中指在轻轻地敲打着桌面，不说“能”也不说“不能”，那意思是再明确不过了，就是在等中年男子给他钱，不给他钱他是不会轻易地道破天机的。

中年男子把手伸进衣兜里摸啊摸，摸了老半天，摸出了一把零钱，放在桌上推到独眼瞎李四面前，用乞求的目光看着独眼瞎李四，可怜巴巴地怯怯地说，“先生，这些够吗？”

独眼瞎李四用独眼的余光斜睨了一眼桌上的钱，再端详了一下眼前这个中年男子，确认再想从他身上多诈一丁点钱都不容易，于是就干咳了两声，清了清嗓，慢条斯理地开口说，“看你这也算是老实，

今天老夫也就将就了。”

中年男子一五一十地回答着独眼瞎李四的问话，独眼瞎李四听后轻轻捋了捋胡须，扳着个手指，口中“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地念叨着，故意装出一副很投入很神秘的样子，然后长嘘一口气，拖腔拉调地说，“你这驴丢是丢不了，不过你得抓紧时间用心去找，要让村里的人都知道你家的驴丢了……”

独眼瞎李四那副表情，那慢条斯理的话，还真有点打动了中年男子。中年男子有点迫不及待地问，“先生，能不能算出来在什么时候才能找到哟！”

独眼瞎李四拈一拈他那稀疏的山羊胡子，皱皱眉头，扳扳手指，作出一副思索状，然后呷一口茶，干咳一声清了清嗓说，“只要你用心找，今晚不回，明晚准到。”说完又反复叮嘱，“切记，心一定要诚，心一定要诚，诚则灵，诚则灵，不然一切都是枉然……”

中年男子谢过独眼瞎李四，匆匆转身离去，急匆匆去寻找他的驴了。

李四是真的会算，还是蒙人混饭，在这个县城里还真没有几人说得清楚。不过，他敢在这茶楼租用茶座为人算命，若没有个三巴掌两脚的恐怕也早让人砸了摊，怎么也不会支撑到现在。这次又让他言对了，中年男子的驴确实实在晚上半夜时分竟然自己跑回了家。这事人们一传十，十传百，越传越邪乎，把个独眼瞎李四传得简直有点神了。

世上的事就是那样的神奇，说顺利还真顺利，说邪乎还真邪乎。就在独眼瞎李四声名鹊起的时候，县城里穷的叮当乱响的闲汉马德贤大摇大摆地走进了茶楼，独眼瞎李四见了心里嘀咕道，“这小子穷的瞎腥，怎么有钱到这里来喝茶呢？莫非，莫非……”独眼瞎李四用他那只独眼不停地打量着马德贤，一边打量一边寻思，越寻思越感觉这小子有些不大对劲，“他一不做生意，二不肯出力挣钱，怎么突然间就阔起来了？”独眼瞎李四不停地上下端详着，在脑子里极速地思索着，最后决定用话激他一激，试试能不能捞出点实情。李四有意识地大声吆喝道，“哟，马爷，什么时候发财了，有闲功夫到这里喝茶啦！”

“呵，你这老东西，瞧不起爷是怎的。”马德贤知道李四是想拿他开心，也故意拿话挤兑他，“就兴你

在这里胡说八道骗人，就不允许我来此喝喝茶啦？”

“哪里哪里，马爷是什么人，在咱这县城里也是有头有脸的人……”李四还真的与他磕碰上了，“哪个大姑娘小媳妇见了不直往上靠。”

“哟，你咋知道的？”马德贤先是一惊，心想：这老家伙还真是会算是怎的，刚为侯队长搭讪毕寡妇，怎么他一眼就看出来了。马德贤这浑球终究是做贼心虚，一时间汗从脑门直出，支支吾吾地上言不接下语地说，“人家——毕寡妇——看——看上的——是侯——侯——三爷，我——我——只是——只是……”马德贤自知说漏了嘴，急忙凑到独眼瞎李四跟前，低声下气地求情说，“四爷，你——你可不能乱说，传出去——咱俩——咱俩可就没命了！”

“我说什么啦？”李四眨巴着那个独眼，似乎没有听懂马德贤说的啥，“我什么也没听说，什么也没看见，你只管喝你的茶就是了！”独眼李四不愧是这县城里出了名的人精，他知道事情的深浅，决不会引火烧身。

李四说话那轻松的样子，还真让马德贤觉得他没听出什么，这倒使马德贤轻轻地松了一口气，要了一壶茶，找了个座位悄悄喝茶去了。

大厅内，这才稍微安静了些……

突然，从城内“呼叭，呼叭，呼叭叭叭……”传来一阵紧促的枪声，随后一阵紧似一阵的哨声“嘟嘟，嘟嘟……”地流淌在城内的大街小巷，立马全城就戒严了。

茶楼里正在喝茶的人们被惊得面面相觑，惊恐地相互望着，城内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谁也说不清楚。人们惊恐不安，有些怕事的主，悄悄地溜出了茶楼，早早地回到家中，生怕被连累上惹一些不必要的麻烦。大厅内剩下的人也只是低头喝着闷茶，没有了先前的喧哗，茶楼失去了先前的生机，陷入在死一般的沉闷中。

“砰，砰，砰砰”，一阵激烈的枪声再一次撞进人们的耳畔，茶楼里的人面面相觑，惊恐万状。突然，一位中年男子气喘吁吁地从外面撞了进来，进门就冲向二楼，边跑边喊，老板泡壶茶。吕世平机警地跟了过去，两人只是迅速地交换了一下眼神，在擦肩而过的时候，那中年人麻利地将一截竹管塞给吕世平，然

后小声说，“这是一份很重要的情报，必须在天黑前送到昆崙山游击队手中。”接着他又故意大声嚷道，“泡壶茶这样麻烦哟！”吕世平一边应酬着，一边迅速打开一间雅间的房门，示意他跳后窗离开。并小声告诉他，“沿水泥道向北，路西第五第六两家，一个是侯三情妇的家，一个是日军头目井田的家，你躲进他们家里，伪军是不敢进去搜的，等风声松了你再想办法离开。”吕世平迅速地将绳索顺窗扔下，那中年男子急忙抓住绳索溜了下去。吕世平又将绳索收起。中年男子按吕世平的指引，麻利地潜入井田家中。这时，那群为虎作伥的伪军如狼似虎地撞进了茶楼，为首的侯三气势汹汹地盯着吕世平，那一双鼠眉贼眼不停地在吕世平的身上转悠，似乎他要在这位茶楼老板的身上找出逃犯。这种局面持续了没有多久，侯三阴阳怪气地说道，“吕老板，这次我可是亲眼看到那个土八路跑进了你的茶楼，你可快点把人给交出来吧，免得我动手大家伤了和气。”吕世平从容淡定，不慌不忙地对侯三说，“侯队长，你抓你的八路，我做我的生意，咱们井水不犯河水，我们有什么和气可伤的呢？”说完，他从容地笑了笑，“侯队长，你说吧？”吕世平这不软不硬的话，气得侯三差点没蹦起来，他斜睨了吕世平一眼，然后把脖子一拧，恶狠狠地把胳膊一挥，大声吼道，“搜！”

伪军们三一帮两一伙地盘问着每个茶客，搜索着每个房间，折腾了好大一会儿，什么也没发现。

侯三领着伪军离开茶楼，直扑楼后水泥路而去。这条街叫拐子街，拐子街是这个县城第一条水泥路，据说是当年井田利用修碉堡的水泥，为自己居住的这条街进行了硬化。那为什么叫拐子街呢？说是因为这里鱼龙混杂，常有人在这里被骗被拐卖等，所以人们就带有些愤恨，将这里称作了“拐子街”。拐子街不长，满打满算也就百八十米吧，所以伪军们到了很快也就搜完了，一点土八路的影子也没见着……侯三抓耳挠腮地寻思道，“这真奇了怪了，难道他能插翅飞了不成？”侯三也怀疑到会不会躲进情妇家和井田家，刚要下令进行搜查，可他又转念一想，土八路手中有枪，假如真在里面，逼急了动起枪来，那都是会伤人的，无论是伤了情妇，还是伤了井田妇人，都是不好交代，得不偿失……想到此，侯三那鬼眼珠子转

了转，立即向伪军们把手一挥，大着声地喊道，“追，准是向峰山跑了！”伪军们怎能晓得侯三那花花肠子，一股脑冲向峰山，在那密林丛中搜了老半天，累得气喘吁吁，也没有任何结果，最后只得无功而返。

吕世平等伪军们走了，急急忙忙回到自己屋中，将交通员递给他的情报藏好，然后简单地向伙计交待了几句，披好衣服推门而出，径直奔昆崙山而去。

情况紧急，吕世平来不及多想，他心里惦记着这份情报的份量，掂量着自己肩上担负的责任重大。他行走在崎岖的山路上，汗水浸透了他的衣服，山石划破了他的鞋子，树枝不时地拉着他的衣袖，他都全然不顾，只是一个劲地前行。他要赶在天黑之前把情报送到游击队，他要及早把这情报交给张得胜，所以他不敢耽搁，一分一秒也不敢耽搁……忽然，他停了下来，趴在路边的树丛中，机警地向前面的草棚看了看，那是看山人为躲避风雨而搭建的，虽说是普普通通，但是在山中却特别扎眼，特别引人注目。吕世平认真地观察着草棚四周的动静，仔细地看了看挂在草棚支杆上的柳编小篓，感觉没有什么异样后，然后双手捂嘴“咕哇，咕哇”地学了两声蛙鸣。这时，从草棚里走出一位五十多岁的男人，左手拿着草帽，右手打着眼罩，做出向远方眺望的姿势。暗号对上后，确定没有任何异常，这时，吕世平才敏捷地从树丛中窜出，急匆匆地直奔到看瓜人面前，压低声音说：“老于同志，这情报十万火急，快，快把这份情报送到昆崙山游击队。”

这看瓜人就是前番到春来茶馆取情报的磨刀人，本名已经不被人们记起，自从做了交通员，组织上就给了他一个带有祈求保佑的名字叫“志安”，其意思是“保佑同志安全”，从此，“志安”就完完全全地取代了他的真实名字。他虽然自小家贫，没上过学，不识几个大字，但胆大心细，善于观察，巧于应变，机智过人，再加上多年交通工作的历练，他早已成为昆崙山一带很有名气的交通员。他知道，按照组织规定，平时都是他到春来茶馆去取情报，没有十二分紧急的情况，吕世平是不可能冒着暴露的危险来找他的。他急忙从吕世平手中接过情报，迅速地揣进衣兜，坚定地说：“世平同志，你放心，我保证完成任

务！”紧接着又催促道，“你快回吧，别引起敌人的怀疑，路上多注意安全。”他们相视会意，那目光是坚定的，必胜的，凝聚着一种排山倒海的气势，蕴藏着一种摧枯拉朽的力量。

于交通员目送了世平一程，随即转身进了草棚，简单地巧装了一番，藏好了情报，立即动身向昆崙山腹地奔去。一路上，他趟过乱石岗，涉过母猪河，机警巧妙地躲过了敌人的明岗暗哨，顺利地将情报交到了游击队长张得胜的手中……

这份情报确实非同小可，情报内容大体是要求张得胜率领昆崙山游击队，配合胶东军区十六团三营拔除水道据点，以达到更好地牵制敌人，便于东线文登、文西、荣成、威海四个独立营，与部分区中队、民兵等联合作战，围困文城之敌，歼灭文城之敌，一举解放文登城。

张得胜看完浸透着战友血汗的情报，立即组织

昆崙山游击队，向水道据点靠拢，全力以赴配合主力拔除水道鬼子据点，更好地牵制敌人，歼灭敌人，为东线战场创造条件，迎接文登城的解放。

战士们，士气大振，人人摩拳擦掌，个个跃跃欲试，整个昆崙山都舞动着沸腾……

1944年8月30日，萧条、冷落、死寂的文登城瞬间沸腾了，人们欢呼“文城解放万岁！”“八路军万岁！”儿童团员、社会各界人士热烈欢迎八路军进城……春来茶馆的楼顶上鲜艳的红旗迎风招展，“扑哧，扑哧，扑扑哧哧……”地似在诉说着一段历史，也似在告诉人们：“一个新的生命诞生”，“一个新的政权诞生”，“从此人民当家作主”……春来茶馆，在东门外挺起了它的脊梁，阴沉了多年的脸上有了笑容，笑得是那样美，那样甜，那样纯朴自然……





滹沱河畔那一对神仙眷侣

牟培国

人能等时间，时间不等人。因为我们正说现在的时候，现在已成过往，此时已成彼时。

——题记

峨峨天涯山，
滚滚滹沱川。
昔日军旅梦
一路做到今。

《咏滹沱河》一诗是我为滹沱河而赋。

山西多山，山东亦然，“华北屋脊”太行山居中一

分左右，山东山西两省地名由此而来。山西四面环山，中为高地，北依长城，毗连冀察绥，南隔黄河，界邻豫陕，襟山带水，华夏重镇，雁门关、平型关、紫荆关、娘子关、宁武关、孟门关、偏头关、杀虎关、风陵渡、金锁关、黄泽关诸关险阻天成。

祖国山河，山水相依。飞流之下必有深潭，高山之下必有大河。忻州滹沱河，是我昔日当兵之地。我生于山东文登，当兵于山西原平，可谓山东山西两故乡。那百弯千流的滹沱河水，波浪滔滔，流水哗哗，金波流淌，天水荡漾，令人魂牵梦绕，终生难忘。

滹沱河,名字奇特,不像黄河以色彩命名,却似黄河一样气势磅礴,奔流于黄土高原“土黄金色世界”之中。万里黄河流经宁蒙晋陕几字形河套地区,遇潼关忽向东方,去河南,奔山东,入大海;滹沱河乃山西境内大河,源繁峙,经代县,流原平,过五台,穿越太行南麓,也是忽向东方,奔沧州,入大海。

“尝尝我们滹沱河的鱼。”一九四九年二月,毛泽东在西柏坡特用滹沱河鱼招待斯大林特使米高扬。世人记住了毛泽东那“天生一颗乾坤痣,”也记住了毛泽东那“泽被万世惠施万民”之丰功伟绩。

风吹芦苇现渔舟,日落红铺一水秋。闲云缭绕群星烁,冷月缠绵碧境幽。

滹沱,别名虬池(音同“呼驼”),《礼记》称“霍池”,战国称“呼沦水”,《史记》称“滹沱”,东汉魏晋皆称“滹沱河”至今。滹沱河西有吕梁,东有太行;滹沱河忻州原平地段,西有云中山,东有五台山,北有雁门山,南有天涯山。当年连队主要任务,是在云中山库区站岗放哨,押运军列,另一任务,就是每班要去原平滹沱河畔,轮班看护一年的稻田农场。

稻田地位于云中山和五台山之间开阔冲积平原——著名的原平天涯山之南。原平者,平原也,膏腴之地,流金淌银,千年古县,黄土高原之米粮川。那滹沱河水千里奔流,百丈余宽,大浪涛涛,泥沙俱下,山脊般波浪排空咆哮,惊涛拍岸。若雨季则水势浩大,一望无际,波涛汹涌,恣肆汪洋;若旱季则水落石出,沙州银滩,波澜不惊,水天一镜。渡口处则轻舟横渡,白帆风鼓,百船争游,如龙竞发,波涛汹涌似万马奔腾,往来呼号如庙会热闹。“春风吹皱滹沱水,最是难忘天涯山。”

入夜则灯光星流,月光如水,水映月光,水陆朦胧;白日则水下蟹螯成群,水上天鹅鱼鹰翔飞,鸥鹭云集,波光闪耀。两岸飞禽走兽跳跃,四野稼禾草木繁茂,百鸟欢唱,千云飘荡,牛马羊群遍地,日升月落,江山入诗入画,自然美妙,美在自然。赋《春景》诗云:

春水送河满,
春风万物生。
春人醉山景,
春鸟唱歌听。

三十年前那片稻田地原野之上,每天有对十岁左右小子和妮子,日出而出,日落而归,放牧牛羊,浩浩荡荡,蔚为壮观。俩人少不读书,一年学也没上,斗大字不识一升,自己名字都写不好。他俩觉得上学放羊,不上学也放羊,考不上大学,命运依旧(中国式三大差别决定着中国人的命运多数难以改变: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差别。)吃不上“国家商品粮”的农村户口八亿农民,祖祖辈辈常年累月修理地球,“一辈子玩土坷垃”,有知识没知识都得放羊倌,“书呆子放不好羊”,不如直接放羊好了,不费钱也不费脑,逍遥自在,无拘无束。

命由天定,运由己生。

也是,虽然他俩目不识丁,却是一把放牧好手,吹得一手好笛子,演奏得一手好曲子,唱得一嗓子好歌声,唱得多是晋北地区原生态歌谣。牧人嗓门高亢嘹亮,唱腔如河水弯弯,平野之上方圆数里都听得到。那些牛儿羊儿马儿一边惬意地啃草,一边听着美妙歌喉。俩人领导着千军万马,倒也天真烂漫,自由自在,虽然清贫,可是踏实自然,随性人生。

望着他们,我一时恍神。世上学问无数,十万个千万个为什么问不胜问,无穷无尽。返璞归真,生亦自然,亡亦自然,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倒也符合道家顺其自然天人合一之境。我不由感慨世上本无事,庸人自忧之。人们在很多时候很多事情上自寻烦恼,作茧自缚。

河畔林野泥土多石子少,牧羊鞭子也是象征性号令般甩在空中“叭叭”作响,并非当真舍得鞭打牛羊,这是他们村“活”的宝贝,“活”的财产,这些“伙伴”也乖巧听话。那根鞭子很有特点,二尺木棍一头系着鞭绳,另一头钉着半圆型像考古探墓“洛阳铲”似的小铁锨。熟能生巧,他凭着感觉也不用转身回头,铲起小块泥土,石子般“嗖”地飞出一道优美弧线,准确无误“砰”地落在远处由于贪食掉队的羊儿身边,土块四碎,惊起牛羊一阵小跑,迅速赶上“大部队”,随后他玩转鞭杆,抡起羊鞭,“啪”地甩起一声清脆鞭响,千头攒动,万蹄振地,尘土飞扬,遮天蔽日。此时此刻,这对放羊倌儿俨然是一个司令一个政委,检阅着自己的大部队。

“走在乡间的小路上”“赤足走在窄窄的田埂上”“沿着校园熟悉的小路，清晨来到树下读书”……八十年代风靡大陆的台湾和内地校园歌曲，常常使我凝望北方，不知那一对天真可爱的神仙眷侣般的小子妮子，是否成对夫妻“天仙配”“你耕田来我织布，我挑水来你浇园”过着牧歌般田园诗一样的自然生活，是否“儿女膝下忽成行”，那哗啦啦奔腾不息浪花欢唱的滹沱河水，是否“涛声依旧”。赋《牧归》诗云：

山河披霞衣，
暮云夕阳低。
牧笛响新晚，
人与路同归。

依山而居，稼穡纺织，繁衍后代，生生不息，胼手胝足，清苦艰辛。

山是水的神，水是山的魂。

山河大地，山因水而静美，水因山而灵动。北方的山高大厚重，万年不变，四季换妆。稻田地北面著名的天涯山，是原平人心中的神山；著名的滹沱河，是原平人心中的圣水。天涯山海拔千米，峰高百丈，如同一尊巨大坐佛，千石堆皱，万仞云霄。“俯首低山路，抬头白云飘。”

滹沱河流域沃野千里，万亩向日葵花海无边。大河两岸绿树成荫，树冠遮天，阳光透射树林，照亮林间小路，林间草地，也照亮年轻战士的人生，生活充满着汗水与泪水，歌声与欢笑，漫步林间，眼前形成三层自然不同的美妙境界：高处一层是五彩缤纷的

空中世界，中间一层是绿树红花的林中世界，地面一层是芳草遍野的植物世界。

夜晚枕着滹沱河而眠，白日向着天涯山而作。葵花早唤晨曦，午迎骄阳，暮送晚霞，战友们行走其间，感受万丈阳光的温暖味道，倾听亿朵花开的动心声音，沁人心脾，感人肺腑，如画中游，诗情画意，令人如痴如醉，心疼不已。赋《滹沱河野营》诗云：

千亩向日葵，
万抹黄金辉。
迎随太阳转，
战士踏歌回。

山西北方邻近蒙古，三晋大地，自古兵家必争之地，多事之秋。猗狁即匈奴，东胡，突厥，鲜卑，契丹，金，蒙和汉民族杂揉并处，融合形成多元素之汉文化。民风纯朴而剽悍，自然而特质，文明发达，文化多样，仅是吟诵天涯山滹沱河的诗人，就有卢照邻、李白、元好问、许邦才等，如文天祥《滹沱河》诗云：“风沙睢水终亡楚，草木公山竞蹙秦。始信滹沱冰合事，世间兴废不由人。”

感激岁月，生命一回；感激生命，当兵一回。

哦，当兵在那滹沱河，当兵在那云中山，赋《再忆军营》诗云：

一日别军中，
空忆三十冬。
岁月催人老，
梦里又是兵。



兵工厂除魔

王福海

“王桃木同志,你今天晚上到兵工厂运送火药,顺便留下来,完成另外一项重要任务……县委研究来研究去,觉得只有你行!”王书记信任地望着王桃木说:“你没有想到吧!”

“嘿嘿,你还没有说是啥任务呢?”王桃木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说。

王书记笑着说:“具体是啥任务,我也不清楚,敌工科要求我们派一个智勇双全的人去,别的啥也没有说,看样子是高度保密,你去了就自然知道,去吧,公私兼顾,顺便看看你的那个心上人……哈哈……”

“是,我一定完成任务!”王桃木站起身向王书记敬了个礼说:“什么时候出发?”

“天黑赶到,你可以带一个助手……”

“我想要白少山跟着去!”

“你别打他的主意,他另有重要的任务,我看王多多小伙子也很机灵,带他去吧!”

1937年12月24日,中共胶东特委领导了全国闻名的天福山起义,建立了胶东第一支抗日武装——“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简称“三军”)”当时部队非常缺少枪支和弹药,“三军”总部于1938年2月建立了修械所,只有六名工人,部队打到哪里,修械所就跟上,挑着炉担,随军修理枪械,“三军”进入黄县时,修械所已发展到二十多人,开始制造手榴弹,困难很大,一没有雷管,二没有炸药,多亏孔占

友同志还懂得一些技术,同工人一起用木炭,快硝等制出了土炸药,仿照鞭炮引信造出了导火索,手榴弹总算造出来,经过多次试验改进,手榴弹爆炸力很强,杀伤力也很大,一枚能炸成六十多块碎片,最小的只有花生米或者豆粒那么大而且轻巧,只有六寸多长。一个战士可带八枚到十枚,大大提高了“三军”的战斗力的,可以说孔占友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到1938年下半年,兵工厂发展到三百多人,孔占友当上了全厂的技术员,在他的带领下造出了“七九”步枪,成批生产武装了“三军”部队,每月可以生产出迫击炮弹一千多发,步枪六十多支,手榴弹一万多枚,工人编了个顺口溜,赞扬自己的兵工厂:

机器隆隆响,
电灯明又亮,
造枪又造炮,
支前打胜仗。

1940年秋,由后寨兵工厂抽调部分老工人,与西海区的修械所合并,建立了兵工二厂,原来的那个厂改称一厂。

1941年,八路军展开了大规模的反投降派的战役,不仅打垮了投降派的联合进攻,而且缴获了大批军工生产设备。“三军”缴获了赵保平、丛镜月的兵工厂在昆崙山建起了兵工三厂。缴获了蔡晋康的兵工厂在牙山建立起兵工四厂。缴获苗占魁、于诗庭的兵工厂建立了兵工五厂。

在葛家镇下口村,昆崙山兵工厂借用老百姓空闲的房子,比较分散,工厂的车间在一个四合院里窄窄巴巴的,而一百多名工人都住在老百姓的家里,不集中,也不好管理。下口村座落在昆崙山南麓,整个村庄掩映在桃红柳绿的树林之中,村西有一条大路,北通昆崙山,东达文城的主要干线,这里的自然环境既隐蔽又不偏僻,尽管如此还要做好随时转移的准备,说不上敌人啥时来扫荡呢。

幽黯的夜晚,前几天的积雪还没有消融,阵阵朔风像一个巨形的筛子,晃来晃去。雪花纷纷而下,地上像是铺了松松软软的地毯。九头驴驮着货物,不声不响地进了兵工厂后院的仓库大门口。丛月琴同几个工友跑过来卸货物,王桃木迫不及待地迎上前,紧紧握住丛月琴的手说:“你好啊!”,丛月琴热烈地说:

“你们送来啥货呀!”“都是你们急需的木炭和快硝呀!”王桃木说。“太好啦!”丛月琴说:“这些都是制作炸药的原料,再不送来,我们可停产啦!太感谢你们啦!”

天成,王多多,张家春同工人一块儿,七手八脚地把一袋一袋的木炭和快硝搬进仓库,接着又把一些枪支弹药搭上驴背。今夜,这些枪支弹药就要送到东海军分区,八路军的手中。王桃木对天成,张家春说:“你们去吧,一路要小心,我同王多多留下来有点事。”“是,保证胜利完成任务!”张家春和天成又带领着驴队,出了厂子的门,消失在迷迷冥冥的风雪中……

“你还好吧!”王桃木帮丛月琴关上了仓库的大门,丛月琴挂上了锁,幽咽地说:“我还好,可是我们厂,却出了大事……你还不知道吧?”“好啦,你别说了,我到厂部就什么都知道了!”

王桃木顾不得同丛月琴多说什么,急忙和王多多来到厂部办公室。敌工科的邢科长已经在等候多时,一见面,王多多惊喜地说:“邢科长,好久不见,没想到在这里遇见你啊!安尼尔男有消息吗?”“他呀,来信了,说学习生活很好,以后毕业了一定回文登工作,还要我代他向你问好呢!”邢科长说:“这个日本八路很有意思啊!”

“欢迎啊!邢科长紧握着王桃木的手说:“早盼望着你来呢!”旁边一个四十多岁,国子脸白白净净的人,也向着王桃木点了点头,邢科长对王桃木说:“介绍一下,他是兵工厂的钱厂长。”王桃木同他握手说:“我们以前就认识呢。”

邢科长关好门,坐下了对王桃木说:“你们来要完成的是一件艰巨又危险的任务……先由钱厂长向你介绍情况……”

钱厂长脸色沉甸甸的,眼睛滚动着闪闪的泪花,悲凄沉重地说:“事情还得从前几天说起……”

原来,军工生产委员会把制造“捷克式”轻机枪的任务交给了昆崙山兵工厂,尽管增添了不少设备,还是不够用,只好向兄弟厂求援。牙山兵工一厂伸出援助之手,派来了老技术员孔占友同志,他是兵工厂的元老牌人物,论技术那是没说的,他的到来,全厂欢欣鼓舞,都觉得要造出“捷克式”轻机枪指日可待。

钱厂长放手发动全厂职工,人人都当诸葛亮,个个都出谋献策,没有图纸,孔占友拆开一挺待修的“捷克式”轻机枪,仔细地研究了各个部件所需的材料,终于以蚂蚁啃骨头的精神,绘出了一份精密的图纸,任务等于完成了一半,工人更有信心,没有铣床,工人们就用铜钱铸造出一台土铣床,没有鼓风机,就用大风匣,没有锻锤,就用大锤,人工甩开膀子锻打……

孔占友同工人一道不分白天黑夜,废寝忘食地攻关,晚上往往加班到深夜甚至凌晨……

这天晚上孔占友又同工人忙到深夜,他的助手也算是临时收的徒弟王六月,实在支撑不住了说:“孔技术员睡吧,还有明天呢!”“好吧”孔占友也疲劳过度浑身像散了架,他脱下了满是油污的破手套说:“明天大家早点来!”

谁知,第二天一早,工人们都来到,只有孔占友没有来,可能是太累睡过了头,又等了一会儿,还不见他的踪影。王六月坐不住说:“我去宿舍看看!”

昨夜下了一场大雪,天亮了还飞扬着零星的雪花,北风穿街钻巷冷嗖嗖的,王六月冻得搓了搓手,沿着一条狭长的胡同踏着深深的积雪,到职工宿舍区。在兵工厂大墙外北边的几间民房,孔占友单独一间房,王六月推开门,见炕上的被子叠得方方正正的,如刀切豆腐块。很显然,昨夜孔师傅没有回来睡,那么他能到哪儿去?

王六月不由得紧张起来,连忙跑回厂子,向钱厂长汇报了孔师傅不知哪儿去了?钱厂长听到这个消息头皮一炸,莫非孔技术员遇到危险?

这决不是杞人忧天,“三军”兵工厂从它建起的那一天开始,就被敌人视为眼中钉肉中刺。1939年冬,国民党顽固派蔡晋康制造反共磨擦,对兵工厂不断骚扰破坏……1941年5月的一天深夜,敌人对驻牙山区高家沟的兵工厂进行偷袭,翻砂车间的几个工人,没来得及撤出,被敌人残酷杀害。

1941年冬,鬼子对昆崙山区进行扫荡,设在山里的兵工厂,成了鬼子扫荡的重点……去年夏天,敌人派遣特务混入送材料的队伍中,到下口兵工厂,以喝水为名,把毒药偷偷下在伙房的水缸里,一下子药倒了十几名工人,其中有两名中毒严重的而死亡。

钱厂长带领工人,沿着孔占友上下班的长长的胡同寻找,有人发现靠墙根有凸起的长条形的积雪,有点可疑,蹲下来扒了扒积雪,啊,雪里埋的竟然是一个人,忙喊:“钱厂长你快来看……”

钱厂长和大家手忙脚乱地扒拉,不料是孔占友的尸体,僵硬的如冰棒,钱厂长慌忙抱起来,哭着喊:“孔技术员你这是怎么啦?”

孔技术员的尸体被抬到厂部,大家这才发现孔技术员是被人用绳勒死的,血红的勒痕从喉咙处向两边延伸,呈半圆形状,可以断定,孔技术员下班后,走到这里,被人以“背死鬼”的方式,残忍的杀害。

“背死鬼”或者说是“背死驴”,是暗杀的一种手段,杀手用绳子,趁其不备,套上你的脖子,然后一转身,把勒紧的绳子搭在肩上,背着你整个身体向前走几步,你便会一命呜呼。由于绳子是勒在你的喉咙上,杀手稍一用力,绳子勒的你透不过气来,无力挣扎,也喊叫不出,更别说反抗,十有八九难逃一死。

钱厂长云里雾里说了老半天,王桃木才知道原来兵工厂发生了,特务暗杀孔技术员的大事儿,上级是要求他挖出潜伏的特务,这个任务确实艰巨又充满着危险啊!

邢科长又接着说了下去……

孔技术员的牺牲,给兵工厂的工作造成了巨大的损失,研制“捷克式”轻机枪的工作无奈只好暂停,白色恐怖的阴霾笼罩在大家的心头,人人自危。钱厂长及时向上级报告,敌工科的邢科长来厂调查,也没有发现任何可疑的线索,他认真到现场查看,那条胡同南北长五十多米,宽不过二米,显得又窄又长,没有什么遮掩物,也就是说特务不可能预先埋伏在那个角落,只有一种可能,当孔技术员下班走进胡同里,特务可能开始就与孔技术员同行,或者从后边跟上来,这个杀手孔技术员可能认识,没有防范的心理,杀手趁他不备,向他的脖子套上了绳子,这时候他知道也已经晚了……

邢科长推测,杀手可能潜伏在工厂,确切地说就在孔技术员身边,不然杀手怎么能精确地掌握孔技术员下班的时间,而且选择在胡同中间下手,因为靠近事发现场西边两户人家,一户是一对聋哑老人,另一户长期无人居住,即使门口发生什么声响,也没有

人察觉,说明杀手不但熟悉兵工厂内部的情况,对村子的情况也了如指掌。

邢科长暗中审查了孔技术员身边的每一个人,觉得谁都可能是凶手,可能谁也不是凶手,没有发现一点蛛丝马迹,调查走入了死胡同……

钱厂长加强了防范,除了大力宣传,提高警惕,注意安全外,还掀起了大检举,大揭发高潮,厂里挂起了举报箱,可是工人也没有提供出什么线索。

钱厂长要求工人上班,两个人必须互相检查口袋看看有没有细麻绳儿,搞得全厂惶恐不安,那条胡同也没有人敢走了,死亡的幽灵似乎没有离人们远去。

不久,又接连发生了两起“背死鬼”事件,工厂的保卫科洪科长和一车间牛主任在不同的场合,夜间又被特务杀害。这说明特务自从暗杀了孔技术员之后,并没有打算收手,而沉默了几日,只是在寻找下手机会罢了。

敌人搞白色恐怖的气焰甚嚣尘上,一日不除,兵工厂无有宁日啊!……上级指示,即将派新技术员来,继续把研制“捷克式”轻机枪的任务完成下去,但是要求,在新技术员到来之前必须挖出潜伏的特务。

特务搞的三起谋杀案件,全摆在了王桃木面前,他感到了事态的严峻冷酷,肩上的担子好似千斤重,压的几乎透不过气来,他说:“我们的对手阴险狡诈毒辣,他潜伏的再深,再隐蔽,我们也要千方百计把他挖出来……”他满怀信心地说出了自己开展工作的步骤……

第二天,钱厂长召开了全厂工人大会,一百五十多名工人在一个大的车间里济济一堂,这是兵工厂三个同志被特务杀害后又一次集会,大家都脸色阴沉沉的,有的胸前还戴着小白花,眼睛含着哀戚的泪水。

丛月琴也来了,坐在后边不起眼的位置,她穿着一套破旧的灰布棉军装,粘满了黑乎乎的灰尘,昔日白皙娇嫩的脸也变了样,黑不溜秋的,她呀整天价赶着毛驴在碾棚轧黑药,无论怎么注意,也避不开身上沾染黑色的东西,而且还很危险,以前曾发生过,黑药在碾盘上爆炸燃烧,人和牲口都给烧死的悲剧,说实话没有人愿意干这个工作,特别是年轻的女同志

更是退避三舍。

厂部希望能有胆大心细的女同志担任这项工作,丛月琴毫不犹豫第一个报名,钱厂长很高兴问道:“这项工作又脏又危险,你怕不怕?”

“说不怕是假的,但是再脏,再危险的工作总得有人来干!”丛月琴铿锵有力地 said:“我一定小心谨慎,竭尽全力把工作干好!”

丛月琴毅然地离开了原来制造手榴弹的车间,有的小妹妹嬉笑着对她说:“你呀,三百少了五十,不知是二百五呀,碾压黑药的工作又脏又危险呀!”她笑了笑说:“让我当一回武松,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开会啦!”钱厂长出现在大家面前说:“大家工作都很紧张,我们不轻易集合开会,今天兄弟厂支援我们研制“捷克式”轻机枪,又派来了新的技术员,来同大家见个面,鼓掌欢迎!”

邢科长陪同王桃木和王多多来到会场,开始丛月琴还没有在意低着头在想什么,又猛地抬起头,见是王桃木和王多多站在前边,惊奇的愣了神儿,又揉了揉眼睛,没错,确实实是他们两个人啊!

“同志们,这位是新来的技术员姜晓华同志!”王桃木微笑着很有礼貌的向大家点了点头。“这位是他的助手,叶克同志!”王多多给大家深深鞠了个躬。

“我们表示热烈的欢迎!”钱厂长带头鼓掌,丛月琴满头雾水,也随着大家一块鼓掌,望着前边的王桃木心里说:“你真能啊,啥时候把名子改了?还懂得造枪弹了……昨天晚上他怎么没有说他是新来的技术员?”

“下面欢迎姜技术员讲话!”

“大家好!”王桃木脸色冷峻地说:“我是来接替孔技术员没有完成的工作,继续承担研制‘捷克式’轻机枪的任务,孔技术员是我多年的战友,是兵工厂的顶梁柱,可是他竟然被特务凶残地杀害,我听到这个消息,非常震惊,兵工厂失去了一个优秀的技术员,同时也非常愤怒,恨透穷凶极恶的敌人,他们不但杀害了孔技术员,又连续杀害了两位同志,我想目前大家的心情和我一样,面对制造白色恐怖的敌人,我们一是不要怕,二是要斗争,三是化悲痛为力量,努力搞好各项军工生产,支援前线打胜仗!”

“同志们,目前希望大家稳定情绪,安心工作!”邢科长说:“我们正在加紧调查,一定要把潜伏的汉奸特务挖出来,再狡猾的狐狸也斗不过好猎手。但是,我们要提高警惕,特务可能就潜伏在我们身边,也就是说危险也在我们身边,这不是吓唬人,因此,晚上下班最好要结伴而行,尽量避免单人行动,也尽量避开黑暗偏僻的街道行走,只要我们团结一心,就可以粉碎敌人的白色恐怖,最后的胜利是我们的!”

散会了,工人们纷纷回到车间,丛月琴想找王桃木说几句话,心想,特务已经穷凶极恶地杀害了孔技术员他们三个人,那么在这个时刻王桃木来厂子当技术员,不是引火烧身吗?特务很可能对他下毒手,多危险啊!她想到这里,不由得吸了一口冷气,为王桃木担忧起来……丛月琴她远远地注视着王桃木……可是,王桃木似乎没有看她一眼,转身随钱厂长他们去了。他在前边,难道没有发现我在后边吗,再说了,他来厂该主动看看我呀,可是他……

王桃木其实早就看见她,心里觉得好笑,几乎认不出丛月琴的真面目,多日不见怎么变成黑老包的闺女,他觉得在公开场合还是不见面的好,他现在的身份是姜技术员,一定不能暴露身份,因此,进厂也没有去看看朝思暮想的心上人,散了会,他急匆匆地到了厂部,并没有到车间同研究“捷克式”轻机枪小组的成员见面。

王六月他几个工人非常扫兴,心里也疑惑,这新来的姜技术员有点怪……

“姜技术员,我给你介绍下……”钱厂长面前站着一位年约三十五六岁的汉子,淡毛发,细长腰,红脸膛,身穿灰黑棉袍,貌不惊人,望着王桃木憨憨地笑着,钱厂长说:“他是新来的技术员唐润生同志!”又指着他旁边的一个青年说:“这是他的助手小夏!”

“哎哟,我是李鬼遇上李逵了!”王桃木热情地握着他的手说:“不是说好,等挖出潜伏的特务,你们再来吗?”

“开玩笑,你们一年挖不出来潜伏的特务,我们一年不用来啦!”唐技术员说:“时间不等人啊,打起仗来,小鬼子的机关枪多厉害,咱们前线的战士日夜盼着能有挺机关枪该多好啊!我们能坐得住吗?我恨不得一下子把‘捷克式’轻机枪造出来!”

“你来了,难道不害怕有危险……”

“我不呆不傻,当然知道怕,要是前怕狼,后怕虎的那成!前线的战士打仗前赴后继,我们后方造枪弹的也有牺牲,孔技术员倒下了,我们站起来,坚决造出‘捷克式’轻机枪,让敌人怕我们!”

“真是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王桃木对唐技术员大无畏的英雄气概,深深感动说:“孔技术员在天之灵,知道有你这样的人来接班,也该含笑九泉,放心吧,我们一定全力以赴,争取早日破案,挖出潜伏的特务……”

王桃木建议,目前唐技术员不宜公开露面,在厂部另建立秘密研制小组,原来的人员一个也不要。过去,我们在明处,一切都在潜伏特务的监视之下,我们对他们一无所知,而他们对我们研制的进程,和技术人员的行踪了如指掌。现在我们由明处转入暗处,这样有利于保护唐技术员的安全,同时,潜伏的特务也难识破我这个假技术员的身份,我能更好地进行侦破工作。”

“好,就这么办!”钱厂长表示坚决支持,决定在厂部后腾出三间房做为秘密研制车间,门口二十四小时有人站岗,唐技术员和小夏吃睡都在车间的隔壁,王桃木和王多多睡在原来孔技术员的小屋里,晚上下班二人照常天天走在那条长长的胡同里……

唐技术员提前到来,给王桃木增添了巨大的压力,不言而喻,决不能让唐技术员有个三长两短。可是,令他心急如焚的是,并没有发现特务的任何行踪,是我们太愚蠢,还是特务太狡猾,好像是,好像也不是……

通过暗中走访调查,村里的老百姓没有可疑的人,孔技术员和另外两个同志被害的日子,村里的老百姓谁家也没有外来人。那么充分说明敌人是潜伏在兵工厂内部,而要暗杀孔技术员他们三人的凶手必须是一个身材高大,强而有力,因为那两位同志身材矮小一些,而孔技术员身材粗壮,有1米78以上,要背他的“死鬼”一个身材瘦小的男性很难完成,那么“捷克式”轻机枪研制小组成员,五六个人,只有王六月身材高大,约有1米80左右,比孔技术员只高不矮,而且是厂里有名的大力士,还善于摔跤。据说厂里几个爱动手动脚的小伙子,没一个是他的对手,

从身体素质来说,他具备了作案的能力,而且他是孔技术员的助手徒弟,最了解工作的进程和孔技术员的工作生活规律,而他的宿舍也在那儿,每天上下班都得经过长胡同,他是重点怀疑对象,他首先进入了王桃木的视野……

外围开始对王六月进行调查,反馈回了信息,王六月不是本地人,他参加兵工厂工作之前,在岭上村一个姓白的地主家打工,据白东家讲,他也不知道他是哪儿人,前年,有一群逃荒的人涌进村子讨饭,王东家见王六月身强力壮也机灵,于是便收留家中打工,他没有什么恶习,干活也勤快,是个好小伙子。

王六月进厂二年,每年都评为先进工作者,不然怎么可能选为孔技术员的助手又当徒弟呢?钱厂长认为如果说王六月是嫌疑人,那是石灰墙上捉虱子,不靠谱的。那么凶手能是谁呢?

更让王桃木始料不及的是,这天,王六月跑到厂部向钱厂长强烈表示,他要求进“捷克式”轻机枪研制小组,痛苦流涕地说:“……孔师傅要是不被特务暗杀,机枪早研制出来,特务太可恨,如果查出来是谁,要千刀万剐了他,为孔师傅报仇雪恨……我要完成孔师傅没有完成的工作,让我参加研制小组吧,我不能给姜技术员当助手,帮帮忙总算可以吧!”

“小王,你的想法很好!可是,军工生产委员会下达指示,新成立了研制小组,我也说不了算……”钱厂长温和地说:“你回去,参加制造手榴弹的任务也很艰巨呀,无论干什么都是为了抗日吗,你说是不是,你是先进工作者,回去对其他几位同志说明一下,不需要你们参加研制小组,并不是怀疑你们什么,大家有目共睹,你们以前的工作干的也很好……”

能不能说,王六月已经沉不住气,他想走近研制小组,了解“捷克式”轻机枪研制的进程,或者说想对新来的姜技术员下手……

王桃木决定引蛇出洞,他亲自当诱饵……

这天晚上,他从研制小组出来,王多多要和他结伴同行,他说:“我先走一步……”王多多担忧地说:“小心啊……”王桃木淡然从容地说:“我对背死鬼已经有对策了,不是也教给你了吗,放心吧,没事儿。”

深深的小巷,地上的积雪化了又冻,像镜面一

样,不知什么时候又飘洒薄薄的雪花,王桃木小心翼翼,迈着脚步,还不时脚下一滑打个趔趄,几次险些摔倒,他顺着墙根走,似乎好了一些,转头往后看,一个高大的人影逼近了,心里紧张的咯噔一跳,感到阴森恐怖,也许是杀手又出现了,他做好了防范的对策,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向前走。

淡淡的月光洒在冰雪上,更增添了几分寒意,王桃木习惯耸了耸肩膀,还轻声哼起了小调,显得神色不惊,又暗暗转头瞧了瞧,发现来人竟然是王六月,这家伙是来给我下绳套的吧?

猝然,孔技术员惨死的场面,恍若又出现在小巷之中,尽管王桃木在江湖行走这么多年,不知遇到多少次生死攸关的凶险,纵然也没有这一次让他也惊心动魄的,心里说:“你要背我的死鬼,没有那么容易……”

“姜技术员!”王六月赶来说:“姜技术员你走该招呼一声,咱一块儿走,我来保护你!”说着靠近了王桃木说:“姜技术员你知道不知道,孔技术员就是让人勒死在这里,深更半夜的,你一个人怎么敢单独走,多危险啊!”

“我不怕!”王桃木心里说:“你装吧,该掏绳子吧!”这时,王桃木陡然发现在小巷的后头,隐隐约约有个人影一闪不见了,那么是谁在这更无人静,天气又寒冷的夜晚出来溜达?是不是同谋杀有关系?

王桃木在王六月陪同下走了一段路,见他迟迟没有动手,心里闹不明白,难道说,他不是潜伏的特务,杀手另有其人?

眼见到了宿舍门口,王桃木说:“小王谢谢你,我没有事了,你回屋吧!”“姜技术员,你以后可小心点,说不上特务就在暗中盯着我们呢!”

“我知道,你以后也要多加小心!”

“我身大力不亏,谁敢打我的主意,那是耗子给猫捋胡须找死!”

王桃木躺在床上像烙烧饼,翻来复去睡不着,心里想,难道说怀疑错了,王六月不是杀手!要不然今晚天赐良机,他该下手,可是一直把我护送到门口,是真情实意,还是虚情假意,再说了,对王六月的怀疑没有什么证据,只是根据他身高力大来推测,是不是主观臆断?兵工厂身高力大的不止他一个人呀,对

啦,伙房的司务长范长锁不也粗壮有力吗?那次王桃木见他赶葛家集回来,肩挑两大筐买回来的菜,步伐轻快,也不显得吃力,还有几个工人长得同王六月一样虎背熊腰的……展现在面前的目标一下多了起来。

心里像塞了一团乱麻,怎么也理不出个头绪来,好象越抽越乱,王桃木陷入了迷惘之中,进厂几天,还没有掀开冰山的一角,案情走入了死胡同……

门外响起了轻轻的敲门声,王桃木以为是王多多回来,急忙下床开了门,一看是丛月琴,他惊讶地说:“你怎么来了?”丛月琴进了屋忽地扑进他的怀里,亲切地说:“我来看看你这个姜技术员呢!”王桃木眼一瞪说:“多危险,深更半夜的你跑出来!”丛月琴神色紧张地说:“是呀,我刚才来,发现了范长锁跟踪你呢,要不是王六月的出现,你呀可能变成第二个孔技术员……”

“你看清是他吗?”王桃木并不吃惊,好似一切都在意料之中。“错不了,是他!”丛月琴说:“你可得多加小心!我知道你是来抓潜伏特务的!”王桃木神色肃穆地点头说:“这事要保密,别乱说,我送你回去,以后,我们少见面,你快回去吧。”“哎呀,我好想你……”丛月琴想再呆一会儿,王桃木像哄孩子似地说:“听话,王多多一会儿就回来,注意影响……”

王桃木目送着丛月琴进了宿舍,他才转身回去了。

驴队进了兵工厂,张家春和天成又送焦炭来了,顺便他们给王桃木送来两份重要的情报……

据旺瞳交通站邓双头说,他认识范长锁,曾在镇上一家饭馆当过厨师,说不上什么时候,他又到了伪军中队当厨师,有时还到炮楼为凡田一雄服务。后来在镇上很少见到他,去向不明……想不到他去了兵工厂,此人有重大嫌疑。文登县委为了摧毁敌人乡下的情报联络站,派白少山到葛家镇侦察,他乔装在一家茶馆当跑堂的,意外发现,下口兵工厂的司务长范长锁到集日买菜之前,常来到茶馆喝茶,把他戴的黑棕色的礼帽挂在身后的衣架上,不大一会儿,又有一个人也进来喝茶,也把一顶一模一样的礼帽挂在衣架上,二人仿佛互不相识,背靠背地喝了一杯茶,走的时候,范长锁拿起了那个人的礼帽,扣在头上大摇

大摆走了。

白少山看得清楚,想喊:“喂,你戴错帽子了……”话到嘴边又咽回去,他想这里面可能大有文章。果然,又是一个集日,两人又在茶馆碰面,又是背靠背,不声不响地喝茶,走的时候又神不知鬼不觉地交换了帽子……

傻子也看出来,他俩是在茶馆秘密接头,交换礼帽,可能是交换情报,范长锁是下口兵工厂的工作人员,是不是与三起谋杀案有关呢?

白少山不露声色,很快也弄来一顶黑棕色的礼帽,想演出移花接木的好戏!

机会来了,那天,范长锁同来人交换了帽子,又从容不迫地买了两筐菜,挑着在肩上准备回去,白少山头戴黑棕礼帽早跟踪上,当走到十字路口人来人往,挨挨挤挤的时候,白少山一下子扑在范长锁后边的筐子上,还大声喊:“别挤呀!”

范长锁猝不及防连人带筐摔倒,礼帽子也滚到一边,白少山眼疾手快,把帽子交换了,而范长锁顾不得滚出筐的菜,连忙捡起帽子,喋喋不休的:“他娘的眼瞎呀,往筐上碰!”他拍拍帽子上的尘土,没有细看便扣在头上,挑着担子走了。

回到茶馆,白少山仔细检查了一下礼帽,从帽子里抽出一张小纸条上面写着:

“干掉新来的姜技术员!”

白少山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敌人的特务机关向范长锁下达了指令,要干掉新来的姜技术员,不就是要干掉王掌柜吗?必须立即把这份极其重要的情报送给王掌柜,做好预防准备,也可以立即逮捕范长锁。

真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王桃木意外地得到这两份情报,又惊又喜,惊的是,没料到司务长范长锁这人看上去老实巴脚的,赶集买菜,风里来雨里去的,从来不叫苦,管理食堂也有板有眼的,虽然条件差,但是饭菜变着花样,工人们都很满意,暗中调查,他的口碑也不错,这么一个人,同连杀三人的穷凶极恶的特务,似乎根本不沾边,可是,这份情报揭开了他的明人暗鬼真面目……也证明了丛月琴提供的线索不是空穴来风。

王桃木同邢科长研究了,单单根据这份情报,还

不能立即逮捕范长锁，证据不足……应该让他继续表演下去……

王桃木推断，范长锁这回没有拿到上司的指令，会不会察觉什么破绽呢？没有什么行动，那么上司一定会发出第二次指令……

王多多到食堂给车间唐技术员他们打饭，范长锁笑嘻嘻地说：“以往孔技术员在的时候，都是我把饭送到车间，现在你们自己忙活，真是的，小叶呀，机枪研制了个什么样儿？”

“别问，保密！”王多多一本正经地摆摆手，提着饭菜进了车间。向王桃木汇报了刚才范长锁询问机枪的研制情况，王桃木对唐技术员说：“看来他沉不住气了……开始打听了，过去，他天天往车间跑，一切都瞒不过他……”又对王多多说：“你可向他透露一些消息，就说，快成功了！”

连续加夜班，王桃木是家雀跟着蝙蝠睡，熬眼受了罪，他不会造枪，也得装模作样的在车间里陪着唐技术员泡蘑菇呀，自然也累得有气无力。王多多也受不了，整天价窝在车间，比坐监牢还难受呢，而且还担惊受怕的，什么时候破案，大家都解脱了。还别说，唐技术员和助手在孔技术员研制的基础上，又加了把劲，第一挺“捷克式”轻机枪终于造出来，钱厂长和邢科长都非常兴奋。王桃木想，今晚喝个小酒暗中庆祝一下，等破了案，挖出潜伏的特务，大张旗鼓开个庆祝会，王桃木自我解嘲地说：“我们虽然还没有破案，也没白吃干饭，首先保护了唐技术员的人身安全，机枪也造出来，我想破案也快了！”

王多多到村小卖部买了一瓶地瓜烧酒，伙房提供了晚餐是白菜熬粉条子，还有一盘葱炒鸡蛋和一碟辣椒豆腐汤，大家像过年似的高兴，几个人把一瓶地瓜烧酒喝了个底朝天……

王多多出来解手，见门口一个人影一闪问：“谁？”“我！”范长锁说：“我想问问用不用再做个菜，正巧你出来了！”

“你别忙活，我们要下班了……”

“哎，是我走啦！”

王多多回屋说了在门口遇到范长锁的事儿，王桃木说：“我知道了！等一会儿，我就回宿舍！”钱厂长和唐技术员说：“老王，你可得小心啊！”

“没事，我有对策……”

不知是真的喝多，还是故意摆出一副酩酊大醉的姿态，王桃木踏着脚底咯噔咯噔的冰雪，摇摇晃晃像风摆柳，又一脚高一脚低，像瘸子走路嫌路不平。长长的小巷前后断绝了行人，只有他一个人的身影，在朦胧的夜中晃动，赫然，后边响起嚓嚓的脚步声，王桃木回头望了望，一个人影紧紧地偷偷地跟上来，王桃木放慢了脚步，还忽高忽低唱起了歌：“我们都是神枪手，每一颗子弹消灭一个仇敌……”

“姜技术员，你喝醉了啦！”范长锁跑上前，热情地说：“我扶着您吧！”他靠近了，“谁说我喝醉了？你该干嘛就干嘛去！”王桃木推了他一把，两腿软绵绵地向前走。

“嘿嘿……”范长锁意味深长地干笑着，从口袋里掏出一条约有一米长的细麻绳，紧跟在王桃木的身后，他嗖地把绳子勒在王桃木的脖子上，又一个急转身，把绳子搭在肩膀上，又一次背起了死鬼。

“你干啥？”王桃木挣扎着，惊慌失措地喊叫。“你去死吧！”范长锁也不回头，背着王桃木沉重的身躯走了几步，王桃木一动也不动，范长锁又回过身来，把已经浑身瘫软的王桃木摔在雪地上，他蹲下身来，伸手试试王桃木鼻孔看看死了没有……

就在这个节骨眼，只听咚的一声，王桃木猛地朝他的脸上狠狠的击了一拳，他惨叫一声，仰面倒在雪地上，还没来得及爬起来，王桃木已经把他摁住，用他的细麻绳，嗖嗖几下把他的双手绑一块。

“我怎么没有勒死你？”范长锁惊恐万状，从地上爬起来说：“我背死鬼，没有人能躲过去的，你简直神了……”

“俗话说，魔高一尺，道高一丈！”王桃木苦笑着说：“我怎么躲过你的背死鬼，以后告诉你……”

“姜技术员！”王多多和钱厂长跑来，钱厂长见是范长锁，惊骇得瞠目结舌：“怎么会是你？”

“钱厂长，等下次背你的死鬼，你就知道我的厉害啦，哈哈……”范长锁色厉内荏地狂笑起来！

厂保卫科的人也来了，王桃木和王多多两个人押着范长锁回到厂部，不让任何人靠近范长锁，人心隔肚皮，谁知道还有没有潜伏的特务，这个时刻不能让范长锁有一丁点闪失……

“喂,姜技术员,你是怎么破解我背死鬼的?”一进屋,范长锁纳闷地问。王多多捻亮了桌子上的罩子灯,为了节省用电,办公室还是老样子。王桃木坐在主审的位子上,指着桌前的板凳对范长锁说:“你先坐下!”他揉了揉手腕,说:“我每次走在小巷都用左手托着下巴……”说着示范给范长锁看说:“我这样做是用胳膊肘护住了喉咙,当你把绳子勒在我脖子上的时候,转身背拉的绳子,是勒在我的手腕上,这样我就破解了你的招数,事情就这么简单!”

“佩服!佩服!”范长锁狡诈地斜视着王桃木说:“我看你不像是个技术员,你是厂子请来的侦察员吧……”

“哈哈!”王桃木爽朗地笑了笑说:“算你聪明,坦白交待你的问题,谁是你的上司?”

“我的上司是文登新城东格一郎大佐手下的情报联络处,接替已经死去的丘班达文太君的田中浩角,我先后杀死孔技术员他们三人也是他下达的指令,这回也是他下的指令要我今晚干掉你,明天晚上在葛家镇茶馆给我开庆功会,所有潜伏在葛家镇各处的特务都参加……”

“你每次赶集买菜,在茶馆同你联络的交换戴礼帽的特务是谁?”

“他呀,是新城情报联络处的联络员……”

“你把潜伏的特务的名单交出来。”

“我没有这份名单,真的没有,是新城情报联络处掌握名单!”

“工厂除了你,还有谁是潜伏的特务?”

“可能就我自己……不然,我会知道的!”

“你说的都是实话?”

“句句是真,我知道自己罪大恶极,早晚会有这么一天,八路军饶不了我,临死说说真话吧……”

“你马上告诉新城的联络员,就说姜技术员已经奉命干掉了!”

“是,我一定照办……”

“你怎么同他联络?”

“把写好的情报别在礼帽里,送到葛家镇茶馆同联络员交换就完成了!”

“如果你不亲自去,行不行?”

“可以,有几次我不便于进入茶馆,便在门口买

一串冰糖葫芦,让一个小孩子进去把礼帽交给联络员也就换回来!”

审讯完,第二天王桃木让王多多头戴礼帽到葛家镇去换回了礼帽,取得了情报是,“庆功会照常举行!”

天傍黑,白少山又派人送来了情报,说,潜伏的特务和汉奸十几个人都陆陆续续到齐。

“开始行动!”王桃木带领王多多直奔葛家镇,在一家马车店会合了,王书记得到情报同杨副大队长也来了,带领着王桃花、张家春、娄芳芳还有葛家村的民兵队,几十人悄悄包围了茶馆。

王桃木和张家春大摇大摆进屋,白少山亮着嗓子喊:“客官里边请——”又悄声说:“他们都在一间大屋里呢!”

王桃木向门外招招手,王书记他们鱼贯而入,茶馆的后门和前门都围上了人。白少山轻轻叩门:“喂,送茶水啦!”

门开了,王桃木和张家春忽地冲进去,都端着大肚子厉声喝道:“不许动,举起手来,我们是八路军县大队,你们被包围了!”“啊!八路来了!”十几个特务汉奸顿时骚乱起来,那个戴黑棕色礼帽的就是新城来的联络员,他掏出了手枪,还没有举起来,王桃木手中的枪响了,他应声倒地。这时,王书记和王桃花也进屋,王桃花不顾一切,朝他们头顶“呼呼”开了两枪,吓得他们都乖乖地举起了双手说:“别开枪,我们投降!”

翌日,金红色的朝霞,灿烂了昆嵛山谷,山坡田野的积雪也染上了绚丽的色彩,似乎寒冬里又来了个小阳春,人们感到了丝丝暖意。

今天是不寻常的一天,“捷克式”轻机枪在人们的期盼中研制成功,架在车间的桌上,上面还缀着一朵用彩绸做的大红花,那么鲜艳,那么夺目。

本来,钱厂长计划要开个庆祝大会,表彰一下有关的研制人员。经过王书记考虑再三,庆功大会取消,并且秘密处决了范长锁,在山下的草地上,传来了清脆的枪声……



田七抗日

徐元皆

—

田家客厅里，田七坐立不安，独自走来走去，手里的茶杯端起来，放下；放下，再端起来；田七一会儿推开门，双手扶着门框向外张望，期盼天明；一会儿无奈地转回身来，又像是怕黎明到来。一盏灰暗的豆油灯“滋滋”跳动着，满屋子烟雾缭绕，让人透不过气来；墙上的马头钟，“当，当，当……”敲响十二下！田七抬起头，装上一锅烟，缓缓地深深吸了一口，又慢慢地吐了出去。

门外传来轻轻的脚步声，有人敲门进来。田七抬起头，见吉祥叔推门来了，伸手示意请他坐下。

“田七，你还没睡呀！”吉祥叔关切的问田七。

“睡不着啊！吉祥叔。你不也没睡嘛！我正想找你，深更半夜，没好意思打扰你。”田七接过话来。

“有事你尽管说，咱们谁跟谁呀！”吉祥年近六十，比田七大一辈，他可是田家的大功臣，在田家干了几十年的贴心管家。她和老伴受田家几代人的恩惠，老两口从心底感恩不尽；子一辈父一辈的关系，田七有掏心窝子的话，总是先对他说。

田七吸了口烟说：“前几天，水头村于国仁先生（田七两个儿子的老师）深夜专程来访，带来一件坏消息，日本人占领了——龙源县城！（之前，日本兵来过两次龙源县城，只是短暂停留）还在龙源县的青山、龙头山、南港西、老虎口，和大石桥、贯村、成武集、杨柳后等地，加紧设立日伪据点，看样子日本鬼子要在龙源县长期驻守。”

“啊——！就这么快？前几天听说鬼子刚占领青岛！”吉祥叔一惊！

“于先生告诉我，要警惕日本人啊！我们要广泛发动群众，决不做亡国奴。眼前，当务之急是防止日本人抢咱们的粮食！于先生建议我赶紧转移粮库，特别是城南八里仓仓库，离龙源县城太近，如果需要转移找人帮忙，尽管找他。”田七既焦急又兴奋的说。

“那怎么办？”吉祥叔急切地问道。

“城南八里仓的粮食恐怕保不住了！咱中国人辛辛苦苦收获的粮食，决不能白白送给日本强盗！”田七接着说：“吉祥叔，你赶快和田当归一起备车（马车）到水头村，找于国仁先生，请他帮忙，把城南八里仓的粮食转移到南港仓库，择机外运。”

“好！”吉祥叔满口答应，转身离去。

二

田七如今是“民生堂”的当家人，四十出头，中等身材，两道浓眉，一双斩钉截铁的眼睛，村里人人叫他田七。因为，他在田家庄两千多口人里辈分小；除他家晚辈辈比他小；其余大人小孩，辈分都比他大，有人竟然比他大五六辈。外村人开始叫他田掌柜或田先生，后来也随着人们叫起田七来，他却欣然接受，一点架子没有。田七富裕的家境：良田五百亩，房

屋六十间，外加一个中医门诊，一个中药铺，一个马车店；外有城南八里仓、田家仓、南港仓，三个大粮仓库；年存粮保持在五万余斤，还常年做粮食生意；家中常年雇着几十个伙计，他的谦虚和平易近人，可与他远近闻名大财主的身份不符。久而久之，田七，这个名字却在龙源县叫响啦。

“民生堂”是当地有名的堂号。田七的父亲田本草，是龙源县有名的老中医，到田七这一代行医，已是田家第三代传人。父亲田本草，广交朋友，治家有方，几十年来克勤克俭，逐步盖起三进院的房屋，日子过得结结实实。八十岁的老人，三年前把“民生堂”当家人的位子让给儿子田七。田七不负老父亲重托，善解人意，行善积德，名声远扬，把田家里里外外打点的稳稳当当。田家如今的第三代都是读书人，两个儿子，中学毕业，女儿正上中学。大儿子田当归：今年21岁，分管地里的庄稼活，和粮仓的生意。小儿子田防风：今年19岁，跟着祖父和父亲继承家族世家医术，并帮助操持家务。女儿田银花：今年15岁，在外读书，刚放假回家。唯独欠缺的是，女儿田银花下生，给她母亲落下病根，田七老婆从此瘫痪在床。靠吉祥婶子常年伺候。

后院堂屋，老父亲正屋里酣睡。此时，再着急的事情，田七也不愿惊动老父亲。的确，老父亲操劳了一辈子，到了这把年纪，该享点清福了，不到万不得已，再难的事田七还是自己扛着。

三

一条大黄狗，趴在田家大院门里的墙根下。看着田家人进进出出，偶尔睁开眼睛示意知道是自己人，却一声不吭，仿佛它知道主人的心事。当外来陌生人进来，它鼻子一哼，发出郑重警告！有家人喊它，它马上便低下头。

黎明时，一只飞蛾扑来，扑灭油灯！田七靠在椅子上迷糊了一阵子……

又熬过一个晚上，田七眼睛熬得红红的。

到了傍晚时分，仍不见人回来报信？田七有些焦急，正要出门看看，迎面看见吉祥回来。“不好啦，不好啦！田当归被日本人抓去啦！田七，你快快想想办

法,想想办法呀!”吉祥叫喊着对田七说。

田七问明原由,一拳打在桌子上!

原来,田家八里仓的粮食,在于国仁先生的帮助下,雇了五辆马车,加上自家一辆,并组织十里八村的四十多个壮劳力,经过一夜的忙碌,顺利地把八里仓粮食转移到南港码头,连同南港粮仓的粮食,共计三万多斤,全部装上早已等候在南港的风船上。疲惫了一天一夜的伙计们吃饱早饭,各自分别回去。田当归、吉祥同于国仁先生又聊了一个时辰,也分手上路了。马车走到大石桥村附近,碰上十几个日本兵,其中有几个二鬼子,把田当归和吉祥抓去,理由是发现马车上,有写着“民生堂”字样盛粮食的麻袋,怀疑我们给八路军运送粮食。他们辩解不成,吉祥挨了一枪把子,把他放回来转告东家:“到龙源县城,日本宪兵司令部要人。告诉你家东家,没有五千斤粮食,别想要人。”

田七叮嘱吉祥叔:“这事千万不要让老父亲知道?吉祥叔,劳驾你先找人通知于国仁先生!带上二百大洋,赶快进县城上下打点,夜长梦多,尽快把当归保出来。”

吉祥应声离去。又被田七叫了回来,叫他带上二儿子田防风,再套上后院另一驾马车,路上同他做个伴,千万多加小心,越快越好。

吉祥老管家一一照办,和田防风一起赶车向外走去。田七深情地望着吉祥叔的背影,心如刀绞,喘了声粗气,攥紧的拳头,发出“咯咯”的响声。

四

田本草老人,一连三天没见到大孙子田当归?儿子田七也很少坐诊看病,整天在客厅里转转,不知哪来的那些客人?光把他一个人留在门诊,老人怀疑,家里是不是有什么事儿?便走过来问田七:“大孙子当归干什么去了?都三天没见他了?”

田七说:“爹,您放心,您大孙子赶马车去南港啦,这几天那里的事儿多,过两天就回来啦。”

老人信以为真,拄着拐杖一摇一晃走出客厅,走了几步,又转回身来问田七:“老二防风哪?还有吉祥他们?”

“爹,他们都去南港啦!南港这几天事儿忒多!等他们回来,先叫他们去看你。”田七这样安慰着老父亲,心里却十五个吊桶,七上八下的真没底儿啊。

第二天中午,吉祥独自赶着马车回来,告诉田七说:“于国仁先生答应帮我们想办法,救出田当归。进龙源城找了几个人,都没能打通关系,日本大兵担着枪站岗,谁也不让靠近!于先生叫我带话给你,叫我们不要声张,不要蛮干!”

“防风哪?”田七见二儿子田防风没有回来,便问道。

“防风说他要和于先生一起找哥哥,等等看,说不定马上就回来。”

听完吉祥的回答,田七懊恼地调高嗓门说:“等怎么行,等怎么行啊!等是等不出好结果的,要是他哥当归被日本人……”田七没敢继续说下去。

“要是他哥当归被日本人……”这句话被小女儿田银花听见,银花悄悄告诉她妈,这可捅了大窟窿!银花妈叫女儿把田七叫到炕前,哭哭啼啼的要求田七,把他儿子当归赶紧救出来,就是卖房子卖地也值得!儿子要是有个三长两短,她也不活啦!田七只好安慰她,叫她往宽处想,肯定没事的,不要再哭啦,这事可不能叫老父亲知道!

从这天起,田七他老婆的病一天重其一天,只要一天见不到他大儿子田当归,她就一天不得安宁,整天茶不思饭不想,谁劝也没有用,把做饭的吉祥婶,愁得团团转。

五

门传来自行车的铃铛声,大黄狗反常地狂叫,把狗链子抻得紧紧地上上下下直跳动!吉祥“嗨!”住大黄狗,让来人进来。来人进来还嘟囔一句:“狗东西,不知道是自家人哪?”

来人穿了一身日伪皇军服,吉祥叔狠狠地瞅他一眼,说:“鬼子进家了。”其实这人他认识,是田七他大哥的儿子田槐,田七的亲侄子。在他两岁时,田七他大哥因病去世,随他娘改嫁到了龙源县城,十三岁他后爹又死了,他妈也管不了他!三十好几的人,吃喝嫖赌抽,坑蒙拐骗偷,不务正业,连个媳妇都没娶

上,手上没钱了就来田家要,他叔田七看他哥的份上,给他两个钱,他就认准这个“庙”常来光顾,可这小子真是无底洞,田七从心里讨厌他,又拿他没有办法?

田槐走进客厅,见叔叔正噤里啪啦的打算盘,凑过来讨好地说:“叔,又发大财啦?可别忘了侄子我。”田七还是没抬头,继续打着算盘,这几天他叫当归的事闹得,头昏脑胀,家里的帐始终没围(结账)田槐又向前靠了靠说:“怎么,不欢迎我这个田家人?”

田七抬起头,见田槐穿得一身“黄狗皮”,火冒三丈,眼珠子射出两道火光,紧盯着田槐,嘴里喊着:“田家没你这个败类!”举起算盘朝田槐头上砸去!田槐头一闪,算盘砸在地上,算盘珠子散落一地。田七还是不舍气,捡起一把笤帚追着田槐:“滚,滚滚……”田槐像狼嚎似的满屋子躲闪,最后退到门口,被门槛绊倒,四爪朝天直“唉哟,唉哟……”

吵闹声惊动了堂屋里田本草老爷子,老人家拐棍敲地“咚咚,咚咚……”走过来。

田槐刚想起来,见爷爷来啦,又一个劲的“唉哟,唉哟……”

田老爷子见田槐那个“熊样”,撩起拐棍朝他身上“打”了一下,说:“快起来,把这身‘狗皮’给我脱了,不然我就打死你,从此别再进我田家门。”

田槐连滚带爬地起来,同爷爷一起进屋,田本草老爷子指着田槐说:“脱,你给我脱!”田槐只好脱去上衣。“还给我脱!”老爷子还是不依不饶!田槐只得把那身“皮”扒干净了,管家吉祥找来衣裳给他换上。田老爷子自语了句:“这还像个人样。”

“滚,快滚!”田七赶着田槐快走,不想看这“畜生”一眼。

“爷爷,叔,我今天来有事,真的有要紧事,我弟弟田当归被日本人抓起来啦,我是来给你们报信的。”

六

打发走田槐,田七望着老父亲不知道说什么好?

其实,老父亲心里早就猜到孙子田当归出事了。老人家要田七坚强。国家都快保不住了,自家的这点

事算什么,如果有一天,国家真需要我老头子,我愿献出这把老骨头。对时局和国家的形势,老人还是听水头村于国仁先生讲的,于先生知书达理,学识渊博。于先生在田家养伤的两个多月里,使田家人明白许多道理,提高许多觉悟,长了许多见识。

田七把这几天发生的事,一五一十告诉老父亲。从转移八里仓、南港仓的粮食,到想尽办法救当归的每个步骤。以及今天忍痛为全村老百姓,代交日本鬼子强征的两千斤粮食,又秘密通知于先生,带人半路抢回粮食的整个过程。田老爷子满意地点点头。

田本草和儿子田七,一左一右分别坐在椅子上。田七给父亲倒了一杯茶,朝父亲眼前推了推,自己也倒了一杯。父亲拿起杯子抿了一口,说:“天下不太平啦,往后恐怕难有太平日子喽!我这把年纪不要紧,你还年轻,到了为国出力的时候,不能眼瞅着亡国,做亡国奴啊!”

“爹,中国不能亡!于先生告诉我们,全民抗战的号角已吹响,全国抗战的局面已经形成,卢沟桥事变、平型关大捷、台儿庄大战、保卫大上海,保卫大武汉,全国抗战中,中国人打了好几个大胜仗”田七的一番话让老父亲欣慰。

田本草点点头,对儿子说:“田七,我想和你商量个事?”

“什么事?爹。”

“我要出任田家庄商会的会长。”

“爹,您同意咱田家庄开集啦。”

“对,我接受于国仁先生的建议,只要对抗日有利的事,我就干!找人把于先生请来,咱们再合计合计,尽早开集。”

“好,我马上派人去请于先生。”

于国仁先生在田家养伤的时候,对田老爷子和他儿子田七做过开集的工作,那时候田老爷子还在犹豫,在田家庄开集的重大意义。如今明白田家庄开集,就是带动龙源县,周边各乡纷纷开集,封锁日伪占领区的经济,还方便了一方百姓经济贸易生活,达到经济抗战,孤立敌人,意义重大。

“爹,为保护粮食,咱先把田家粮仓的粮食,分到各家各户,把利益让给百姓,将来按三成收,辅助百姓支持抗战,您看行不行?”田七问父亲。

“行，赶快去办。”老父亲不谋而合。

七

晚上，田防风和于国仁先生，还有另外三人：张先生，马先生和汤先生，匆匆来到田家。大家简单地吃了顿晚饭，便聚在客厅开紧急会议。于先生比上次见面消瘦了许多，还是从前那一副眼镜，圆圆的镜框。田七叫二儿子田防风，把田本草老爷子叫来，并安排专人在门外站岗。

会议由田防风一一介绍了来人，田家父子这时才知道，来人都是龙源地下共产党人，于国仁先生明义是龙源县国民，民主政府县长，实际是龙源县抗日大队的领导人。

于国仁县长讲了当前，全国的抗日战争形势，和胶东抗日战争的局面，以及动员龙源人民坚持抗战，所面临的问题等。于先生还给田家父子带来好消息：田当归还在龙源新城，虽然被日本人强迫他干活，但没有生命危险。请田家人放心，一定择机救出田当归。于县长把上回吉祥带来的二百大洋退回来，说共产党不讲这个。

田老爷子感激不尽，握着于县长的手连声：“谢谢！”并坚决不收退回来的钱。

于县长说：“这钱先给我们留着，等抗日需要钱的时候我再拿。”

于县长肯定了田家，转移粮食的爱国行为，给龙源抗战做了大贡献！号召龙源县人民向田家人学习！称田本草老爷子是德高望重的开明绅士。

会上做出四项决定：一，成立田家庄乡，任命田七为田家庄乡乡长，乡公所就设在田家祠堂。二，成立田家庄乡民兵抗日自卫队，任命田防风为田家庄乡民兵抗日自卫队队长。三，成立田家庄乡商会，任命田本草老爷子为田家庄乡商会会长。四，决定田家庄开集，每逢二，七日为田家庄集。（和龙源县集同日）

田本草老人表示拥护共产党的主张，支持龙源县政府的工作。田家已准备两万元大洋作为开集资金，并向来田家庄赶集的商人们承诺：凡来田家庄集市做买卖的，只要是公平公正的买卖人，尽量提供方

便，头三个集来田家庄赶集的免费吃住。如有买卖纠纷，由田家庄乡商会出面调解处理。

八

上次给田槐那一百块大洋，三天花了个精光，他骑着自行车又来到田家，这次没敢穿那身“狗皮”，换了身黑缎子，黑呼呼，更扎眼！总之，好人穿什么衣服都好看，坏人越打扮越别扭，田槐就是那种乍看乍不顺眼的坏东西。

“叔，叔——”田槐冲着脖子，在田家大院里大喊大叫。

“你小子，从哪儿蹦出来？”田七在身后拍了田槐一巴掌。

“唉呀，妈呀，吓我一大跳！”田槐朝他叔做了个鬼脸。

田七忙着收拾闲屋子，准备开集时，给远道而来客商们临时住宿。

田槐和苍蝇一样缠着他叔，讨好田七说：“我弟弟田当归，在皇军哪儿吃的又白又胖，你一百个放心，再给我一百大洋我保证把他弄出来。”

“去去去，再给你一千块大洋你也领不回来人！”田七不耐烦的对田槐说。

“你试试？”田槐顺着杆就往上爬。

“鬼才信你的话，帮我干活去。”田七走进闲屋子。

“叔，你看我这身衣服。”田槐指着自已的新衣服，不想干。

田七拿起一把扫帚往田槐身上扫。

田槐赶紧接过叔叔的扫把：“我干，我干还不行吗！”

田槐破天荒帮他叔干了一会儿活，田七给了他十块大洋。田槐嫌少！田七刚要收起来，又被田槐夺了回去，朝他叔一咧嘴，转身跑了。

田当归被日本人抓去一个多月，田家想尽办法仍无济于事。吉祥叔和二儿子田防风，每逢龙源集都进城，始终没能见到田当归，都是通过田槐转告，他在里面很安全。上次田槐说他们往后要多加小心，尽量少进城，最近城里老出事，鬼子加紧了岗哨，除非

给日本人送东西。

田七和老父亲将计就计，自田当归被抓的第二个龙源集日，田家人一反常态，每集派人推着独轮车进城做买卖，想方设法接近日本鬼子，卖粮食、蔬菜、柴草等，价钱再低也干。不过所用麻袋和口袋上没有田家字样。吉祥和田防风进城一直扮演父子，推着独轮车进龙源城。一个月进龙源城六次，收获不小？进城出城田槐帮了大忙，特别是到日本鬼子防区里，田槐那里人很熟。

九

龙源县人民接连传来好消息：龙源日本宪兵司令部的枪械库被盗，丢失大量枪支弹药，龙源日本一炮楼坍塌，龙源日本新城城墙被炸，等一件件中国人为之振奋的事情，消息在龙源县，胶东半岛都传开了。

在田家庄乡，最兴奋的还有田防风，经过多方努力，他领导的田家庄乡抗日民兵自卫队，已经组织了三十多个有志青年参加，筹集长枪十二支，手枪两支，匣子枪一支，各种子弹三百余发；还有土枪五支，大刀长矛十支，正在加紧训练，准备随时和日本鬼子，真刀真枪地大干一场。

一件令人万分悲愤的噩耗传到田家庄！日本鬼子在龙源城，南门外龙源河畔枪杀了五位爱国志士，县长于国仁带人连夜抢回烈士遗体，把他们的英灵一一找回家。这五人中，其中一人，经田七辨认就是自己长子，一月前被日本鬼子无辜抓走的——田当归。孩子永远地离开了他的亲人，离开了生他养他的土地。

于国仁县长等人亲自扶灵，护送田当归灵柩回家。田当归静静地躺在红漆棺材里，由八个人抬着英灵，缓缓前行。哀乐嘶鸣，催人泪下；纸钱盖道，飘飘洒洒。

田家庄及田家庄乡各界人士，自发组织迎灵队伍。田本草老人由两人搀扶，同田七，田防风，田银花等家人走在迎灵队伍的前头；其次由田家大管家吉祥，带领田家的伙计们；再就是本村本乡的老百姓。

于县长向田本草、田七等家人表示哀悼！田家父

子对于县长表示感谢！田防风一声声：“哥，咱回家——，哥，咱回家——”震天动地！一路上两个十一二岁的男孩，各扛一条长凳，专为停灵备用。田当归的棺材刚抬进田家家庙，门口刚燃起烧纸，吉祥媳妇嚎啕大哭，带来又一条悲惨的消息！就在田家人迎接儿子田当归灵柩的时候，田当归他母亲得知儿子的死讯，悲愤中割腕自尽，随他儿子田当归去了。

十

民国二十八年八月初二，田家人为田当归和他母亲出大殡。一日双灵，悲切之极，在龙源县在田家庄从来没有人见过。

送葬的队伍近千人，参加葬礼者，田家每人给二尺白布，系在头上，以示哀思！老远望去白茫茫一片。

启灵前，于县长向死难者致悼词：肯定田当归为抗日而死，是中华的好儿女。于县长披露，田当归早在七七事变抗战前夕，学生时代就参加中国共产党，并投身于拯救国家民族危亡的伟大事业中。被日本鬼子抓去做苦力的日子里，几次破坏敌人的防御工事，为我们搞到大量武器，在组织劳工集体暴动时，被日本鬼子发现，英勇就义。田当归母亲之死，是日本鬼子又欠一笔血债！

台下群情激愤：誓死不当亡国奴！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拥护政府的抗日主张！把日本鬼子赶回老家去！的口号声震天动地。

刚刚葬埋了田当归母子英灵，人群尚未散尽。

日本鬼子一队人马，十一个日伪兵，扛着明晃晃刺刀的长枪，为首的日本小队长，骑着一匹高头枣红马，扬武扬威来到田家庄，直奔“民生堂”田家而来，田槐前头带路。

田七狠狠地瞥了田槐一眼！田槐凑到叔叔耳边耳语了几句。把鬼子兵们领进田家客厅，田七招呼人给日本兵倒茶，自己谢绝所有客人，专门陪同这些东洋“贵客”，田槐叽里咕噜的给日本人做翻译。

日本鬼子来田家庄的主要目的还是征粮。

田七满口答应日本征粮小队长——松石藤谷，皇军要多少粮食就给多少粮食，你们先吃饭，我备好了酒菜，吃完饭田家派马车给皇军送去，首批粮食五

千斤,已经装好袋子,请皇军尽管放心。松石藤谷信以为真,举起右手拇指:“田家人,大大地好!”

满桌子好菜,两坛美酒,摆在面前,小鬼子们早就垂涎三尺,田槐带头喝起来。连续喝了四个钟头,坛酒见底,又拿来两坛,日伪兵个个醉成烂泥!田防风带领民兵,迅速缴获十条长枪,一把手枪,把鬼子用绳子结结实实地反绑起来,拖进一间黑屋子,由俩民兵严密看守。

当田防风扶起堂哥时,田槐已奄奄一息,嘴里断断续续地说:“我是中国人……我要,为中国人做事……日本,鬼子,饶不了我……我,我……服毒为国……”田七和田防风父子,眼瞅着田槐死去,这时,他们才认清了田槐,是个真正的中国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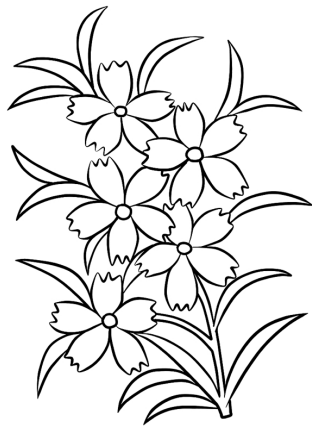
民国二十八年八月初二,掩埋完田当归母子和田槐的遗体后,田家庄敲锣打鼓开集,得到方圆几十里工商界和老百姓的拥护,赶集的人山人海:杀猪的、钉马掌的、做豆腐的、炸油条、开饭馆、铁匠铺的,

打把势卖艺的,唱戏说书的都来了。于国仁县长参加了开集仪式。田本草老人,作为首任田家庄集商会会长,做了慷慨激昂的发言,发言的中心主题是:视死如归,为中华民族而战!

随后还召开了公审大会。田七宣读了龙源县政府布告:对一手制造了青石沟惨案,杀害我军民二十七人,和城南河畔五烈士的凶手,罪大恶极的日本鬼子松石藤谷小队队长等七人,执行死刑!由田防风带领民兵压进刑场,就地正法!其余伪军按罪行轻重,交龙源县人民政府监管。

会场上群情激昂,一片拥护抗日政府,声讨日本法西斯的口号声震天动地!

从此,龙源县田家庄乡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与日本鬼子展开了殊死搏斗,谱写出一曲气吞山河,可歌可泣的抗日英雄军民,报国爱家的金色篇章。





残阳如血

刘向荣

西边天际飘起红色云霞，教室的东厢房光线明显暗淡了下来。私塾先生陈子周手捧着《论语》，抬起头惆怅地看向西窗。透过泛黄的薄窗纸，他朦胧地感觉到夕阳正无限留恋地落下去，心头顿时涌满离愁别绪。

从一九三八年三月七日日本侵略者入侵威海开始，这个世界的安宁祥和就彻底被颠覆了。日本鬼子实行惨绝人寰的三光政策，隔三岔五地扫荡掳掠奸淫。鬼子无恶不作已经让百姓苦不堪言，更何况还有以国民党反动派和汉奸为代表的二鬼子也在挖空心思想祸害百姓。威海百姓乃至全中国劳苦大众处在水深火热当中，陈先生的家园文登营南陈家更是难逃

噩运。

每每想到这些，陈先生难免忧心忡忡。按《论语》上说的“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但是倾巢之下安有完卵？陈先生何尝不想过安稳日子，但是能吗？街衢之上游荡着流离失所的悲苦之人，村庄里村民被烧被抢被杀被伤被抓……饥饿、疾病、惊恐……婴啼妇泣，难有宁日。

别的不说，就说陈子周先生家，本来世代代的书香门弟，历代以教书育人为生，但如今赶上这动荡之时，庄户人性命攸关疾苦连天，谁还有财力送孩子到私塾读书？即使稍有也会因为对未来的绝望而断了让孩子读书的念想。如今自己私塾里仅剩三

位学生：余建志、陈继宗、乔贵生，他们各家有各家的难处，能坚持到如今还是陈子周自己执意不收学费让三个孩子读完最后半年。

陈先生思忖一下这件事：要说自己有公德心的话，那是因为感念时局动荡，不忍心孩子们半途而废；要说自己有私心的话，那是因为不忍心祖上的基业丧在自己手中而迟迟难下决心，再就是他一贯鄙夷做事半途而废。思绪让退色的窗花拉了回来，陈先生不免唏嘘：好几年了，稀里糊涂地过，连最微不足道的窗花都没换个新的，更别说别的了。

母亲的病因为没钱治耽搁了，自己心痛得滴血，媳妇因为这事愁得头发都白了，自从被鬼子飞机扔炸弹惊吓以后，母亲整天痴痴傻傻，呓语不断。如今母亲除了和她儿媳妇尚有交流外，对别人淡漠了许多。她老人家记住雪娇妈是有原因的，出事那天要不是儿媳妇及时从外面赶回来拉她老人家出门，恐怕陈先生这一生就再也没有机会对母亲喊声妈了。想想那天真是太可怕了，在媳妇拉着母亲刚刚迈出家门，院子被鬼子飞机扔下的一颗炸弹炸出了个大深坑。

“爹，该下课了吧！”女儿雪娇踮着脚尖俏皮地从门外探进头来，十八岁的女儿出落得水灵灵的，一双灵动的大眼睛简直就是她母亲年轻时的翻版。媳妇巧手帮女儿编的两个抓髻油亮亮地扣在脑门后，别提多精神。孩子褪了色的花褂子在胳膊肘处又添了块新补丁，精致的鹅蛋脸因为缺乏营养变成了尖下巴的瓜子脸。

陈先生的心痉挛了一下，他将书本放到案几上，两手交握着似乎要下定决心宣布什么重大事情，但是最后还是如常面西，像是对斜阳又像是对自己的学生说：“放学。”“老师，家里有没有什么活我们能帮上忙的？”走之前陈继宗如常询问先生，“继宗，我们帮老师提水浇花吧，看，菊花已经干透了。”余建志在院子逡巡之后，很高兴有机会能帮到先生，说话的时候自己提着一只水桶，把另一只递给了继宗。

“君子讷于言，而敏于行。”继宗心理一直这样评价自己的这位同窗好友。两个人同龄，余建志显得成熟很多，这也许是因为他承受的多的缘故吧。在父亲被鬼子枪杀之前，他也是一位无忧无虑活泼开朗的

青年。“你们俩还在磨蹭什么？”跑出去老远的乔贵生气喘吁吁地折返回来找两位同窗好友。

看到同学已经帮先生浇完花了，乔贵生有点不好意思地用肥厚的手掌摩挲着锄板头，冲同学也是对先生解释说：“我和雪娇等你们哩，咱不是早就说好了：昨天下雨了，今天我们去南边松树岚子看看有没有松蘑，再说你们干活怎么不叫上我？”“好，走吧，你每天一放学就放鹰了，跑那么快，有去追你的功夫这几桶水我们早浇上了。”陈继宗笑呵呵地说。

“先生，我们走了。”余建志微微颌首，毕恭毕敬地同先生道别，然后哥仨就忙着追赶先行一步的雪娇。到达南芥时，太阳已经开始落窝了，如血残阳笼罩着天穹，被火烧过的松树林满目疮痍，碳黑的光头树枝横斜着，像莽汉用毛笔在宣纸上不知深浅地戳下的笔画。逃过劫难的松针，坚毅地高举着绿色旗帜。地皮斑驳得如生过癞的头皮，山上鲜活的植物已经很少了，高处榆树枝叶稀疏寥落，树皮早被饥饿的人们扒去裹腹充饥了。雨后的山野格外凄凉，风中颤巍巍的小花尤其寂寞。

松蘑是菌类植物，只要有合适的温度和菌丝体的存在，它还是有生发的可能的，以前植被茂盛的时候，他们常来这里采松蘑，也常常满载而归，但是现在就不行了，今天来这里也是抱着试试看的心里。“嗨，我采到了，采到了……”雪娇首先有了收获，格格地笑着喊着，一只小小的松蘑擎在手中，清秀的脸庞虔诚地凑过去享受地嗅着松蘑特有的香气和泥土的芬芳。尖溜甜润的声音在旷野里迂回，招引得哥哥们放弃了自己搜寻的目标，一齐从不同方位向这边探头探脑看过来，夕阳的余晖中雪娇高举着松蘑兴奋漫溢，秀气韵致的身形被晚霞映衬得剪纸一般。

陈子周今天又穿上了那件洗得发白的灰色长袍，挽起袖子露出雪白的衬里，平添些许儒雅之气。这件衣服先生平时一般很少穿的，大凡要穿必有庄重之事，诸如以前私塾新学期开学，或者有学生结业……余建志和陈继宗面面相觑，他们知道今天是和先生相处的最后一天，心里难免不舍离开这位亦师亦友，备受尊重的私塾先生。

今天乔贵生迟到了，早晨上学的时候，乔贵生走出家门没几步，有一只老母鸡跟在他屁股后面咕咕

叫着，他在路边捡了个小石子丢过去，母鸡扑腾着翅膀跳了几步，但并没有离开的意思。乔贵生也不转头继续向前走，突然间一转身，说时迟那时快，一个大叉步他就擒到了那只找死的老母鸡。轻轻闭上眼，瞬间鸡肉的香味飘忽起来，好久没吃鸡了，鸡肉的香鲜想想都爽快。

乔贵生将鸡放到一堆乱石后面，找块较大的石块压着鸡翅膀，跑回家拿了咸盐和洋火，回到藏匿处他提起鸡就跑，一口气跑到了西河套。他们村和先生的村子一河之隔，这里是他上学的必经之路，他在河沟里给鸡脱了毛去了内脏，在河水里涮了涮，撒了盐巴用黄泥包着烧了。鸡熟了，香气在河套里飘逸。

乔贵生向来喜欢吃鸡头，家里人都说鸡头给姐姐们吃了会梳头，他偏不信这个邪。啃完鸡头，然后吃了能飞黄腾达的翅膀和风爪，馋虫差不多喂饱了，他开始斯文地从鸡身子上一丝一丝地撕肉吃，等到鸡身子变成骨架的时候，一个响亮亮的饱嗝打得他神清气爽。战乱后好久不见荤腥，难得饱餐一顿，乔贵生又将两个鸡大腿拧了下来用书包里的宣纸包了，找了个乱草堆藏了起来。看看东边的太阳，乔贵生感觉时间尚早，就优哉游哉地找地方玩去了。

有人在敲私塾的院门，余建志出去开门时一位黄皮刮瘦的老婆婆打听他陈先生是住在这里吗，说要找先生有事，手里还提着一包血乎溜拉的鸡毛。余建志帮婆婆将先生请了出来，陈子周了解了事情的原委，原来老婆婆养了一只母鸡下蛋给有痲病的老伴补养身体，被乔贵生给烧吃了。

“老人家，对不起您老，是我教学无方，学生竟然做出如此下作之事，惹您生气了，我赔您，您拿着这钱再去买只鸡吧。”陈先生回家拿了钱给老婆婆后说。老婆婆刚走，乔贵生就来到了教室，先生第一次破例训斥他，乔贵生用肥透透的大手撻了把油津津的嘴巴，嬉皮笑脸地说：“先生，《论语》里不是说了嘛：食不厌精，脍不厌细。”

先生“嘭”一巴掌拍在书案上，“恬不知耻！如此行径与强盗何异？小小年纪不学好！”乔贵生惊得眼珠子瞪得滴溜圆，但旋即眼睑低垂了下来。也许是刚才用力过猛，也许是先生想控制一下情绪，他握了拍下拍下去的那一只手掌，长长地呼了一口气。先生板寸

头，国子脸，一脸慈祥，之前他很少对学生发火，凡事皆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今天是个例外，可见乔贵生这件事办得破了先生的心理底线。

先生今天没拿任何书本，他站在课桌前，庄重认真地说：“现在我给你们上最后一节课，我们不谈论语，不诵诗书，我给你们讲讲咱们生活的文登和我的营南陈家村，呵，纠正一下不是我的，在座的还有继宗，我们的营南陈家村，最主要的还有当今时局。以前我坚信半部《论语》治天下，现在看我错了，在遭受强盗蹂躏的当下，我们要和侵略者抗争，不做懦夫，勇敢保护我们的家园。”

先生说到激动处白净的面皮微微泛红。先生深吸了一口气接着说：“咱们文登，自古有文登学的美誉，秦始皇曾在这里召集天下文人墨客登山望远，吟诗作赋歌功颂德。文登人自古读书求学蔚然成风，汉代大儒郑玄曾在文登开院讲课，建学宫传儒教。明朝文登籍尚书丛兰曾在此辟出学堂，教书育人。清朝文登走出了乾隆皇帝的老师一代名士徐士林。历史上，王重阳曾在昆崙山上创立了道教全真教派。昆崙山无染寺香火曾经盛极一时，号称胶东第一佛教古刹。所以咱们文登集儒释道之大成，真可谓人杰地灵。”

先生面色红润如数家珍地陈述着他心目中引以为豪的家乡，突然话锋一转，几乎是歇斯底里地喊出最后一句：“如今，我们面临失家园的危难之中！你们作为年轻人要勇于担当，我们一起努力将恶贯满盈的日本鬼子赶出文登！赶出中国！”接着，子周先生给弟子介绍了营南陈家村的由来：明嘉靖年间，陈姓子民为逃避战乱，自湖北黄冈千里跋涉，来到文登县文登营之南。

“禽择良枝，人居福地。”陈姓子民见这里地沃水润，遂安身卜居建营南村（又称营南陈家村）。自此，陈姓子民在这里男耕女织，繁衍生息，过着世外桃源般的生活。到目前为止营南村已有四百多年历史。“老百姓谁不向往和期待和平安宁的生活，有谁不惧怕战争呢？我的祖先曾经为了躲避战争择地而居，如今天下战火遍燃，我们没有选择的余地，只能积极应对。文登自古讲仁孝，现在国难当头保家卫国就是仁孝，我们需要骁勇善战的英武之士。”先生凛然说道。

先生谈到时事时说：“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

不惧。三条缺一不可，之前我们师徒一起切磋《论语》，在时局动荡中苟享祥和，你们现在可谓之‘知’，‘仁’在自心，为师现在最后可以帮你们的就是‘勇’了，我能做的只是帮你们推荐习武先生，学不学还得你们自己定夺。”“请！”陈子周一抱拳便请出了陈保序。三个学生当中只有陈继宗认识陈保序。陈保序是村里的石匠，他们家祖上是本地有名的武术之家，刀、剑、拳、棍无所不能。

“如今强权入侵，家国不保，子周先生说要对付日本鬼子的入侵，只是知书达理是不够的，他对我说：现在大家面对的是强盗是侵略者，别人都把刀枪架到我们脖子上了，我们还在之乎者也……实在有失偏颇。由此可见子周先生的大家风范，他饱学诗书但不迂腐。在结束学业后，如果你们愿意，可以抽出闲暇时间由我义务陪大家习武，我们共同长进，以后我们可以以点带面，带领文登营乡的青壮年一起习武保家卫国。”寒暄过后，陈保序小秀了下拳脚功夫，最后收功抱拳，绷紧的肱二头肌和肱三头肌鼓胀得像含苞待放的大花苞。

三位青年由衷地羡慕钦佩，于是跃跃欲试，在先生的示意下他们一起拜陈保序为师傅。陈师傅先简单地教了他们几个基本动作，说先将这些动作练好，才能循序渐进学习其它功夫，三位青年人在院子里练累了便各自找地方坐下休息。“好累，”乔贵生用袖子揩着脑门上的汗珠子喘着粗气说，“我们三个歃血为盟怎么样？”“还歃血为盟呢，今天早晨你不就歃了婆婆的鸡血吗，谁会和你为盟呀。”尽管陈继宗笑着说，乔贵生还是能从他的神情中读出嫌弃的表情，他寥落地用小树枝逗地下的小虫子玩。

“三人同心，其利断金。落地为兄弟，何必骨肉亲。”继宗看自己说话伤了贵生的自尊，他一个眼神和建志一起扑向乔贵生，并铆足劲大喊。他们接着又开始练习基本功，练到高兴处，三个人竟自我发挥开始了擒拿格斗，一时间子周先生的宅院让三个小伙子搅动得呼呼生风，文武两位先生看得兴致盎然，情不自禁地为他们鼓起掌来。

“同学们，大家起来，担负起天下的兴亡！……我们要做主人去拼死在疆场，我们不愿做奴隶而青云直上！我们今天是桃李芬芳，明天是社会的栋梁！

……。”余建志每每想起陈子周慷慨激昂地教他们唱《毕业歌》时，他都会热血沸腾，禁不住对先生肃然起敬。

再聚首时，陈保序师傅就根据小伙子们不同的兴趣爱好，对他们采取了因材施教的教学方法，陈继宗从小喜欢哥哥给他做的红缨枪，所以他选择了武器架上的红缨枪，乔贵生看到大刀就爱不释手，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大刀，余建志喜欢练拳，他感觉别的武器带着不方便，这拳头可是随身的，随便什么时间什么地点都可以施展，不受任何外在条件的限制。陈师傅给他们讲解了练功要领，他们开始自己练习。

习武正酣，谁也没有注意到师傅家院子里什么时候多了位俊俏利落的姑娘站在靠院门的地方一言不发，正用含笑的眼睛看着他们呢。余建志一个转身拳险些抡到姑娘的身上，姑娘一只脚站在原地，另一只脚向后抽了一步，身子麻利地闪到了一边。三个人都惊呆了，眼前的姑娘分明身手了得，最为吃惊的是余建志，他不好意思地用手摸了下头顶，面红耳赤地问：“蓝杰，你怎么来了？”建志最后一次见蓝杰还是自己父亲健在的时候，几年未见蓝杰已经出落成大姑娘了。

“你们接着练，建志你出来，我找你有事。”蓝杰对大家说。建志边用粗布手巾擦着汗边跟蓝杰往院子外面走。余建志回来后，他们两个好奇地问建志是不是媳妇，建志大方承认是自己父亲和女孩父亲一起做生意时定的娃娃亲，并和两位兄弟道别，说自己要出个远门，可能大家以后见面的机会就少了，不过他还会抽空来跟师傅练拳的。

乔贵生说：“建志，你是不是去他们家倒插门？能找这么俊的媳妇倒插门也值了。”余建志也没过多辩解。余建志父亲是做小本生意的盐贩，老人家是个有原则的人，日本鬼子入侵后，他发誓坚决不和鬼子二鬼子打交道，结果在给昆崙山游击队送盐时被日本鬼子劫杀了，从此余建志心中埋下了仇恨的种子，默默在心里发誓要为父亲报仇，未婚妻蓝杰是八路军游击队员，今后他要和未婚妻一起在抗日游击队并肩作战。

陈继宗的哥哥从大连回老家有半年多了，哥哥在大连时具体做什么继宗是不太清楚的，哥哥走的

时候继宗还小，只知道自己上私塾是哥哥极力主张的，家里除了供继宗上学的钱是哥哥出的，其他方面并没有因为哥哥出去闯荡而有什么改变，曾经听那些从东北回来的老乡说哥哥在大连是大老板，但是具体是做什么生意就说法不一了，有说继祖是做酱菜生意的，也有说是做药材生意的。

哥哥一家在大连的时候，父母就常常为他们担心，若长时间没有音信，父亲就让继宗给哥哥写信问候是否安好。如今哥哥全家回到营南村，按陈继宗的理解哥哥要么是生意破产要么是逃避战乱，最让继宗不能理解的是哥哥自从回来就开始忙忙道道，连一点停顿的时间都没有，有时候甚至几天不回家。

这么长时间了，家里除了多了哥哥一家三口跟着挨饿外就没有什么起色，他有时候真想劝哥哥停下来，这么多年没陪伴父母，哪怕是陪他们拉拉呱，继宗多么想面对面问他：“哥哥你亏心不亏心？整天瞎忙活害得父母跟着担心，哥哥不挣钱的生意咱能不能不做？”还有嫂子，继宗一想到嫂子就替哥哥臊得慌，嫂子是洋气的大连姑娘，即使穿着粗布破袄，也难掩天生丽质。

也真难为嫂子了，跟着哥哥过疆跨海来这边受罪，有时候哥哥一回来，嫂子就像接到军令状一样急三火四地出去了，自己瞎跑还连累家人，陈继宗多少次想在哥哥要离开家的时候扯住他，质问他：“陈继祖，你做什么呢？大男人有点责任心好吗？”然而，他终究没有那么做，心一天一天凉着，哥哥要不上赶着和他说话，他都懒得放声。

继宗觉得小侄女是哥哥为家里做的最大贡献，从大连刚回来的时候，那么小的小人儿肉嘟嘟的，见着继宗就甜甜地笑，那笑能融化这世界上最坚硬的东西。有嫂子和侄女在，这个家增添了不少生气。让陈继宗最闹心的是父母的身体，母亲的腰弓得像虾米，父亲被老慢支折磨得上气不接下气。

困苦的岁月像一盘转动的老磨，自三九年秋天毕业，生活的苦难将陈继宗历练成了有担当的男子汉，半年像半个世纪，继宗感觉自己一下子老成了许多。《论语》里有两句话陈继宗算是活学活用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自己不喜欢哥哥那样对待自己的父母，对待这个家，所以他不会再像哥哥一样给这

个家制造不安定因素，他发誓做个守家的男人，作这个苦难家庭的主心骨。

“父母在，不远游。”是他笃定坚守的原则。时局动荡是个人左右不了的，但是自己可以选择怎样生活，家在视线里就意味着他能心安。多少次他带领家人到山洞躲避鬼子飞机的狂轰滥炸，到地窖里逃过鬼子的扫荡。稍有安定的日子，继宗就在附近找些临时的重体力活，脏累他都不怕，哪怕是微乎其微的收入也能帮助家里稀释苦难，看着父母逐渐衰老，看着嫂子变得憔悴，小侄女变长的小脸……这些才是继宗不能承受的生活之重。

有一次，日本鬼子来营南村大扫荡，得到消息后，继宗带领全家躲到自家挖的地窖里躲避，他安顿好家人后盖上了带掩体的干井盖子，五口人挤在拥挤狭小的地窖里，大气不敢出一口，突然井盖上面人声嘈杂，踢踏的皮靴搅着杂草，同时揉搓着家人的心，考验他们的忍耐力。

小侄女开始躁动不安，脸上的器官开始往一起抽紧，眼看孩子就要哭出声来，嫂子突然搂紧她，用一只手捂紧孩子的口鼻，以防孩子发出声音，眼看着侄女的脸变成了猪肝色，继宗开始摇嫂子的胳膊，发现嫂子仍然无动于衷，他开始用他粗壮的大手试图扒开嫂子的纤纤玉指，但是无济于事。

继宗一着急，照着嫂子的手臂就是一口，嫂子战栗了一下本能地松开了捂着孩子不能出气的那只手，侄女因为憋气时间过长，竟背过气了，继宗顾不得许多，一下子就拱到嫂子怀里用嘴对着侄女的小嘴吹气，几口之后丫丫终于哭出声来。

老父亲因为紧张因为激动喉咙里发出一种奇怪的呼隆的声音，吓得母亲满脸淌着泪水不知道照顾哪头是好，继宗则忘情地探着身子紧紧盯着侄女，生怕一走眼，孩子从眼前飘走。背部的一点潮湿一丝温暖唤醒了继宗的羞涩，但是没有更多空间容他躲避，他从嫂子乳峰坚挺的怀里抽身而出，使劲将身子往后贴到井壁。

四零年二月，日寇侵占文登县城，国民党军队和地方军阀非但不抗日，还趁机组织以郑维屏为首的“抗八联军”，盘踞昆崙山一带，疯狂地反共反人民。四零年四月，威海各级抗日民主政权先后建立，这像

黑夜里的一盏明灯，让备受苦难煎熬的人们对生活重新燃起希望，继宗感觉全家人尤其哥哥自此开朗了许多。

四一年一月，抗日游击队粉碎了日伪军和“抗八联军”的进攻，解放了昆崙山，狡猾的老狐狸郑维屏带领残部落荒而逃，抗日游击队为了保存实力并没有乘胜追击。一九四一年八月二十五日，郑维屏率残部从管山窜到文城附近的营南村安设据点，伺机投靠文城的日伪军。

游击队得到消息后，队长安排余建志到营南村搜集相关情报，张队长对建志说：“小余，听说你家和营南陈家是邻村，你还在那上过私塾，对营南村比较熟悉，你到那边抓紧时间了解情况，到了家门口，回家看看你母亲。其实那边有我们的同志，但是因为是本村人，有些事情不太方便，你如果在村里遇见他，为了安全起见，你就装作不认识。好吧，你今天天黑之前能回来就可以了。”

余建志完成任务后，回家帮母亲挑了几担水，劈了些柴火，看时间尚早，决定去拜访一下自己的先生和老同学，陈子周不在家，邻居说先生大姐的儿子被日本鬼子抓壮丁打伤了，听说伤势挺严重的，先生全家出动去看他外甥还没回来。

于是，余建志转道去找好朋友陈继宗。来到继宗家，建志看到继宗背对着门口蹲在院子里，他蹒跚学步的小侄女丫丫跟在一只小黄鸡的后面摇摇晃晃地走着，嘴里还在“啾啾啾……”地唤小鸡。“丫，叫叔叔，当意，叫叔叔，叔叔给丫丫吃吃……”继宗手里拿着块小手指粗的熟地瓜干逗引孩子。余建志看着眼前温馨的画面，不舍得打扰他们享受天伦之乐，静静地站在那看着。

“嘟嘟，嘟嘟……”丫丫用稚嫩的声音喊着，一个小手头指了过来，继宗顺着侄女手指的方向看向身后，他高兴地一把搂住余建志。老友相见有说不完的话，分别一年了，眼前的对方都成熟了许多，战争中的一年的有那么多的事情发生，鬼子和二鬼子的罪恶行径罄竹难书，他们说得很悲愤激昂，听得咬牙切齿，最后陈继宗对余建志说：“建志，说说你在游击队的见闻吧。”

建志看看天色不早了，简明扼要地述说了自己

在游击队的战斗生活，看老同学听得热血沸腾，余建志便邀请继宗一起参加抗日游击队。继宗微微低下头说：“建志，我何尝不知道国家危难，匹夫有责，况且‘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我更知道‘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但是，我们家现在的情况，鬼子轰炸扫荡不断，家人老弱病残，我不管谁管。建志，自古忠孝两难全，来到这个世界上能成为亲人就是最大的缘分，我想我可能是中国最不争气的青年，我辜负了先生和你的好意……”

建志拍拍继宗的肩膀说：“继宗，你别自责了，我理解你，你做的对。哦，对了，继宗，以前好像听你说大哥从大连回来了，上学的时候来你家几次都没见着他，他很忙吧。”提起哥哥，陈继宗踌躇了，不知道怎么和同窗好友说了。正为难时，怀里面向窗户的丫丫一个劲往炕下趋溜，等继宗缓过神来，侄女已经蹒跚着向外走去。

继宗下炕追她，一抬头看见哥哥回来了，真是说曹操曹操就到。孩子看见爸爸，高兴得手舞足蹈，唧唧呀呀地不知道在说些什么，很大声，西炕做女红的嫂子满面春风地迎了出来，麻利地拧了个湿毛巾递给风尘仆仆的陈继祖。继祖没顾得接媳妇递的毛巾，先抱起了女儿，一个劲地亲，接着将孩子向空中举起，逗得丫丫咯咯地笑着。

余建志在游击队见过陈继祖，继祖给游击队送过粮食和信件，并且知道他就是胶东有名的地下党员，在大连时陈继祖是东北大连地区地下党的领导人，曾经为抗日救国义勇军购买并运输当时奇缺的抗生素盘尼西林而屡建战功。后来由于战事渐频，加上日本侵略者的全线封锁，在很难再找到盘尼西林的情况下，陈继祖领导地下党员采购中药材代替西药给伤病员消炎疗伤。

陈继祖利用他酱菜铺老板的身份作掩护，将蜡封的中草药放在酱菜缸夹层运送出去，解决了抗日战场缺医少药的问题，最后陈继祖被乔装成小伙计的汉奸告密，遭到日本人的通缉，东北地下党组织考虑到陈继祖身份暴露且孩子太小，为了他们一家的安危，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不得不安排陈继祖离开大连，并与胶东地下党组织取得联系，安排他回到胶东继续党的地下工作。

陈继宗给哥哥和同学相互作了介绍后，见他们互相点头微笑似乎并不生疏，就问他们：“你们认识？”余建志及时否认，当时听张队长说这边有地下党员，但没想到是自己同学的哥哥。余建志告辞了，他意味深长地对老同学说：“继宗，好好照顾家人，相信未来我们会一起战斗的。”这令陈继宗无限惭愧，送走了同学后，他情绪低落，郁郁寡欢。

“怎么了？有心事？”哥哥关切地问。“唔……”他本来不想和哥哥说什么的，但看哥哥认真看着他的眼神，又不忍心辜负了他，于是他对哥哥说：“我这位同学参加了抗日游击队。”哥哥问继宗：“你也想参加？”“没，没有，我只是不知道像他说的那么苦，他为什么还那么乐此不疲呢？”

继宗真的有点好奇游击队有什么魅力能让他一向敬佩有加，从不惹事生非的余建志对于打打杀杀如此着迷，哥哥告诉他：“抗日游击队吃苦受累是为了千千万万的劳苦大众，他们是为了赶走日本侵略者，还胶东人民还全中国人民一个安居乐业的家，一个全天下人能尽享天伦之乐的幸福家园。”听了哥哥的话陈继宗似懂非懂。

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在陈继宗心里自己的恩师陈子周先生正是这样一位师者，每每自己遇到问题总是第一时间想起恩师。这几天活少，自己做苦力的东家放工早，基本上干到大半个下午就放工了。继宗带着问题直接来到先生家，看先生正在全神贯注地侍弄他的菊花，继宗不想拿自己的困惑扰烦先生，于是就用心听先生讲解他的菊花经。

陈子周爱菊是远近闻名的，跑鬼子之前文登营每年秋天都有赏菊大会，参展的菊花还要评出个子丑寅卯来，桂冠年年非先生莫属，那些珍稀品种让人眼花缭乱，什么绿牡丹、墨菊、绿云、红衣绿裳、帅旗、十丈垂帘……数不胜数。可惜，自从先生家院子被日本鬼子飞机轰炸后，可怜的菊花也难逃噩运，别说那些名贵品种了，就是普通品种也所剩无几，如今的时局让先生忧心忡忡，再也没有闲情逸致去培育菊花品种了，先生侍弄的还是当年剩下的那些菊花品种。

菊花现在正是盛花期，黄一纵白一纵还有紫色和粉色的点缀其间，虽不名贵也煞是好看。这时师妹像小燕子一样飞进了庭院中，看见继宗哥在雪娇顿

时眉开眼笑：“继宗哥，我正准备去找你呢，走吧，咱们和婷兰一起去西耩吧。”原来雪娇正要和婷兰一起去西山采野菊花给耳聋的奶奶装枕头。

继宗说：“你们两个去吧，我个大男人和小丫头一起采野花会被村人笑话的，我还是留在这帮师傅提水吧。”雪娇摇着他的胳膊半拉扯半撒娇地说：“现在有小鬼子，亏你还知道我和婷兰是丫头片子，不去保护我们就枉为男人。”说着，头向一边一甩装着生气的样子。继宗被师妹弄得苦笑不得，只得拿眼睛去看先生的脸色，陈先生和悦地笑着说：“和当护花使者比起来帮老头子提水是不是该往后让让？继宗去吧，雪娇，你和婷兰可不许和以前一样欺负继宗。”

继宗和两个妹妹在村头遇见乔贵生的父亲乔老财，他正带着他的老黄牛去山上吃草，老财是文登营附近村极少的还能养得起牛的人家，这些年因为跑鬼子，原来有牛的人家大多因为缺粮少食的早就不养了，还有的因为日本鬼子和二鬼子三抢两破坏也都不能继续养了。

乔老财是个地主破落户，以前祖上留下的家业不少，传说有个长工受了主子的气，夹一泡尿赌气不尿到主子地里，结果跑出去好几里地硬是没走出地界，最后不得不相当不情愿地为主子的土地免费施肥。到乔老财父辈时，他的父亲是个大烟鬼，富庶的家业让烟枪带走了不少，等到乔老财接过家业时，所剩家产不及兴盛时的十分之一，加上老财年轻时好色，妻妾成群，家境到如今也就能保证自家衣食无忧。

前几年家里还能雇得起长工，放牛根本不必老财亲自出马，跑鬼子后乔家财力就更不及从前了。如今乔家还能牛羊满圈和儿子乔贵生混迹江湖不无关系，有人说乔老财家没白捞小子，捞了个保护神。“乔伯，我帮您牵头牛吧。”陈继宗说着就要过去帮乔老财拉缰绳，老财挽了一下手里的缰绳，抖动着山羊胡子，笑嘻嘻地说：“不用，就这两头，我照顾得过来，继宗，看你多懂事，贵生长这么大从没动过这样的心思。”

继宗惭愧地说：“贵生是干大事的人，哪像我……”“继宗哥，快点，太阳都快落山了，再不快走，回来天就黑了。”听雪娇在前面喊他，继宗搓着两只手

说：“乔伯，不用我的话那我追她们去了，说好的一起去摘野菊花。”“好，去吧！去吧！”乔老财一只手牵着牛缰绳一只手示意继宗离开，瘦小的身形显得两头老黄牛健硕笨重，“英雄”难逃暮年，继宗很难将老财如今的形象和他年轻时的健壮威猛联系起来，如此继宗更加珍惜能陪在父母身边的时光了，他们老迈得芳华尽逝，岁月啊多么无情。

听说乔贵生追随先天道大刀会，自任文登的头目，旗下搜罗一众人等混在一起号称什么救国武装，坊间对他们的评价褒贬不一，他们具体做些什么也无人知晓。乔贵生家似乎是被一张无形的网罩着，比别人家安全许多。小鬼子和二鬼子屡次扰民，乔贵生家总能逃过劫难。

乔贵生是乔家六姨太的独生子，上面是一群姐姐，他就成了全家人的掌上明珠，念私塾的时候，陈继宗和余建志都得帮家里务农，而乔贵生整个一个公子哥，不事稼穡，横草不拿竖草不动。刚毕业不久，乔贵生就跟继宗说听说威海有个大刀会，要继宗和他一起去看，继宗托辞家中有事拒绝了他。大约过了大半年，乔贵生回来力邀陈继宗参加他的队伍，他说自己如今是先天道大刀会文登分会的会长，还说自己不干则已，干就要惊天地泣鬼神，不甘心像余建志一样只做个小喽啰跟在别人屁股后面擦屎蛋。

“游击队真他娘的没本事，只能躲在山里遮遮掩掩的，跟着他们混算是瞎眼了，整天穷不拉叽缺衣少食的，那样的日子我可是一天没法过。有一次我遇见了建志，他穿的跟个叫花子一样，穿个破褂子净是补丁，破衣烂衫地受穷在家就是了，还跑那么远。”乔贵生说得唾沫乱飞，接着就大讲他特讲他如何杀富济贫，还说什么乱世造英雄，现在正是重分天下的时候，如今他带领大刀会占山为王，自己也有了势力，小日子想怎么过就怎么过。

“继宗，你跟我混，展展洋洋舒舒服服做我的副手，等你有了钱就能想保护谁就保护谁，看看现在你们家穷得叮当响，这人穷了吧志能不短吗？对了，大哥不是从大连回来了吗？他现在做什么？我这边还缺个军师，大哥到外面闯荡过有见识又有眼界是最好的人选。”继宗看看乔贵生肉墩墩的大脸，感觉这个同学离自己越来越远了，他都不知道怎样回应他了，

只能拿自己和哥哥不才来搪塞乔贵生，“话不投机半句多”老话说得一点不错，看乔贵生没有离开的意思，继宗托辞自己要出去做工下了逐客令。

一缕夕阳的余晖在天际掠过，两个小姑娘的影子在如血残阳中变成花间彩蝶，轻盈愉悦蹁跹舞动，破旧朴素的衣衫让夕照晕染得华丽有加，继宗不由得踮起脚跟迎着夕阳奔跑起来。稀疏寥落的野菊花黄灿灿地如山脊开放，这山间林地在战争中也不能得以幸免，每一次跑鬼子这里就会成为人们暂时的避难所，反复的蹂躏，只剩下这些最坚强的荒草野花还顽强地绽放生命的力量。

潮乎乎的野地里有各种小生命在蠕动，在冬天到来之前它们苟延残喘，继宗的心不免为此悲凉起来。他俯下身子看小蚂蚁正忙忙碌碌为生计奔忙，它们似乎不知道自己未来命运多舛，这让他不禁想起日本鬼子在自己家乡的土地上荼毒生灵，他想到了日本鬼子铁蹄下的父老乡亲，他想到正遭受苦难的孩子想到自己可爱的小侄女，他们是那么孱弱无助，这些让继宗难免心寒，眼睛情不自禁地湿润了。

几只西瓜虫进入继宗的视线，继宗本来想捉些西瓜虫给小鸡吃，但是因为心生悲悯便作罢了。看着侄女跟大人一起挨饿，继宗的心都碎了，第一次拿到工钱，继宗就买了只小黄鸡回来，想以后能下蛋给侄女吃，可是因为没有东西喂，小鸡长得很慢，继宗开始担心它以后能不能真的如愿长成能下蛋的母鸡，多亏丫丫很喜欢小黄鸡，似乎将它当成了玩伴，这让继宗很开心。

继宗在枯枝败叶中发现了一个柞蚕蛹，他很高兴，这下丫丫有东西打牙祭了。记忆中，柞蚕蛹出窝了就是个头很大有着黑色花纹的豆绿色的柞树碟，它飞起来两只大翅膀忽闪着很美，小时候，跟着柞树碟兜兜转转地跑是继宗的一大乐事，过去美好的时光都随柞树碟飞走了。

“继宗哥。”雪娇采了两只狗尾巴花，让继宗帮着插到发髻上，继宗边帮她插花，边逗她说：“娇，什么眼神，随便什么花呀草的就往头上插，插上狗尾巴花你就变成小兔子了。”“继宗哥，你什么时候给我发髻上插红花呀？”继宗没料想雪娇如此泼辣，在当地只有结婚的时候新郎才给自己的新娘戴红头花，继宗装

着没听懂,转身走开了,雪娇笑着大声喊:“继宗哥害羞了,继宗哥害羞了……。”

天光暗淡,雪娇还在继续摘野菊花,婷兰影影绰绰看见远处山豁口好像有人在往这边走来,她有些害怕了,跑过来对雪娇说:“娇,咱们走吧,今年的野菊花少,我摘的也给你,咱们的凑在一起也不够给奶奶装枕头的,咱明天白天再来吧。”雪娇说:“有继宗哥在,咱怕什么呀,好不容易来一趟多摘会。”说着还在不停往远处星星点点的野菊花奔去。

婷兰无奈只得继续心不在焉地开始继续寻找野菊花。不远处便是乱葬岗,如今跑鬼子死人多,这里一到夜晚就会窜出鬼火,婷兰越害怕越着急往那边看,猫头鹰一阵急促的短音节的“啾、啾、啾、啾、……”令人毛骨悚然。婷兰再一回头发现真的有两个人靠近了,于是她开始用颤音呼喊继宗哥。

陈继宗循声望去,婷兰慌张地向自己跑来,路东小路上过来两个人,等看清楚来人,继宗心里不免咯噔一下,“不好,鬼子来了!”他小声嘀咕怕惊着婷兰,“雪娇!快走!回家!”继宗声嘶力竭地喊,婷兰的心早跳到了嗓子眼了,雪娇几乎和那两个人同时走过来的,她根本没发现什么异样,还在没心没肺地捡着野菊花里的杂草。

“没认错的话,你是陈子周陈先生的千金吧。”说话的继宗认识,是驻文城日军的翻译王德山,他能认出雪娇是先生的女儿也不足为奇,他家就是附近村的,以前在青岛和日本人做生意。“我们走吧,天晚了,先生会着急的。”继宗对两个妹妹说着就开始走。

“小兄弟,别着急,我们聊聊,我们不会伤害你们的,这位是泽田千一先生,是最文明的日本人,来中国以前他也是位教书先生。”看王德山介绍到自己,旁边戴着金丝边眼镜,长相斯文的日本人开始点头哈腰叽哩呱啦说了一通日语。王德山介绍说泽田先生全家跟随日本开拓团三六年移民到中国东北,他很喜欢中国文化,尤其是古诗词。”

“蛾儿雪柳黄金缕,笑语盈盈暗香去。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泽平千一扶了扶眼镜,背着手开始踱步,用不太流利的汉语吟起辛弃疾的《玉青案·元夕》,接着便想动手去摸雪娇的发髻。雪娇吓得连盛野菊花的篮子都扔了躲到继

宗身后。泽田千一打着手势,艰难地表白说:“她,……很美,……画。我,不坏。”

估计是说雪娇美得像画上的女孩,他不是坏人。王德山马上过来打圆场说:“天晚了,我们打听个事,然后你们就回家。听说咱们村里住着一支队伍,你们知不知道大约多少人,他们平时都干什么?”继宗想他说的应该是自己村北山根住的那些人,他不了解他们,只知道长官姓郑。

看问不出什么,王德山告诉泽田说:“他们只是些孩子,我们再打听别人吧。”有惊无险,在回家的路上他们谈到婷兰刚结婚的哥哥,婷兰说嫂子很漂亮就是命苦,嫂子是没有父母的孩子,婷兰她哥跟木匠师傅到嫂子家乡做工,嫂子的哥嫂提媒,嫂子自己也相中哥哥了。偏偏现在又赶上跑鬼子,哥哥说要是以前结婚,哥哥起码能让嫂子坐个轿子,现在这世道别说没有钱雇轿子,就是有钱谁敢呀。

结婚时哥哥要去接嫂子,嫂子说那么远的路两个人都受罪不值当的,于是就穿着破衣服,围上包头巾自己走过来了。嫂子脚掌上磨出了大水泡都不能下地,哥哥抱着嫂子上茅房,邻居都笑哥哥会疼媳妇,其实他们根本不知道实情。雪娇邀继宗抽空陪她去看新媳妇,婷兰说雪娇盼嫁,雪娇说你比我还大一岁呢,你都不着急我着什么急啊。三个人说着笑着回到村头时先生因不放心他们已经等在那了。

“小子,你爹身子骨最近怎么样?”陈玉林隔着老远喊。继宗加快脚步赶到他身边,玉林叔是他没出五伏的亲戚,以前是村长,日本鬼子来了他便不干了。继宗和玉林叔正说着自己父亲的身体情况,看见有两个陌生人穿着发黄的旧军装在挑水,继宗想起秋天这支队伍刚来时王德山领日本人来村打听他们的事,于是便问玉林叔这些人的底细。

“这帮人渣,领头的叫郑维屏,阴险狡诈,别看他表面上对谁都笑么唆的,笑里藏刀的主,这是帮恶棍,披着羊皮的狼。”玉林叔毫不客气地说。“那次他派人把我叫过去,说让我帮忙劝咱村各家各户捐点军粮,我告诉他们我以前是村长现在不是了,过期的黄历不好使,我现在说话没人听。他还好意思和我显摆他如何抗日,如何为这一方百姓保平安。他当我不知道,抗日是假的偷鸡摸狗才是真的,咱村和邻村丢

的吃的用的大部分都是他们偷去的,唉,这日子没法过了,鬼子明抢二鬼子暗盗。”玉林叔气愤填膺地说。

一九三八年日军占领威海卫后,常常下乡扫荡,制造了“柳林惨案”、“李家疃惨案”。威海卫行政管理公署代理专员兼公安局长郑维屏在“三军”留守处和人民群众抗日救亡浪潮的推动下,迫于形势参加了联合抗日。而此时,郑维屏部队仅两千人,且绝大部分未经过正规训练缺少战斗经验,武器装备落后,难与日军抗衡。

为了更好地打击敌人,郑维屏便以山东省第七行政区代理督察专员的身份,调动辖区内实力最强的海阳地方军警到威海地区作战。由国民党保安第五常备队队长、海阳县军警前敌总指挥姜仞九率领七百多名抗日将士,决心与日军决一死战,战斗中姜仞九率领敢死队歼敌二百多人并壮烈牺牲,在当时战斗形势十分危急的情况下,郑维屏带领大部分部队仓皇逃到道头南山。

从此郑维屏开始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成立专事反共的国民党反动部队“抗八联军”。一九四一年八月二十五日,八路军解放了昆嵛山,长期盘居在昆嵛山的“抗八联军”受到打击后,郑维屏率领残余部队逃到文城附近的营南村安设据点,伺机投靠文城的日伪军。

郑维屏在营南村期间与文登城、桥头集、威海卫、青岛等据点敌人勾结,狼狈为奸,对群众则高唱其曲线救国论,使尽造谣欺骗麻痹威胁之手段,明夺暗诈,奸淫抢劫,“凡我村人忍垢含辱而无告者不知凡几”。一九四一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为了扩充军备和报复八路军,郑维屏来了个“一箭双雕”,打着八路军第五支队的旗号,夜间偷袭刘公岛日伪军,他们杀死了守备日军并抢走他们的枪械,嫁祸给共产党八路军。

四二年三月二十六日黎明时分,人们还在熟睡之中,侵略威海的日军以郑维屏偷袭威海刘公岛杀死了几个守备日军抢走部分枪支为借口,联合驻文城的日伪军数百人包围了营南村。郑维屏因事先得到消息,已率领部下逃之夭夭,继而营南村老百姓成了可怜的替罪羊。当日军获悉郑维屏已率部逃跑,便对营南村无辜群众进行疯狂的报复。

兽性大发的日军举枪持刀闯入民宅,翻箱倒柜,把全村贵重财物抢劫一空,整个营南村被闹得人仰马翻,哭声连天。继宗妈怕惊着孩子,抱着丫丫想出去找地方躲躲,没想到刚出来就遇见两个鬼子兵,看见老人抱着孩子,他们挤眉弄眼,嘴里呜哩哇啦,做着手势引逗孩子。

不谙世事的丫丫被逗引得裂着小嘴咯咯地笑着,高兴得在奶奶怀里手舞足蹈起来,两只小手擎在空中,两个鬼子趁机各握住孩子一只小手,似乎很亲昵的样子,等他们松开手时,继宗妈发现孩子手上的银手镯被鬼子兵撸去了,她顿时吓得浑身发抖。

长官一声招呼,两个鬼子兵麻利地将银镯子装到裤子口袋里,端着枪跟到了队伍后面。几个鬼子首先钻进了陈保序家,保序媳妇是村里的拥军模范,平日她带领村里的大闺女小媳妇为抗日战士做鞋垫,听说鬼子来了,往常在他们家做鞋垫的五名年轻妇女跑到陈保序家中躲藏,一群鬼子发现后,闯进去把她们拖进里屋调戏强奸。

陈保序从外面回来,听到里屋有女人哭喊的声音,还有一个小鬼子端着枪站在屋外,他立刻抄起院子里自己习武的棍子朝着门口的鬼子砸过去,吃了一闷棍的鬼子兵倒在地上的一瞬间搂响了枪扳机,向地下开了一枪,正在里屋销魂的鬼子听到枪响,连滚带爬衣冠不整地往外逃,陈保序将棍子抡得呼呼生风,打得鬼子鬼哭狼嚎,一个刚脱身的鬼子朝着陈保序连开五枪才将他撂倒。

倒地时陈师傅拳头紧握,胳膊上青筋暴露,全身鼓胀的肌肉不服气地抽搐着,他不幸被子弹击中了动脉,喷涌出来的鲜血像被压抑很久刚刚露出地面的喷泉一样,一股直接顶到房梁,冰凉的屋顶一下子有了热度;一股喷射到开枪的鬼子脸上,顺着嘴角流到他因为惊惧而裂开的嘴巴里,牙齿、舌头一瞬染红了,他张着血盆大口恶狠狠地朝着匍匐在地的陈保序又补了一枪。

陈保序瞪着眼睛死不瞑目。扫了兴的鬼子兵将里屋被他们蹂躏得衣不蔽体的年轻妇女乱枪射杀。日本鬼子开始在村里大肆奸淫妇女,鬼子闯进十九岁的陈婷兰家中,将她新婚的哥哥绑于院中的树上,轮奸了他的妻子。婷兰哭喊着并往前冲撞,她想保护

自己新婚的嫂子，无奈身单力薄的她被几个鬼子轮奸后杀死，手段之残忍，令人发指。

上午九时许，敌人以开会的名义把群众驱赶到北大街后，鬼子军官呜哩哇啦一阵，翻译王德山接着说：“皇军说，人的要，房子的不要……。”话音刚落，日军军官手一挥，士兵便向四面散去开始放火，敌人把准备好的汽油喷撒到村民房屋茅草上，然后点着火，顿时浓烟滚滚火光冲天，营南村瞬间变成了一片火海。

村民们见此情景悲痛欲绝，他们有的嚎啕大哭，有的小声啜泣，有人想冲向前和鬼子殊死搏斗以阻止他们继续行凶，但是冲动的人们最终被家人或者村民强行阻止了，因为他们知道鬼子杀人不眨眼，直接和他们冲撞的话，必然换来性命不保。营南陈家在场的村民被敌人押到村东场上，他们心如火燎，无限悲愤地看着自己的房屋和财产被烧被掠夺。

折腾到天黑后，敌人才用大车拉着抢到的猪、牛、鸡等物品撤回了老巢。营南村大部分房屋和财物被焚毁和洗劫一空。人们望着黑漆漆的残壁断垣，悲愤至极痛不欲生。无家可归的人们有的投奔亲友，有的守着被焚房屋呆呆出神，有的全家露宿街头，通宵恸哭。

春寒料峭的夜晚，继宗一家人蜷曲在被烧得满目疮痍的院子里，丫丫一直哭闹不停，继宗母亲说孩子是惊着了，让嫂子扯扯孩子的耳唇，还教了她几句口诀不停地念叨着，也不知道孩子是哭累了还是母亲的口诀管用，反正最后孩子是睡着了，但睡得并不安稳，隔上一会便惊厥地抽搐一下，这时候嫂子便开始轻轻拍着孩子，并口中念念有词。

继宗爹因为一天的烟熏火燎，支气管“吱吱……”响个不停，像有人铆足了劲在生拉一台年久失修的破风箱，整个人因为喘不上气来而抽到了一起，蜷曲在烧剩下的半截墙壁附近取暖，活像一堆被抛弃的破被子。母亲帮父亲拍打着背部，看着老伴一会抬起头努力大口换气，一会脖子像失去弹性的弹簧刷地跌了下去，母亲无奈地一声一声喘着粗气。

继宗爹最后一次抬头眼睛直勾勾的，继宗妈被老头子眼里闪出的那道光亮吓了一跳，她感觉他瞳孔放大，有点回光返照的意味，于是她轻轻抽出一只

手示意继宗过来。继宗不在父母跟前并不是不想帮母亲忙，他小时候得过哮喘，长大后病是好了就是再也听不得别人喘气不匀，每次一听父亲喘不上气他就感觉压气，母亲知道他的毛病，所以每到这时就叫他离远点。

母亲要继宗无论如何要去先生家要点大烟果回来，说否则的话他爹过不了今夜。继宗感觉这时辰应该半夜了，他想：先生会不会已经休息了，嗨，管不了那么多了，救爹的命要紧。于是他向先生家跑去，空气里弥漫着烟尘，呛得他咳嗽起来。陈继宗到先生家急忙说明了来意，先生心里有点发毛了：家里烧成这样，那几个大烟果还能找得到吗？但是他外表并没表现出来。

陈子周怕孩子救爹心切，别太着急了，于是他对接宗说：“继宗别急，你师娘把大烟果放在正屋桌柜里了，咱们俩一起进去找找。”哪里还分得出哪是正屋，先生凭着大体方位叫继宗过来，他们一起在烫手的灰烬里摸开了，先生突然想起来媳妇好像是把大烟果和给母亲镇静用的朱砂一起恭恭敬敬放在一个铁盒子里，这样找到的胜券就大多了，起码不至于烧没了。

果然，继宗摸到了一个铁皮盒子，于是两人一起急匆匆往陈继宗家跑去。三月二十七日凌晨，继宗爹病情终于缓解了，继宗这才想起问一直陪在这里的先生：奶奶、师母和雪娇妹妹怎么不在家？先生说怕母亲在家触景生情想起当年敌机轰炸时的恐惧，病情会再度加重，昨晚上打发妻子和女儿将老母亲送到外村的姐姐家，家里烧得没法住了，叫她们暂时先不要回来。

天傍晚，营南村硝烟未熄暗火尚存，嚶嚶嗡嗡的哭声断断续续，一宿未眠的营南村村民听见远处人声嘈杂，脚步声杂乱无章，村头放哨的急三火四跑回村子里报告大家：日寇再度回来包围了营南村。乔贵生率先天道大刀会在前面带路，日军准备再一次对营南村进行洗劫。日本鬼子进村后，群众见鬼子出动，纷纷逃跑。

乔贵生欺骗群众说：“父老乡亲们，大家都不要跑，他们是来开会的。”这时候人群当中有人认出乔贵生是本村私塾陈子周先生的学生，他们想子周先

生的学生总不能连先生也不放过吧，要有危险他怎么也要通知陈先生先跑，以先生的为人他不会撂下大家不管的，于是群众信以为真。

乔贵生抽空到了陈子周家，一进门看见先生家焦黑一片，自己曾经学习过的东厢房烧得坍塌了，先生讲课用的书案和他们学习的课桌都变成了灰烬。先生憔悴了许多，一贯刮净的外表不复存在，全身上下黑不溜秋，像在浓墨里浸泡过。“先生，我来晚了。”乔贵生带着哭音说，同时使劲挤了挤眼睛，一脸的悲楚，但是最后还是没掉一滴眼泪。

“爹，快走！鬼子又来了，我妈不放心您，让我回来看看，咱快点走吧，我大姑叫您去他们家躲躲。”雪娇慌慌张张跑了回来，抱着父亲的胳膊心急火燎地说。“娇，几天不见出落成大姑娘了，来，生哥这有块玉，就好你戴，给。”乔贵生看着雪娇笑嘻嘻地说。“你怎么在这？！”雪娇由于着急根本没发现父亲旁边还站着个大块头，显然是被惊着了。“你这孩子，谁让你乱跑来着。你不该回来！”先生狠狠地瞪着自己闺女说。“先生，您看看这块玉，水头和种都很足，看看这里，阳春绿，玉石中的极品，据说是咱文登在京城做大官人家里的物件。来，娇，戴上。”说着乔贵生就要给雪娇戴玉坠子，雪娇向旁边一闪身躲过了。

陈子周笑笑说：“贵生，你现在混的不错，还这么有心，为师替小女谢过，只是玉是挑人的，雪娇配不上这块玉，贵生，我看这世道是乱套了，乱世中更要学会把握自己。”乔贵生有点不耐烦了，干脆直截了当地对先生说雪娇只要戴上这块玉，他就送先生一家出村。

听了乔贵生的话，先生预感到不妙，看看女儿，心倏忽被利爪挠了一下。他心想：看来今天想活着出去，怕是难了，孩子是一个独立的个体，她有选择权，她有权利自己选择爱恨选择生死。于是先生问雪娇：“娇儿，你贵生哥给你的玉石你喜欢吗？喜欢的话你就戴上跟他出村去找你妈和奶奶。”

雪娇毫不犹豫地说：“我不喜欢，我不跟他走，爹，咱们一起去找继宗哥。”乔贵生冷笑着说：“人各有命，富贵在天，好，你们爷俩一起找陈继宗吧，让他带着你们去你们该去的地方，先生，我乔某人对您已经仁至义尽了。继宗我以前也给过他机会。”说完将

那块握在手中的玉坠在半空挽了个花，丢到了上衣口袋里。

鬼子全部赶到后开始召集村民集中到一起，鬼子首先把前一天未烧毁的房屋重新点上火，受到惊吓的群众想往外突围逃命，怎奈敌人采取逐渐压缩包围圈拉网式推进，他们见人就抓，发现逃跑者就开枪打。在村子中央陈子周和陈继宗分别被鬼子用枪押着相遇了，先生偷偷给继宗使了个眼色，继宗心领神会主动往人群里走去，陈子周也主动走了过去，他们两个谁也不看谁。

子周先生悄悄塞了一个纸条给继宗，在来这里的路上，村民告诉他说乔贵生领着鬼子进村的，并哄骗大家鬼子来给村民开会，先生偷偷写了揭露乔贵生是鬼子帮凶的纸条，希望继宗能逃出去给余建志报信，希望八路军游击队能来挽救营南村民于水火之中。继宗将先生给的纸条揣在贴肉的口袋里，像揣着一个烫手的山芋，他并不担心自己的安危，他担心营南村的父老乡亲担心自己的一家老小，同时苦于没有机会逃脱。

鬼子军官手里握着一把寒光凛凛的军刀指着人群一阵歇斯底里地喊叫，王德林点头哈腰地听完后，眼睛从两片圆而厚的眼镜片后面看向人群，他没有直接翻译鬼子军官的话，只是简明扼要地说：“营南的父老乡亲们，咱们也算是老乡，为了你们的安危，请大家听我一句劝，太君让你们主动交出藏匿在村里的八路军地下党，谁欠下的债谁来偿还，咱们早点把偷袭皇军的共党分子揪出来，大家早就不必受此连累了……”

站在前排的陈玉林打断王德林说：“要杀要剐由你们吧，我不是早就和你们说过了吗，和你们结梁子的是郑维屏那王八羔子，杀你们抢你们都是他干的，你们别一泡狗屎到处往别人身上抹，有本事你们追那姓郑的去呀，在这祸害无辜百姓算什么本事？狗日的！你们凭什么……”“八格亚路的有！”看陈玉林义愤填膺的样子，日本小队长冈田将雪亮的军刀对着他腹部就是狠狠的一刀，嗤啦一声脆响不知道是陈玉林的破褂子还是肚皮被军刀拉开的声音。

刷地一挂肠子应声落地，一股带着热气的血腥味开始在空气中弥漫，人群开始躁动，人们有因为悲

痛啼哭的,有因为眩晕站立不稳的,有因为不安想向外突围的,更有呕吐声、呐喊声夹杂其中,眼看场面失控,岗田退后一步挥了一下手,鬼子兵纷纷端起枪,缩小包围圈准备射击。

“等一等!”继宗被嫂子出其不意的一声吆喝吓了一跳,刚才自己想冲出去的时候是嫂子死命扯着自己的衣袖,现在她……嫂子将丫丫递给婆婆,孩子因为害怕使劲用小手揽着妈妈的脖子,嫂子亲了孩子一下安慰丫丫说:“丫头,记住妈妈爱你和我们全家……”

鬼子刚来营南村的时候,嫂子脸上被继宗妈摸了锅灶里的黑灰,加上烟熏火燎,嫂子俊美的面庞不复存在,头发一绺长一绺短抽得像乱草,唯一不变的是她高挑挺拔的身躯。她坚毅地向前一步说:“你们放了所有村民,我带你们去找你们想找的人。”

突然间,继宗看见老父亲羸弱的身体像箭一样射了出来,他知道父亲是想用自己病残的身体换下全家的性命,老父亲迎着鬼子的枪口冲了上去,被鬼子用刺刀戳穿喉咙,本来气短的父亲,气管被刺穿后因漏气发出咕咕的声音,他最后斗了一口气,很难判断出那是在呼气还是在吸气。

陈继宗的心被撕裂了,他攒劲往前一跃,想将杀害父亲的鬼子扑倒,并夺下他的枪将鬼子杀个片甲不留,鬼子向后一抽身,他扑了个空,接着旁边的几个鬼子一起将他用膝盖抵在地下,无论他怎么挣扎都无济于事,他唯一能做的就是歇斯底里地怒骂哭喊。

丫丫哭声尖得像哨子,嫂子像在战场上听到吹响的冲锋号,一个箭步冲过去抢夺鬼子手里的枪,一颗子弹在她的额头炸开一朵鲜艳的花朵,她向后仰着倒下了。丫丫奶奶抱着丫丫向躺在地下的儿媳妇冲了过来,接着被鬼子一枪打死,跌落在地的丫丫爬在妈妈尸体上哭叫,鬼子兵抓起孩子的腿,将她活活劈成两半,丢进壕沟。

陈继宗一直担心的一幕还是发生了,小侄女化作两张薄薄的纸片在他眼前飘走了,“啊……”他狂吼一声,心在流血,手指头深深抠到泥土里,他几乎癫狂,瞬间变成一头猛狮,照着鬼子的小腿狠狠咬去,鬼子痛得呜里哇啦乱叫,歇斯底里地狠狠砸下一

枪把子,陈继宗顿时脸色惨白,头向一边歪斜下去,嘴角淌出一股鲜血濡湿了大地。

“继宗哥……”雪娇哭喊着扑了过来,“砰”的一枪,雪娇的左腿被鬼子开枪打断,她倒在血泊中呻吟。刚赶来的泽田千一看到美丽的采菊花女孩,像一只受了惊吓的小鹿躺在地上。小队长冈田看到泽田千一的表情,将断了腿的雪娇交给他处置。泽田千一嘴角邪恶地一挑,旋即用刺刀拨开雪娇的衣襟,割下她的乳房,扒出心肝,踢进沟内。

这一系列的动作让所有人瞠目结舌,翻译王德山眼镜险些跌落。小队长冈田先是八字眉倒竖,接着仰天大笑。雪娇妈听说鬼子又回营南村了,怎么张望都不见女儿和丈夫的踪影,她在大姑姐家实在待不住了,决定自己亲自回村寻找女儿和丈夫。先生听刚从外面回来的邻居说妻子正在回村的路上,在将纸条给了继宗后,他趁鬼子不注意偷偷溜了出来,想到村东头阻拦妻子。

刚到村东头的陈子周被鬼子一枪打倒,他的妻子刚到村边,被鬼子当场用刺刀挑死。先生的母亲在自己姑娘家久等不见儿媳回来,自己偷着跑了回来,一路喊着媳妇的乳名,赶回村里寻找儿媳妇,老人在村头发现了儿媳妇的尸体,爬在尸体上恸哭,日军又一刀将老人捅死。至此,先生一家全部遇难。

下午三时许,全村群众除个别逃出外,其余被陆续抓到村东场上看押起来。敌人用枪顶着被抓群众,向场南壕沟边驱赶。人们哭喊着,被敌人一步一步赶到壕沟边,陈保序的弟弟陈本序抗拒不走,敌人朝他脖子上狠狠砍了两刀,当即倒在血泊中。

当人们看到鬼子架起的三挺机枪时,知道敌人要下毒手了,三挺机枪对准村民扫射,随后鬼子将死伤群众掀进旁边的壕沟里,扔进土石掩埋。此时,日本军官哇啦一声手一挥,机枪便哒哒地响起来,被抓群众顿时倒在血泊之中。血,染红了河沟,尸体横躺竖仰,有的头颅迸裂,脑浆四溅;有的肚子打破,肠子流出体外;有的胳膊打断,还在呻吟……日军仍不罢休,他们将未中弹或中弹未死的群众同大批尸首全部掀进了壕沟。

沟内血肉模糊,一些还没有断气的人不时地发出呻吟声,个别未中弹的群众还在沟底挣扎着。日军

又向沟内掀石头，填泥土，还不时地补开几枪。陈荣序之妻没被打中，敌人发现后，揪住头发丢进沟内活埋了；陈世恢未被打死，从死人堆里跃身欲逃，被鬼子一刀刺死，日本鬼子丧心病狂，滥杀无辜，残暴之举甚于禽兽。

日傍西山，敌人撤出营南。阴风嗖嗖，大地在哭泣，幸免群众哭嚎着奔回村庄，寻找亲人，挖掘尸体，只见壕沟内尸体遍地泥血狼籍，其情景令人目不忍睹。陈世若的妻子被挖出后，怀里还紧紧抱着未满周岁的孩子；王秀华和王秀法姐妹俩人守着缺头的父亲和少腿的母亲，哭得死去活来，王秀法当场神经错乱……

陈宗昌一家二十二口，除四人在外打工幸免于难外，余者全部被害；陈永南等六户村民全家蒙难……整个场地，泥血狼籍，尸体遍地。有的尸体无法辨认，有的全家被害无人领尸。穷凶极恶的日寇对营南村的两次洗劫，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奸淫妇女丧尽天良，造成了村毁人亡的重大惨案——营南惨案。就这样，文登营营南村一个完好的村庄，被日寇洗劫一空，变成了一片废墟。

陈继宗被鬼子一枪把子打昏之后，被埋在一堆尸体当中，阵阵血腥袭来，他嘴里含着一口已经半凝固的血饼子，不知道是自己的还是别人的，那种粘糊糊的感觉和腥嗞嗞的气味令人作呕，他匍匐在地强忍着将浓稠的血吞咽了下去，他慢慢向壕沟边的铁蒺藜移动。

靠近铁蒺藜边，他一个窜跳想跃过去，不料棉衣挂在铁蒺藜上，一个鬼子上前就是一刺刀，陈继宗掉到铁蒺藜外，滚到一个小沟内，多亏棉衣较厚，没刺中要害处，才幸免一死。逃出村庄的陈继宗根本不敢沿着道路走，自己一身血迹让鬼子遇见肯定难逃厄运，老百姓见了肯定会受到惊吓。于是他根据夕阳辨别出西边的方位，他知道昆崙山在他们村西面百八十里的地方，所以他沿着山道旁边的沟崖山谷向西行进。

继宗感觉愧对先生，先生让他给余建志带信请游击队来营南村搭救，自己不争气等到现在才得以脱身，陈继宗心中充满自责，愧疚的还有自己要保护的家人，他谁都没保护好，继宗开始心虚不知道以

后怎么向哥哥交代。没走出多远他就全身无力，估计是因为身上的伤痛和失去亲人的悲痛所致。

小侄女一会活蹦乱跳，一会血肉模糊地在陈继宗眼前晃动。他汗水涔涔有点虚脱，恍惚中他伸出手想紧紧将侄女搂进怀里，轻轻地对她说：“丫丫，你恨叔叔吧，叔叔对不起你。”冷风中他跌跌撞撞地往前挪蹭着。今天，满天晚霞像红色的血海，像燃烧的火海，继宗的眼睛被刺痛了，不知不觉泪流满面。他继续摇摇晃晃往前奔，天彻底黑下来了，他开始敢顺着小路走，加上急于找到余建志，他一边给自己鼓劲一边加快了步伐。

摸着黑他不知道自己走了多久，他看见一处有住户的山庵，感觉昆崙山差不多好到了，便摸黑敲开一户人家，想打听一下游击队的消息。一听说打听游击队，这家人什么也不说，后来老汉掌灯看到继宗满身血污，问他怎么回事，他简单说了日本鬼子血洗营南村。

一位三十多岁的女人过来问继宗认识不认识营南村的陈玉林，继宗说认识村长，女人接着问他：“陈玉林现在怎么样？”继宗说：“村长被鬼子杀害了。”女人开始嘤嘤地哭，哭得很伤心。继宗似乎想起什么，他问女人说：“你是芬姐吗？”女人用袖子揩了满脸的泪水哽咽着说是，原来她就是老村长嫁到山里的二闺女。芬姐擦干泪自告奋勇带他去找游击队，原来她的丈夫也是游击队员。芬姐的婆婆做了碗玉米粥给继宗喝，喝完后他感觉舒服多了。

在游击队继宗终于找到余建志，建志告诉他游击队已经得到营南惨案的消息了，并且告诉继宗先生一家全部罹难。陈继宗一时泣不成声，他的心在流血，他默默地说：“雪娇，哥辜负了你的信任，没能保护好你。”继宗将先生给建志的纸条交给了他，建志看过纸条后一拳插在土墙上，他发誓要给营南村的死难同胞和先生一家报仇雪恨，除掉乔贵生和先天道大刀会。

余建志一边为营南村、为先生一家、为继宗失去的亲人感到痛心，一边劝慰继宗化悲痛为力量。游击队得到可靠消息：营南全村被杀群众一百二十余名，其中包括陈子周先生一家共六户全家蒙难，营南惨案烧毁房屋一千零三间，物资财产被抢光烧尽。惨案

幸免的群众流离失所，十六户逃往他乡闯了关东，还有一些村民下落不明。

张队长闻讯前来看望陈继宗，建志给双方做了介绍，张队长安慰了继宗一番，劝他节哀顺变，并告诉继宗他哥哥明天就能从海阳回来。继宗有点迷糊了，建志给他做了解释。陈继宗似乎直到现在才真正认识和了解自己的兄长。“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他恨自己以前太没眼光，竟然不知道哥哥是为抗日民族大义在奔忙，对哥哥的怨恨一下子烟消云散。

这时候陈继宗才深切地理解了家国的关系——有国才有家。陈继宗决心参加游击队为父老乡亲报仇，他认为有目标的人生才是完美的人生，“朝闻道，夕死可矣”，相信哥哥会支持他的。陈继祖从海阳回来了，张队长表扬他胜利完成任务，让他先吃饭，然后安排他见一个人。兄弟相见后陈继祖难以接受残酷的现实，他悲痛万分，自己将头发扯掉了一大把，第二天嗓子便说不出话来。

陈继宗再去看哥哥时，看到哥哥在忙活，游击队没有多余的武器，听继宗说要参加游击队，陈继祖便用废弃的半截菜刀给弟弟打磨枪头，做杆红缨枪。张队长派人过来召集所有游击队员开会，他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声调高八度地向大家宣布说：“同志们！我们得到可靠情报，日军要追杀郑维屏和抗八联军，郑部撤退必须经过汪疃翠峡口，为了给蒙难的营南人民报仇，咱们游击队决定首先要打好这场埋伏战，消灭营南惨案的始作俑者！然后鬼子汉奸一起除，现在我们兵分两路侦查敌情……”。

接着，张队长具体部署了翠峡口埋伏战的作战方案，并为日后的杀敌清奸作了具体安排，由对威海熟悉的蓝杰带队到威海打探日军敌情，由对乔贵生熟悉的余建志和陈继宗去寻找乔贵生的行踪。汪疃翠峡口一役是陈继宗第一次参战，没有任何战斗经验的他感到前所未有的紧张与兴奋，出于对新战士的保护，张队长让余建志负责陈继宗的安全。

这让继宗感觉很不舒服，本来自己想通过这次战斗多杀鬼子，最好能亲手宰了郑维屏，为家人为营南村所有的死难同胞报仇，结果让张队长这一安排，自己倒成了累赘了，于是情绪明显低落，建志发觉后就开导老同学，并给他讲自己当初刚来游击队时的

情景。

“我比你惨呢，保护你的还是我这铮铮铁骨的男子汉，你知道当时保护我的是谁？嗨，提起这段子我是里子面子都丢尽了，猜不到吧，保护我的竟然是一个丫头片子——蓝杰。”说到这里继宗笑了。“你们都有枪吧，发不发枪给我？总不能真打仗了还让我拿杆红缨枪吧，估计是我哥不好意思帮我要枪，建志，你帮我和队长说说。”建志告诉他说，游击队生活艰苦，武器更不充裕，自己来了一年多就刚刚才有了枪，这枪还不是游击队配的，是一次白刃战当中，自己赤手空拳从鬼子手里夺过来的。“给，给你玩玩吧。”建志将手枪里的子弹夹卸了下来，将枪递给了继宗。继宗如获至宝把玩到很晚，最后竟然抱着枪睡着了。

第二天部队从昆崙山向汪疃翠峡口开拔，距离很近但继宗明显感到跟上队伍很吃力，多亏建志拖着他的红缨枪帮忙才得以顺利到达。和抗八联军遭遇时，他只有看的份，前线上双方枪战激烈，余建志让陈继宗在小山崖那等着，他根据需要喊陈继宗的时候他才能往前冲。冲锋号吹响了，估计战斗快结束了，继宗想亲自见证郑维屏老贼的覆灭，于是没等建志喊他就往前冲了。

战斗结束了，抗八联军基本被八路军歼灭，只有郑维屏只身逃往重庆，后转到北平。这次战斗给陈继宗留下一个很大的遗憾，如果他最后不往前跑的话，很可能能亲自抓住郑维屏，因为建志要他呆的地方正是郑维屏逃脱的地方，但是建志不这么看，他说多亏继宗没呆在原地，要真在那的话还不知道结局会怎样，因为郑维屏手里有枪。

陈继祖带领游击队员埋伏在追杀郑部日军的必经之路，将毫无防备的日军杀了个片甲不留。继宗听和继祖一起战斗的芬姐夫说战斗当中哥哥杀敌杀红了眼，接过一位受伤同志的枪，双枪齐鸣，弹无虚发，俨然三侠五义的英雄人物。继宗为哥哥感到自豪，心里暗下决心要以哥哥为榜样，练就杀敌本领。

陈继宗和余建志经过努力最终掌握了乔贵生的行踪。一九四二年四月十六日，陈继宗找到乔贵生安营扎寨的山门前，结巴看守拿着上了刺刀的三八大盖耀武扬威地冲他喊：“滚、滚、……滚远点，穷、穷、

穷小子。”继宗告诉看守说自己和他们乔会长是同学，家里出了点难事来投奔他来了，看守这才差人通报了乔贵生。

乔贵生坐在太师椅上半眯着眼，一妖冶女子扭着水蛇腰正给他掏着耳屎。“贵生，”继宗一开口，乔贵生打开了低垂的眼皮，用厚实的手掌将殷勤的女子推出去老远，随即从太师椅上站了起来，两手抱拳说：“哟，哟，老同学大驾光临，贵生有失远迎。”继宗和他说了自己从村子里逃出来走投无路无家可归，只能来投奔他想跟他混。

乔贵生信以为真，高兴地说：“继宗，你终于想通了，你要早这样……不说那些了，亡羊补牢为时不晚，你大难不死必有后福，以后咱兄弟擎等着享福吧。”陈继宗告诉乔贵生今天是家人的三七祭日，要先回去一趟然后回来。乔贵生送陈继宗来到了营房外，余建志从后面将乔贵生钳制住，陈继宗转身朝他脸上狠狠地掏了几拳，打得他鼻口窜血。

紧接着，游击队员消灭了乔贵生的部下，乔贵生被闻讯赶来义愤填膺的当地群众处死。至此，营南惨案的帮凶——反动道会先天道反共救国会文登大刀会被歼灭。七月，威海大刀会残部也被抗日武装消灭，大刀会这支反动武装彻底覆灭。

陈继宗在抗日游击队中的战斗生活虽然艰苦，但是他能将所有苦难捻成线穿上针用来缝合他的心灵创伤。陈继宗在抗日游击队中的成长大家也是有

目共睹的，在四二年冬天的反扫荡斗争中，白刃战时他挥舞着红缨枪所向披靡歼敌数人，缴获敌人枪械若干。

在攻打鬼子炮楼时，陈继宗毫不畏惧勇往直前，趁鬼子不备将一扎手榴弹扔进鬼子炮楼将驻守的鬼子送上西天。一九四四年秋，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抗日武装消灭了文登的大部分日伪军，只有少数残余逃到青岛，文登光复。

“同学们，大家起来！我们要做主人去拼死在疆场，我们不愿做奴隶而青云直上！我们今天是桃李芬芳，明天是社会的栋梁！……”在欢庆胜利的时刻，青春激昂的《毕业歌》再次响起，陈继宗和余建志在歌声里泪流成行。

为了悼念罹难同胞，一九四六年三月二十七日，文登县民主政府在营南村修建了两座纪念碑，一座是营南惨案纪念碑，一座是营南惨案烈士纪念碑。这两座碑，陈继宗兄弟以此寄托对亲人对所有死难同胞的哀思，这两座碑，记录下日本侵略者洗劫营南村的滔天罪行。

一九四九年郑维屏被北京管训队清理查获，一九五二年转交文登专署，一九五四年二月，文登专署中级人民法院在昆嵛山葛家集召开公审大会，判处郑维屏极刑。营南惨案给文登人民留下了沉痛的记忆，也激发了文登人民对日本侵略者的刻骨仇恨。



永恒的背影

冷 凝

清雍正年间，刘姓自邑东黄山来山东威海文登张家产境内，见山川环绕、土地肥沃，遂居住下来，袭原址首字称黄庄。黄庄四面环山，聚落依山分布，只有一条崎岖的山路通向外面的世界。刘姓家风质朴，世代安于农耕，两百年来，刘姓子孙，隐于山间，咫尺繁华，过着自给自足的田园生活。

1938年3月7日，日本侵略军在飞机的配合下，乘军舰占领了威海，年内日军飞机8次侵犯文登上

空，炸死打伤群众27人，炸毁民房若干。1938年11月29日，驻威海卫日军100多人，窜到文登北部南黄山、北黄山、东武林、西武林一带，进行侵扰活动。1939年3月11日，驻威海卫日军100多人，又窜到文城西北柳林村，进行骚扰。3月12日早晨，日本军队从西门进入文城，沿大街自西向东，烧杀掳掠之后，扬长而去。1939年4月27日，日本军队再次侵入文城，县城的老百姓，再遭血洗。1940年2月17日，

实施春季大“扫荡”的500余日军，窜到文城西南10公里的郭格庄一带，国民党地方部队闻风丧胆，大部分溃散逃跑，其余的向日军投降，致使日军如入无人之境，于2月18日唾手占得文城。驻文日军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在七年时间里与周边日军制造了骇人听闻的营南、长会口、柳林、孔格庄、葛家等十多起惨案。

刘孝芝，1925年2月出生在黄庄，耳闻目睹了文登这场百年不遇的灾难，日本侵略者肆意的杀戮和国民政府无能的表现，让这个青春男儿每天都是义愤填膺，天天摩拳擦掌要出去抗日。父母为了留住刘孝芝，赶紧让他与同村温柔漂亮的于振兰姑娘成亲。繁星相佐，佳人在侧，留不住刘孝芝那颗热血沸腾的心。1943年3月，19岁的刘孝芝不再满足做一名自卫团里的民兵队长，毅然告别家人，走进胶东军区，成为一名抗日救国第一战线上的八路军。当时他走得很急，也很快，连回头都没有，无情地把新婚燕尔的于振兰晾在身后。以至于七十六年后，九十三岁高龄的于振兰阿姨回忆起他第一次离家时决绝的背影，依然唏嘘不已。

1944年，胶东八路军主力部队与地方武装，趁侵华日军从华北抽兵南调、胶东日伪力量相对减弱之机，向胶东日伪军发起一系列攻势，使胶东的东、南、西、北海四区联成一片。第二年6月—7月，又歼灭了盘踞平度以西、胶莱河以东地区的国民党顽固派，迫使日伪军只能龟缩在青岛、烟台、威海等几个港口城市和部分县城内，作最后的垂死挣扎。当年8月，胶东八路军部队向胶济路东段、青岛及沿海各城市拒不投降的日伪军展开全面反攻。8月16日解放了威海，8月24日解放了烟台。至9月9日，除青岛市和胶县、高密、即墨三县县城被国民党军队占领外，胶东其他地区被八路军部队全部解放。这期间刘孝芝一直跟着胶东八路军主力部队，在胶东半岛这片热土上，不畏生死，转战各地。抗日三年，他只委托战友给家里捎来一句话：“不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我绝不回家。”

1946年中秋节，刘孝芝带着抗日胜利的消息回家团圆。一个月后刘孝芝要归队，妻子却有了身孕。这次于振兰说什么也不让他走，她流着眼泪对刘孝

芝说：“小日本鬼子已经打败了，你也完成了报效祖国的心愿，我们有了孩子，家中不能没有男人。”刘孝芝望着于振兰语重心长地说：“虽然抗日战争胜利了，但是腐败无能的国民党政府还在鱼肉百姓，不打败他们，我们怎么能安心过上好日子呢？”在于振兰的泪眼婆娑里，刘孝芝还是收拾好了回部队的行囊。白发苍苍的于振兰回忆道，正是深秋的季节，白露凝霜，草木枯黄，秋风萧瑟天气凉，刘孝芝瘦削的肩膀装在宽大的军装里看起来是那么单薄。村头那颗歪脖子树上，一只乌鸦不停叫着，叫的于振兰心里发慌，她再三挽留刘孝芝不要走，可是他还是坚决地走了。这一次，他再也没有回来，留给于振兰一个永远的背影。

1947年初，山东与华中我军统一整编为华东野战军，刘孝芝进了华野第九纵队。华野九纵队，不但是华野的主力，更是我全部野战军的王牌军。在九纵，无论许世友还是聂凤智当司令，这支部队都异常英勇。在这样一个王牌部队里，积极向上的刘孝芝很快成长为二十五师七十三团的一名排长。5月孟良崮战役之后，国军在华东战场进行重点进攻，且在占领鲁南、鲁中后发展到夺取海上交通线的胶东，华东人民解放军被迫转入彻底防守状态。1947年8月至1948年3月的“胶河战役”及“胶济路西段战役”等交锋中，司令员许世友以长途奔袭、沿胶济路攻坚等方式，通过正规战法全部恢复了胶东内陆地区的莱阳等10多个县城。在山东兵团攻克胶济铁路大部分地区后，许世友认为，其时进攻济南的时机不佳，因为国军已经有所准备，而潍县在胶济路西段战役之后已经是孤城，且夹在鲁中和渤海两块解放区之间，便于攻打和后勤支援，所以力主先攻潍县。

潍县城是由东城和西城组成，是远近闻名的“双城”，地处胶济路中点，是交通枢纽，东连青岛，西接济南，扼胶东、渤海、鲁中三大区咽喉要道。潍县号称“鲁中堡垒”，历史上除了守城将士自动弃城逃跑外，还没有听说过被哪一只部队凭武力打开过。1948年3月下旬，华东局和华东野战军决定解放潍县。在进行周密筹划后，于4月2日发起潍县战役，先用了20天时间扫除了寒亭、二十里铺、田马等50余处外围据点，彻底孤立了龟缩在城内的敌人。23日晚，攻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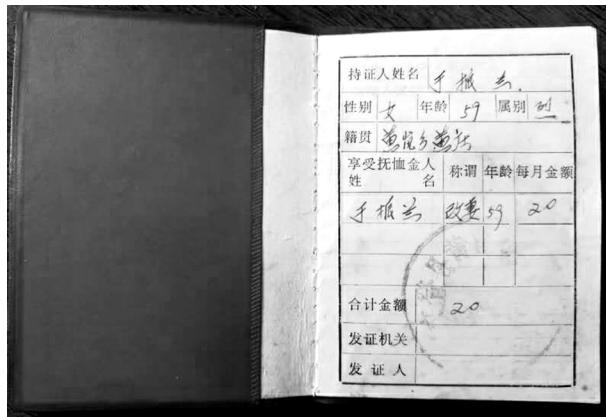
部队先爆破后攻城。24日下午,我军攻入城内,国民党军队指挥机关逃入东城。26日夜,攻城部队主力开始攻击东城,经过15个小时的恶战,击溃了东城守军。

胜利的曙光马上就要来临,战士们豪情满怀,刘孝芝排里一名刚参军不久的小战士兴奋得扬起了手臂,这时,一颗隐蔽的子弹射向了他,眼捷耳灵的刘孝芝来不及推开小战士,马上用自己的身体挡住了子弹。战士们赶紧围拢住排长,刘孝芝指了指前方,命令战士们继续向前搜索,歼灭角落里的残敌。而他艰难地从怀里掏出一个小布包交给小战士,里面是一个白色小手绢,包了一块糖。刘孝芝说这是给他从未谋面的女儿留的,说着就倒在血泊里。战场上没有儿女情长,只是新仇旧恨,小战士抹去眼泪,揣上排长的小布包,重新投入战斗。只是小战士还是未能幸免敌人的子弹,他被流弹射中,临死的时候掏出小布包只说了一句话:“俺排长留给女儿的。”

后来九纵二十五师经历过济南战役,淮海战役,小布包辗转多个战士的手丢失了。多年以后,刘孝芝的妻子收到一张部队发来的讣告,告知刘孝芝是

1948年10月在淮海战役中牺牲,可是中华英烈网记录的却是1948年4月刘孝芝在潍县耿家庄牺牲并安葬。难道刘孝芝在潍县只是受伤没有牺牲,后来随大部队去攻打淮海战役了?于振兰多方打听,除了刘孝芝留给女儿的那个小布包,其他事情没人能说得清楚。潍县战役后,于振兰邮出数封信件,不是石沉大海,就是原件退回。而今,刘孝芝唯一的女儿也七十多岁,暮年而至,步履蹒跚,早已看淡世间生死和悲欢离合,父亲刘孝芝对她来说就是一个英雄的名字,她从未寻找过。那么刘孝芝究竟在哪场战役里牺牲?对家人来说至今是一个未解之谜。

刘姓先祖,当初迁至黄庄这片天赐福地时,一定是想用勤劳的手护佑儿孙世代平安。想不到二百年后的一场侵略战争,改变了国家的命运,也改写了儿孙的人生。刘孝芝19岁当兵,24岁牺牲,五年革命生涯,谱写了一个英雄的今生。自他之后,黄庄刘姓子孙不再安逸耕种,更多青壮年效仿刘孝芝,走出大山,奔赴解放战争第一线。桃花红雨英雄血,碧海丹霞志士心。刘孝芝永恒的背影,名垂千古。



清华骄子陆永俊

王德松



在探寻文登地域历史文化时，发现一位文登籍学者的众多文化信息。当我把这一块块历史遗珍粘贴在一起的时候，映入眼帘的是一位学识渊博的国学学人陆永俊

先生鲜为人知的人生影像。我们从他跌宕的人生道路上，撷取不同时期部分事例，再现先生与家国同呼吸、共命运的历史片段，展现出在那风起云涌的年代里，他以赤子之心，热爱祖国，热爱人民，忘我奋斗，用人生诠释了中国人民在捍卫和建设国家的前进路上坚定不移的决心和步伐，堪为我们在新时代前进路上砥砺奋斗的楷模。

少年可待成追忆

2017年的秋天，为帮助陆家出版《尧山公文集》，

我与刘盛华老师陪同尧山公的小女儿陆永信及老伴王熙廉老师来到她在文登营村的故居，寻觅原貌，拍些现存风物照片。在陈旧不堪的老房里，年逾八旬的陆永信老人指着土炕上一张斑驳陈旧的炕桌说：“这是我大哥陆永俊小时候经常在上面学习写作业的小桌。”老人接着追忆哥哥早年刻苦学习的往事。

陆永俊，1914年出生于文登古城文登营村。陆家是明代东方边陲戍边军人的后裔，他的祖父陆长胜曾是清代文登营守将武德军人，官阶五品，长期戍边，扎根文登营村。祖宗的精忠报国的血脉世代传承，使少年时期的陆永俊立志学好本领，将来报效国家。

陆永俊在兄弟姐妹7人当中排行老大。1922年，当他八岁时被父亲尧山公送进了本村文登营小学读书。1928年，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文登中学。文登中学成立于1925年3月12日。中学所聘任的领导和教师们，均来自国家名校，大多都为文登籍人。如：第一任校长董以庆，毕业于国立北平大学法学院；教导主任王毓升，毕业于北平师范大学；指导员兼英文教员薛金城，毕业于北平中国大学英文系；数学教员董一良，毕业于国立北平大学工院机械工程系；国文教员王辉显，毕业于北平中国大学国学系；艺术教员来自北平艺专等。这些教坛上的精英们，秉持科学办学，

严格治校，教学育人。给陆永俊以极大的影响和鞭策，使他开阔了眼界，受益于高校品质的优级教育，尤其是学校领导和教师们率先垂范做人做事的作风，潜移默化地在他的心里生根发芽。

陆永俊学习十分勤奋，做事严格要求自己。我们通过陆家珍藏的陆永俊当年在文登中学的物理作业，便能看到学校教育质量和他学习的一些真实情况（如图：附作业影印件2副）。一本普通物理作业本里，标致、均匀颇有章法的钢笔字，规范地将一道道物理题写在上面，遒劲有力的笔画如同刻板印刷出来，版面整洁规范，令人十分赞叹！整本作业里，没有一点差错、纠正的痕迹，只见老师用红笔在每道题下面打着对勾，评语极佳。这是老师对学生学习态度的肯定和赞赏，是陆永俊勤奋努力的结果，也是陆永信老师学生时代学习的样板和追忆大哥少年时代的宝贵物品。

初入教坛直面人生

1931年，陆永俊文登中学普通班六级毕业。年满17岁的他看到家里众多人口只靠父母承担生活的重担，作为老大，他决定外出谋生，帮助双亲减轻生活上的压力。

他应聘去了威海温泉小学任教。

初入教坛，直面学生张张稚嫩可爱，渴望知识的小脸，年轻的自己忽然成为他们心里尊敬的老师，这一华丽的身份转身，让陆永俊心里顿时增加了对教书育人的敬畏。他踌躇满志，暗下决心，一定不误人子弟，一心把自己所学的知识恭恭敬敬地教给孩子们，让他们插上人生理想腾飞的翅膀。他仿照着老师的教法，循循善诱地引导着学生们，耐心地辅导每一位孩子。

规律的教学生活很快就过去了，学期结束时，负责教育的村董看到陆永俊虽然教学认真，成绩蛮好，但念是刚来，所付给的薪酬少于初时承诺。本为解决父母负担的陆永俊心里有一丝的不快。这时，家住威海卫，文中时期的同学丛树霖找到他商量一起到后双岛小学任教。同学热心的邀请，并能同在一起教学，能有知心的思想交流环境，使陆永俊很快做出决

定。

1932年，他来到威海卫后双岛小学任教。报到那天，村董看到陆永俊清瘦白皙的脸庞浓眉大眼，十分英俊潇洒。高高的个子均匀的身材投放出青春特有的魅力。村董看到这样一表人才，而且还是文登中学的高材生，心里十分高兴，当即拍板留下。

人生之路，学无止境。在教学相长的路上，陆永俊更加勤奋地努力。时不时地想到中学时代老师们那奕扬的神采，为国育人的使命感。相形之下，年轻的自己感到头脑里的知识是多么的匮乏。不甘于现状的他，决定利用闲暇时间回文中图书馆或借老师们的书籍带回学习。同时，走访学生家长，进行社会调查，编一些乡土辅助教材，以扩大学生视野。功夫不负有心人，校内外的有机结合，让他所担任的班级的学生们学习成绩总是名列前茅，博得校董和家长们的一致好评。良好的教学成绩和声誉，让年轻的陆永俊心理得到极大的满足，他决心努力干下去，保持这一份成绩和声誉。

1934年，父亲写来的一封家书，改变了他长期在这里教学的打算。家乡缺少教师，村里不少人说服尧山公叫儿子回村教学。处于父老乡亲们的厚爱，陆永俊遵从父命，离开他那恋恋不舍的后双岛小学，回到童年的母校文登营小学任教。

文登营是明朝时期设立在这里驻军的指挥机关所在地，周边沿海屯兵数千人。文登营辖威海卫、成山卫、靖海卫、宁海卫，四卫五所。把持着中国的东海大门，是军事战略要地。这里居住的一代代人是来自天南海北卫国戍边的军人的后裔，村里有一百多位姓氏，在一个千余户的村落里出现百余姓氏实属少见。因此，小学里的孩子比较多。陆永俊见到孩子们生龙活虎般的朝气，个个脸上洋溢着刚毅纯净的神采，心想真不愧是军人的后代！

他不负家乡父老的期望，更加努力地教育事业。从书本到教法，从育人到做人，陆永俊制订出一套完整的教学方案，并有条不紊地付诸实施。他灵活多样的教学方法受到孩子们的欢迎，全班学生成绩每每考试名列前茅。

长期受到文中老师们的熏陶和社会进步思潮的影响，年轻的陆永俊思想发生了新的变化，他要尝试

人生新的挑战。胸怀鸿鹄之志的陆永俊，不甘于现状，不墨守成规，他决定按照文登中学校董以庆和教导主任王毓升指引的路子，放弃安逸平静的教学和生活，继续走上高等深造的求学之路，他要向社会舞台上展现自己人生的价值。

风雨烟尘求学路

1939年秋，陆永俊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法学院。陆永俊接到录取通知书后马上启程，奔向心中十分渴望的知识殿堂。

西南联合大学是国民政府在云南昆明设立的一所由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私立天津南开大学三所国家重点大学共同合为一起的一处综合大学，临时改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全面侵略中国的七七事变。为避战火，保护人才，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私立天津南开三所大学奉命南迁云南省昆明，从此开启了大学师生们培养政治情怀、学术抱负、远大志向同国家同呼吸共命运的，中国教育史上具有历史意义的新时代。

在侵华日军全面疯狂践踏蹂躏中国，祖国各地狼烟四起之时，一路上陆永俊背负生死，穿过硝烟，水路兼程，历经千辛万苦，辗转数千里来到这座中国最高学府——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通过考试，他改为文学系。师从朱自清、闻一多、蒲江清等文学名师门下，徜徉在知识的海洋里，如饥似渴地吮吸着中国文学醇厚甘甜的乳汁。

在联大，他冒着敌机的狂轰乱炸，在课堂、在林下、在防空洞里，坚持上课学习。陆永俊在回忆这段往事时说：“西南联大师生们在敌人的飞机疯狂轰炸下坚持学习，十分艰苦，昼夜提心吊胆。有时听到警报一响，老师马上组织我们转移，大家抱着书本立即向隐蔽地奔去，有时一天好几次。在这种艰难的条件下师生们抱着一颗共同的心，就是学好知识将来报国，改变中国受人欺凌的时代，建设一个和平幸福的新国家。”

血性男儿投笔从戎

在西南联大旧址、现云南师范大学校园东北，绿树环合之中，“12·1”烈士墓之西，一块在中国近代教育史有着重要地位的石碑——“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已经在这里耸立了半个多世纪。纪念碑阳面的碑文，由著名学者冯友兰撰文、闻一多篆额、罗庸书丹，阴面则录有“西南联合大学抗战以来从军学生题名录”，上书：“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于战时任务完成学校结束之日，勒其从军学生之姓名于贞石，庶垂令闻，及于久远。其有遗阙，补于校志。”其后是800多位投笔从戎参与抗战的联大学子姓名。在纪念碑第22行，673名位置上，镌刻着“陆永俊”三字。如今，他的名字和抗战史同西南联大一道载入彪炳千古的史册里。

1943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进入到艰苦卓绝的阶段。11月9日，陆永俊永远也忘不掉在联大操场上，西南联合大学根据教育部的部署，召开了全体同学会，进行从军动员。校长梅贻琦在大会上讲：“同学们现在都是年富力强的时候，都是受了相当的教育的人。平时我只恨没有好的、适当的机会为国家服务，能亲自经历着伟大时代的多变的新奇的赐予。现在机会到了，国家急切地需要着你们，希望同学能踊跃参加通译工作。各生应以所学，踊跃投笔从军，为国服役……大学4年级学生寒假结业后参加通译工作，可准予毕业……”“国家需要我们冲锋陷阵，知识青年都要肩负着抗战的重任。”“‘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知识青年乎！报国于疆场的时候到了！搏浪沙沉燕市冷，江湖侠士已无多，平生我亦书生耳，但未能甘膺下死！从军去！从军去！”著名学者冯友兰、潘光旦、陈友松等教授的昂扬陈词，分别从古今对比、中外对比、形势需要、青年责任等不同角度，阐述了热血男儿从军抗日的重要性，强调了青年在大敌当前的形势下所持有的态度。表现了教授们推动这次从军运动的良苦用心。

山河破碎，人民危难，一寸山河一寸血。陆永俊按捺不住澎湃如涛的激情。正在这时，他接到父亲的家书。家乡遭受日寇蹂躏生灵涂炭的惨景和父亲的殷切希望鼓励，更加激起投笔从戎，报国杀敌的决

心。

临近毕业的陆永俊响应祖国的召唤，走上投笔从戎战场。他参加了国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举办的第二期译员培训班。毕业后被分配到“战地服务团”，为美国驻华空军特遣队（飞虎队）和援华美军充任译员。

译员，担负着翻译传递中美双方军事家实施战场指挥制定方案的重大桥梁使命，需具备熟练的外语水平。陆永俊凭着出类拔萃的英语优势，被分配到美军驻华空军场站工作。他以准确的翻译，将战场诸方情报和交换信息向中美双方提供，为歼灭日寇，早日光复国土付出了一份力量。

1945年抗战胜利，陆永俊回到西南联大继续学业。

1946年7月31日，西南联大举行常委会。校长梅贻琦宣布：“西南联合大学到此结束”。随后，三校回迁，各自复原。

同一年陆永俊在朱自清先生的推荐下加入清华大学的教职队伍，共同回归北平清华园，从此开启了教书育人振兴中华的梦想。

勤奋的清华园丁

人们也许认为，清华园是中国学子梦寐以求的最高学府，在这最高学府里的教授们的待遇一定是十分的优厚。幽静神秘的文化殿堂清华园，是何等的令人向往！但有谁知道，在这里教书育人的教授们却背负着民族沉重的压力和重任，过着俭朴辛勤的常人生活。他们十分珍惜这个殿堂，因为他们深深知道清华园的来历，是在1900年八国联军的坚船利舰的威逼下，晚清政府腐败无能于庚子年与德、法、俄、英、美、日等八国联军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赔偿各国关平银4.5亿两。清华园就是用美国政府退还的部分庚子赔款资金，修建起来，见证着民族软弱耻辱的校园。从此，它时刻激励着中华儿女们的奋发自强的民族精神斗志。清华大学是培养人才的摇篮，她秉持“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校训，弘扬“爱国奉献、追求卓越”的传统，坚持“中西融汇、古今贯通、文理渗透”的办学风格和“人文日新”的精神，激

励着一代代清华人为之呕心沥血，砥砺奋斗。

在1947年1月28日，国立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教职员名录里，记载着陆永俊担任文学系助教职务。他是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二十四名教职人员之一。

他十分珍惜自己的工作。每天，当东方升起第一缕晨曦的时候，陆永俊就已经走进办公室，准备着下一节课的内容。他精力充沛，兢兢业业，一心把课程准备得最好。文学系主任朱自清多次勉励地关照：“不要太拼，要注意身体健康啊！”他总是站起来笑着躬身点一点头，以示感谢恩师的关怀。在陆永俊心里永远忘不了自己的恩师朱自清，当年在西南联大求学时受教育于他和闻一多等多位文学大师们，自己文学水平才能很快长进。今天，又是他亲自把自己举荐调入清华大学文学系，并在他麾下执教，这是多大的恩赐啊！

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他珍惜当下拥有的一切，知恩必报的传统家风永远沐浴着整个心灵。

夜间，陆永俊的办公窗前映现出他弯腰弓背翻检资料的身影和他有时咳嗽的姿态都映入师生们的眼帘。他专攻国学、博采众长、一丝不苟、孜孜不倦。他勤恳敬业，刚正谦和及严谨治学的精神，博得众多文学前辈的好评。他兴奋，他自豪，他能够和大师们一道共事担当文学系里的教学工作，奋进在传授知识的殿堂里，是多大的荣耀啊！

他用实际行动在默默地回报。

天有不测风云。1948年8月12日，当朱自清去世时，陆永俊眼前顿时感到中国文坛一位巨星殒落的悲痛，这位才华横溢的文学巨匠，自1932年起就担任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主任，年仅50岁的恩师溘然辞世的现实，令他无法接受。他饱含悲情写下一副副挽联悼念师长朱自清：“春风忆背影，温而厉，恭而安，不忧不惧，慎终如始，执铎仨年师表正殷群望；诘料贫病交加岐黄乏术，祇今薤露声中溯洄往哲，罔觉神伤襟泪满。秋月慕荷塘，词必精，情必显，以雅以俗，规旧若新，享名一代笔香最切常思；可叹蒿莱未剪绳墨失从，嗣后紫阳堂上想象斯文，忍看撰结海澜多。”“心血化文章治学有方留伟著；丹铅增疾痛回天无术惜良师。”“患病患贫天年未享；立德立言吾道不

孤。”

在清华园里，陆永俊先生不仅认真讲课传授知识，同时，他时刻关心国家大事，洞察世界风云变化，并为之做出自己的努力。

1950年10月，美国侵朝战火燃烧到鸭绿江边，严重威胁着我国人民的生命安全。党中央毛主席发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伟大号召，全国人民总动员，迅速掀起抗美援朝运动。陆永俊和清华园的教师们清楚地知道，中国人民刚刚脱离苦难，要打好这场战争，必须人人贡献力量，同仇敌忾才能打败武装到牙齿的美帝国主义。清华大学中国语文系的同人，为了响应“中国抗美援朝总会”所发出的全国人民增产捐献的伟大号召，为了发扬爱国主义的文学教育，也为了学习批判地接受文学遗产，遂决定集体来写《祖国十二诗人》这一本书，将所得全部捐献。由王瑶、陆永俊同浦江清、余冠英等著名教授撰写稿件（陆永俊撰写了“辛弃疾”）。《祖国十二诗人》一书，由中华书局印刷了4.1万册散发到全国各地，鼓励人民像诗人那样热爱祖国，热爱家乡，激发爱国热情，投入抗美援朝斗争中。他们将全部稿费捐献给了国家用以支援抗美援朝运动。

1952年，清华大学文学系调整，陆永俊和文学系里的众多教师散去各地院校，他去到北京外国语学院任教汉语言文学工作。当时的北京外国语学院以俄语教学为主，汉语言文学只是辅助课程，这与希望从事专业的汉语言教学和研究的愿望相对有一定差距，他期待以后找到更合适的工作再做考虑。

默默地拼搏与奉献

1957年，内蒙古自治区成立第一所重点大学——内蒙古大学。内蒙古大学是新中国成立后在少数民族地区最早创立的一所综合性大学，在国家高等教育布局中具有重要作用和特殊区域定位。

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主席的乌兰夫向党中央毛主席、周总理要一批大学教师到内蒙古大学做中坚力量。乌兰夫主席并兼任首任校长。中科院学部委员、北京大学教授李继侗来校执教并任副校长。期望到对口的汉语言文学

专业工作的陆永俊投入了支教内蒙古大学的行列。

火车满载着人和行李蹒跚地爬上广袤的蒙古高原上，陆永俊倚靠在车窗边，望着眼前黄沙和绿草交织的苍凉荒原，蔚蓝的天空下，时而掠过土壘的民房，时而掠过运输的驼队，寂寥的原野上点缀着稀疏的农田，这样的景象与久居都市里的陆永俊脑海里形成了鲜明的反差。淡泊与宁静是学者的风格。

这时，远处一队人马向面前涌来，彩带飘摇，一曲“鸿雁高飞去他乡，芳草低头躲秋凉，难忘敬爱的阿爸阿妈啊，孩儿出嫁到远方。……”曲调悠扬，动人心弦的蒙古民歌，伴着出嫁的队伍随风飘来。古老的草原民俗风情让陆永俊浮想联翩，他眼前情不自禁地浮现出和父母临别的情景是何等的相似。

怎能忘记临走时，年近古稀之年的父母双亲，在亲朋好友的拥簇下眼含热泪目送儿去远方。他们知道儿去的远方，是黄沙千里的北国边塞，那里的环境十分艰苦，怎能不令人担忧？离别的那一刻，二老的心里是何等的痛楚啊！我们从尧山公送别儿子的几首诗词里，可以看出当时老人对儿子万般的不舍和揪心的离别之情：“送儿北向指层峦，强学心宽鼻竟酸。岂为晨昏疏空省，更非衣食怕饥寒。担囊苏季重荣易，绚彩周莱再戏难。别绪多端唯一语，频频邮便报平安。”“别绪从来惹恨长，哪知最是老爹娘。倚门穿眼黄昏后，更有增疑月满梁。”“吾年已老无能为，生活诸般仰仗儿。才得异乡欣苟合，又听远塞赋相离。倚门难禁牵情泪，陟岵休嗟想象诗。希汝课余翻古调，常吟越鸟巢南枝。”“莫论他乡俗若何，人情各处尽同科。师生教学原相长，终是谦和收益多。”牵肠挂肚的老人，泪眼汪汪，千嘱咐万叮咛的神情让一向十分孝顺的陆永俊心碎。敬爱的父母双亲啊，您的真爱就是不说，儿的心里也懂。

自古忠孝不能两全的传统基因在脑海里深深扎根的陆永俊，为了国家的繁荣，他毅然离开了父母，以国家的需要为首选。他要在内蒙古第一所新建的民族重点大学里，传播知识，教学育人，为民族地区的繁荣发展贡献才智。

纷繁的思绪把他拉到1951年，他把父母从乡下老家文登接到清华园一起居住的往事。老人离家的那一刻，同自己现在的心情一样，也是恋恋不舍，挥

泪和乡亲、老友们告别。一晃6年过去了,今天自己启程,告别父母、告别同道好友,离开哺育他成长朝夕相处的清华园,心里也是那么万般的不舍和无比的眷恋。

来到这里后,同年10月14日,内蒙古大学举行了隆重的建校典礼。陆永俊同来自四面八方的同事们很快地融入一体,在新建的校园里投入教学工作。他教授的学科是汉语言文学类,如愿以偿。他深知,汉语言文学是国学的精髓,它是我们的立国之本,是中华五千年中国人民精心呵护,世代传承的宝贵文化遗产。搞好国学教育,传承中国老祖宗留下的宝贵遗产,为年轻青年提高治国理政,建设新中国打下牢固基础十分重要。

但是辞别都市远赴苍凉之隅,以求宁静治学的理想也成为奢望。1958年,一场抓“漏网右派”的运动在内蒙古大学悄然缜密地展开了,这时一位从其他高校来到内蒙古大学的原西南联大文学院的教师检举了陆永俊抗战期间参加“战地服务团”,为援华美军担任译员的历史。于是这样“重大的”问题就使陆永俊被“戴上了右派分子的帽子”,他愤怒的辩解说与校方有关组织,却如同在真空中呼喊,面对权力罗网,一个人的挣扎努力是那样羸弱。飞来的横祸与周边脸孔的变化以及随之而来的欺凌和羞辱,终于击垮了一个单纯学人的健康,1959年和1962年,陆永俊两次大吐血,切除了脾脏。自此陆永俊先生在与病体和沉重的“右派帽子”默默地抗争的同时,继续钻研古文字、古籍校勘、金石艺术等国学内容的研究论著,即便后来的文化革命中的批斗、劳动改造之余也没有中断。他坚韧、执著、排除一切困难,忘我奋斗,先后编撰出《甲骨文字研究》《古文字研究》《古文字学研究》《唐诗品汇引书》《清儒研究春秋左传书目一览》《铜器铭文研究》《古音研究》等著述,为中国古文

字学的传承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多年的潜心研究使他成为内蒙古大学古文字学研究和古籍校勘方面的学术权威。

1976年10月以后,长期桎梏下的学术风气开始回暖,陆永俊和两位同仁开始编撰《汉语常用成语手册》,经过两年的努力,这部著作与1978年脱稿,1980年在内蒙古出版。

1978年9月,中共中央本着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决定对被错划为右派分子的人进行复查,予以平反纠正。当陆永俊怀揣激动的心情,带着甄别文件在亲人的陪同下来到档案管理单位,打开他的档案,撤掉当年处分决定时,但却没有发现任何一点证明材料。历史竟然同陆永俊开了一个玩笑,让他背负着沉重的政治压力进行工作。但是,陆永俊心里明白,党是不会冤枉一个好人,历史的真相总会大白,他一直期待着这一天的到来。

他没有从此萎靡不振,更加勤奋执著的工作。

正是有了这一批文化先哲们把根深深地扎在这块肥沃的土地里,把学术成果播洒在草原上,才开放出今日绚丽灿烂的鲜花。如今,内蒙古大学发展到拥有哲学、经济学、法学、文学、历史学、理学、工学、农学、管理学、艺术学等10大门类学科,21个学院的中国重点综合研究型大学。

1980年5月,为了草原事业的繁荣发展而呕心沥血,积劳成疾的陆永俊先生病逝在内蒙古,享年仅66岁。

待到山花烂漫时,他在丛中笑。2017年10月,我旅游来到草原呼和浩特市,走进了内蒙古大学校园,适逢大学建校60周年,我看到数万学子和教授们带着热情洋溢、勃发向上的神采欢庆自己的节日时,我仿佛看到了万人丛中,来自清华大学的骄子、文登人们的楷模陆永俊先生容光灿烂的笑脸。

我的老党员姥爷

荣海鸿

我的姥爷荣天祥是现文登市大水泊镇口子村的一名老党员，已经去世三十多年了。但是，直到今天，村里的老人们提起姥爷来，还都纷纷竖起大拇指，直夸姥爷是个大好人。而我小时候，却总听见姥姥责怪姥爷：“不是你干村长，咱家何至于过得这么穷！”

姥爷当过村长？村长，那可是村里最大的官！怎么会让家里的日子越过越穷呢？

姥姥的话让我对姥爷的故事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忍不住想要一探究竟。

一、姥爷“怕”姥姥

小时候，我是在姥姥家长大的，在姥姥家的几年，我发现了一个秘密——姥爷怕姥姥。姥姥是个小脚女人，天天操持着一大家子人的吃穿，即使整天忙得脚不沾地，也很难填饱一家人的肚皮，况且又添上了我这张吃饭的嘴。姥姥脾气暴躁，跟谁说话都没好气，常常在我面前抱怨：“不是你姥爷干村长，咱家何至于过得这么穷！”

姥爷可是全村出了名的老好人，我从未见过姥爷对姥姥和孩子们发过脾气，别人家都是严父慈母，

而姥姥家却是慈父严母，因此，我跟姥爷反倒更亲近些，同样，姥爷对我这个缺少父母疼爱的外孙女更多了几分关心和照顾。

姥爷身材魁梧高大，常年在田间劳作，肌肤晒成了油亮的古铜色，虽然已快七十岁的老人了，但身体还很健壮，尤其是那脸硬硬的胡子茬，常常把我的小脸儿扎得生疼，但我就是喜欢猴在姥爷身上，用小手去摸那硬硬的胡茬，天真地一棵一棵的去数着，姥爷的胡子如同天上的星星一般，任凭我怎么数就是数不过来。

白天，我很少能见到姥爷的面，因为每天早上等我睁开眼睛，姥爷已经上山干活了；中午，姥爷回家匆匆吃完饭就又走了。只有晚上，吃过晚饭之后，姥姥和姨妈们就着灯光做些针线活儿，姥爷带着舅舅们修农具、打草绳、编筐编篓的，一家人热热闹闹说说笑笑的，享受着难得的温馨时光。每每这时候，我总喜欢搬个小板凳坐在姥爷旁边，一边帮姥爷递工具，一边缠着姥爷讲故事。姥爷给我讲牛郎织女的传说，讲梁山伯与祝英台死后化蝶的凄美，讲孟姜女哭长城控诉秦始皇的暴政，讲武松打虎的英勇，讲诸葛亮摆空城计……姥爷肚子里的故事就像他的胡

子一样多,好像永远都讲不完。但我最喜欢的,还是听他讲天福山起义,讲理琪血战雷神庙,讲于得水带军转战昆崙山,讲林一山带兵攻打鬼子据点……这些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抗日英雄的故事,我是百听不厌。奇怪的是,每当姥爷给我讲这些抗日故事的时候,就常听姥姥这样说:“行了,别老给孩子讲那些打打杀杀的事了,别吓着孩子。还说呢,不是你干村长,咱家至于过得这么穷吗?两个孩子至于丢吗?”

每每这时,姥爷总是“嘿嘿”一笑,就不做声了,但笑容里却分明透着几分自豪,还有几分内疚。这,也成了我心中极想探究的一个谜。

二、姥爷的特殊身份

在我七岁那年深秋的一天,姥爷用小推车推着我到自留地里割豆子。姥爷在前面割,我在后面帮着把豆子搬到推车旁。豆子还没割到一半,就听到有人喊姥爷,抬头看去,见村支书领着一个人来找姥爷。那人二十来岁的样子,戴着眼镜,文文静静的,很像学校里的老师。支书介绍说是省里的记者来采访姥爷的。我不知道记者是干什么的,就见他一边跟姥爷聊天,一边在本子上记着什么。记者叔叔还给姥爷拍照片,还给姥爷和我拍了一张合影呢,那可是我拍的第一张照片呢,虽然我从来没见过这张照片,但这个记者的形象却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脑海里了,大概也就是从那时起,我开始喜欢写作了。当然这是后话了。

我听不懂记者跟姥爷聊什么,就缠着支书伯伯问东问西的。支书伯伯常到姥爷家玩儿,跟我很熟悉。他捏捏我的小鼻子,对我说:“小丫头,不知道吧,你姥爷可是我们村的老党员、老村长、老革命,还是我的入党介绍人呢。这次,你也能跟着姥爷沾光,说不定也能上报纸呢!”

“真的,我姥爷这么棒啊!那伯伯你给我讲讲姥爷的故事吧。”

“你呀,有时间自己问你姥爷吧。”支书说完,跟记者和姥爷打过招呼后就先走了。

能上报纸,那是多了不起的事情啊!老党员、老村长、老革命,还入党介绍人,虽然这些名词的含义

我还不能完全理解,但姥爷肯定是个了不起的人,姥爷肯定是个有故事的人!

至于我是否登上了报纸我就不得而知了,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期,一个农村的老百姓是没有多少机会可以接触到报纸的。不过,从那天起,我就彻彻底底成了姥爷的小尾巴,姥爷的故事也渐渐在我眼前清晰起来。

三、姥爷的抗争

姥爷出生在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一家十几口人守着十几亩薄地,日子虽不富裕,却还能勉强维持温饱。姥爷有个妹妹,长得很漂亮,被邻村的地主家少爷看上了,强娶回家。但,不到一年时间,正值青春年华的妹妹居然疯了,没过几天又突然暴病身亡。听到噩耗赶去奔丧的姥爷,抱住妹妹遗体痛哭,手拂过妹妹头顶时,无意间触到了一个硬硬凉凉的东西。姥爷拨开妹妹头发,从妹妹头顶拔出了一根粗粗的足有两寸长的铁钉!显然妹妹是被人害死的。血气方刚的姥爷当场揪住地主少爷跟他理论,却被地主家家人一阵暴打,赶出了家门。姥爷不服,发誓要为妹妹讨回公道,一纸诉状把地主少爷告到了衙门。结果,可想而知,姥爷非但没有告倒地主少爷,反被地主少爷倒打一耙,说姥爷诬陷好人、造谣生事、私闯民宅,把姥爷抓进了大牢。

女儿惨死,儿子又身陷囹圄,这可把家人急疯了。为救姥爷,家里卖房卖地凑够了贪官索要的钱财,终于把折磨得不成人样的姥爷救了回来。从此,一家人只能靠给地主扛活,过着吃不饱、穿不暖的苦日子了。世道的黑暗让姥爷看不到希望,姥爷的抗争换来的只能是更悲惨的下场。

四、姥爷加入共产党

1937年,日本悍然发动了侵华战争。胶东半岛成为日军海上登陆的重要地点。我的家乡文登惨遭日军铁蹄践踏,百姓陷入水深火热之中。

已经三十多岁的姥爷,由于家境贫寒娶不起媳妇,一直打光棍儿。后来,家人收留了一个外地来的

讨饭姑娘,和姥爷组成了家庭。到抗日战争爆发时,姥爷已有两个女儿了。一家四口住在离村子两三里路的地主家的破山庵里,靠给地主看管山林勉强度日。

一天,姥爷在巡山时救了一个受伤的共产党的地下交通员。在姥爷家养伤期间,这个人给姥爷讲了很多革命道理,引导姥爷走上了革命道路。然而,不久,这位年轻的地下交通员就在一次执行任务中光荣牺牲。姥爷,在黑暗中看到希望和光明的姥爷,没有被白色恐怖吓倒,毅然接下了战友手里的枪,成了一名共产党的地下交通员;姥爷的家,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也成了共产党的地下交通站。姥姥虽不懂姥爷的工作,却义无反顾地担起了家庭的重担,让姥爷有更多的时间去做自己想做的事。

1937年12月24日,中共胶东特委领导胶东人民拿起长枪、土炮、大刀和红缨枪,在我的家乡文登县举行了威震胶东的天福山抗日武装起义,成立了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短短三个月时间里,抗日武装起义席卷文登、荣成、威海、牟平、海阳、黄县、福山、即墨等地,点燃了胶东人民武装反抗日本侵略的熊熊烈火。

姥爷多想投身到这革命的队伍中去啊,但他坚决服从上级的命令,没有亲自参加天福山起义。他按照党的指示留在地方,成了我们村共产党领导下的第一任村长。在村里发动群众参军打鬼子,为部队筹款筹粮、救护伤员、传递情报,为部队做好后勤保障工作。

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直至建国初期的二十多年的时间里,姥爷一直担任我们村的村长,他把全部身心都献给了党的事业,事事都把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前头,很少有机会顾及家里,更别说利用职权

为家人某福利了。大字不识一个的姥姥,不但担起了养家的重任,还经常帮助姥爷做些传递情报、照顾伤员、救济困难群众等工作,里里外外一把手。曾经因为把家里所有的口粮都送给了部队,一家人靠挖野菜、吃树皮度过了艰难的春荒时节,更有一双年幼的儿女因冻饿而死。

儿女的死伤透了姥姥的心,她支持姥爷的工作,却不能原谅姥爷作为丈夫和父亲的失职,所以跟姥爷说话就没有好声气。姥爷呢,在外是大家公认的好村长、好干部,对于家庭和孩子来说,却没能尽到做丈夫和父亲的职责,因此对姥姥和家人深感愧疚,对于姥姥的指责自然也就隐忍了。这也就造成了我所看到的姥姥、姥爷慈父严母的相处模式了。

知道了姥姥、姥爷故事的我,爱上了那个看似有些不讲道理、脾气暴躁的姥姥,更爱上了那个在姥姥面前唯唯诺诺,却是敢做敢当、一心为公,因为当村长而让家里的日子比普通百姓过得还困难的姥爷。尤其是那些藏在姥爷胡子上的故事,让我知道了什么是真正的共产党人。姥姥、姥爷的言传身教影响了家族里一代又一代的人,我的父辈,我的同辈以及我们的后代,有多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家族中人,不管从事什么工作,大家都是勤勤恳恳老老实实做人,没有一人走上违法犯罪道路。

今天,姥姥、姥爷离开我们已经三十多年了,当年威震胶东的天福山起义也已过去八十多年了,我把起义英雄们的故事讲给我的后辈们听,也把姥爷这个老党员的故事说给儿女们听,让他们真正了解一个共产党员的风采,让他们珍惜今天这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把英雄的精神代代相传!

《白说》不白说

张君广 于丽丽

知名央视主持人白岩松写过一本书,书名叫《白说》,这书名是作者有意为之的诙谐幽默,带点儿自嘲的味道。白岩松在代序首段中说:“我姓白,所以这本书叫《白说》。其实,不管我姓什么,这本书都该叫《白说》。”读完这段,我就忍不住笑了,这是独特的白氏幽默,赞一下!

书中的文章分为五大块:岁月、价值、沟通、态度、时代。

一

在“岁月”一块里,我非常有感触的篇章是第一篇“幸福可以无限靠近,无法彻底到达”。该文的题目本身就很有哲理。我的理解是世界上没有完美的幸福,人生总会有缺憾,完美的事业、完美的爱情、完美的家庭等等都是不存在的。

你可能读书治学很优秀,但不一定有做生意的智慧,比如,文学大师巴尔扎克做投资赔了个底朝天;你可能在仕途上春风得意,但在亲情上却众叛亲离。在中国,越是清官越容易陷入这种境地,因为家人、亲戚都想在你身上“沾点光”,沾不上就生气,历

史上的包拯、海瑞都是如此;你可能富可敌国,红的发紫,但子孙却很不争气,害得你经常在媒体上致歉澄清。成龙、张国立等明星都经历过这种烦恼。如此等等吧,由点可以及面。用白岩松的原话说是:“幸福像鞋,舒不舒服自己知道;又像‘百分百’的黄金,可以无限靠近,无法彻底到达。”

白岩松在这篇文章里探讨了当前很多中国人为什么觉得不幸福的问题。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普遍性问题,也很有高度。大了说是政治大事,小了说是人文关怀。现在的人们普遍富裕了,有车有房,生存无忧,但人们为什么还不觉得幸福呢?从文章里可以得知:幸福需要三个层面的因素,物质、情感和精神。作者引申了一下说:物质是基础,情感是依靠,精神是支柱。这样一分析我们就明白多了,原来我们国人以前特别看重的经济条件原来才是一个“基础”啊,很多国人的认识可能都偏了,没有认识到情感和精神的重要性。“花钱买的来房子,买不来家吧?花钱买的来男人和女人,买不来爱情吧?花钱买的来书,买不来文化吧?”,这些话都很通俗,深入浅出地说明了物质和精神、情感的不可替代关系。我的理解是人不能没有精神追求(或者说信仰),没有精神追求就是

行尸走肉,身体再健康,活着也没劲,更谈不上幸福。解放前的共产党员为什么那么有激情,有干劲,即使面临生命危险都毫不畏惧?原因就是他们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仰,对共产党所从事的事业充满了信心,对祖国的未来充满了美好憧憬!

第二段让我深思的话,是白岩松引用梁漱溟的一段话:人一辈子总要思考三个问题,按顺序,不能错。先要考虑人和物之间的关系,然后考虑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接下来考虑人和自己内心之间的关系,我从哪儿来?到哪儿去?活着有什么意义?

我认为人和物之间的关系,可以理解为人对物质的追求;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可以理解为人对情感的追求;人和自己内心之间的关系,可以理解为人的精神状态。搞清楚了这三种关系,并且能够正确地处理这三种关系,你才能感受到幸福的真谛!“我从哪儿来?”我觉得每个人来到这个世界都是生物种族的延续,是基因遗传,是一个动物个体,至于高不高级,那是宣传语言,不必太在意。“到哪儿去?”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就好像是接力赛中的一个选手,我们的任务就是跑好这一段赛程,跑完了就是终结。“活着有什么意义?”我们活着的意义应该是为人类,为国家,为家庭等做出自己的贡献,最好是不可替代,你的幸福指数和不可替代性有密切关联。爱因斯坦、莎士比亚、毛泽东等人在某个历史时期都具有不可替代性,所以他们的人生也最有意义。

第三段有感触的话是“人生中得意和失意都只占5%,剩下的90%是平淡。你能不能把那90%的平淡过得不平淡?不太容易,尤其年轻的时候更不容易。”我觉得他说的很有道理,能不能把平淡生活过得有意义才是幸福不幸福的关键。很多演艺人员当红时春风得意,一旦过气了就耐不住寂寞,或自杀,或沉沦,这都是不能把平淡过好的例子,值得我们深思。平淡时心如止水,注重“厚积”,那么“薄发”就是早晚的事。

二

“价值”一块里,我欣赏白岩松对名著的评论,他说:“名著之伟大,从来不在于所谓的“中心思想”,而

在于太多人心中有而个个笔下无的动人细节。”

过去,我们太重视书或文章所表达的“中心思想”,把它作为一个衡量价值的标准。无疑,太功用化了。真正能打动人心灵的是动人的细节,比如,读完《水浒传》,你记住的可能是武松打虎,林冲风雪山神庙,燕青打擂等情节,对这些英雄的壮举赞叹不已;读完《红楼梦》,你可能记住了林黛玉进贾府,黛玉葬花等情节,对林黛玉的性格气质有了一个很好的解读;读完《阿Q正传》,你可能会对阿Q挨打之后的表现印象深刻,从而很好地了解了这个可怜的人物。至于这些书的中心思想,你可能搞不懂,但不影响你对这些书的喜爱。生动的故事细节强烈地吸引着你。

现在,市面上有不少针对青少年的浓缩版的名著,作者说它们是害人的东西,是对读者的欺骗。这些书应该说是保留了“中心思想”,但删除了大量的动人细节,其文学性、艺术性已经大打折扣,其价值也已大打折扣,属于被阉割的“太监”之类的事物了。

其次,我喜欢白岩松对“领导”的评价和划分。他从《道德经》中的话“太上,下知有之。其次,亲而誉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引申开来,说“最好的领导什么样?你不过知道有这么一个领导存在,不用天天开会也能做到一切井然有序。排第二位的是被人赞扬的领导。排第三位的领导是被人畏惧的领导。最差的领导是被人天天拿嘴上骂的领导。”读完令人玩味,说的很有道理。

“做人要正,做事要奇。”这是白岩松根据《道德经》里“以正治国,以奇用兵”引申出来的。我理解为自己身正才能有影响力,“己身正不令而行,己身不正,虽令不从”,从郭伯雄、徐才厚身上我们能够找到例证,前些年军队中乌烟瘴气,贪腐成风,军队战斗力自然锐减。做事要奇,是强调出奇制胜,与众不同,当前国家提倡的“创新”就是鼓励出“奇”,不“奇”何来创新?

三

“沟通”这一板块里,我欣赏三句话。

1、柏拉图说:“谁会讲故事谁就拥有世界。”听起来好像很玄幻,其实仔细想一想就明白了它的

深入浅出,柏拉图不愧是哲学家。例如,美国的历次大选,共和党和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都要在全各地巡回发表自己的施政演说,谁讲的更能打动人心,谁就能获得更多的选票,最后谁就能当选总统的职位。依此类推,就很容易理解了。

2、传播有一个规律:没有细节就没有公信力。细节是一切文化产品的立命之本。

白岩松说我们往往对意义和主题强调太多,毁掉无数趣味。其实最有意义的意义藏在故事的细节里。他说好莱坞比很多国家的宣传部更厉害更狠,向你传播美国的主流价值观,不但不给钱,还收你的钱,让你热泪盈眶地接受。这就是细节传播的力量。它比扯起嗓子高喊“美国制度更优越”更有效果。

3、智商决定对手,情商决定结果。

作者在生活中常对儿子说:智商决定你跟谁比赛,情商决定你比赛的结果。事实确实是这样。处于竞争位置的双方往往在智商上没有明显的优劣,比如,参加竞选的几位市长候选人,县长候选人等,通常都是当地的政界精英,智商一般差别不大,但决定竞选结果的往往是情商涵盖的东西,比如,人际关系,你的人品、性格、意志等等。

四

“谁能读懂韬光养晦的痛苦?”这一篇章是“态度”板块里最能打动我的。

众所周知,很多年前,邓小平说过一段话:“绝不当头,韬光养晦”。一个泱泱大国的领导人,提出韬光养晦的策略,一定是痛苦无奈的,谁不想当老大,风光无限啊!可是你要有当老大的资本才行啊!自己家的日子都过得捉襟见肘,寅吃卯粮,怎么在国际上仗义疏财,帮助他国?自己的军备落后,家边都保卫不了,怎么帮助别国免遭欺凌?

1999年南联盟中国使馆被炸,全国人民义愤填

膺。如果任由爱国情感喷发,美国驻中国以及其他各国的使馆都有可能遭殃,进而还可能挑起一场大战。这对当时的中国是不堪重负的,全面的中美冲突会使我国的改革开放进程被迫停止,人民的生活水平急剧下降……这是国人能承受的吗?“小不忍则乱大谋”,白岩松说:“这一刻我们最应该记住的是,只有让中国强大起来,才是真正的雪耻。”时任的国家领导人在公众场合都落泪了,一向以强硬著称的朱镕基总理在慰问死难者家属的时候也是泪雨哗哗,他和我们普通民众一样痛苦,但必须隐忍。

有时候,时常叫嚣愤怒的人不可怕,可敬的是暗暗积蓄力量的人!“君子报仇,十年不晚”。

作者还写到了“台湾问题”,2000年时,陈水扁处处与大陆为敌,惹得全国人民一片喊打之声。白岩松认为不合时机地一味诉诸武力是不明智的,战争会祸及每一个中国人,会把二十年的改革成果葬送掉,这个代价我们承受不起。只要我们埋头发展,励精图治,解决台湾问题的天平一定会向我们这边倾斜。

现在回过头再看,在台湾问题上的隐忍也是正确的。当前的台湾民众,赞成两岸统一的比例越来越大,五星红旗已经时常在台湾飘扬了,今天我还看到一条新闻,标题是“统派”攻占民进党总部,蔡英文被迫经过“五星红旗海”。内容是台湾民众不满蔡英文的政策,打着五星红旗占领了民进党总部。这说明我们有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好形势。两岸统一脚步声已经越来越近了。

“韬光养晦”是为了积蓄力量,是为了有朝一日不再“韬光养晦”!

现在,我们已经主动地频频“亮剑”了,你注意到了吗?

絮絮叨叨,说了不少,读者赞同我的看法吗?欢迎批评指正。

《白说》不白说。

新时代的雷锋

——吕明玉的故事

周诗萍

2011年11月22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时任中宣部部长刘云山对她的事迹做出专门批示。新华社、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各大媒体对她进行了深入采访报道,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中央创先争优简报将她誉为“最美的中国人”。她先后荣获了“中央企业金牌志愿者、山东省十大凡人善举人物、全国五好文明家庭、山东好人榜、山东省优秀志愿者、第四届山东省道德模范、山东省优秀共产党员、“美德威海”建设先模人物、第五届威海巾帼十杰、国家电网创先争优优秀共产党员、威海市和谐使者、全国无偿捐献造血干细胞奉献奖、威海市三八红旗手、威海市优秀共产党员”等四十多项荣誉称号。她就是吕明玉,一位年轻漂亮的基层党支部书记,她获得的这些荣誉背后有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呢?

吕明玉1974年4月出生在文登市葛家镇中旺疃村。从小喜欢唱歌跳舞,性格活泼开朗。父母都是本分的农民,在明玉两岁的时候,爷爷去世了。明玉的母亲照顾奶奶、孝老爱幼、为人处世,街坊邻居无不竖起大拇指。爷爷和父亲都是老党员,良好的家庭教育使得明玉姐妹俩从小就很懂事。明玉妈妈说,姐

妹俩能拿动镰刀,就开始去地里干活。长大成人后,姐姐参军去了部队也入了党。

能歌善舞的吕明玉在中学期间,就暂露头角。1991年高中毕业时,恰逢文登电业局招收艺术团成员。吕明玉在学校老师的推荐和带领下前来应试。当时来应试的大都是专业的艺术考生,从未出过远门的吕明玉心里难免有些忐忑不安。临近考试结束,吕明玉是最后一位上场的考生,意外的是这次考试,吕明玉取得了第一名,喜夺桂冠。

考入电业艺术团,光荣地成为一名专业的电业艺术人。吕明玉珍惜这份自己喜爱的事业,她刻苦练功,从不偷懒,总是以高标准来要求自己。舞蹈是一件很辛苦的工作,每天都要练习十几个小时,别的同事都下班了,练习室里最后一位总是吕明玉,对每一个动作,她都要求自己达到完美,有半点瑕疵都要重来。认真做事,踏实做人,是吕明玉参加工作以来的座右铭。她曾多次参加艺术团演出活动,都取得了优异成绩和观众好评,成为团里的台柱子。遗憾的是,由于长时间超负荷的练功使得吕明玉的大腿肌肉严重受损,以至于丧失了跳舞的能力。吕明玉多才多

艺,表演魔术也是她的特长,那时热电厂办公室急需一名打字员,艺术团希望能继续留下她做魔术演员,可是吕明玉依然决定离开舞台,去应聘这份从未尝试过的工作。

2001年9月吕明玉调到热电厂办公室做打字员。对于微机这个新生事物吕明玉满怀激情地投入进去,短短的一周时间,她就能够做到盲打五笔输入法。进厂一个月,在第一届全厂行政人员微机考试大赛中,取得了第四名的好成绩。初来乍到,电厂职工对吕明玉是搞艺术出身还存有偏见,认为搞艺术的人都有些娇生惯养,怕拖了工作后腿,没想到吕明玉坚韧不拔吃苦耐劳的性格,不仅没有给电厂拉后腿,而是争得了多项荣誉。

由于家庭环境的熏陶,入党是吕明玉早日向往的事情。2009年5月吕明玉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正式共产党员。

2010年5月26日,公司工会组织造血干细胞血样采集活动。当时是吕明玉下的通知。之前2003年她有过第一次献血的经验,那次献血200毫升,因为早晨要空腹,加上晕针晕血,当时抽血到180毫升时她就感到乏力犯困,医生不断地拍打提醒她:“不能睡觉啊,坚持一会就好了。”就这样完成了献血任务,她光荣地领到了献血证书。这次下通知的时候,她自己想这次一定提前把自己保养好了,就不会出现上次那样的情况了。所以她依然毫不犹豫地报了名与60名工友一起参加了干细胞血样的采集,成为了中华骨髓库中的一名志愿者。

2011年1月14日是个周末,吕明玉和丈夫孩子开车回家看望父母。路上突然接到威海红十字会打来的电话,告诉她上次采集的血样和江苏的一位白血病患者初配成功,如果愿意的话,需要她再去采个血样,进行高分辨分析。还有什么比挽救一个生命更重要的吗?想到自己终于能够有机会去救人了,她当时就像中了彩票一样,特别兴奋,不等和身边的家人商量就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当丈夫问她什么事?她对丈夫说是好事你肯定同意。到了父母家里,她才一五一十跟家人说了实情。家人当时有些担心,但看到吕明玉那兴奋的样子,便把担心变成了鼓励。

3月15日,吕明玉又接到了威海红十字会的电

话,通知她高配也成功了,而且是唯一的一个能配上型的,迄今为止,非血缘造血干细胞配对成功的几率非常低,仅为几十万分之一,吕明玉听到这个消息感到万分地幸运,期待救人的那一刻早点来临。

4月7日晚上,在公司、红十字会和家人的关爱鼓励下,吕明玉由红十字会姜主任和丈夫陪同一起坐火车奔赴济南。

4月8日早上一到济南,就直奔省立医院,又做了一次体检,并开始了每天两次的皮下注射动员剂。大家也许不清楚动员剂是什么,因为造血干细胞深藏在我们的骨髓中,而动员剂可以把它们激活到外周血,以方便采集。因人而异,动员剂给吕明玉带来了强烈的反应,先是大腿呈现出鼓胀的疼痛,接下来就是腰和后背也开始出现明显的疼痛。看着吕明玉那痛苦的样子,爱人曾劝她放弃,但她知道放弃就意味着一个鲜活生命的消失,她为了挽救这个生命挽救一个家庭,她必须坚持再坚持。连续打了四天动员剂,就要进行最终的采集了。采集前,明玉在留言卡上写下了她由衷的祝福:“奉献爱心,点亮生命。愿患者早日康复,愿好人一生平安。”

4月12日8点50分,明玉躺在采集床上,等待着医护人员将采血针扎进她的血管。此时她脑海里浮想着那个远在江苏的陌生患者就要康复的情景,在心里一遍遍给自己加油。随着采血泵的启动,血液一次次被抽出、分离,再回输,造血干细胞也一点点地被采集出来。按计划采集是分两天进行的,每天十个循环,做到第十个循环的时候,虽然已经出现了一些不舒服,但为了患者能早些进行移植,明玉请求医生还可以给她坚持多做一个循环,她要为患者多争取些时间。

直到下午1点50分,历时5个小时,第十一个循环结束,血液在体外循环11000毫升,相当于将她全身的血液体外循环了三遍,共采集了110毫升造血干细胞混悬液。采集过程中,由于钙流失的严重以及抗凝剂的作用,在采集后半程,明玉开始脸部麻木,逐渐两只手、胳膊等部位都出现了麻木抽筋的症状,刚采集完,她整个人的行动都不太方便,看着护士将仅仅110毫升的混悬液装入恒温箱的时候,她还不放心地问:“怎么就这么一点儿?”负责采集的医

生说：“别看少，这可是浓缩的生命的种子，这是金钱买不到的，它比任何东西都珍贵！”。

当天下午五点，110毫升造血干细胞由医务人员乘飞机带到了苏州医院，晚上接近11点的时候，患者医院打来电话告知，采集的细胞数量和浓度完全满足患者的需求！明玉也从红十字会工作人员那里得知，她救的是一位有一个七岁女儿的三十三岁妈妈，比明玉还小四岁。

采集的第二天正好是吕明玉37岁的生日，这个生日，将会是她人生中最难忘的一次，她为自己选择了这样一种方式过生日而幸福。

吕明玉采集结束后回到单位，单位给了她充足的休息时间，由于免疫力下降，明玉感冒了，但她仅休息了一个月就正常上班了。

时隔不到半年，就在国庆节前的9月29日，红十字会突然又打来了电话，说那位苏州患者的免疫力突然下降，生命告急，急需吕明玉再次捐献淋巴细胞来救命。这次她犹豫了，如果说第一次捐献是怀着大义凛然的英雄气概去的，那么这第二次捐献她感到了紧张和恐惧。她开始顾虑了，仅仅遭受一些身体上的痛苦也就罢了，可是自己的孩子还小，父母年事已高，两次捐献如果出现“万一”了可怎么办？会不会有后遗症？会不会妨碍到今后的工作和生活？可是如果不去，自己会不会良心不安？那等着我捐献的患者会不会就此绝望？……很多很多的问题一股脑儿地涌了上来。经过激烈地思想斗争，身体刚恢复不久的她毅然决定再次捐献。

可是这一次，她没有想到的是，来自家庭的“反对声”竟如此的强烈和一致。爱人心痛地说：“这一次，咱坚决不去捐，你上次遭的那罪，还没受够吗？”明玉知道，爱人还记挂着之前的那次捐献中的反应，并且在捐献后还感冒过敏了好长时间，让家人都非常担心。父母也在一旁阻拦着她：“闺女，不要再去了，一次就行了，咱已经是仁至义尽了。”亲朋好友以及同事知道了这事以后，也是一边倒地劝阻她不要去，有的说：“短短的半年内要捐两次，你的身子骨能受得了吗？咱道义上也说得过去了，不要为了别人而把你自己的身子骨拖垮了，你可要想清楚哇，可别冲动啊！”

国庆的七天假里，家庭会议轮番开了多次，可不

论明玉怎样说，家人就是一个“不”字，那七天里，可以说是一家人最难熬的七天，一个个都是吃不下，睡不好。

明玉流着眼泪向自己的亲人们说：“我知道你们是为我好！现在时间不等人，救人应该救到底，如果我不去，就前功尽弃了，我会终生遗憾的。你们希望我这一辈子就在后悔中度过吗？”有着四十多年党龄的老父亲说：“闺女，我们知道你一向心善。咱是一名党员，你就放心地去吧，我们支持你！”在大义面前，父母和爱人最终全力支持她再去捐献。

10月28日，依然是在山东省立医院，依然是在那张采集床上。不同的是，在采集室外默默守候的不仅有她的爱人、女儿，还有公司领导等一直关心爱护她的人们，躺在采集室里，由于种种压力加上紧张，一开始血管就痉挛，直到医生在她身上加了三个热水袋，盖了三床被子才使采集得以继续。采集开始一个小时以后，又出现了第一次捐献时抽筋发麻的症状，明玉在心里对自己说：“我必须坚持，因为患者此时和我一样也在坚持！”这次采集经过了大约4个半小时，成功采集了64毫升淋巴细胞，至此吕明玉完成了她生命中的第二次捐献，成为山东省首例，全国第26例两次捐献的志愿者。

11月初，明玉接到了患者的感谢信，其中一段话是这样写的：“吕姐，我可以活下去了，我的孩子有妈妈了，她不会可怜孤单了。我的妈妈有女儿了，我可以陪她到老了。活着真好，身边的一草一木，连空气都是那么新鲜，感谢你给了我两次生命。”“今天你为了救我，又一次捐献了淋巴细胞。姐，你真是太伟大了。现在，你就是我的亲姐姐了，我们已经有割不断的血脉相连了……”一遍遍地捧读着这封饱含感激与幸福的来信，吕明玉的心也充溢着欣慰与温暖。这一刻，她知道自己当初的抉择是对的。

2018年6月8号，为了响应公司号召，吕明玉主动请缨，来到了文登区环山街道办孙家西山村，开始了她为期两年的精准扶贫工作。为了能够带领乡亲们早日脱贫致富，她做了大量的调研，经过信息筛查，一种通过农作物的种植带领乡亲们脱贫致富的法子让她充满信心，可是进村一看，村里没有土地，没有经济收入，这让吕明玉感到了理想很丰满，现实

很骨感,就在这时,村里的一件土地纠纷事件让她改变了想法,人心齐泰山移,孙家西山村被定为软弱涣散村,要想从根本上脱贫致富,首先要扶志。于是,吕明玉从抓党建就是促生产的定位开始了她驻村第一步。

村里的两户人家因为地邻侵占的问题吵到了村委,村主任多次做工作,但就是解决不了两家的纠纷。初入村的吕明玉当起了调解,许是两户人家看吕明玉是位女书记,又知道她可是位家喻户晓的好人一个,也不好意思难为她,就勉强握手言欢。过后,吕明玉了解到村里类似的问题还不少,按下葫芦浮起瓢,这让她想起了搁在孙家西山村头上那顶“软弱涣散村”的帽子。想改变村子的现状,必须先摘帽,而这就先要抓群众的思想意识,基层党建工作是抓好农村各项工作的“牛鼻子”,抓党支部、抓党建工作刻不容缓。

吕明玉原先在单位任职党支部书记,有丰富的党建经验。何不让两家党支部建立共建呢?先进带后进,取长补短。说干就干,在她的联系下,文登营供电所党支部与孙家西山村党支部结对共建,联合开展各类党建活动。在共建中,文登营供电所党支部将新的活力和先进的做法注入到了孙家西山村党支部,在吕明玉的建议下,组织所里的彩虹共产党员服务队与村里的党员一起将村里杂乱的会议室重新收拾出来,建立党员活动室,帮助添置了各类书籍,又帮助购置了威风锣鼓,组合了爱好鼓乐的村民,组建了锣鼓队。谁家有喜事,锣鼓队都会义务送上门,这让村民高兴地合不拢嘴,有事没事都喜欢到村委大院去坐坐。

吕明玉又趁热打铁,组织两家党支部党员一起在村委会参加组织生活。定下了每月一次的三会一课学习日和主题党日活动日。七一之际,她又带着两家的党员们到爱国教育基地接受党性教育,邀请区委党校讲师到村上党课,带领两个支部的重点岗位人员到威海市廉洁教育基地进行教育,强化党员的理想信念教育,这让广大党员受益匪浅。8月底前,又顺利完成了启动农村党组织、党员“五星级”评定工作。十一国庆节当天,还在村里举行了庄严的升旗仪式。这一件件都让村里的老党员感动不已,71

岁的老党员孙本昌说:“这些事做的可真是好,值,真值!”

人心齐,面貌新。党员树起了榜样,村民自然也跟着一起向前走。接下来的三会一课和主题党日活动,大家都会主动参与。7月中旬,吕明玉召集了40多位志愿者进村帮扶环境整治,清理杂草沟堰垃圾,党员们不论年纪大小,都主动走出家门参与其中,村民们也都看在眼里,也跟着干了起来。用村支书的话说,这在以前可是从来都没有过的事儿。

9月27日,经过党员和村民代表投票,孙家西山村摘掉了“软弱涣散”的帽子。

“村民的屋檐线老化,新上的项目要开始运作,村里要致富,村民供电安全还得有充足的电力做保障。”供电员工出身的吕明玉驻村迈出了第二步,无论是村里要脱贫致富还是村民用电有保障,当务之急要把村里的供电质量提上去。

吕明玉和村支两委成员商量后,又向文登区供电公司党委详细介绍了村里线路老化、电压不稳等情况。当天,文登区供电公司工作人员就来到孙家西山村,全面摸底线路、电表、变压器等供电设施情况。

几天后,施工队进了村,开始改造孙家西山村的供电设施。在改造过程中,吕明玉发挥她在基层供电所的工作经验。每天到施工现场仔细查看电表安装、接线入户等环节的施工工艺和质量,并提出实用的改造建议。

在吕明玉的协调下,文登区供电公司将村中原有的配电室改迁为架空台,显著提升了供电可靠性。同时又免费为村民更换了近20000米的屋檐线。屋檐线变粗了,供电可靠性提高了,村民家中的电器可以放心大胆地使用了。

孙家西山村是市级美丽乡村,到岗后,吕明玉全力组织整治环境卫生,在充分保留乡村原有风貌的基础上,对村南河道进行疏浚、浆砌,并建设了观光长廊,淤泥蝇虫等彻底不见了。说起这条河,72岁的石松显乐得合不拢嘴:“以前跟现在真是没法比,现在水多清啊,看着心情都好,大伙儿经常来这洗衣服,都自觉把洗衣粉袋子扔垃圾筐内。”

看到这些令人欣喜若狂的变化,村民们口耳相传,一时间,整个孙家西山村都沸腾了。

作为第一书记,吕明玉时刻想着,怎样带领村民走上幸福安康路。她注重用好用活“输血”“造血”两种方式,做好扶志扶智经。于是,她走出了坚实的第三步。

精准扶贫怎样才能做到位?吕明玉商量着把村里126亩地从农民手中流转给一家公司,搞起了玫瑰花种植。部分村民“摇身一变”成了花卉基地的工作人员,尽管还是守着土地,但是每个月能拿2000多元工资,流转出去的地,一年还能得600斤小麦。这就从根本上解决了部分人的收入。

搞活村集体经济也是吕明玉“造血扶智”的一个重要举措。在走访调研的基础上,吕明玉和村“两委”班子研究上马传统面食加工厂。将村里原有的一座旧屋改造成了占地600多平方米的生产车间。家有梧桐树引来金凤凰,吕明玉又多方奔走,终于在她的拉动下,一家爱心企业加入到了对村企业支持的行列中,不但提供成熟的技术和现有的设备,还免费帮助培训村里的10名生产人员怎样做出各具特色的花饽饽。面食加工厂的建成,不但解决了村里闲置的劳动力,还增加了村集体和村民的收入。现在面食加

工厂已开始批量生产,吕明玉早已与电商平台进行沟通,为产品打开销路。

短短半年时间,吕明玉变黑变瘦了,但她却是信心满满,她说:“当了第一书记,是有苦也有乐。我希望在我驻村的这两年内,能踏踏实实走好每一步,带领着村民们真正走上幸福安康路!”

吕明玉经常说,她不能像企业家那样为社会创造更多的财富,也不能像科学家那样做出惊天动地的业绩,但她可以为社区老百姓奉献一颗爱心,在他们最需要帮助的时候能想起咱们党员,就是她最快乐的事情!

同样,将善举延伸下去也是她的一个心愿。2015年12月,吕明玉当选为文登区志愿者联合会会长,带领全区97支志愿团队、4.8万名志愿者,为城市的文明发展发挥着自己的光和热……

从一名普通共产党员,到二次捐献的“山东第一人”,再到驻村第一书记,一路走来,吕明玉的自信和担当让她越来越多的认识到自己的责任和使命,她正昂首阔步,牢记使命,不忘初心,用行动践行着自己的诺言,实现着心中美好的梦想。



在一起

谭金芸

花开的季节,叶儿是鲜绿的,空气儿是芬芳的,心儿是温暖的。

耄耋之年的爹,被我从远方大哥那里接了回来。

能和自己的爹在一起,心是宁静、踏实和舒坦的——像依偎在温馨的港湾,有了着落。

不过,还是隐隐担心爹不适应……

—

趁着还是假期,天天带爹出去兜风,好让他快一点适应新生活。什么大溪谷呀,海上乐园呀,周围的各个景点都留下他的足迹。他每走几步,我就让他停下来,为他拍下N张“美”照,给他看,也传给亲戚朋友们看,大家纷纷点赞,夸爹这个老农民极具老干部风采,美得爹整天合不上嘴。

可是,假期结束怎么办?……

我把钥匙拴起来,挂在爹脖子上,首先教他学习如何开门、锁门。连续三天手把手教他,但第四天,他还是把自己锁在了门外,把我们锁在了门内……这

里的一切,对一直生活在农村的爹来说,仿佛都是陌生而艰巨的课题,让他感到惶恐和尴尬。像刚离开父母去上幼儿园的孩子一样,他需要学习如何独立生存。

看来,必须给爹安排课程表了,对他进行专题培训。上午第一节学习如何使用水电暖……下午第一节学习如何使用保温锅……爹很配合,像个最乖的孩子。不过,刚学会的,或许下一秒就忘了!我们只好一边教一边笑,爹也不好意思地“嘿嘿”笑着。

上班第一天,我早早起床,还是先为爹用香油炒了两个鸡蛋,听说长期吃可以缓解哮喘病。早餐做好,又准备好午饭放进保温锅里,叮嘱他一番才去上班。一整天,心神恍惚,就怕爹出点什么事儿。晚上一回家,还好,爹在沙发上坐着呢,稳如泰山。一进门他就扯着大嗓门问我:“怎么这么晚才下班呢?你大哥门口的学校,日头老高的,人家就下班了,一个接一个直往家里跑……”听他讲得差不多了,做晚饭,收拾家,准备第二天的事宜……

看着电视心不在焉的爹,追着我的身影忍不住

又喊上了：“你能不能坐会儿，一直忙！这都九点了，还不歇歇……”我知道，爹憋了一天了，他是希望我能像小时候一样在他身边静静坐着，和他一起说说话。

可是……

这样下去，我很担心爹会郁闷，别落下个心理病什么的。和那位偷偷一商量，觉得需要改变一下策略，得让爹在这里活得有尊严、有价值、有地位。这次，又得给爹安排新课程表了。不过，没有老师，需要他自己既当学生又当老师。上午第一节：饭后刷碗；上午第二节：开窗透气，阳台喂鱼或赏花；上午第三节：喝酸奶，吃水果，听京戏；上午第四节：在楼下石台的向阳处和约好的老人聊天……下午第四节：拌一个凉菜留着晚上吃，这可是老爹最拿手的！

有了新课程表后，爹“忙”起来了，整个人也容光焕发。

他，“长大”了！

他，居然很快适应了这种高度自由、高度自主、高度自治的生活。

每天下班回家，我们幸福地品着味美的凉菜，听他满脸幸福地讲述这一天的精彩见闻……

二

母亲去世后，爹爱讲陈芝麻烂谷子的事情，愈发成为他的一种癖好。

他每天都讲，周而复始。听久了，我们就有些不耐烦，装不下去了，有时就出现他一提头，我们就嚷嚷着知道啦听几百遍了啦别再说啦。爹就咽下几口吐沫，脸色黯淡下来，低下头不再吭声，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全没了年轻时指挥我们这些虾兵蟹将的威风，俨如一个委曲求全的孤儿。

不知为何，每每想起这个镜头，心里就有些泛酸，总觉得做儿女的有些对不住爹。为什么就不能让爹高兴高兴，过一把“故事大王”的瘾呢？

这，也算给爹的一份别出心裁的父亲节礼物吧……

“爹，小时候听你讲的那个算命很灵的故事真有意思，我都不记得了，您能不能再讲给我们听一听，

我把它记下来，整理整理，说不定能发表呢……”我一脸虔诚。儿子马上按预先安排的那样从书包里掏出一个精致的笔记本和一支崭新的钢笔。

爹昏昏欲睡的眸子，瞬间燃亮星火。

他讲，我记，儿子问，丈夫听，一家三口像小学生一样虚心勤勉、兴致勃勃。我们一边记，一边赞叹爹极好的记忆力，每一个细节，每一处台词，每一个悬念，都说得清清楚楚。我们是发自内心的赞美，远远超过了预期的效果。我甚至想，如果我把这个故事整理出来，绝对可以在《民间故事》上发表。

没想到的是，爹尘封多年的故事“锦囊”被打开了，故事像洪水一样泛滥，我有些招架不住——毕竟原先只是想演一出戏，一部让爹高兴一下的微电影而已。结果，演变成长篇电视连续剧，一集连着一集，没完没了……

爹一边讲着，一边笑着，半天了，丝毫都不觉得累，常年困扰他的哮喘病仿佛不见了——反而是满面红光，神采奕奕。好久没见他这么高兴了，像一个偶然不小心得了诺贝尔文学奖的荒诞派“故事大王”，谁又能忍心打断他呢？何况，这些童年记忆中的珍宝，真的快遗失了，也该复习复习了……

“来，出个谜语你们猜猜——”“故事大王”拿出杀手锏，我们都正襟危坐目不转睛屏息聆听。

“小小的尼姑背醉夫，我与醉夫有亲故。醉夫的妻兄是我的亲娘舅，我母本是醉夫妻侄的姑——猜猜，醉夫是小尼姑的么人？……”爹看着我们，毫不掩饰自己的洋洋得意。

“这还不容易……”结果，我们几个自诩为高智商的笨蛋，最终都认为此谜甚为“复杂”，是个地球人无法弄懂的“难题”——弃权！

这时，爹“扑哧”一笑，一语道破天机。

我们分明听到，“故事大王”的笑声最爽朗，那一定是从他的心头上跳着高儿飞出来的……

朋友，你知道答案是什么吗？……记住，好好爱自己的爹吧！

三

“这个必须收下，是我的心意……”

灯下，爹弯下腰，窸窣窣的声音响起，只见他从阴影处一个神秘的盒子里取出一个早已准备好的大红包，慢慢起身，瞪大浑浊的老眼，用干瘦而僵硬的大手用力递了过来。

“这个，不能要。您留着，您用得着；再说，倚我们现在的条件，什么也不用您的……”爹的举动着实吓了我一跳。我顿时心跳加快，像面临一场史无前例的严峻考验。

“平日里，总是你们照顾我，衣食住行，什么都给我想到了，村里人都愿着呢……孩子今年不是要上大学了吗，正是用钱的时候。我的心意，别嫌少！快，拿着！”严厉温暖的眼神，不容置疑的语气，还有青筋盘踞的大手传递过来的无法抗拒的温度和力量。

我笑了：“爹呀，您现在连走路都喘不上气，正是用着我们儿女的时候，怎么反倒成您‘救济’我了？快拿回去吧，我是不会要的！”全家人一齐拒绝。

爹的脸憋得通红。他，生气了。无论我们怎么说，他都要给。他红着脸反复强调，这是他的一点心意，必须得收下……

爹呀，您就像一棵大树，奉献了青春的绿叶和花朵，奉献了成熟的累累硕果，最后还要奉献自己的枯枝和老根！

我的眼圈，红了……

当初，我刚结婚时，您就已是花甲老人。为了让兄长们能放心地在外打拼，您除了种自己的地，还主动担负起他们的种地任务。您的房前屋后，绿色的丝瓜、彩色的菜豆、紫色的眉豆，一串串，肥嘟嘟的，非常诱人。“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您的肌肤锻成了铁色，您的大脚沾满黄土，您的腰身弯曲佝偻，但您，一看到儿女小有成绩，就喜上眉梢，从不谈自己艰辛的付出。那时，我一回家，您就要露一手。您擀的面条细如银丝，您包的饺子汁鲜味美，您烙的果子精致香甜……

临走时，您甜甜的心意，沉甸甸地呈现于眼前：有分类扎好的新鲜蔬菜，雪白的麦子面，喷香的花生油，丰满暄软的饽饽以及其他好吃的，多得我们几乎拿不了。您总是喜滋滋地看着我们回来，又喜滋滋地看着我们离去，您一定是为自己自豪——瞧，我还能儿女做这么多的事情呢！

年龄不饶人。慢慢地，您老了，行动有些不方便。但，您还是慢慢干一些力所能及的活儿。您常说，人活着，就要干活；要不然，活着，又有什么意思呢。那次，您很兴奋地打开柜子，好像要展示藏宝图一样。我们都很好奇，你要找什么宝贝呢？您从柜子里拿出厚厚一沓叠得很整齐的白棉布条，很郑重地捧到我们面前，笑着说：“我把你们用不着的旧衣服都找出来，专拣白色棉布的——你们不是买车了吗，这个擦车最好使！”我们都笑了：“爹，我们正愁没东西擦车，您真是神机妙算，赛过诸葛亮啦……”

其实，我们的车一般去洗车店清洗，这些布条很可能用不上——但，这是爹的心意呀，您一定是偷偷用了好几天才“修剪”出这么一大些很规矩棉布条，就是为了给我们一个惊喜，怎么能让您失落呢？

这不，您老又打瞌睡了。今年，您有些嗜睡，经常会说着话，就睡着了。您酣睡的样子很可爱，像个婴儿一样沉醉在自己的梦幻中。天，有点热，您的额头上沁出了汗滴。我关上风扇，怕风太硬对您的身体不好。拿起扇子，坐在您身边，看着您的面容，听着您的鼾声，闻着您熟悉的味道，轻轻地一下一下地扇，就像我小时候夏天的每一个夜晚您默默用大蒲扇为我一下一下地扇风一样……

爹啊，这也是我甜甜的心意！

四

牵着爹的手，走一步，停一步，宛如蜗牛的速度。爹真的老了。

我搀着他慢慢下楼，慢吞吞地踱到楼西头，眼看就要上南北大坡路了，听着爹的呼吸急促起来，像拼命拉动的旧式风箱一样，把我的心揪紧了。我连声说：“不急，不急。”扶着他，驻足四望。

楼西头。沿着花坛的壁缘，一串串牵牛花开得正艳。白色的，白得纯粹而恬淡，像纤细柔弱的白雪公主，楚楚动人；粉色的，涂着一层淡淡的红晕，像热恋中少女的面庞，洋溢着发自内心的羞涩与喜悦；蓝色的，深邃如夜空，宁静而幽远，使人想起深闺中伊人的眼眸与情思；紫色的呢，充满空灵神秘妩媚之气，像舞者特意渲染的双唇，勾人心魂……

我指给爹看：“牵牛花!真好看!”爹说：“这不是大碗子花么?还叫喇叭花!看,多像孩子吹的小喇叭!”大碗子花!喇叭花!久违了的称谓!我们小时候不都这么叫么?

我笑了,拿出手机:“爹,来,给你照个相!”刹那间,爹笑得和大碗子花一样开心。

走到半坡,极为壮观的画面出现了:西面高高的墙上,铺天盖地的,全都是爬山虎。真是想不明白,春天里,墙角下,发出的那些像蚯蚓一样弯曲虚弱的嫩芽,是怎么一步步悄悄爬上十几米高的墙顶的。在爹的赞叹声中,我俩欣赏着这一片绿色的瀑布,指点着在半空中随风飘曳着的纤枝柔叶。她们婀娜而洒脱,像一伙风度翩翩的诗人,恣意吟咏着歌舞着陶醉着自己的人生。已有零星的叶子热情地接受了秋风的吻,已镀上一缕绯红。

爹顿了顿,说:“过几天,来看满墙红叶,应该好看。”我满口答应,那是一定的。

就这样,走一步,停一步。一看表,才发现,不到一百米的大路我们竟走了半个多钟头。

前面不远处,就是来自各地卖水果的、卖菜的、

卖海鲜的、卖猪头肉的、下棋的、修鞋的、打扑克的……从爹的眼神里,我看到了他的惊喜。去看看吧,看到那些带着仆仆风尘蹲在街角卖地瓜、芋头之类的老农,他一定会倍感亲切,就像见了亲人一样,跟人家一定有共同语言。

果然。

随着缓缓而行的脚步,我想起张文亮教授《牵一只蜗牛去散步》中的句子:让蜗牛往前爬,我在后面生闷气。咦?我闻到花香,原来这边还有个花园。我感到微风,原来夜里的微风这么温柔。慢着!我听到鸟叫,我听到虫鸣。我看到满天的星斗多亮丽!咦?我以前怎么没有这般细腻的体会?我忽然想起来了,莫非我错了?是上帝叫一只蜗牛牵我去散步……

我陡然发现:和爹的每一步,都有意想不到的风景……

是的,每一个有老父老母的人啊,都应感谢上苍。请珍惜我们和自己的老父老母在一起的日子。在一起,一路前行,相扶相携,同喜同乐,即使是蜗牛一样的速度,也可悟得幸福的真谛!



走进天福山

宋吉英

秋霜晶莹
朝阳灿烂
带着孩子走进天福山
茫茫林海
阵阵松涛
突兀的纪念碑刺向青天
奠祭石下
呈现着历史的一幕一幕
如同昨天

不堪回首
烽火燎原
理琪把红色胶东
革命火种点燃
天福山起义的红旗
卷着白雪
飘向胶东的
山山
幢幢
雷神庙打响胶东抗战第一枪
枪林弹雨中激战
138个弹洞的雨搭
诉说着惨烈的场面

日军败退了
英雄理琪
身中数弹
在雪地里长眠

无数革命先烈的热血
染红了文登热土一片
英迹与忠魂
映入共和国的诗篇

抚今惜昔
我与孩子们的心
和大山一样
起伏连绵
在五星红旗照耀下
举手发誓
发扬光大
这光辉的一页
象鲜花一样
待放在春天

清晨,我穿过家乡的小城(外二首)

冷鲁静

清晨,我穿过家乡的小城
芙蓉花的香气惊醒了城市的眼睛
自行车的铃声震落了露珠的晶莹
沐着初夏微醺的绿风
小城在阳光的轻吻下苏醒

宽阔的大马路清明洁净
纤尘不染的路面正迎着晨风倾听
有一群美的使者刚刚路过
洒下一路汗水如溪
留下一片洁净文明
他们就是城市最闪亮的星

路边的惠民摊点熙熙攘攘
让农民进城摆摊变得正大光明
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和城管打游击
也不用担心破坏城市的环境秩序
免费政策直接带来的是价格美丽
看看消费者一脸的满足洋溢

朝阳下站着一位年轻的交通警
身姿挺拔,手势有力
挥动手臂让平安畅通直行

举起手臂把违章肇事阻止
请您放心——人民
维护你们安居乐业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
请您检阅——祖国
保障国家安定和谐是我今生无悔的选择

一位过马路的孩子突然被踩掉了鞋子
而绿灯此时正好亮起
孩子急促的哭声打破了刚才的和谐
时光也仿佛在这一刻停滞
不要急,孩子
我们会静静等你安全通过
车流又恢复了之前的流动
礼让斑马线是全民上缴的一份完美答卷

美丽的抱龙河依然日夜奔流如斯
我却分明听到她在低低叹息
您是为了日益严重的污染而忧郁吧
放心吧,我的母亲河
一大群文登儿女一直在不懈努力
我相信这势必会唤醒更多人的响应
再现您的青春靓丽已经指日可待

清晨,我穿过家乡的小城
 小城一片繁荣一片祥和
 清晨,我穿过家乡的小城
 心头一片希望一片蓬勃
 车儿啊,快载着我飞跑
 在那青青的柳林深处
 有一群展翅欲飞的雏鹰
 正等待我去启迪引领

拥抱花海

黄,粉,紫,红,淡蓝,浅橙
 数不清多少颜色
 粉白渐变,黄紫相间,蓝橙互溶
 不知有多少组合
 每一种颜色都是春天的表达
 每一个组合都是激情的迸发

油菜花,郁金香,芝樱花
 樱花,桃花,玉兰,
 数不清有多少种花卉
 蓓蕾,含苞,绽放,盛开,凋零
 看不清有多少种姿态
 每一株都是春天的表情
 每一种状态都在彰显生命的力量

喧嚣,呐喊,翻滚,腾跃
 每一朵花都在跳舞
 每一颗花蕊都在欢呼
 所有的花朵终于汇聚成海
 所有的声音终于汇总成一曲交响乐
 歌唱春天
 拥抱花海
 用我们所有的青春和激情
 点燃这个春天

春天,春天已经盛大展开
 春风,春风已经浩瀚荡漾

所有的征程已经开始
 所有的远方都在呼唤
 我们必须启程
 我们必须强大

老屋

那扇朝北的窗
 再也没开过

一切还是你走时候的模样
 墙上挂的旧书包
 晾衣绳上的毛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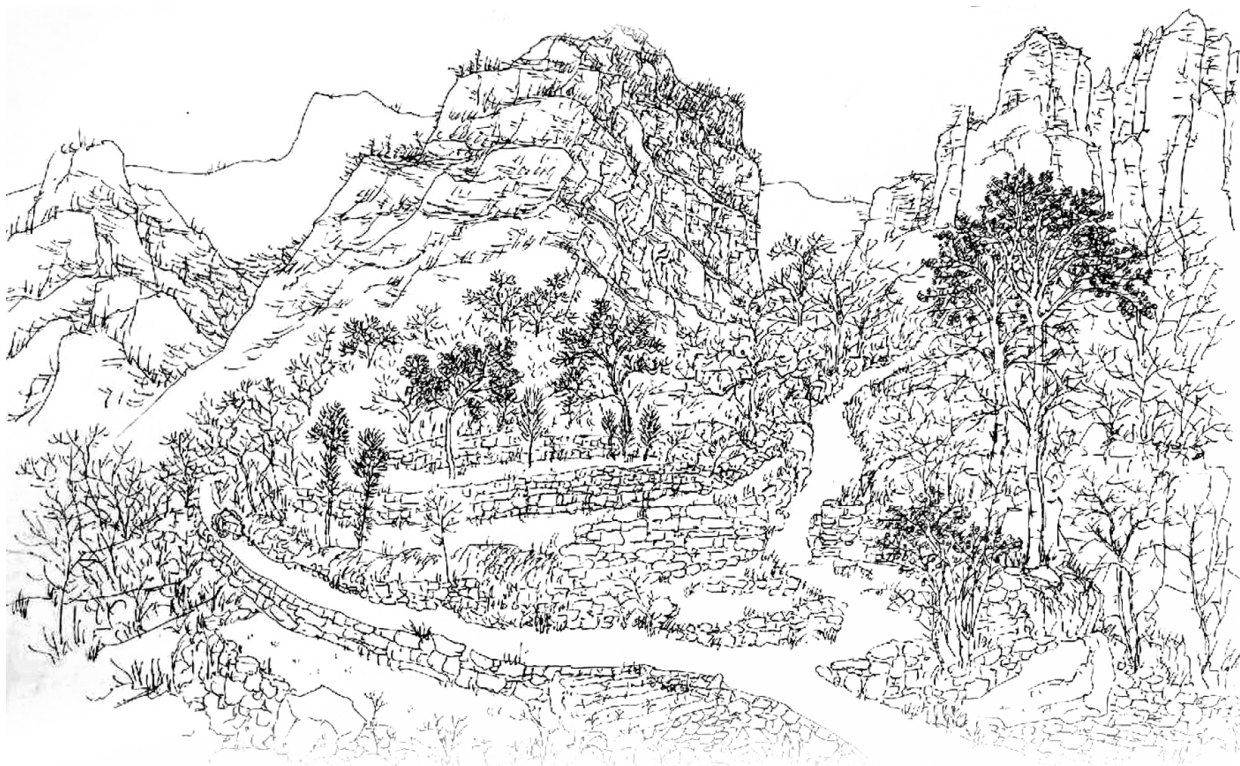
桌子上的座钟
 一直指着那个固定时刻

水槽里落满尘土
 有旅葵定居

门旁芍药依然年年茂盛
 好像你还在时候的模样

只有风每年都来
 呜咽徘徊似在寻觅着什么





(中篇小说)

巍巍榭山

邵松山

当你怀念一个人的时候，
何不用文字去表达。

——谨以此文献给我的二姥爷崔云龙

引子

母亲的身体越来越差，走路已要拐棍帮忙了。母亲或许感觉到了自己将不久于人世，心中又有着无限的牵挂和遗憾，身体好的时候就戴着老花镜，铺开信笺一个字一个字地

写。母亲写得很慢写写停停,大概有几个月的时间写完了又郑重地写了题目:我的回忆。

母亲的生命顽强而又坚韧,写完回忆又过了多年辞别人世。

母亲的回忆恰好六十页每页二百余字,这里面记述了姥爷的家事,其中还有二姥爷当兵打鬼子的故事。母亲临终前将这些回忆文字交给我保存,并嘱托我:不管将来哪一天,你若找到了你二姥爷牺牲的地方,你去看看你二姥爷的坟捎几句话。你二姥爷自从出关打鬼子,就再也没有回来。

我仔细地翻看母亲留下的文字,有些部分不忍悴读,而关于打鬼子的章节那真是惊心动魄气壮河山。

这是一段尘封已久的往事。

一、喋血西城门

1937年2月。囚车从西城门开了出来,几个人被五花大绑在囚车上,一个身躯健壮满脸大胡子的汉子仰天长啸:砍头风吹帽,脑袋掉了碗大个疤,老子今天要上刑场了。哈哈哈哈哈——

囚车上被绑着的其他几个人也大义凛然,一副不屈的神态。

围观的人群中有人低声私语,这人心可真大,这些人不怕死吗?

哈哈哈哈哈,砍头风吹帽,脑袋掉了碗大个疤,老子今天要上刑场了。大胡子汉子又闭目用嗓音哼起了歌,低沉悲壮。

崔云龙就在围观的人群中,崔云龙是我的二姥爷是母亲的亲叔叔。囚车上的大胡子汉子是中共地下党员于同芝。

据文登党史记载:1937年(民国26年)1月15日,中共地下党员于同芝组织20多人在孔格庄开会,因叛徒告密被展书堂81师及文登国民党300多人包围,双方进行了激烈交火,于同芝在突围过程中中弹被俘,同时被俘的共13人。郑文江和菊子当场被铡刀铡死身首分离,于同芝等人被押往文城狱中……

榭山脚下由南向北,星散着几处村庄,谭家口、

崔家口、林子西。于同芝1902年10月出生于林子西,自幼习武是文登响当当的八卦掌大师,在文城开馆授徒,1933年入党,以教武术为掩护从事地下党工作。

一天于同芝正在院子练武,有人敲门进来一个小伙子,小伙子双手抱拳:于师傅好,崔家口崔云龙久仰师傅大名,前来拜访。于同芝的妻子在一张小桌上备好茶水,搬来凳子,于同芝、崔云龙坐下边喝边聊侃侃而谈,从八卦掌谈到五手拳从五手拳谈到长拳,谈到兴致两人就在院子比划。于同芝三十出头体能功力处于巅峰状态,招法纯熟。崔云龙是文登武林后起之秀,在崔家口及周边是出类拔萃的高手。崔家口、谭家口是文登的武术村,民国时期习武成风,只要是身体健康的男子基本都练过武术,崔云龙练的是五手拳和长拳。五手拳原本由少林寺云游高僧传入谭家口,后来又由谭家口传入崔家口,崔家口拳师经多年演练与长拳融合,形成了有长拳风格的崔家口五手拳,行拳大开大合,放长击远,力大势沉,又兼具五手拳原有的手法刁钻,招式凶狠的特点。两人早有耳闻,互相敬慕,都留着劲,招法也有意放缓。

双方你来我往,几招过去于同芝大喊一声:好,云龙今天就到这。

从此以后,崔云龙偶尔就找于同芝切磋武艺,两人成了武友。

于同芝的妻子中等身材,白净圆脸,眉目端庄秀丽,是个漂亮的农村女人。每当于同芝与崔云龙切磋武艺,她就备好茶水放在小桌子上,于同芝、崔云龙累了就坐下来喝茶。

崔云龙与于同芝接触中接受了革命思想,成了进步青年。

围观的人群中,崔云龙默无表情心中满腔怒火。囚车缓缓向西行驶……

胶东第二届特委书记张连珠1932年在牟平入党,根据上级的指示到文登秘密发展党员建立党组织,张连珠在文登发展了第一个党员邹恒禄,邹恒禄是林子西村人1933年入党,同年邹恒禄发展了于同芝入党。

关于于同芝入党,我母亲在《我的回忆中》有这样一段记载(语句稍作修改):油灯、炉火、暖炕,微光

下，于同芝妻子用了几个晚上绣好了一面鲜艳的党旗，这一面手绣的党旗是文登最早的党旗之一。油灯点亮，屋子里拾掇得干干净净，党旗挂在墙上，院门拴好了于同芝妻子看守。屋内庄严的入党宣誓开始了，邹恒禄为入党介绍人，于同芝向耳边举起了拳头。

母亲是怎么知道这件事的呢？于同芝牺牲后妻子改嫁到文登郑家沟村，母亲读书考上牟平师范毕业后分配到郑家沟教小学，认识了于同芝妻子改嫁后的女儿郑世秀，两人一见如故结为姐妹，后来都有了家有了孩子，两家当亲戚走动20多年，直至于同芝妻子去世，郑世秀去了烟台后联系少了。母亲知道于同芝入党的情节是于同芝妻子讲的，真实可信。

囚车到了西城门一块空地，这里是刽子手屠杀革命志士的刑场。于同芝向四处望了望，知道生命就要结束了，其实自从入党宣誓那一刻就知道有一天可能会牺牲，只是没有想到来得这么突然。

刽子手粗壮凶恶，手提鬼头砍刀亮大嗓门：兄弟，佩服你是条汉子，我砍了那么多人，临死前有尿裤裆的有腿软的，你是我见过的少有的汉子。

于同芝哈哈大笑：兄弟，既然佩服我是条汉子，那就活干得利索点，别拖泥带水。

刽子手双手抱拳：好。

到了行刑时刻，刽子手举起鬼头砍刀，于同芝引颈就义。同时被砍头的还有囚车上绑着的其他几个人。

几颗头颅挂在文城西门外城墙上。

“这就是共产党的下场”，城门外来来往往的行人中，一个油头粉面的家伙敲着锣喊着，不时用锣棒指向城墙让行人往城墙上。城门口站着荷枪实弹的士兵。

二、槲山下

绵延壮阔的槲山横亘在文乳之间，槲山之东是文登，之西为乳山。山上生长着成片成片的槲树林。槲山脚下的崔家口炊烟袅袅，姥爷一家人吃完饭稍作休息，母亲就跟着叔叔崔云龙去槲树林采槲叶。

槲树林一片繁茂，硕大的树冠伸向周边，倒卵形

的槲叶在微风中摇曳。二姥爷将采摘下的槲叶一片片叠起，母亲那时只有五六岁嚷嚷着也要摘槲叶，二姥爷将母亲抱到一个斜坡的高处，斜坡下正好有棵槲树伸展过来的枝叶触手可及，母亲高兴地摘了几片槲叶交给叔叔。用槲叶包粽子是崔家口的一项习俗，槲山上的槲叶包出的粽子散发出一种特异的清香。

槲叶采了一沓一沓，二姥爷带上采好的槲叶领着母亲下山了。

二姥爷那时十八九岁一身武功，不但拳耍得好还会槲山棍法。槲山棍法是崔家口的秘传棍法，世代相传已有数百年会的人极少。二姥爷是槲山棍法传人，村里只有他和师傅掌握槲山棍法秘技。槲山棍法在槲山深处演练，别人看不见。二姥爷在村里教拳也教棍，但教棍教的是套路及少量技法，槲山棍法秘诀不教，练法不教，实战不教。母亲说二姥爷威武英俊很有气质身体强壮，比一般人高不少，走农村门要低头才能过。

母亲姊妹三人，一个哥哥一个姐姐。哥哥姐姐和母亲岁差大，两个都十几岁了，哥哥不识字很小就帮家里干活。姐姐裹脚走路一瘸一拐不能走远路，姥姥是个普通的农村妇女也裹脚。姥爷中等身材不像弟弟高大强壮，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姥爷和二姥爷兄弟二人相差十几岁，父母走得早长兄如父，兄弟俩情同手足，二姥爷没成家就住在哥哥家。姥爷说咱家得有个识字的，不识字不行，就让二姥爷去院东寺读书。院东寺离村十几里，那里有个丛老先生教了十几个学生。二姥爷书读得好，院东寺的丛老先生很欣赏。姥爷说将来读完书，让二姥爷忙了种地闲了做买卖，再娶个媳妇。弟弟成了家当哥哥的就完成任务了，一辈一辈的就是这样过日子。二姥爷除了读书练拳，再就是帮哥哥干农活，二姥爷一身力气很能干。姥爷一家是典型的中国式农民，勤劳、善良，从不招惹谁，认认真真地过日子。我摘录一段母亲的回忆原文（个别文字有改动）：

每天清晨，我父亲早早起床上山，我妈做饭父亲从山上回来了，我们还在睡。我妈就喊我们快起床好吃饭了，我们都抢着穿衣服，我妈说快穿快穿，你父亲在院子里喂驴（家里养了一头小毛驴），等你父亲

进屋了你们还在睡,他会不高兴的。我父亲进屋了坐到饭桌前,我叔叔从东炕上下来了,叔叔洗手洗脸吃饭,我们手也不洗脸也不洗就抢着吃饭……父亲从来不骂我们,只是让我们早点起床,养成勤劳的习惯。叔叔晚上练武很晚才睡,父亲让弟弟早上多睡会儿。父亲怕叔叔睡凉炕伤了身体,晚上总是把炕烧得热乎乎的。

榭山脚下的谭家口、崔家口村里有拳房,每到秋收后粮食入仓收拾妥当,练拳习武就开始了。七八人或十几人聚在一起,找个大房子或大院子就算一个拳房,一个村有多家拳房,有名气的拳师一般都闲不着,村里的青年想跟谁学,就带上点心再弄瓶酒送给老师,这就算是拜师了。

崔云龙是崔家口五手拳高手,又是榭山棍法传人,也开了拳房有十几个徒弟。

崔云龙有个徒弟叫石头,拳练得好是大徒弟,师傅不在大徒弟就代替师傅教拳。一天崔云龙未去拳房,院门关上了,石头在院子里喊着口令:登山出掌、马步、左登山……几个徒弟随着口令在练五手拳四门斗。徒弟们正练着,墙上探出一个头,石头一看是本村的铁蛋,石头不高兴就喊:你伸个头看什么?铁蛋头一仰:我看咋啦。下去。不下去。哎哟这人欠揍呀。有种你过来打我。石头本不想揍铁蛋,可是铁蛋这么一说,院子里十几个徒弟都看着也没台阶下,石头就开门出去,两人动手了。铁蛋比石头小两岁,也没练武功哪里是石头的对手。石头伸左手抓住铁蛋右胸向怀里一拉铁蛋身子后坠,石头顺势前送脚上下步别腿右手轻轻一推,铁蛋四脚朝天仰八叉倒地。铁蛋爬起身冲上来举右拳上步打向石头,就在拳头下落的一瞬间,石头侧闪移身进右步一个别摔,铁蛋又一个仰八叉。铁蛋不服输爬起来又要打,几个徒弟挡住铁蛋又劝开了石头让石头回家。铁蛋吃了亏不干了非得打回来不可,打又打不过,铁蛋趁人不注意去摸了块石头,这时石头已走出不远,回头一看铁蛋举着石头冲过来了,石头转身就往家跑,跑回家急忙关上门上了门栓。铁蛋追到石头家门口,门开不开铁蛋用石头砸门,石头这时胆怯了不敢出来。几个徒弟跑去告诉崔云龙。

崔云龙听到师傅师傅的喊声从家出来了,一问

知道打架了就赶紧去石头家,铁蛋边哭边砸门。崔云龙喊:铁蛋,怎么回事?铁蛋说:你徒弟石头打我。石头为什么打你,怎么打你了?铁蛋就嚷嚷着跟崔云龙讲事情的原委。崔云龙说:好了,我让石头给你道个歉,这事就算完。崔云龙喊石头出来道了歉,铁蛋就回去了。石头说:这小子不好惹,揍不得。

晚上铁蛋弄了瓶酒拎二斤点心,来到姥爷家找崔云龙拜师。崔云龙收了点心酒,答应铁蛋教拳。

压腿、站桩、溜腿……基本功做完后,开始练套路。拳房规矩新徒弟由大徒弟教,等学会了一些师傅再教,新手难教师傅没耐心。石头就教铁蛋练拳,两个人是一个村的都姓崔也没真打,相见一笑就冰释前嫌了。石头说那天我要是出来你真敢扔石头打我,铁蛋说哪敢,我是吓唬吓唬你。铁蛋手脚灵活拳学得快,崔云龙很喜欢铁蛋这个徒弟。

姥爷勒紧裤带省吃俭用凑了些钱,给二姥爷买了一辆旧自行车做买卖,二姥爷去牟平贩布回来卖。二姥爷贩了一车的布,周边几个集市赶下来就卖得差不多了,二姥爷挣了一些钱。二姥爷去牟平贩布,布行的掌柜是牟平地党,一来二往两人熟了。

二姥爷一次去赶集卖布,连布带车都卖了,一个人回来了。姥爷问:自行车呢?二姥爷说:车太旧不好骑,卖了。等以后再买一辆好骑的。

姥爷这段时间发现二姥爷不对劲,买卖不做了人却行踪不定,有时半夜回家,也不像是去练武了。姥爷把炕烧热等二姥爷回来,二姥爷回来了一脸兴奋,姥爷问你干什么去了?二姥爷恍然回过神来,没干什么出去玩了。姥爷说饭留在锅里自己去吃吧。二姥爷对姥爷说:以后我回来晚了不用等我,你早点休息。姥爷摸摸炕热乎乎的就回到另一个屋,摸出烟杆吧嗒吧嗒地吸,姥爷想:弟弟确实有点反常,准是有什么事瞒着我。姥爷对着窗外夜空深吸了一口烟杆将烟锅磕了,黑暗中几粒火星溅出,瞬间又灭了。

第二天姥爷照常干活。

突然有一天二姥爷不见了,姥爷一直在等,门“啪啪”响了,姥爷赶紧去开门。是石头的父亲。我家石头早上出去到现在没回来,不知干什么去了,你家云龙呢。云龙也是早晨出去的,现在也不见个影。两

个人正焦急着，春京的父亲也来了，春京是村里的一个小伙子，平时常和崔云龙在一起，春京也不见了。村里一下少了三个青年，他们能去哪呢？春京的父亲说，有人看见他们三个往牟平方向走了，姥爷早就有预感，弟弟身上要发生点什么事了。追。三个人连夜出发向牟平方向奔去，第二天上午三个人到了牟平，满大街找不敢打听，三个人都隐约知道发生了什么，找遍了牟平城也找不到。下午三个人拉开距离找，姥爷和他俩离得远些，他俩离得近，三个人就这么毫无方向地找着，甚至已灰心丧气完全不抱什么希望了。突然春京的父亲看见了崔云龙他们三个在前面走，春京的父亲悄悄地跟在后面并向石头的父亲打手势。崔云龙三人在一摊位前停下买东西，春京、石头父亲突然从后面抓住了三人胳膊，春京被父亲牢牢抓着，石头父亲一手抓住石头，一手抓住崔云龙。崔云龙想跑，石头父亲喊：你哥来了你敢跑？回崔家口。远处姥爷正往这里急跑，边跑边喊：弟弟——弟弟——

崔云龙不语，看着向自己跑来的哥哥，崔云龙对石头、春京说：你们俩回去吧，我走了。崔云龙手突然一翻，石头父亲的手就开了，石头父亲被转了个侧身，崔云龙撒腿就跑了，很快消失得无影无踪。姥爷气喘吁吁地跑过来，弟弟已经不见了，姥爷一屁股坐在地上。

石头、春京回到崔家口，都被家里人看了起来。崔云龙参加抗日去了。

（二姥爷去牟平找地下党参加抗日前后过程，是取自母亲《我的回忆》，文字有改动）

三、院东寺

院东寺并不宏大，却十分古老。据史料记载，院东寺宋朝时就有，始建年代无考，元朝时重修，元碑残存，字迹模糊难认。至清康熙年间再重修，有碑文存于光绪本《文登县志》。民国时期，香火旺盛，和尚不多。

寺院传出阿弥陀佛的诵经声，香火缭绕，主持僧敲着木鱼，几个和尚双手合十似睡非睡地唱着经文。寺院已收拾得干干净净，寺院的西南角有间教书房，

一位丛老先生在这里教书，十几个学生来自周边区域，有文登的有乳山的，崔云龙也在其中。丛老先生在文登颇有名望，老先生出自书香门第，先祖丛兰明弘治年间进士，朝廷命官，为官清廉，不媚权贵，一身傲骨。丛兰之后，丛姓历代皆出文人。

文登是从兰后人的聚集地。

丛老先生学富五车，上知天文，下知地理，谈天说地无所不能。老先生更有一颗爱国之心，老先生还弹得一手好琴。老先生70多岁了，马褂长袍，戴一副黄边圆形老花镜，银须飘动，手摇芭蕉。十几个学生正在听老先生讲课，老先生在讲古诗《过文登营》。

冉冉双幡度海涯，
晓烟低护野人家。
谁将春色来残堞，
独有天风送短笳。

水落尚存秦代石，
潮来不见汉时楂。
遥知夷岛浮天际，
未敢忘危负年华。

老先生读一句，学生们跟着读一句，老先生抑扬顿挫，带着强烈的感情。读完，老先生开始讲解这首诗。

戚继光在东南沿海抗击倭寇，曾在文登设兵营练兵，当时东南沿海一带常遭倭寇烧杀抢掠，这首诗是戚继光巡察文登兵营时所作。

诗的前四句译文：戚继光站在高处，放眼向东海望去，一叶挂着双帆的船只缓缓行进在海面。山野里几户人家的炊烟笼罩着屋舍。城墙上的残破处，几株小草已吐芽生长，春天来了。这时风中传来吹奏短笳的声音。

……

老先生讲到诗的最后两句：遥知夷岛浮天际，“夷岛”就是日本，知道遥远的天际有个日本。未敢忘危负年华，意思大家都懂不用我解释，这是戚继光的名句，几百年来一直为人们传颂，激励过无数爱国志士。同学们，我们一起朗读全诗。教室里十几个学生

和丛老先生一起放声朗读《过文登营》。

读完诗,丛老先生又讲鬼子侵占了东北,现在又开始全面侵华,鬼子快到胶东了,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老先生一腔忧愤拿起古琴,弹起了《潇湘水云》,学生们静静地听老先生弹琴。一曲弹完,老先生又弹《阳关三叠》……

下课了,崔云龙跟在老先生的身后,说:先生讲得真好,这首诗太感人了,我读了几遍就能背下来。老先生捋了一下胡须,转身说:云龙,日寇自明朝就开始侵扰我国,眼下国难当头,想起当年戚继光诗句真有同感。

先生所言极是,“未敢忘危负年华”一句我牢记在心,戚继光是我敬佩的民族英雄。

崔云龙拎着书包往寺外走,迎面碰见了王家轩,王家轩是乳山的也是丛老先生的学生,离家远就住在院东寺。王家轩打了一盆水端着,白胖身躯一说话露两颗镶边金牙。王家轩脑子聪明书读得好,也很受丛老先生喜爱。王家轩和崔云龙既是同学又是朋友,相处得不错。家轩我回去了,明天见。王家轩点头答应,明天见。

自日本全面侵华丛老先生义愤填膺,课堂上除了讲课就是宣传抗日,激励学生。崔云龙听着热血沸腾,王家轩也痛骂鬼子。

1937年深秋的一天,崔云龙听完课对老先生说:家里有事我要出一趟远门,一时半会儿回不来。老先生说:出门万事难,多保重。崔云龙又和同学道别。崔云龙这一走,就再没有回院东寺。

1938年3月威海被鬼子占领了,院东寺离威海百余里。

1938年的春天王家轩走了,没和任何人打招呼,王家轩去威海投了鬼子当了汉奸。鬼子给了王家轩一辆自行车,王家轩骑着到处给鬼子干事。丛老先生后来知道了,在课堂上大骂王家轩:我没有这样的学生,败类!中华民族的败类!丛老先生在讲台上背着手踱着步,一遍一遍骂着叛徒、汉奸。丛老先生又想起了崔云龙,云龙去哪了?

时间过得真快,转眼到了38年初夏。一天丛老先生正在讲课,外面突然跑进一个和尚,大喊:鬼子来了,快跑!和尚撒腿跑了。老先生让学生快走,学生

四散而去跑光了,丛老先生留在教室不走,有个学生回来劝丛老先生快走,却怎么也劝不动,学生无奈只好转身逃离院东寺。

鬼子还没有来,院东寺空荡荡的,丛老先生稳稳地坐下,轻捋胡须弹起《潇湘水云》,此曲是南宋琴家怀望北国失土忧愤之作。鬼子汉奸破门而入,王家轩也在其中,丛老先生自顾弹琴,仿佛于无人世界,沉浸在古琴曲中。鬼子小队长秋野次郎懂些中国文化,秋野次郎盯着丛老先生不语,绕着老先生转了一圈。王家轩走上前,深鞠一躬:丛老先生,学生王家轩拜见。丛老先生停止弹琴,抬头看了王家轩一眼:你是谁?我不认识你。王家轩尴尬地退到了一旁。丛老先生又望着鬼子、汉奸:你们到院东寺来干什么?这里是佛门净土。

秋野叽哩呱啦几句日语,翻译赶紧说:丛老先生,太君说你的琴弹得真好,他很愿意听。这时丛老先生危襟正坐,手摇芭蕉:我弹琴是给自己听的,没请任何人,你们这样不请自来是不是有些鲁莽?

翻译不停地翻译着。

秋野:先生的琴我可以不听,但是我听说丛老先生在这里宣传抗日思想。

丛老先生:我宣传的是爱国思想,每个民族的人民都应该热爱自己的祖国、家园,这没错。

秋野:两国交战各为其主,你宣传抗日就是死啦死啦的有。

翻译皮笑肉不笑凑了上来:听说你的学生崔云龙当八路去了。

丛老先生:哦?崔云龙当八路去了?那太好了,这才是中华民族的热血男儿!——当叛徒汉奸才是可耻的。王家轩赶紧低下了头,脸有些红。翻译抬手打了丛老先生一巴掌,丛老先生一捂嘴鲜血从指缝流了出来。突然丛老先生猛地抬起带血的手,狠狠地回了翻译一巴掌,翻译鼻孔流血,一手捂着鼻子一手掏枪。秋野示意翻译停止,又叽哩呱啦几句。翻译擦着鼻血对丛老先生说:太君说丛老先生才高八斗满腹经纶,如果能识时务为我大日本所用,停止宣传抗日,以往的事情就可以不予追究。

丛老先生:呸,我满腹经纶怎能为日本所用,热爱自己的祖国是我的责任,宣传抗日义不容辞。

秋野变了脸：顽固不化，与皇军做对，那今天我就杀了你。

丛老先生：来吧，人固有一死，为国而死为士。

秋野沉默了片刻：既然丛老先生不怕死，那今天我就成全了你。不过丛老先生的骨气我很佩服，可以让你选择个死法。

丛老先生：我和你决斗，你用刀，我用琴。

秋野十分惊讶：什么，你用琴我用刀？

来吧。丛老先生操起了琴，走向秋野。秋野拔出了指挥刀，双手握刀摆出格斗架势，丛老先生将琴做怀抱琵琶式绕秋野转，秋野举刀对转。丛老先生突然将琴高举以泰山压顶之势砸向秋野，秋野站在那里没动琴砸成两半，丛老先生又用残琴连砸秋野两下，秋野挥手一刀劈下，丛老先生仰面倒地，血流如注。

鬼子临走烧了院东寺。

鬼子汉奸是从威海来的。

鬼子汉奸向威海走去，秋野骑在马上紧锁双眉良久不语，突然问身边的翻译：你的认为今天我跟丛老先生谁赢了？翻译小细步凑近秋野点头哈腰：当然是太君赢了！王家轩也赶紧凑过去伸出拇指一脸媚态：太君刀法实在厉害！实在是厉害！

秋野晃了晃脑袋：不。他不是跟我比武，他是以这种方式选择死亡。论精神他赢了。

秋野无心享受被拍马屁的快感，无精打采地骑在马上，他似乎感觉到了这里有不屈的人民，这是一块不可征服的土地……

四、姥爷

38年春的一天姥爷正在院子编筐，姥姥在做饭。一个留着分头的白胖男子骑着一辆自行车来到了姥爷家。白胖男子推开门进了院子，姥姥听见声音也从屋里出来，白胖男子见到姥爷姥姥张口便说：大哥大嫂，我是崔云龙的同学，在院东寺我们一起读过书，我们既是同学又是朋友，我和崔云龙相处得很好，我太想云龙了，我来看看他。这个人一说话就露出两颗镶边金牙。姥爷审慎打量着来人。这人嘴甜一口一个大哥大嫂满脸堆笑，不停地介绍自己是云龙的同学、朋友，在院东寺相处的可好了。

姥爷问，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王家轩，云龙该跟你提过我吧。姥爷说我弟弟说过你这个名字，既然是云龙的同学那就进屋坐坐吧。姥爷客气地把白胖男子让进屋。男子手里提了二斤点心说是特意买的送给姥爷，姥爷不要，男子硬是将点心放在桌子上。

男子又是一番云龙怎么好呀，他想念老同学呀，姥爷在交谈中似乎能感觉到男子知道弟弟走了。男子夸奖完云龙怎么好，突然话锋一转问云龙去哪了，现在在哪里。姥爷反问，你怎么知道云龙不在家？男子说听别人说的。姥爷感觉到这人是有所目的的。

男子又开始夸云龙是个热血青年，痛恨日寇，不时地转弯抹角打探云龙去哪了，去干什么？姥爷断定这不是个好人，姥爷应付着：我弟弟突然离家走了，走的时候没有告诉任何人，我到处找也找不到，估计是去外地做买卖了。我弟弟这人老是想挣钱，说是钱挣多了在城里开个铺子，他这辈子不想种地想当掌柜的。

男子唠叨了半天，什么线索也没得到，走的时候说：哪天有了云龙的新闻一定告诉他，他太想云龙了。男子留下了地址。姥爷让男子把点心拿走，男子坚决不肯说这是一点心意给姥爷尝尝。

从牟平回来石头和春京就交代了，他们三个是去牟平找地下党准备参加八路打鬼子，崔云龙跟牟平地下党有联系，他俩只是跟着走。

男子走后姥爷又想起了弟弟。这么长时间了，弟弟应该是参加八路军了。——这个男人一准不是个好东西，应该是敌人派来打探消息的，姥爷这么想。

姥爷后来打听得知，这个男人确是崔云龙的同学叫王家轩，在院东寺读过书，鬼子一来王家轩就溜小跑当了汉奸。

夜晚村庄安静下来，天上闪着星星。姥爷睡不着，又掏出烟杆吧嗒吧嗒地吸，自从知道弟弟去当八路姥爷的心就一直忐忑不安，王家轩的突然来访让姥爷更感到事情的不妙，危险随时可能降临，弟弟被他们盯上了。经过一夜的盘算，第二天开始姥爷拴上门，在院子一隐秘处挖地道，地道一点一点地挖，又做了防水处理，地道口隐蔽得天衣无缝。姥爷完成了这项工作心里稍微放宽，弟弟哪天回来若被敌人盯

上走不了了,就藏在地道里。挖地道的时候姥爷把孩子支出去了。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山东战区司令韩复榘为了保存实力放弃抵抗,鬼子长驱直入一路由济南向东进犯,一路由青岛向北进犯直奔胶东半岛而来。

当时的胶东半岛国民党杂牌部队混乱不堪,遍地司令,上千人甚至几百人的队伍一把手都称司令。威海、文登一带就有丁司令、王司令、苗司令等,他们的部队则被称为丁部、王部、苗部。鬼子来了,这些部队也打着抗日的旗号,各有各的地盘,各有各的心思。

1937年12月24日文登爆发了威震胶东的天福山起义,成立了山东抗日救国军第三军,起义由中共胶东特委发起。上午九点,山东抗日救国军第三军旗帜在寒风中升起,起义队伍高呼口号: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把鬼子赶出中国,还我河山!一声声怒吼在天福山上空回荡。

起义队伍组建了山东抗日救国军第三军第一大队,崔云龙成为一大队战士,于得水任大队长。

后来知道,二姥爷跑到牟平通过掌柜的加入地下党组织,参加抗日活动。天福山起义开始,二姥爷就奔天福山来了。

春天的一天,崔家口来了个人,神秘秘的。

母亲和几个孩子正在街上玩耍,几个孩子围成一圈,手拍着手唱起了童谣《花开花》:

花开花呀,二月八呀
小孩子扯手跳起来呀

春天来呀,花儿开呀
小孩子快呀快长大呀

花儿开呀,鸟儿来呀
小孩子帮妈做点事呀……

曲子绵延悠长,甚是好听。

来人穿着大衣,带一顶帽子低声问母亲,你叫崔淑香?

嗯,是我,你找谁?

我是你家亲戚,快领我到你家。母亲停止了玩耍,惊讶不解地望着来人。

我知道你的名字,我还知道你父亲的名字,快领我去你家。母亲领着来人回到家里。

姥爷正好在家,姥爷问来人你是谁,来人并不回答只是打量着姥爷,突然问了一句:你叫崔云海?姥爷回答是我。来说家里有没有外人,姥爷说没有,都是自己家人。来说你有个弟弟,姥爷一惊,来人从怀里掏出一封信,姥爷一阵惊喜,知道是弟弟来信了,姥爷出去把院门上了门栓又回到屋里。来人拿着信问,你弟弟叫——姥爷急忙答崔云龙。来人这才把信给了姥爷,这是你弟弟捎来的信。姥爷急忙把信打开,一看是弟弟写的字,却一个也不认识。姥爷对来说,我不识字你念给我听。来人拿起信开始念:

哥哥,鬼子到家门口了,我去打鬼子了。走的时候没能告诉哥哥,请原谅!

当日寇的铁蹄践踏我祖国河山,中华儿女理应奋起反抗。没人请鬼子,鬼子来了,就把鬼子打出去。我现在是山东抗日救国军第三军战士,前几天我们部队打了一仗,我亲手杀了鬼子。

哥哥,等打跑了鬼子我就回来看你,我就回到榭山。

战场总是有人流血牺牲,如果我牺牲了,哥哥不要哭,到我的坟头看看弟弟就行了。别忘了给弟弟坟前撒杯烈酒。日寇终将会被赶出中国,弟弟会回来的。

再见了哥哥,我不在家,你多保重!

弟弟 崔云龙

1938年春于部队

来人走了。姥爷把信像宝贝一样拿着,姥爷不识字也一遍一遍地看信。姥爷把信藏在了屋顶。

母亲第二天早上醒来,不知怎的突然跟姥爷说,我也跟叔叔去打鬼子。姥爷说你快跟你姐去玩吧,你叔叔不领你。母亲就跟着姐姐去玩了。

五、傲血崔家口

冬天的夜空异常清冷,月光洒向院落。村里的人早早睡下了,姥爷跪在院子一角,双手合十口中念叨着:菩萨保佑我弟弟能活着回来,菩萨保佑我弟弟能打胜仗……几柱香在燃烧着,姥爷跪了很久才起身回到屋子。快过年了,姥爷提前烧香拜佛。

当初弟弟当兵姥爷不同意,现在已成事实也没办法了。知道鬼子在院东寺杀了人又放火烧了院东寺,想过平静日子也不可能了,哪天遇到鬼子被杀了还不如去当兵,拼个你死我活。姥爷想开了。

姥爷种地是把好手,庄稼活干得利利索索,每天不闲着,转眼到了来年春天。

一天下午,村里来了几个八路军与村长联系事宜,部队没有进村隐蔽在村外山里,说是要打仗了。姥爷一阵紧张,不知有没有弟弟就悄悄问一个战士,你们部队有没有叫崔云龙的。战士回答:是我们副排长,崔副排长。战士说完就走了,姥爷怔在那里,姥爷又惊又喜弟弟当副排长了。村里组织了担架队没有姥爷。

整个下午姥爷在不安中度过,天黑了姥爷和衣而眠,却怎么也睡不着,望着窗外夜空,姥爷摸出烟杆躺在炕上吸烟,耳朵听着窗外。夜空中一声清脆枪响,一切又复归平静。姥爷仍在吸烟。后半夜静静的夜空被枪声彻底打破,枪声骤急夹杂炮声,枪炮声是从村西北面榭山方向传来的。姥爷急忙起身出了院子向村西北走去,姥爷来到村西北一块高地,枪声更响了,约莫个把钟头伤员陆陆续续抬下来了,一个两个三个……每一副担架经过姥爷跟前,姥爷都凑上去看一看是不是弟弟。枪炮声稀疏了,姥爷一直站在那里,久久地等待着……

姥爷家的门开了,抬进两个伤员,姥爷出去后姥姥也没睡,几个孩子都被枪炮声惊醒。两个伤员抬到了炕上,送伤员的就走了,是两个女伤员,看年龄都不大都是头部受伤。姥姥挪着小脚坐到炕上,抱着其中一个年龄小的女伤员,问:孩子,能听见我说话吗?女伤员嘴唇动了一下,发出微弱的声音:能。年龄大一点的女伤员呈昏迷状态,紧闭双眼没有反应。年龄小一点的也就十七八岁的样子,这时强睁双眼望着

姥姥断断续续地说:我想妈妈!姥姥把她搂在怀里泪水滴了下来。

我想妈妈!我想妈妈!声音很轻很弱。突然大一点年龄的女伤员睁开眼,一阵剧烈呕吐,呕吐过后又昏了过去。

姥姥没有任何办法,又去抱大一点的女伤员。姥姥让母亲的姐姐快去厨房做碗鸡蛋汤。母亲的姐姐挪着小脚去厨房,母亲去帮着烧火。很快鸡蛋汤做好了,母亲端了过来,姥姥用勺子舀了一勺,用嘴吹着尝了尝就往女伤员嘴里送。小一点的女伤员还能吞下去,大一点的刚喂到嘴里就吐了出来。小一点的女伤员吞了几口鸡蛋汤,闭上眼似睡非睡,嘴里唧呀着:我想妈妈……我想妈妈……

枪声陡然又响了起来,伤员断断续续往村里抬,姥爷一直等在村外。打了半宿,拂晓战斗结束了,晨光中八路军战士撤了下来,没进村从村外走了。姥爷凑上去看,突然看见远处一个身影,那是弟弟,光线并不明显,但是姥爷一眼就认出那是弟弟。弟弟并没有看见哥哥,姥爷看见弟弟随部队向西走了。姥爷想喊却没有喊,姥爷想走过去弟弟已经走远了。

两个女伤员躺在炕上,年龄大的一个突然又是一阵剧烈呕吐,像是要把五脏六腑都吐出来,呕吐过后昏死过去了,刚开始还有气息,过了一会儿姥姥摸了摸断气了。年龄小的女伤员也开始昏迷不醒,再后来剧烈呕吐,天快亮的时候死了。

姥爷回来的时候,两个女伤员都断气了。抬担架的来了,两个女伤员被抬走了,不知埋在哪里。

姥姥问女伤员家在哪里,大的不能说话,小的说家在南方。

一天傍近中午,姥爷正在干活二姥爷不知什么时候出现在身边。姥爷回头一看又惊又喜,我的好弟弟呀,你这是从哪里来?

我执行任务,顺便回来看看哥哥。

快进屋,一家人高兴得不得了。母亲跑了过去喊着叔叔,二姥爷抱起母亲。时间不长,二姥爷要走。姥姥说:都中午了,吃完饭再走。姥爷也想留二姥爷,又怕时间长了出事,左右为难,拿不定主意。姥姥一定让二姥爷吃完饭再走,姥爷没有反对,二姥爷就留下

吃饭。

二姥爷进村的时候就有人盯上了，虽然穿着便装，但是那人似乎认识二姥爷。那人骑着自行车卖糖球，二姥爷回到家那人糖球也不卖了，骑着自行车要走。这时铁蛋跑过来了，喊：别走，给你钱。刚才铁蛋领着妹妹，妹妹看见卖糖球的要吃糖球，铁蛋没带钱，卖糖球的很大方先给了妹妹一支糖球，铁蛋回家拿钱去了。卖糖球的跨上车骑出几步远，铁蛋又喊：别走，给你钱。卖糖球的回头说：不要了，糖球你吃了吧。

说着飞快地骑着自行车出了村。铁蛋一脸不解，这人怎么了？钱也不要了。崔云龙回来的时候也遇见了铁蛋，还跟铁蛋打了招呼。

铁蛋握着钱领着妹妹回家了。

弟弟回来了，姥爷高兴却又担心，不时地走出屋子，从院墙上探头往外观察。饭菜好了正准备吃，突然姥爷飞一样地冲进屋子，不好了！鬼子来了！一家人都惊了。二姥爷抽出匣子枪张开机头就要往外冲，姥爷挡住了二姥爷，说：出去送命啊。二姥爷又转身推开了北窗欲跳窗出去，二姥爷一只脚踏上了窗台，姥爷一把扯住了，跟我走。姥爷将二姥爷藏在了事先挖好的秘洞，秘洞在猪窝底下，二姥爷藏进洞后，姥爷将猪窝恢复了原样。那个时期胶东老百姓院子里都有个猪圈。

屋外四面被包围了，“咣当”门被砸开了，几个鬼子冲了进来，把姥爷全家控制后，屋里屋外搜了个遍，没有发现情况。一个鬼子跑向门外报告，很快又进来几个鬼子汉奸，为首的是小队长秋野次郎，身后跟着翻译和汉奸王家轩。秋野满屋子看，又盯着姥爷死死地看，秋野命令再次搜查，汉奸鬼子又把屋里屋外搜了个遍，仍没有发现疑点。秋野对着姥爷说：你是崔云龙的哥哥崔云海？姥爷：是我，崔云龙是我弟弟。

秋野杀气腾腾：把崔云龙交出来。

姥爷沉默。

秋野咆哮着：不把崔云龙交出来，我就杀了你。

姥爷平静地看着秋野：崔云龙跑了。

秋野双手抓住姥爷胸口：你的胡说，今天交不出崔云龙，你的死啦死啦的有。

姥爷：太君，崔云龙刚才确实回来了，可是你们来了他就跑了。姥爷指着推开的后窗。

秋野：你的不说实话。秋野手一挥，几个鬼子就把姥爷绑了起来，姥姥和孩子被赶到另一屋。很快姥姥就听到姥爷低沉的惨叫声，听得出来姥爷强忍着。姥姥用被子堵住孩子的耳朵，自己也用双手捂住耳朵。鬼子使用了惨无人道的酷刑折磨姥爷，姥爷的腿已不能站立，两个鬼子架着姥爷。

秋野咬牙切齿地叫着：交出崔云龙就放了你，不然就把你折磨致死。

翻译一直在翻译，学着秋野的腔调。

姥爷：太君，你把我打死吧，打死我也交不出崔云龙。

翻译奸诈一笑：有人看见崔云龙进屋了，却没看见他出去。

姥爷：他真的走了，他从后窗走的，你看窗台上的脚印，那是崔云龙跳窗留下的。

秋野和翻译仔细打量着后窗台上的脚印，再回头探向窗外，窗外有杂乱的脚印无法辨认。

秋野又盯着姥爷：你的狡猾，不给你来点厉害的，你是不会招的。

王家轩凑上前来：大哥，你还认识我吗？我是崔云龙同学。

姥爷：是你，你怎么来了？

王家轩：人各有志，我现在给皇军办事。

姥爷：哦，那你上次来是给皇军打探消息？

王家轩：啊，这个这个……我是给皇军打探消息的。大哥，看你受刑我实在于心不忍，你要是知道崔云龙在哪，就说出来吧。

姥爷看了王家轩一眼，没有吱声，又把头转了回去。

这时秋野手一挥，姥爷被按倒在一块扯下来的门板上，两臂被向上拉直，手腕被紧紧地摁在门板上。鬼子让姥爷把两手伸开，鬼子拿来长钉和锤子，比划着要将长钉钉进姥爷的手掌。翻译摸摸姥爷的手说：这手钉进去就废了，怎么样？交出崔云龙还是藏着？姥爷：钉吧，钉死我也交不出崔云龙。秋野挥了挥手示意钉钉子。

鬼子将长钉用锤子敲进姥爷的手掌，钉进门板。

姥爷发出撕心裂肺的声音。翻译奸笑着：滋味好受吧，交不交出崔云龙？姥爷不回答，又一只长钉敲进了另一只手掌，钉进了门板，鲜血顺着手掌门板向下流。

姥姥在另一屋用棉花堵住了自己的耳朵，又用棉花堵住了孩子的耳朵。孩子在被底下不敢动弹，姥姥用一件衣服将自己的头蒙住。

崔云龙真的从后窗跑了，钉死我也交不出崔云龙。姥爷有气无力地说着。秋野看着姥爷将信将疑，酷刑还在继续，鬼子扒开姥爷的衣服，又用绳子把姥爷结结实实捆在门板上。

姥爷肋骨被刺刀挑断一根，鬼子再问，姥爷说交不出崔云龙，肋骨又被挑断一根，姥爷被连挑数根肋骨，刺刀剜肉骨头断裂，姥爷痛得昏死过去了。

折腾了一个下午，太阳落山的时候鬼子要走了。姥爷已被折磨得奄奄一息。翻译说：杀了吧。秋野不语。王家轩赶紧上前对秋野说：别杀，留个活口，或许以后有用。秋野点头表示同意。秋野让鬼子取下姥爷手掌上的钉子，又给姥爷松了绑。

鬼子走后，姥姥用布烧成灰给姥爷止血，又用布包扎伤口，之后姥姥和母亲的哥哥姐姐一起把姥爷抬上炕。

后半夜姥爷让母亲的哥哥去秘洞叫叔叔出来，二姥爷顶开石板从秘洞出来，跪在姥爷面前，姥爷用微弱的声音说：快走！给哥哥报仇！二姥爷观察外面的动静翻墙走了，消失在茫茫黑夜中。

铁蛋回到家里，后来越想越不对劲，联想到崔云龙回来，猛地从炕上跃起跑向姥爷家，看到门外全是拿枪的鬼子，铁蛋一拍脑袋糟了。铁蛋懊悔不已，心

想我怎么这么笨呢，那个卖糖球的就是汉奸特务。

第二天，有人悄悄送来草药给姥爷救治，隔几天这人又来换药。姥爷问贵姓，来人答免贵姓韩。姥爷命保住了，却成了残废。

姥爷命壮。一年多以后姥爷可以拄着拐下地，慢慢挪着走呼吸困难，人整个不是从前了。

隔段时间又有其他人来送药。来送药的都是二姥爷部队安排的。

六、歇马岭·花姑娘

1940年秋的一天，铁蛋到姥爷家，那时姥爷正拄着拐棍在院子里，铁蛋问：云龙哥有消息吗？姥爷说：没有，什么消息也没有。铁蛋便回去了。

几天以后听说铁蛋跑了，爹妈到处找没找着。两年前大约也是这个时候，石头突然不见了，爹妈到处找，能找的地方都找了，哪里也找不到，估计是投八路去了。石头和春京当初从牟平被追回来，春京爹妈很快给春京娶了媳妇，让春京安顿下来过日子。石头刚回来家里看得紧，石头装作老实，时间一长爹妈就松懈了，石头最终还是跑了。

1938年初，崔云龙随天福山起义部队西行，行至崔家口部队做短暂休整。为了不让村人知道，崔云龙住在村外。这期间部队去牟平打了一仗，又撤回崔家口。牟平一仗，胶东特委书记理琪牺牲。部队继续西行，扩大发展。崔云龙到了部队，作战勇敢，很快被提拔为班长。部队整编崔云龙成为某连班长。

连长带着全连战士正在行军，突遇一小队鬼子，鬼子嚎叫着冲了过来，崔云龙所在排担任掩护，连长带着两个排后撤设伏。崔云龙带领全班在排长的指挥下英勇阻击，有几名战士倒下了。部队后撤设伏完成，阻击排开始后撤，崔云龙带领全班断后边打边撤，又有几名战士牺牲了，崔云龙左臂被弹片划伤。

鬼子轻敌认为八路不堪一击，哇啦哇啦叫着追赶，很快鬼子进了伏击圈。连长一声令下顿时枪声大作，步枪机枪一齐扫射过去，战士们居高临下，手榴弹一排排飞出，在鬼子攻击队形中爆炸，这一阵猛打十几个鬼子上了西天。鬼子训练有素，枪一响立即卧倒找隐蔽点，同时开枪还击，双方厮杀开来各不相



让。鬼子感觉这样打下去地形对自己不利，边打边撤，鬼子最终留下二十几具尸体跑了。

与鬼子遭遇时，由于八路军装备差，不想跟鬼子硬碰硬，连长当时拿不定主意打还是跑。崔云龙正好在旁边，指着不远处的歌马岭说：连长，把鬼子引到歌马岭打伏击。连长一听，说：好。歌马岭，顾名思义：马到岭前需要歇息。歌马岭岭高坡陡，岭上沟壑纵横，杂草丛生，非常适合打伏击。

这场伏击战，八路军利用有利地形，狠狠地教训了趾高气昂的鬼子，自己也付出了不小的代价，正一副两个排长牺牲，阻击排伤亡过半。

崔云龙的伤不重，很快就好了。战后崔云龙被提拔为副排长。

部队听老百姓说，有两个鬼子常去一个村强奸妇女，崔云龙请示连长去干掉这两个鬼子，连长同意由崔云龙带领战士去执行这次任务。崔云龙挑选了几个战士，穿着老百姓的衣服怀揣短枪，先期侦察了情况，一切搞明白了崔云龙带领一个班的战士，在鬼子必经之路隐蔽好了。

两个鬼子走溜脚了，隔三差五就去这个村庄，这个村的老百姓好欺负，见了鬼子不敢反抗。这天两个鬼子又来了，扛着枪大摇大摆地往村庄走，去找花姑娘。两个鬼子哼着东洋小曲，在中国的大地上撒欢，他们不知道死期将至。目标出现了，十几个战士分别埋伏在不同位置，两侧、后堵、前阻都安排了人，进来就别想回去了。两个鬼子进了包围圈，前方道路拐角闪出一辆小推车，一个农民模样的推着一辆小推车，车上坐着一个女人，女人身上穿着花袄头上包着头巾，小推车向鬼子走来。两个鬼子看见花姑娘立即兴奋起来，急冲冲地向小推车走去，快接近小推车时小推车不走了，小推车上的女人下来转身伏在推车人的怀里，装作害怕，小推车横在路中。两个鬼子绕过小推车伸手过来抓花姑娘，穿花袄的是八路军战士化妆的，右手握着刀子在怀里，一个转身左手揪住鬼子直刺鬼子腹部。推车的也是八路这时直扑另一个鬼子，一手掐脖子一手抓住鬼子一只胳膊，直接把鬼子扑倒在小推车上。两边埋伏的战士冲了上来，对鬼子致命处连刺数刀，两个鬼子一命呜呼。崔云龙脚踩

着鬼子脑袋看了看鬼子，又从一个鬼子身上搜出一张照片，是鬼子的全家照，其中一个是这个鬼子，有姐姐有妹妹，这个鬼子笑得和蔼可亲。崔云龙想：这玩意怎么到中国来就成了魔鬼。崔云龙将照片撕成碎片撒了，又朝鬼子脑袋狠踢了几脚，战士拿走鬼子的枪清理现场，又将两个鬼子在事先挖好的坑埋了。崔云龙带领战士迅速撤离，前阻后堵的战士也跟了上来，这次伏击干净利落，两个鬼子人间蒸发了。

崔云龙所在的部队又打了几仗，每次崔云龙都受到表扬，崔云龙对表扬不在意，一打仗就兴奋。

一天营长来到连部。

连长找到崔云龙：崔副排长，营长找你。连长又对崔云龙说了什么。

不可能！崔云龙喊了起来。

连长说：怎么不可能。

不可能，让我干政工，不可能。我要亲手杀鬼子！

崔云龙和连长向连部走着，崔云龙边走边喊：不可能。

到了连部门口崔云龙还在喊。

连长说，营长的话你也不听。

天王老子的话我也不听。崔云龙满脸通红青筋暴涨，几乎在吼。

门开了，出来个人。哼，是哪个愣头青在喊。崔云龙一看是营长，营长什么时候到了连部。崔云龙一个立正敬礼：报告营长，一连二排副排长崔云龙。请指示。

营长：你刚才喊什么来着？

崔云龙：营长，让我干政工，不可能！我要到战场上杀鬼子，我跟鬼子国恨家仇不共戴天，我要上战场杀鬼子。

营长：你读过书，识字能写文章，部队缺少这方面的人才，营里正需要一个文书。我刚才跟连长说了，连长也舍不得放你。我让连长去做你的工作，你看没做成啊。

营长将头转向连长：你是不是没做工作啊。

连长急忙说：营长，可别冤枉好人，我一直在做崔副排长的工作，做不通啊。

营长，文书让别人干，我要上战场刀对刀枪对枪

打仗。崔云龙说。

营长思忖了一下说：干文书虽然不直接跟鬼子打仗，其实也是抗日，在为抗日做贡献。

不可能，不可能！崔云龙又喊了起来，手不自觉地在营长面前挥了一下。

营长绷紧脸：哎呦，敢在我面前撒野。立正——

崔云龙立即一个立正，站在那里。连长也站在那里不做声。

营长绕着崔云龙转了一圈，打量着崔云龙，营长放松了脸色：好小伙子，我就喜欢这样的小伙子，连长不放你，我要是你的连长我也不放。

崔云龙喜行于色：营长，这么说不用我干文书了？

营长说：不用了。

谢谢营长！

连长插过话来：战场上更适合崔副排长。

营长，让我杀鬼子，我可以上刀山下火海粉身碎骨，让我干政工真的不适合我。

“好。好。”营长拍了拍崔云龙的肩，“有火性，有种，我也不强人所难，你还打你的仗，去杀鬼子。”

是！营长。崔云龙一个标准的军礼。

营长喊：向右转，跑步归队。崔云龙转身小跑离开连部。

“好小伙子。好小伙子。”营长望着崔云龙的背影“战场上需要这种舍生忘死的战士。”

连长说：崔云龙不但打仗勇敢，还会动脑子有计谋，歇马岭一仗就是听了崔云龙的建议打得非常漂亮。

营长说：难得啊，部队需要这样的人才。崔云龙来部队多长时间了？

连长说：一年多了。

提拔崔云龙为排长。营长说。

连长：是。

崔云龙文书不用当了，由副排长提升为排长。

七、油饼队

石头离开崔家口直奔八路军，在一支部队当了兵，崔云龙当排长时，石头当了班长。1939年夏部队

调整，石头所在部队与崔云龙所在部队合编，石头和崔云龙编在一个连。崔云龙跟连长讲把石头调到自已排，连长同意，这样石头就是崔云龙排的一个班长。

崔家口榭山夜间那场仗，石头也参加了，石头在另一支部队。打那场仗时崔云龙是副排长，打完就撤走了，两人没见面，互相都不知道对方参加了战斗。

那场仗打的是国民党杂牌部队某部，这些杂牌部队也称顽军见了鬼子掉头就跑，有的也放两枪，他们主要是与八路军抢地盘。榭山一战八路军用一个营外加两个连的部队，以绝对优势兵力全歼了一支想盘踞在榭山的顽军。

这些顽军丁部、王部、苗部的，老百姓称呼他们为油饼队。母亲跟我讲过油饼队的故事，母亲的回忆文字中也提到过油饼队。

油饼队进村了，村长点头哈腰笑脸相迎，每家每户都要送饭，一户送一个士兵的，到了开饭时间，村民陆续来了。士兵集合在村外一块空地，一个村民指定一个士兵，掀开饭有油饼炒蛋，士兵眉开眼笑拿着油饼就吃。有的村民家穷，做不起油饼也没有炒蛋，弄点普通饭菜，油也舍不得多用，饭菜自然不是那么合口。指定的士兵掀开饭，脸色变得异常难看，送饭的赶紧央求，家里实在没有面粉也没鸡蛋，饭不太合口长官凑合着用吧。士兵吃了几口难以下咽，“噗”的一口吐了出来，抡起枪托就打。送饭的被打得嗷嗷叫，苦苦求饶。

妈的，老子抗日，命都不要了，就拿这饭糊弄老子。士兵边打边骂。

长官家里实在是没有好吃的了，要有肯定给长官送来。

呸。又是一顿枪托着肉，打得送饭的又哭又叫。

村长赶紧过来说情。士兵拖着长腔：老子抗日有功，要吃油饼。

哎，是是，抗日有功，要吃油饼。村长点着头，赶紧找人回去烙油饼。

不烙油饼就打，以后顽军来了老百姓拍挨揍，都烙香喷喷的油饼加炒蛋，伺候这些抗日有功之士。他们真的抗日吗？母亲讲了个笑话。油饼队正在吃油饼，鬼子的飞机来了，油饼队顿时炸了锅，油饼也顾

不得吃四散而逃。鬼子飞机低飞扫射,油饼队来不及跑的几个一头钻进草堆,屁股露在草堆外,枪也扔了。鬼子飞机走了,钻草堆的油饼队士兵撒腿跑了,跑的时候慌了神枪落下一支,让老百姓给捡了。油饼队头钻草堆屁股在外,让送饭的老百姓看了都好笑,这哪是抗日的队伍。我问母亲是真的吗,是不是老百姓编出来的。母亲说,这事情就发生在崔家口,是真的。

过后油饼队派人回来找枪,老百姓都说没看见,油饼队也没办法走了。老百姓把枪送给了八路军。榭山之战,顽军进驻榭山,八路军趁其立足未稳,干净利索地消灭了这股顽军。

母亲还讲了另一个关于油饼队的故事。宋村镇有个回龙山山下有个山东村,顽军进村派饭,一个顽军问老百姓这是什么村,村民答山东,“啪”一巴掌扇过去,再问这是什么村,村民答山东,又一巴掌扇过去,士兵发怒了说,我问你这是什么村,村民被打得一脸懵像,说这就是山东,“啪啪”又是一顿巴掌,说:谁不知道这是山东,我问你是什么村,村民哭丧着脸说,这个村就叫山东村啊,因为在回龙山之东。士兵晃了晃手说:看你不早说,害得老子手都打得痛,抬起一脚踹向村民屁股,滚。这时村长来了,赶紧凑上前说:都是村民的错,没把话说明白,害得老总手疼,老总消消火。

这些被称为顽军的国民党杂牌部队把胶东老百姓得罪了。

顽军中也有神枪手。母亲回忆中有一段榭山战斗关于顽军神枪手的记述,我进行转述:

夜晚部队埋伏在顽军对面,二姥爷卧倒在一条浅沟身边是新参军的战士人称小迷糊。小迷糊馋酒,一双眼睛本来就小一喝酒眯成一条缝,似睡非睡。二姥爷闻到了酒味。战场静悄悄。黑暗中小迷糊突然半起身擦亮一根火柴在点烟,火柴在手里举着照着自己的脸。这时“砰”的一枪,对面射来一颗子弹正中小迷糊脑门,脑浆血水溅到了二姥爷脸上。二姥爷一动不动趴在地上。枪响过后,战场仍是静悄悄。

等冲锋号响了,机枪小钢炮齐射,二姥爷跃出浅

沟猫腰冲向敌阵,忽而卧倒射击,忽而爬起……

二姥爷那次回崔家口姥爷问榭山之战,二姥爷讲了这个战斗细节。姥爷说一定要多加小心,二姥爷说战斗不要酒鬼,酒鬼神志不清会做出错误举动。姥姥急切地问那两个女战士,二姥爷说是卫生员被弹片击中头部。

顽军战斗力参差不齐,并不都是纸糊的,榭山战斗八路军尽管兵力优势,也付出了一定的伤亡。

很多时候战斗是极其残酷激烈的,你的对手也拿着枪。

油饼队是一段抹不掉的记忆。

八、冤家路窄

崔云龙当排长期间干掉了那个去姥爷家的翻译。

事发突然。崔云龙带着五个战士其中有石头,执行完任务回部队的途中快到部队时,遇到一个慌慌张张的老百姓也往部队跑,崔云龙一看认识,是部队安插在村里的关系人。这人也认出崔云龙,看见崔云龙急忙打招呼,说:有个鬼子翻译带着五个伪军和一个女人在他们村子里,女人是他们村的,不在村里住去了城里,成了翻译的情妇,今天突然回村了,正在女人的旧房子里喝酒。

崔云龙一听鬼子翻译几个字,顿时血脉喷涨,对身边的五个战士说,去干掉他们。崔云龙当时并不知道是哪个翻译。一个战士说:排长,我们回去报告连长多去几个人。崔云龙说:去晚了别让这帮畜生跑了,马上走不要回部队了。关系人领路,崔云龙领着五个战士直扑村庄。进了村关系人领到一栋房子,用手指了指就这。关系人就赶快躲藏起来。翻译、情妇和伪军喝了不少酒,正在打牌。情妇坐在翻译腿上,娇滴滴地将一颗葡萄塞进翻译嘴里,翻译一手拿着牌,一手搂着情妇的腰,手摸索着向情妇的胸前爬去,淫笑着说:宝贝,我喜欢死你啦。情妇脸一变:是喜欢俺,还是馋俺的身子。翻译急忙说:又喜欢人,又馋身子。

这时崔云龙和几个战士悄悄地从墙角厕所位置爬入,三个战士隐蔽在厕所,崔云龙和石头及一个战

士猫腰移动到一堆草垛后，他们观察着屋里的动静等待机会。过了一会儿一个伪军出来撒尿，伪军没进厕所，到了院子一个废弃的鸡窝旁，掏出鸡巴对着鸡窝哗哗尿了起来。崔云龙手持上了刺刀的步枪迅速摸了过去，伪军感觉到身后有人靠过来，两手掐着鸡巴身子转了一下，崔云龙是在伪军左斜后方摸过去的，这时和伪军几乎打了个照面，崔云龙说兄弟，右手提步枪提起的瞬间变双手持枪，几乎同时刺向伪军左胸侧肋间，刺刀直插心脏。伪军听了“兄弟”一愣，嘴张了个O型，声音都没能发出来，就一头栽在鸡窝上。崔云龙拔出刺刀左手提枪，右手从腰间抽出匣子猫腰轻步冲向屋子，草垛后的石头和一个战士已摸到了窗下，厕所的三个战士跟在崔云龙身后。门开着崔云龙冲进了屋子，匣子枪对准屋子里的人，窗上两支黑洞洞的枪口也指向屋里，另外三个战士也紧随崔云龙向屋里冲。翻译举起手，情妇尖叫一声双手抱头，几个伪军也把手举了起来，一个小队长模样的不老实，突然伸手去腰间摸枪，崔云龙的枪响了，身后冲进来的三个战士枪也响了，窗口两支枪也响了。枪声过后，翻译及情妇和四个伪军全被打死。三个战士打扫屋里，崔云龙出了屋和石头及一个战士警戒院外，崔云龙又让石头去搜倒在鸡窝上的伪军。屋子里的三个战士出来了，他们打开院门迅速撤离了。这时天已黑，六个人消失在茫茫夜色中。

回到部队过了些日子，城里来了消息崔云龙才知道，打死的翻译就是和鬼子小队长秋野次郎去崔家口姥爷家的翻译。崔云龙恨不得扒了他的皮。

翻译进村是有缘由的。

翻译的情妇在村里有仇家，早就想收拾。这天情妇领了翻译，翻译领了五个伪军去村子仇人家，仇家的仇也不大，早年骂过这个女人，又用唾沫星子远远地呸了一口，骚货。女人说：长成那个熊样还想馋俺的身子，俺没答应。就这点破事女人一直记恨。翻译是怀着杀心来的，今天老子想杀人，就像弹个巴一样简单。仇家被用绳子捆了跪在地上求饶，头磕得砰砰响。翻译掏出手枪准备要了这人的命。

女人对翻译说：不杀他，杀了他村里人会说我太狠了，收拾一顿就行了。翻译歪了歪嘴收起枪：人有显眼处，鸟有高飞时。老子今天是大日本皇军红人，

敢他妈的跟老子女人做对，剥了你的皮。

又是一顿揍。那人跪在地上磕头不止。收拾完仇家他们就到情妇旧房子喝酒打牌。

崔云龙收拾了翻译算是出了一口恶气，也给哥哥报了仇。

九、枣林村

崔云龙当兵两年，身经战火洗礼，已是实战经验丰富的老兵，胆子正，善于动脑子，有谋略，做事果断，也敢于险中取胜。

一次崔云龙受命去领新兵，崔云龙带着石头等五六个战士出发了。在山上一个庙里，二十几个要参军的青年等在那里，天一落黑队伍就出发了。崔云龙和石头走在前面，中间两个战士，队伍后面两三个战士。走了一段时间经过一座山岭，突然远处响起了枪声，崔云龙听了听枪声，继续带队伍行进，走着走着崔云龙大声喊：卧倒。队伍卧倒在地上，子弹“嗖嗖”从头上飞过，枪声还在响，过了一会儿崔云龙喊：起身前进。有的青年爬了起来，有的还趴在地上不敢动，带队的战士上去就是一脚：给老子站起来，快跑！队伍又开始猫着腰行进。

崔云龙和石头在前面领着，忽而卧倒忽而起身，把队伍带出了危险区顺利回到部队。

崔云龙讲：老兵会听枪声，能分辨出枪是往哪个方向打的，是近是远。敌人是在盲目地乱打枪，不用怕，该停的时候停，该跑的时候跑。

转过年，崔云龙提了副连，石头提了副排，又打了几场仗，有一场仗连长牺牲了，崔云龙接替任连长。再后来石头也提了排长。崔云龙这时在老13团二营三连，石头在三连二排。

三连住在枣林村，村外山上生长着很多枣树，枣林村出门见山，山村相连，十分隐蔽。这天训练结束，战士们散坐在枣树下休息，崔云龙和连干部还有石头，在不远处一棵大树下研究战术。

铁蛋悄悄离开崔家口，去了附近一支八路军部队，铁蛋说我要当兵。一个干部模样的问了几句，说好。铁蛋说崔家口有个崔云龙也是八路，不知在哪

里,他想找崔云龙。

那个干部模样的人,先让铁蛋吃饭休息,当晚宿在部队。第二天一早有人领着铁蛋走,铁蛋跟着走了很远,直到下午到了枣林村。村外有岗哨,领铁蛋的那个人跟哨兵打了个招呼就进了村,穿过村来到村外树林。他们来到散坐着的战士中间,领铁蛋的那个人问战士:你们连长呢?有个战士向大树指了指。那人让铁蛋在这等着,他向大树走去。

铁蛋望望坐着的战士甚是好奇,有的战士在擦枪,有的战士倚在树上眯缝着眼,还有的躺在石壁上,谁也没有跟铁蛋说话。铁蛋有些耐不住了,问:你们谁认识崔云龙?一个眯缝着眼的战士,睁开了眼瞅铁蛋又眯上眼,擦枪的战士抬头看了看铁蛋,又继续擦枪,没人回答。

哎,你们谁认识崔云龙,我找崔云龙。铁蛋有些急。

擦枪的战士对眯缝眼的战士低声说:这人真没教养,一口一个崔云龙。眯缝眼的说:崔云龙也是他叫的,那是我们连长。

没人搭理铁蛋,铁蛋很尴尬,找了个地方坐了下来。这时崔云龙来了,后面跟着石头,铁蛋眼一亮从地上“嗖”地站起身:云龙哥。石头哥。就迎了过去。崔云龙快步走过来:铁蛋,是你。眯缝眼和擦枪的一看,新来的这小子认识连长,刚才的气也就消了。

铁蛋说:云龙哥,我来当兵打鬼子,不回去了。

好,欢迎你。崔云龙紧紧抓住铁蛋的手。石头也说:铁蛋,欢迎你。

铁蛋成了一名八路军战士,安排在一排。崔云龙有意把铁蛋、石头分在两个排,减少同时牺牲的概率。崔云龙告诉铁蛋,在部队一律称职务,以后叫我崔连长,叫石头崔排长。那你们怎么叫我,叫你铁蛋,铁蛋说这不公平。崔云龙说:好好打仗,等有了职务,就不叫你名字了。

铁蛋问崔云龙,鬼子去崔家口抓你是谁给鬼子报的信。崔云龙说没有查到。铁蛋就把那天看到的情况,一五一十地告诉崔云龙。铁蛋说:就是那个卖糖球的报的信。他钱也不要了骑车就跑,很快鬼子来了。

崔云龙听了,同意铁蛋的判断。崔云龙把情况报

告给了营长,要求查找那个卖糖球的。几天后有了消息,那个卖糖球的是汉奸,一年前被东海军分区除奸科给干掉了。一年前的一天,卖糖球的又骑车出去给鬼子打探消息,半路上有人挡住去路要买糖球,那家伙刚从车上下来,身后就被人一个锁脖扔在地上,几个人从沟里冲出来,扑上去用绳绑了,一块布塞住嘴。离路不远一处小山岗,那里是埋死人的地方,一处新挖好的坑卖糖球的跪在坑边,摘了头套抽了塞嘴布,简单地问了几句,一个战士举起铁锨劈向后脑,卖糖球的一滚进了土坑,战士怕他不死,又用铁锨铲石头砸,然后埋上土平整地面,之后迅速离去。

十、盘尼西林·韩武药铺

13团转战胶东,崔云龙所在的二营到了乳山,崔云龙领一个连住在兵工厂附近。

铁蛋每天跟着老兵练习射击、投弹、拼刺技术,投弹投的是训练弹不拉弦。当时八路军子弹少,射击只是教你装弹、瞄准、勾机子,很少实弹射击。铁蛋急着要打仗,崔云龙说,你好好练习军事技术,不用急以后仗有你打的。

乳山县城韩武药铺是八路军地下联络点,掌柜的叫韩武,人称韩掌柜或老韩,药铺有个小伙计。崔云龙到了乳山就列了张药单让石头和铁蛋去找老韩,几天后老韩派小伙计送来了部队急需的中草药。崔云龙一直和老韩有联系,先期给姥爷送药疗伤的人就是老韩。

又过些日子,崔云龙派石头和铁蛋去药铺找老韩,找到了老韩石头说,你派人送的药部队收到了,崔连长十分感谢,又告诉老韩部队现在急需搞一批救命药盘尼西林。老韩皱起眉头说:盘尼西林只有鬼子有,很难搞到。石头说:崔连长的意思是能不能搞到情报从鬼子手里抢。老韩说我试试。

交待完事情石头和铁蛋要回部队,老韩不让,要留他们吃完饭再走,老韩说:上次你们走得急没能留你们,这次一定留下。快中午了,咱们去旁边小酒馆喝两盅。石头说不去。老韩说:那咱就自己炒几个小菜在药铺吃。石头、铁蛋要走老韩坚决要留,石头和铁蛋推辞不过就同意了。老韩让小伙计去炒菜,自己

和石头、铁蛋三人就在一张桌子前坐下了。小伙计把菜端了上来。老韩又让小伙计拿来酒给石头、铁蛋倒上，铁蛋说他从来不喝酒，老韩说喝点，铁蛋坚决不喝。小伙计就给石头倒了酒又给自己倒了。老韩从柜子里拿出一瓶酒，诡秘一笑说：我喝这个酒，这是药酒。四个人开始边吃边聊，老韩说：人和动物一样腿上一个身子，脖子上一个脑袋，这脑袋说不定哪天就不是自己的了，趁着能吃能喝就赶快享受。来，一起喝酒。石头和铁蛋听了老韩这话就觉得别扭，碍于面子石头举起了酒杯。几个人你一句我一句，边吃边喝。老韩越喝越多，小酒一口一口地流着说：这世上脖梗一仰咕咚一口，小酒流进肚子，这是真的。其他的全他妈假的。石头和铁蛋感觉老韩喝醉了，跟小伙计商量扶老韩去休息。老韩在一个屋子睡去了，打着鼾声。小伙计就和石头、铁蛋回来继续吃，石头吃了几口饱了放下筷子去一边休息，桌上还剩铁蛋和小伙计，小伙计说：我们掌柜的经常喝醉酒，一喝醉就说胡话，醒来跟个好人似的。小伙计拿起酒杯仰脖喝了一口说：掌柜的话也不全错，人还得有钱，有钱才能有吃有喝。我学徒准备将来自己开个药店，到那时我也是掌柜的。铁蛋不知该怎样回答，附和着“嗯嗯”两声。吃完了铁蛋对石头说，咱们走吧。老韩还在睡，石头和铁蛋就辞别了小伙计，离开店铺回部队了。

石头和铁蛋回到部队向崔云龙汇报了情况，但没有说老韩喝酒说醉话的事。石头说：如果老韩搞到了盘尼西林的情报，我带人去抢鬼子。铁蛋说：别拉下我。崔云龙说：抢鬼子可不是件容易的事。

一天，老韩派小伙计送了一张纸条给崔云龙，崔云龙展开一看，上面写到：蛇窝坎据点伪军七十余人，明天上午十点左右到达祝家坡村征粮。崔云龙原以为搞到了盘尼西林的情报，一看是打伏击的也很高兴。这次到乳山还一仗未打，机会来了绝不放过，在据点里不好收拾这帮龟孙子，出来了那就不客气了照单全收。祝家坡离蛇窝坎据点有20里。崔云龙立即派出侦察队侦察地形，又召开班排长会议研究情况，部署作战方案，并报告了营长。营长同意打一仗。

第二天部队提前进入阵地。祝家坡村外一条南

北走向的大道，东西两边是野地长满杂草。路东草丛中有一条浅沟，越过浅沟向东又有一条深沟，两条沟都是自然形成的不规则，有的地方稍深或稍浅，有的地方稍宽或稍窄，深沟地形高于浅沟，这里非常适合打伏击。一百多个战士就藏在深沟里，崔云龙另派两个班，一个班断伪军后路，一个班到前方阻击。十点到了伪军没来，接近十一点伪军出现了，前头七八个伪军，隔段距离是一长队伪军，伪军由北向南行进。前头伪军进入了伏击点向两边张望，试探着向草地走了几步没发现情况，又回到路上继续向前侦察。前头的伪军一走，崔云龙命令一部分战士在草丛中由深沟爬入浅沟，铁蛋也爬入浅沟，爬入浅沟的战士掏出手榴弹摆在沟边。铁蛋也把四颗手榴弹整整齐齐摆在面前，铁蛋手里握着的是一支汉阳造步枪，枪口指向前方。很快长队伪军进入伏击点，崔云龙在深沟里手握匣子枪张开了机头，对空“砰”的一声枪响，顿时两挺轻机枪百十支步枪齐吼。铁蛋打了几枪看身边的战士在扔手榴弹，铁蛋也急忙扔手榴弹，一口气扔了四颗，铁蛋突然发现怎么一颗没响，旁边的战士大喊：铁蛋，你没拉弦。铁蛋恍然大悟，但手榴弹没有了。铁蛋没拉弦扔得快，别人扔一颗他能扔两颗。战斗很快就结束了，伪军大部被歼剩下的举手投降，还有几个躺在地上呻吟。有几个往回跑的被后堵的打掉了，先头过去侦察的伪军被前阻的打掉了。崔云龙手提匣子枪扫视着战场，崔云龙心里清楚这种长蛇形的队伍就是来送人头，他对这场仗有十分的把握。

打扫战场，铁蛋去找自己没拉弦的手榴弹，找回了两颗。

“铁蛋你没拉弦。”几个年轻的战士取笑铁蛋，拿铁蛋开心，铁蛋整得好尴尬。

崔云龙口头表扬了铁蛋，说铁蛋第一次上战场很勇敢，只是下次上战场扔手榴弹别忘了拉弦。这次战斗打扫战场缴获了一批枪械，铁蛋的汉阳造换成了三八大盖，铁蛋握着油光铮亮的三八大盖爱不释手，这比汉阳造强多了。

第二天中午崔云龙叫了石头和铁蛋，三人穿便装去了附近的八路军兵工厂。兵工厂藏在一座山的

山坳里,厂长姓孔崔云龙参军前就认识。那时榭山西坡有个酿酒的小作坊酿制榭山酒,作坊主人是老孔,崔云龙喜欢喝榭山酒,就常去榭山西坡和老孔慢慢地熟了。老孔知道崔云龙是五手拳高手,还是榭山棍法传人心生敬佩,每次都多给点酒,崔云龙和老孔成了朋友,老孔比崔云龙大十几岁是忘年交。鬼子来了两人都参加了八路军,去年他们在乳山见过一次面,这次崔云龙到乳山还未来得及拜访,现在打了胜仗专门去找老孔喝酒。

老孔——。崔云龙看见孔厂长就喊。

哎呀云龙,你怎么来了?孔厂长十分惊讶。

我来看你了。

好,欢迎!欢迎!

老孔将崔云龙三人让进屋里坐下交谈,才知道崔云龙从文登到了乳山住在附近。崔云龙是连长。老孔心里那个高兴啊,说:咱兄弟俩一年多没见面了,上次你们部队在乳山,你来兵工厂拿弹药没能坐下就走了,这次我们一起喝杯酒。崔云龙说:上次部队在乳山时间很短,这次时间能长些,我们兄弟俩有机会见面,今天就是来找你喝酒的。

孔厂长参军前家里的小作坊酿出的酒在榭山一带非常有名,据说是用祖传秘方配榭山泉水酿制而成,酿出的酒甘冽入口,小作坊的酒产量有限供不应求。一天鬼子来到作坊要榭山酒,鬼子让老孔打开酒坛,一股浓香扑鼻而来。鬼子舀了一瓢酒让老孔喝,老孔喝了几口没有问题。鬼子开始尝酒,尝了一口鬼子伸出大拇指:好酒,皇军的喜欢。鬼子把酒都搬上车拉走了。

鬼子一走,老孔把作坊关了门,收拾收拾投了八路。老孔被分配到兵工厂转行研究枪械,把办酒厂赚的钱给兵工厂买了不少设备,被任命为厂长。老孔很聪明摆弄摆弄成了行家,还小有名气。

老孔爱酒离不开酒,在兵工厂找了间屋,弄了几个坛子酿了些酒自己喝。老孔拿出一小壶酒招待崔云龙。几个人在屋子里坐下了,几盘小菜有花生米,老孔还特地切了盘肉。老孔要倒酒,崔云龙拿过酒壶说:我来倒。先给老孔倒了一杯,再给石头倒酒。石头说怎么能让连长倒酒,我来倒。崔云龙说:连长怎么就不能倒酒,谁规定的。崔云龙让石头坐下,给石头

倒了一杯,又给铁蛋倒酒。

铁蛋说:俺爹不让俺喝。

老孔说:喝点,这是榭山酒。

铁蛋说:俺喝酒俺爹揍俺。

崔云龙说:你爹离这远揍不着你,在这我说了算,喝。崔云龙就给铁蛋倒了一杯。

崔云龙说话了:孔厂长,昨天我们打了胜仗,今天借你的酒给几位兄弟庆功。

孔厂长说:祝家坡战斗我当天就知道了,只是不知道是你崔云龙打得,今天咱们尽情地喝几杯。

喝,干杯。几个人吃菜喝酒。

老孔说:云龙,咱哥俩是忘年交,现在都当了八路一个厂长一个连长,咱俩干一杯。两人仰头一饮而尽。

石头赶紧拿过酒壶给崔云龙和老孔满上。铁蛋尝了尝感觉挺好,一杯酒几口喝完了,石头又给铁蛋满上,铁蛋也不推辞,也不怕他爹揍了。

崔云龙说铁蛋,好好干打几场胜仗,提拔你当班长,到时候我就不叫你铁蛋了,叫你崔班长。铁蛋就笑。

酒杯干了,老孔开始倒酒,喝干了老孔又要倒酒,崔云龙说:不能喝了,喝出点感觉就行了,不能喝醉。我是一百多号人的连长要指挥打仗,仗随时都可能来更不能喝醉。

饭吃了酒喝了,崔云龙辞别老孔三个人离开兵工厂。刚走出不远身后传来箫声,老孔会吹长箫,今天酒喝得高兴,崔云龙他们一走老孔就吹起了长箫,箫声在山谷中回响……

崔云龙几个人回到部队没几天的一个下午,老韩又派小伙计送来了情报,崔云龙展开一看情报很短:鬼子运送一车药物,车上有盘尼西林,明天上午经过姑山镇。崔云龙一拍桌子:好,机会来了,我们去抢。

崔云龙又细看情报心中产生疑惑:这封情报指定了时间又给了唯一的设伏地点姑山镇,鬼子的车从哪来向哪去不知道,我们只能在情报指定的时间指定的地点设伏,这是设伏的大忌,万一情报有假,就中了别人的圈套。崔云龙又想跟老韩联系多年了,

老韩送过的情报比较可靠，自己怀疑老韩送的情报是不是有点不必要了。

营长参加胶东军区会议，军区首长讲部队急需盘尼西林，很多受重伤的战士伤口感染恶化无法救治死亡，盘尼西林这种药日本人有。营长回来召开连长会议，传达了军区首长讲话，要求各连一旦有机会了，就从日本人手中抢。

崔云龙一直惦记着这件事，不想放过这次机会，向营长做了汇报。营长指示：能打则打，不能则放弃。若打以一个排为宜，隐蔽突袭，快打快撤。

崔云龙立刻召开干部会，研究作战方案。姑山是敌占区周边有据点，在那里打伏击是虎口拔牙，崔云龙决定利用小分队快打快撤，不易暴露目标。石头要求去执行这次任务，石头说：崔连长，这次打伏击非我莫属，谁也不要跟我争，我去过姑山镇，对那里情况熟悉。姑山镇东西一条公路可跑汽车，鬼子必走这条公路。姑山镇东是一片平地不易隐蔽，姑山镇西公路两旁有树林，路南树木稀疏，路北树木密集有灌木丛适合隐蔽。我们在路北树林灌木丛中埋伏。崔云龙同意石头的作战方案，其他干部也表示同意。这时副连长高云站了起来要求带队去执行这次任务，崔云龙说：你们两个去一个就行了，让崔排长去吧。崔云龙命令石头立即准备，带领全排今夜出发，天亮前进入隐蔽地点。为确保任务完成，崔云龙调拨一挺轻机枪给石头。石头带领全排很快准备好了，铁蛋不在石头排，铁蛋找到石头说他也要去，石头不要，铁蛋急了去找崔云龙走后门，崔云龙说小分队的组成石头说了算，我不管。铁蛋又找石头，还是不行。小分队开始吃饭了，铁蛋也来吃饭，铁蛋三口两口吃完又要求石头带着自己，石头说你去找连长，铁蛋便又跑去找崔云龙，开口就说：云龙哥，我来找你走后门我非要去。铁蛋拍拍背着的三八大盖说这支新枪我要用用，又拍拍腰间的手榴弹，这次我要拉弦炸鬼子，云龙哥我不会给你丢脸。崔云龙说：你知道这次行动的危险吗？铁蛋说：知道。

崔云龙：你不怕回不来吗？

铁蛋：不怕。

崔云龙拍了拍铁蛋的肩：好！

天已落黑小分队荷枪实弹带足了水又备了些干

粮，石头全排三十八人主副机枪手两人加铁蛋共四十一人。崔云龙和连干部来到小分队前。

石头向前两步敬礼：全队整装待发，请连长指示。

崔云龙：崔排长归队。

是。石头敬礼归队。

崔云龙向小分队讲话：据可靠情报，鬼子一辆运送药品的汽车明天上午经过姑山镇，我们决定在姑山镇西伏击鬼子，抢夺药品。这次行动非常危险，周围有鬼子据点，我们采用小分队行动快打快撤，险中取胜。同志们，有没有决心。

有！坚决完成任务！请连长放心！小分队四十一名战士发出铿锵有力的喊声。

崔云龙手一挥：出发——

石头带领小分队消失在夜色里……

崔云龙站在原地不动，心里久久不能平静，感觉到这次任务危险重重，但部队急需盘尼西林，他也不想冒这个险。

打仗不可能是装在保险箱里，那样的话很多机会都会失去，他对老韩的情报特别重视，上次打伏击战老韩的情报起了决定性作用，这次的情报也应该是准的。仗必须打，打仗就是要有牺牲，战争就是这么残酷。他不知道这次伏击战能有多少人回来，会牺牲多少战士。

崔云龙又命令高云副连长带一个排明天早晨出发，在约定地点接应。

石头带着小分队行走在通往姑山镇的路上，石头将小分队以班为单位分为三组，一组在前，一组居中，一组断后。各组之间拉开一定距离，防止遭到伏击，各组之间又能互相支援。石头带机枪手走在中间小组。一个战士笑着说：排长，晚上是八路的天下，鬼子都缩进窝里哪敢出来。石头说：不能大意，打仗是你死我活，稍有不慎就可能出问题。我们去打伏击别被敌人反伏击了。

一弯残月挂在天上，夜晚显得特别寂静，只听见部队行军“唰唰”的脚步声。铁蛋走在队伍里，心里既兴奋又激动，上次打仗还未过瘾就结束了，手榴弹忘了拉弦，这次一定别忘了。铁蛋随着队伍行走又想：鬼子来了民族有难，自己参军跟着云龙哥打鬼子，就

是承担了一份责任。想到这,铁蛋有了一种荣誉感和责任感。

路边田野不时有秋虫鸣叫。

夜色已深,微风轻拂。小分队在一处小山前呈分散队形休息,补充水分,检查枪支弹药。石头抬头看看夜空,又指挥小分队继续前进,队伍渐行渐远。

早晨天刚蒙蒙亮,姑山镇还未苏醒,小分队战士已隐蔽在姑山镇西路北树林灌木丛中。上午八九点钟一辆汽车由西向东驶来,石头命令战士们做好战斗准备,又叮嘱正副机枪手要对准驾驶室猛烈射击,确保击毙驾驶员。汽车行驶到离伏击点一定距离突然停了,从车上跳下来一群鬼子,迅速占领了射击位置,枪口指向伏击点。

情况不对,鬼子好像发现了我们。

潜伏点以北有座小土丘,这时从土丘上传来声音,有人拿着喇叭喊:你们被包围了,插翅难飞跑不了了,投降吧。

石头和战士们潜伏在树林里不动。

投降吧,你们来的时候就被我们盯上了,快投降吧,你们跑不了了。

石头听着这声音有点耳熟,铁蛋凑过来说这声音是有点耳熟。

出来投降吧——

双方静止了一会儿都没有声音,又过了一会儿喇叭又响了:快出来投降吧——

石头和铁蛋向北移动了一小段距离观察,一个脑袋一闪又缩回去。

石头说:怎么像老韩?

铁蛋说:是老韩。

石头大声喊:是韩武吗?

那边传来声音:是我,我是老韩。你是崔排长吗?

石头没吭声。

崔排长,投降吧。老韩从一块石头后探出头又很快缩回去。

铁蛋突然喊:韩武你这个叛徒。

是铁蛋吗?别逞能了,赶快投降吧,反抗必死,你们逃不出去了。

双方又静止了一会,听不到任何声音。

过了一会老韩拿着纸做的喇叭又开始喊话了:

崔排长,太君说了,过来给你个连长,识时务者为俊杰,快投降吧。

树林中没有回音。

崔排长,太君说了,过来给你个连长。

石头知道被包围了,必须突围出去。石头向南看了看,路南稀疏的树林连着一片山,那里是突围的方向。路面已被鬼子用机枪封锁了,石头进入路北隐蔽点时就发现,公路下面有一处砖砌的排水道干涸无水,排水道刚好能让人爬过去。石头命令战士立即隐蔽从排水道爬向路南,石头让铁蛋跟着走。

石头命令一个枪法准的战士瞄准韩武喊话的方向,准备射击。

韩武又在喊话。

石头不回答。

过了一会儿石头喊:老韩,你说的话是真的吗?可是我杀过鬼子。

韩武那边又从石头后探了下脑袋很快缩了回去,韩武喊:太君说了,过往不究,你们仗打得很勇敢,太君佩服你们的勇气,投降过来官升一级。

石头喊:我听不清,你大声说。

这时韩武从石头后露出半个脑袋,嘴对着喇叭,喇叭紧贴在石头上喊:崔排长,太君说了……说时迟那时快“砰”的一枪一颗子弹击中韩武头部,韩武脑袋开花一命呜呼。

顿时轻重机枪从各个方向扫向树林,小钢炮射出的炮弹在树林中爆炸开花。

石头发出突围命令后,潜伏在树林里的战士就依次移向排水道处,开始从排水道向路南爬去,先爬过去几名战士,接着两个机枪手一前一后爬过排水道,后面的战士又跟着通过排水道爬向路南。没来得及爬向路南的战士大多牺牲了。击毙了韩武石头从排水道爬到了路南,身后树林鬼子的炮弹继续炸响,机枪不停地向树林扫射。

到了路南树林的战士卧在地上隐蔽移动,暂时未被发现。这时石头到了指挥战士猫腰向山上快步行进,突然前方枪响数个战士倒地。正在猫腰行进的正副机枪手立刻顺势前扑架起机枪向前方敌人压制射击,其他战士也卧倒射击,一些战士抛出了手榴弹,铁蛋也拉弦扔出两颗手榴弹。前方敌人火力被压

制下去,战士们又猫腰快速绕过敌人向山里冲去。机枪手不停地向敌人猛烈射击,有几个露出身子想射击的敌人被击中。这时后方的敌人开始向这里射击并冲了过来。机枪手竭尽全力压制前方敌人火力,保护战友突围。突然一颗子弹击中机枪手头部当场牺牲,副机枪手立刻接替射击,机枪又开始向敌人吐着火舌。突围的战士边打边跑,前方敌人的机枪换了位置扫向突围的战士,又有一些战士牺牲了。

机枪手还在射击着,数发炮弹落在机枪手附近,爆炸后机枪停了。两名机枪手从趴下去那一刻,就再也没能起来,鲜血融入了身下的土地。

绕过前方敌人冲到山里的战士就剩不到十人了,石头、铁蛋还在。他们继续向山里撤退。身后枪声不断,枪声越来越近,石头一看鬼子追上来了,带着战士拼命跑,鬼子穷追不舍。石头、铁蛋和战士边跑边回身射击,鬼子枪法准又有战士倒下,最后只剩下石头和铁蛋。他俩继续向山里跑,鬼子紧追在后面。突然一颗子弹射中了石头大腿,石头跪倒在地顺势一滚,滚到一块石头旁,铁蛋急忙包扎。鬼子越来越近,子弹“嗖嗖”射过来。石头、铁蛋趴在石头后,石头说铁蛋你把手榴弹给我,你快走。铁蛋不干,要背石头一块走。石头说咱俩得有一个活着的,不能都死。你走,我掩护你。铁蛋又要背石头,石头喊你背我咱俩一个出不去,把手榴弹给我,快走!铁蛋把剩下的两颗手榴弹给了石头,转身跑了。石头藏在石头后开枪阻击,石头喊:鬼子,我操你奶奶!“砰”的一枪石头撂倒一个鬼子,其他鬼子隐蔽射击,石头跟鬼子对射,最终鬼子冲上来了想抓活的,石头把枪扔了伏在地上,悄悄地将几颗手榴弹弦套在手指,等鬼子靠近石头猛地拉响手榴弹……

铁蛋已跑出去很远,听到爆炸声回头望去,知道石头与鬼子同归于尽了。

铁蛋为了跑得快,把枪找了个地方藏起来做了记号,铁蛋撒腿又跑终于甩开了鬼子。铁蛋跑到山下,山下有个村子,铁蛋敲开了一户人家的门。开门的是个老大娘,一看是八路军战士,立即让铁蛋进屋给铁蛋换了衣服,又拿东西给铁蛋吃。铁蛋来不及吃,将吃的装在兜里,跟大娘要了水喝,辞别大娘转身走了。

韩武怎么成了叛徒。

这天刚一落黑,韩武药铺就关了店门。韩武从柜子里拿出一瓶药酒喝了两口,骑上一辆自行车,撅个屁股蹬着向一个小巷子奔去。巷子里开着一家窑子,韩武是窑子常客。韩武进了窑子和老鸨打了招呼,又踮着轻脚直奔小翠仙房间。哎哟韩哥,这些天让哪个骚货勾引去了,俺可没少念叨你。韩武给了票子,小翠仙伸手接了。哎哟韩哥,你可想死俺了……小翠仙顺势倚在韩武怀里,韩武的药酒里加了猛料,此时劲儿正往上冒,韩武抱起小翠仙倒在床上,去掉衣物,两人沾在了一起,韩武骑在上面,心花怒放……

韩武一进窑子就有几个戴鸭舌帽的跟上了,韩武进了小翠仙房间,一个鸭舌帽在门外贴着耳朵听。鸭舌帽听见里面传出女人的呻吟声,一挥手另几个鸭舌帽冲过来,破门而入。韩武正趴在小翠仙身上做着亘古不变的动作,韩武被从小翠仙身上揭了下来,套上头套架走了。

韩武被送进了侦缉队,揭了头套。

韩武离开小翠仙的身子,男人那股液体还没射出,一路上下半身憋得难受,当时是正要射而未射。

现在揭了头套满眼刑具,一下子从天堂跌到地狱,韩武裆下之物顿时软了,感觉到两个蛋蛋在微微打颤。墙上挂的、地上摆的都是各式刑具,有锥子、锤子、夹子、钳子……上面还粘着皮肉血迹。火炉上烧着通红的烙铁,韩武的腿软得几乎要瘫倒地上,隔壁传来凄厉的惨叫声,夹着皮鞭棍棒着肉声,韩武崩溃了。侦缉队长凑过来问韩武:怎么样,这些刑具是否想挨个尝尝。韩武吓得不要不要,直摆手。侦缉队长阴冷地说:那就招了。韩武哆嗦着:我什么也不知道,我什么也不知道。侦缉队长冷笑一声把手一挥,门外抬进来一个人,四肢被捆在门板上,人已被打得血肉模糊。放下门板,一个打手用锤子将一颗钉子钉进门板上人的手掌,门板上的人扭动着身体惨叫不止,打手又将一颗钉子钉进另一只手掌,门板上的人撕心裂肺痛不欲生。

门板上的人被抬出去了。马上又抬进一张空门板,韩武被捆了上去,刚才那个打手又拿起锤子钉钉子。打手冷笑着把长钉子送到韩武眼前,让韩武仔细

看,韩武吓得牙帮打颤全身筛子一样颤抖。打手脸一变把钉子对准韩武的手掌,举起了锤子。韩武彻底崩溃了,从喉咙里挤出声音:不要!不要!又转身向侦缉队长:我招,我招,我什么都招。

侦缉队长裂开嘴笑了:聪明,早点招了免受皮肉之苦。这身子骨要是打残了,可长不好。

韩武被从门板上放了下来,坐在一条凳子上哆哆嗦嗦手要了一支烟,侦缉队长划了根火柴给韩武点上,手指一捻把火柴弹飞,用手掌不轻不重朝韩武的脸“啪啪”拍了两下:招吧。

韩武吸了几口烟,爆豆似地招供了,把他知道的都说了。

韩武的上线是潜伏在鬼子内部的一名同志,鬼子的情报由他收集交给韩武。韩武的下线就是药铺小伙计,小伙计送给八路。侦缉队长立即抓了潜伏的同志,这位潜伏的同志知道侦缉队是魔窟,各种酷刑变着法儿折磨人。这位同志进了侦缉队,趁看他的不注意猛地撞墙自尽,这条线断了。

韩武当了叛徒就一心想讨好主子,韩武主动献计引八路上钩。韩武带着鬼子去打埋伏的时候,小伙计在药铺守着,他不知道韩武去干什么了。

姑山镇打了起来,鬼子还没回来消息就传到了药铺,一个买药的说:一队八路在姑山镇被包了饺子枪声响成一片还有爆炸声,听说跑了一个。我离开姑山的时候,鬼子正在挨家挨户搜查抓逃跑的八路。小伙计一听知道出事了,信是自己送的怎么也脱不了干系。小伙计怕殃及自身趁韩武不在跑了,跑的时候小伙计将药铺的药收拾了一大包带走了,谁也不知道去哪了。鬼子回到县城就去抓小伙计,药铺已是人去楼空。

十一、兵工厂老孔

高云带着战士在接应点看到铁蛋一个人回来,枪也没拿穿着老百姓的衣服知道出大事了。铁蛋扑到高云肩上,嚎啕大哭。

回到部队,崔云龙知道了战斗经过陷入巨大的悲痛之中。

铁蛋说是石头救了他的命,他不该一个人跑回

来。铁蛋要去姑山把藏在山上的三八大盖取回来,崔云龙不许。几天后铁蛋偷偷跑了,去姑山把枪找到了,天黑后一个人扛着枪回到了部队。崔云龙严厉地批评了铁蛋。

崔云龙心情极不好,就领着铁蛋去兵工厂找老孔,到了兵工厂老孔在吹长箫,箫声呜咽,凄婉哀伤。崔云龙和铁蛋站在旁边静静地听着,老孔旁若无人地继续吹箫,能够看得出来老孔极度悲伤。老孔吹完箫转身看着他俩久久不语,三个人静视了一会,崔云龙说:老孔,小分队打伏击的事你知道了?老孔说:知道了。

崔云龙说:小分队被包了饺子,只有铁蛋一个人回来了,韩武是叛徒用假情报出卖了我们。

老孔说:该杀的东西。

铁蛋说:开打之前,韩武在喊话要我们投降,被我们一枪崩了。

三个人来到兵工厂院子,老孔拿出一瓶酒倒了三杯,一杯给崔云龙,一杯给铁蛋,自己手里一杯。老孔将杯里的酒洒向地上,崔云龙和铁蛋也将酒洒向地上,老孔说:敬小伙子们一杯,你们都是好样的。铁蛋说:我给你们报仇。铁蛋和老孔望向崔云龙,崔云龙说:死去的兄弟们,你们的连长崔云龙敬兄弟们一杯酒,你们为抗战失去了生命,你们的血不会白流,鬼子终将失败,滚出中国。会有胜利的那一天,人民不会忘记你们。

三个人又走出兵工厂,望着远山,老孔对崔云龙说:打仗必有输赢,胜败乃兵家之常,我们要振作起来,抖擞精神和鬼子斗。

崔云龙说:我正琢磨着找机会敲鬼子。

三个人又交谈了些时间,崔云龙和铁蛋辞别老孔回部队去了。

姑山一战石头排全员阵亡,连队损失惨重。部队很快补充了新兵,铁蛋被任命为班长。

过了一段时间,崔云龙领着战士去兵工厂要手榴弹。老孔对崔云龙说:这批手榴弹爆炸威力小。

崔云龙说:怎么回事?

老孔说:制造手榴弹需要硝酸钾,兵工厂采购的没有了,现在原料奇缺一时又搞不到,就土法自制。这批手榴弹使用了自制的硝酸钾。

崔云龙听了一脸无奈。

老孔说：你先拿几箱用，有总比没有好。

老孔又说：咱们兵工厂人少技术力量有限，我向
上级汇报了情况，东海军分区给我们派了炸药专家，
过几天就来了。

老孔领着崔云龙上车间去瞅瞅，进了车间，里面
放着坛坛罐罐，一口大锅……几个工人正在忙碌着。

崔云龙拿了几箱回去，试了试果然如老孔所说。

几天后炸药专家来到了兵工厂，首先检查了老
孔生产的硝酸钾，指出工艺存在问题，找出了解决办
法，新生产的硝酸钾合格了。

专家还带来了一项新技术，从一种植物中提炼
出一种物质和硝酸钾等物质混合制成炸药，这种炸
药威力倍增，制成的手榴弹能炸成很多碎片，碎片小
飞得远杀伤半径大。

炸药的问题解决了，手榴弹的问题自然也解决
了。老孔高兴坏了，拿出榭山酒和专家一起喝。

新炸药制成的手榴弹一箱箱放着，崔云龙拿走
了十几箱，回去扔了几颗试试，效果果然不错。

各部队急需手榴弹，兵工厂加班生产，一箱箱的
手榴弹搬进了仓库。这时库存的手榴弹弦材料没有
了，老孔带领技术人员研究能不能找替代品，几个晚
上下来替代品有了，先造了几颗试验。

老孔和技术人员进入了一条壕沟，老孔把测试
的手榴弹拉弦扔了出去，没响。怎么回事？等了一段
时间仍没响，老孔往外爬，旁边技术人员抓住老孔说
让他去，老孔不让自己爬了出去。老孔爬出去找到手
榴弹，先观察了一会儿又捡起来端量着，老孔想问题
应该出在弦上，老孔坐在地上掏出随身带着的工具
开始拆弹，一切都在一瞬间发生了，“轰”的一声手榴
弹响了，老孔被炸得血肉横飞……

几个人从沟里爬出来，喊着孔厂长跑向老孔。

一间简陋的房子摆着花圈，放着老孔的遗物，追
悼会在这里举行，崔云龙和铁蛋站在其中。

兵工厂自成立来，这间屋子已举行过几次追悼
会，由于材料奇缺设备简陋技术不成熟，有时候就是
摸索着干，伤亡难免。

兵工厂走过了艰难的路程，刚建厂时就几间房
子，要人没人要技术没技术，老孔找了个小炉匠，零

件坏了小炉匠用锤子叮当敲打，小炉匠带了个徒弟
一躬一仰拉风箱。老孔又找了个木匠，枪托坏了木匠
修。兵工厂后来逐渐发展，由五六个人变成十几个人
到三十几人，现在发展到六十多人了。人多了设备有
了能造子弹，先是用战场上捡回的弹壳装上火药，弹
头是自制的，后来用铜板冲成弹壳。再后来组织人员
试制手榴弹，刚造出来的手榴弹扔出去不响，老孔就
爬出去捡哑弹。老孔不准别人去，把手榴弹拆开确定
安全了，老孔招呼其他人出来一块研究。后来造出的
手榴弹扔出去能响，但只炸成两半，再后来经过多次
改进，手榴弹能炸成十几片甚至几十片。鬼子扫荡的
时候，提前知道了消息就把设备埋起来，能藏的藏起
来，等鬼子走了再挖出设备。鬼子放火烧了厂房就重
建，兵工厂遭鬼子偷袭过损失不轻，过后兵工厂又在
艰难中恢复生产。兵工厂发展到今天老孔功不可没，
老孔办酒厂挣的钱也都贴在了兵工厂。

山岗上添了一座新坟，老孔埋在高高的山岗。

十二、庙山战斗

庙山既无庙也无山，庙山是个村，属于八路军与
鬼子中间地带。鬼子突然在庙山建立据点，意图很明
显，扩大敌占区，蚕食抗日根据地，压缩八路军生存
空间，以庙山据点控制周边区域。庙山据点设在庙山
村外，据点东西两个炮楼，互为倚角，住进了三十多
个鬼子。鬼子不时地出来抢掠、偷袭、破坏，成为八路
军的心腹大患。东海军分区领导决定拔掉这颗钉子，
组织了一次强攻未能打下据点。上级命令老 13 团拔
掉钉子，老 13 团将任务交给了二营，并指示：择机智
取，时间灵活。营长让崔云龙进行前期侦察。

庙山村有一百多户人家，崔云龙在村里找到了
可靠百姓做为关系人。通过关系人知道鬼子据点有
两个厨师，其中一个是中国人的老贵。崔云龙派人找
到了老贵晓以民族大义，老贵表示愿意为八路军做
事。老贵经常出炮楼给鬼子买柴烧。庙山村每逢初五
有大集，时值腊月，高云副连长和铁蛋化装成老百姓
外穿一件破棉袄，两人一人推一车柴禾去赶庙山集。
庙山集在一条街上两边摆着货摊，集上人来人往叫
卖声不断。高云副连长和铁蛋在集南头放下了小推

车,高云副连长从腰间抽出旱烟袋抽起了烟,观察四周,高云平时就抽烟袋手上身上有旱烟味。铁蛋以前很少赶集这回倒觉得有些新鲜,铁蛋对高云副连长说,我去集上转转。高云副连长说快去快回。铁蛋沿街走着左看右看,走了一段距离听到有人叫喊:卖耗子药啰,卖耗子药啰。铁蛋怔了怔,突然想起了什么,铁蛋过去买了几包耗子药,揣入怀里贴身放着。

铁蛋回来的时候小推车前有人问价,这人正是庙山据点厨师老贵。老贵说:这两车柴禾我都要了。老贵是按八路军的约定来的。高云副连长和铁蛋推着柴禾跟着老贵向据点走去。到了据点鬼子拦下检查,先检查了老贵又对铁蛋和高云副连长搜身,让他俩举起手。鬼子用手从上向下摸前后左右都不放过,鬼子又对柴禾进行了检查,没有发现问题鬼子让他们进去。老贵领着去卸柴禾,高云副连长一边卸柴禾一边观察着据点布局。铁蛋对老贵说我帮你送一捆柴禾去厨房,老贵说好。铁蛋扛了一捆柴禾跟着老贵往厨房走,到了厨房恰巧鬼子厨师不在,厨房里只有老贵和铁蛋。锅里是给鬼子做的粥,突然铁蛋趁老贵不备从怀里掏出耗子药准备洒向锅里。老贵一转身看见了立即猜出铁蛋想干什么,老贵猛扑过去死死攥住铁蛋的手。铁蛋双目怒睁,老贵铁青着脸带着突来的惊诧和万状的恐惧望着铁蛋:兄弟你要……

铁蛋压低声音:我要药死那帮小鬼子!放开手!

不能啊,兄弟!老贵哭丧着脸。

你个软蛋!放开!

兄弟,使不得啊。

你是个软蛋!

我不是软蛋。

老贵攥住铁蛋的手说:兄弟,你那法使不得。鬼子说了,如果饭菜出了问题,就要把我们村一百多户人家统统杀掉,一个不留。这口锅连着全村人的性命,你那法使不得!

铁蛋手上的劲明显小了,老贵也松开了手。铁蛋将药揣入怀里。

老贵又说:鬼子十分狡猾,先叫我吃他们再分批吃。

铁蛋低下头脸涨得通红。老贵让他快走免得鬼子怀疑。铁蛋转身离开厨房,老贵跟了出来到了炮楼

底下。高云副连长等在那里,老贵给高云副连长付了柴禾钱,高云副连长和铁蛋就走了。

在炮楼底下高云副连长就发觉铁蛋情绪不对,路上铁蛋一言不发。高云副连长感觉发生了什么事就问铁蛋,铁蛋一五一十地说了。回到连队高云副连长向崔云龙报告了,崔云龙大怒狠狠地骂了铁蛋一通,撤了铁蛋的班长职务。

部队在紧张地进行战术训练,准备拔掉庙山据点。机会来了,一天庙山鬼子出去执行紧急任务,东西两个炮楼各留两个鬼子把守,鬼子人手不够在走一步险棋。老贵把情报送给了庙山村的八路关系人,崔云龙很快知道了消息,一边派人报告营长,一边集合部队向庙山进发。

营长传来命令,让崔云龙连攻打据点,其他两个连一个阻击外出鬼子,一个阻击县城方向鬼子。

崔云龙率领全连已到达炮楼,炮楼门紧闭,两个炮楼的多处射击孔各有一挺歪把子机枪。留下的鬼子守着机枪,眼睛嘀溜嘀溜地望着外面。鬼子让两个厨师帮忙运送弹药,日本厨师在西炮楼,老贵去了东炮楼。

炮楼周围布置了多层障碍物,有铁丝网、鹿砦。

进攻开始了。崔云龙命令两个排在多挺机枪的掩护下,以分散队形分别向两个炮楼发起进攻,子弹密集地射向炮楼射击孔,手榴弹不停地爆炸破除障碍。炮楼里的鬼子哇哇地叫着左窜右跳,依仗炮楼建筑这个射击孔打几梭子,那个射击孔扫一阵子,几挺歪把子机枪轮番被鬼子打得欢叫。外面的人虽多,却就是冲不上来,送炸药包的战士也牺牲了。

老贵帮鬼子运送弹药,心里却在琢磨着另一件事,老贵看着伏在机枪上的鬼子,想从后面干掉他们。

外面的八路再次发起了冲锋,鬼子又开始换着位置疯狂扫射。

老贵看着伏在机枪上的鬼子,觉得自己该下手了,老贵把目光瞄向了鬼子头。鬼子全神贯注对外射击,老贵突然热血上涌牙关紧咬,老贵要做一件平时连想都不敢想的事,手却有些抖,心提到了嗓子眼,但是老贵还是下了决心,举起一箱弹药,对准一个鬼子的头狠命砸去。随着一声惨叫,鬼子倒在地上,头

汨汨地冒着血。老贵这时完全忘却了恐惧，又扑向了另一个鬼子，鬼子回过头来，两人扭打在一起，鬼子的头盔掉到地上。东炮楼机枪哑了，冲锋的战士从西炮楼射击死角冲向东炮楼。鬼子将老贵按倒在地，两个人互掐着脖子，老贵力气不小，鬼子略占上风，两个人掐得死去活来，鬼子腾出一只手摸起钢盔，朝老贵头上狠砸。老贵一手抱头一手抓着鬼子，老贵的头被砸得鲜血直冒，老贵像是晕了过去。鬼子撇开老贵扑向机枪，机枪又响了。老贵挣扎着爬向鬼子，抱住鬼子的腿，一手从后面抄向鬼子裆部，鬼子“嗷”的一声惨叫。鬼子挣脱开来又抄起钢盔砸向老贵头部，老贵双手抱头已无力还击，老贵的头又被砸中几下，双手放开了昏死过去。鬼子刚站起来，铁蛋冲进了炮楼，对准鬼子就是一枪，鬼子仰身倒下。

高云副连长等几个战士也冲了进来，他们都被眼前的场景震惊了，高云副连长猛地抱起老贵喊着：老贵，老贵，你醒醒，醒醒。老贵的眼像是动了一下，铁蛋大喊：你醒醒，你不是软蛋！你不是软蛋！你干了鬼子——

高云副连长放下老贵，指挥战士从东炮楼攻击西炮楼，铁蛋伏在歪把子机枪上向西炮楼射击。

西炮楼被四面围攻，鬼子应付不及，炸药包送上去了，随着“轰隆”“轰隆”的巨响，西炮楼塌了一部分，战士们一拥而上战斗结束。崔云龙指挥战士打扫战场，安置炸药，撤离后将两座炮楼彻底摧毁。

撤退时，铁蛋抱着老贵走出炮楼，又用担架抬着找了一处地方埋葬。

战士们向坟头敬礼，铁蛋举起的手久久不肯放下……

庙山战斗结束后铁蛋恢复班长职务。

庙山据点被拔，给了鬼子一个严重警告。鬼子收兵回到了原来的驻防地，再也没敢在庙山重设据点。

崔云龙在随后的日子与鬼子交手多次，各有输赢，一次战斗崔云龙负伤。1942年春崔云龙提升为老13团2营副营长。高云副连长接任连长。铁蛋由班长提升副排长。

十三、反扫荡

1942年，鬼子加强了对胶东抗日根据地的扫荡，企图将八路军置于死地，三四月间发动了万人规模的春季扫荡，五月又发动了万人以下的扫荡。经过四年浴血奋战的八路军，采用灵活机动的战术，跟鬼子转山头，寻机歼敌，不时跳到敌后给鬼子捅一刀，几番较量下来鬼子的企图彻底被粉碎。

夏秋两季局势相对平缓。这时的太平洋战场日本节节失利，由进攻转入防守，急需在中国战场捞分，一旦搞定中国可抽出更多兵力支援太平洋战场。胶东八路军一直使鬼子头痛不已，为打破僵局一场大规模的冬季扫荡正在孕育中。

11月上旬，日本驻华北最高司令官岗村宁次大将由北平秘密飞往烟台，布置对胶东地区扫荡计划。数日后，大扫荡开始了。

11月17日18日两天，鬼子大量增兵一路由青岛出发，乘数百辆汽车沿烟青路北上，一路由烟台出发乘数百辆汽车南进，两路鬼子浩浩荡荡沿途增兵各据点。21日清晨鬼子从各据点窜出，动作迅速多路奔袭，拉网合围抗日根据地。此次大扫荡鬼子1.5万人，伪军5千人，是历次大扫荡人数之最。

胶东军区提前得到了鬼子扫荡的情报。冈村宁次一下飞机，潜伏在烟台的地下党就将情报送出。11月上旬胶东军区召开营以上干部会议，研究部署反扫荡作战方案。当时的情况是敌强我弱，胶东军区全部兵力不足1.5万，武器装备低劣，鬼子急欲找八路军主力决战。八路主力化整为零，以营连为单位破网突围保存有生力量。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盲目地硬拼正中鬼子下怀。

冬日天短太阳一落山，山峦村庄很快淹没在夜幕中。崔云龙副营长带领一个连的战士潜伏在敌人正前方。拉网的鬼子伪军经过几天行进，逢山便搜逢村便进，加之冬天气温寒冷露宿野外，此时已疲惫不堪急欲休息。夜晚鬼子伪军燃起一堆堆篝火，抱着手烤火取暖。一顿手榴弹劈头盖脸砸过来，轻机枪步枪一齐开火，轻而易举就撕开一条很长的口子。崔云龙布置两个班分别防守侧翼，其余战士护送着机关人员快速离开封锁线，侧翼的战士紧接着跟上来断后。崔云龙提前派出一个班的战士白天由铁蛋带领，利

用地形隐蔽地穿封锁线空隙已插在敌人身后，负责侦察突破口外面情况以及接应突围。崔云龙听了铁蛋的简短汇报，立即指挥部队西进，身后鬼子伪军胡乱开枪，毫无方向。

营长全兆瑞率两个连和崔云龙分头突围。

崔云龙率全连在约定地点与全兆瑞汇合，汇合后二营继续向西行进，与已跳出包围圈的13团总汇合，汇合后13团又向西南方向行进。

鬼子这次大扫荡除拉网外还备有机动部队，13团的身后牛岛大队长率领两个中队鬼子和一个中队伪军追了过来，13团加快了行军速度，牛岛紧追不舍。

甩是甩不掉了，必须打一仗，团长命令在牵牛岭牵一牵牛岛这头牛的鼻子。

牵牛岭南北斜坡，东面陡坡，西面陡崖。岭上沟壑相连有树木，牵牛岭北坡下一条公路，牛岛正沿公路向牵牛岭奔来。

团长命令二营负责在牵牛岭打阻击，牵牛岭东侧有一座山头三营负责防守，一营做预备队。崔云龙和战士们抢占了牵牛岭，两个连守阵地，一个连守岭南并做预备队，守阵地的两个连一个连隐蔽待命先不进入阵地，一切布置妥当已是中午时分。很快气势汹汹的牛岛随后而来，从牵牛岭北面斜坡发起了进攻，战斗打响了。鬼子用小钢炮接连不断地向岭上轰炸，岭上有沟有树木炸弹威力减小，但还是有不少战士牺牲负伤。二营用八路军兵工厂自制的小钢炮还击，射程、精度、火力密度都不及鬼子。鬼子炮击不停就在重机枪火力掩护下发起了冲锋，这时隐蔽待命的战士进入阵地。战士们趴在沟里，等鬼子近了一排排手榴弹居高临下飞出，在鬼子散兵队形中爆炸，轻重机枪步枪同时射击。机枪分布在不同射击点，防止被一锅端。分布在不同射击点可扩大控制面积，又能形成交叉火力增强杀伤效果。

鬼子的小钢炮一直在寻找机枪火力点。

轻重机枪在一个射击点射击后马上转移到另一个射击点，有时刚转移鬼子的炮弹就打过来，有时来不及转移被连人带枪炸飞。阵地上硝烟滚滚。鬼子处于不利地形，第一波冲锋被击垮了，留下几十具尸

体，剩下的连滚带爬逃了回去。

牵牛岭东侧山头，三营也与鬼子发生了激烈战斗。

战场暂时平静下来，一部分战士撤出阵地隐蔽。时间不长炮声又起，鬼子集中炮火猛轰岭顶，树木被炸断石头被炸飞，又有不少战士牺牲负伤。鬼子发起了第二波冲锋，这回伪军在前，撤下来隐蔽的战士快速回到阵地。伪军战战兢兢地往岭上移动，战士们将伪军放得更近，又是一排排手榴弹，机枪步枪齐射，伪军溃败了。后面的鬼子向岭上猛烈射击，炮弹也不停地在岭上爆炸。双方打得难解难分。激战正酣时，一小队鬼子从西侧陡崖绕过牵牛岭，从岭南偷袭过来。二营留下的一个连早就准备好，机枪步枪手榴弹一顿猛打，鬼子被打跑了，偷袭不成又扔下十几具尸体。

三营阵地也打得一片狼藉，战士伤亡很大。鬼子见牵牛岭难以攻克，加大了对三营的攻击。一营派出一个连支援三营，阵地仍在三营手里。

战场再次平静。一个多小时后炮声再起，这次鬼子的炮火异常猛烈，鬼子将所有炮火齐轰牵牛岭。岭上树木被炸得七零八落，战士伤亡极大。鬼子又发起了新一轮冲锋。崔云龙附近的一挺轻机枪，正副机枪手被子弹命中同时牺牲。崔云龙扑过去趴在机枪上对呈散兵队形进攻的鬼子一阵精准点射，又端起机枪转移，这时一个战士冲过来提起弹药袋跟上。身后炮弹炸响卷起的尘土打砸下来，一个战士扑倒在崔云龙身上，尘土一落他们就爬起来。这个战士接过轻机枪选择位置向敌人继续射击。战斗进行得极为残酷，山后的预备连留下一个排，两个排冲上牵牛岭投入战斗，仗打得天昏地暗。鬼子的冲锋再次被打退，二营已伤亡过半。团长命令坚守到天黑。

傍晚鬼子集中兵力发起冲锋，猛攻牵牛岭。崔云龙和营长全兆瑞指挥着战士与鬼子进行殊死拼杀，寸步不让，坚守阵地。战斗进入了白热化，双方都杀红了眼。鬼子在炮火机枪的掩护下，一部分冲上了牵牛岭，双方展开了白刃战。呐喊声掺杂着金属的撞击声，崔云龙身上已被鲜血染红，他刺倒了两个鬼子自己的胳膊也被鬼子刺刀划伤，身上有自己的血也有鬼子的血。阵地上的尸体横七竖八，交卧叠错。

岭西靠近陡崖。有的战士枪脱落了,就扑到鬼子身上抱住鬼子一起滚下陡崖。高云连长的刺刀刚刺进一个鬼子的身体还未来得及拔,一个队长模样的鬼子举着指挥刀劈了过来。高云一个闪身顺势扑上去抱住鬼子,两人滚下陡崖。

危急时刻,防守岭南的预备排首先冲了上来投入战斗,紧接着二营派出的一个连也冲上了牵牛岭。一番血战,岭上的鬼子被消灭了。营长全兆瑞看天色已晚命令崔云龙率部分战士撤离,崔云龙说:我来坚守,营长撤退。全兆瑞坚持让崔云龙走,崔云龙命令战士带营长撤离。几个战士催促,全兆瑞只好率部分战士从牵牛岭南坡撤退。

岭上拼刺刀的时候,岭下鬼子立即组织新一轮冲锋,这时已冲上岭半腰。崔云龙命令射击,岭上各式武器一齐开火,鬼子被压在岭半腰。鬼子的小钢炮又向岭上轰击。天很快暗了下来,崔云龙命令留下一个排断后,其他战士撤离。铁蛋在留守排里。崔云龙说:等我们撤下去了,你们立即撤退。崔云龙率战士往岭下撤。炮火不停鬼子又开始冲锋,留守排的战士奋力阻击,鬼子冲锋受阻。铁蛋和战士们又抛出手榴弹,随着手榴弹炸响,留守排战士沿南坡迅速撤离。

鬼子冲上了牵牛岭天已黑了下來,鬼子不敢追击,从北坡撤离牵牛岭。三营也撤退了。

崔云龙与全兆瑞在一片树林中汇合,铁蛋他们也跟上来了。清点人员时发现高云连长不在,都以为牺牲了。正准备走时一个身影朝这边走来,战士们迎上去一看是高云连长,手里拎着一把日军指挥刀。

高云连长和鬼子滚下陡崖,滚的时候分开了。鬼子摔到崖底死了,高云往下滚的时候,在崖半腰被一具尸体挡了一下又滚下崖底摔晕过去。高云醒来的时候已听不见枪声,他向四周看去,有摔死的鬼子和战士,又看到和他一起滚下来的鬼子死在附近,指挥刀落在身边不远反射着微弱的光。高云爬起来过去捡起指挥刀,向汇合点走去。

战士们撤到了安全地点,有了灯光,崔云龙拿过指挥刀仔细一看,刀身靠近护手处刻着一行字:秋野次郎。

崔云龙望着夜空,长舒了一口气:你终于死了,哥哥的仇报了。

高云的伤不重只是些皮外伤,崔云龙被鬼子刺刀划伤也无大碍。

牵牛岭一战大挫鬼子锐气,给气焰嚣张不可一世的牛岛迎头一击,鬼子死伤惨重。13团也受到重大损伤,二营只剩下一个连多点的部队,三营伤亡过半,一营两个增援连也损失不轻。

鬼子扫荡还在疯狂进行。

牵牛岭战斗后,13团在烟青路周边继续与鬼子周旋。

十二月中旬打了一场伏击战,鬼子六辆运输车在烟青公路孔家庄一带遭13团伏击。车上四十多个鬼子被全歼,高云连长在这次战斗中牺牲。

车队进入伏击圈枪响了,枪响的同时事先安排设置障碍的战士向路上抛障碍物。轻机枪对准驾驶室猛扫,重点照顾第一辆车驾驶室,步枪也一齐开火。车辆瘫在路上,战士们一跃而起冲了上去与鬼子短兵相接。高云刺中一个鬼子,从车旁窜出另一个鬼子刺中高云,崔云龙一个突刺刺中这个鬼子。

高云的刺刀未来得及拔插在鬼子身上,鬼子的刺刀也未能拔出插在云身上……崔云龙拔出刺刀那一刻,三个人倒下了,高云连长壮烈牺牲。

12月30日扫荡鬼子全线收兵。在胶东八路军的顽强反击下,鬼子企图歼灭八路军摧毁胶东抗日根据地的计划落空,冬季大扫荡以失败告终。

胶东下起了大雪,鹅毛般的大雪漫天飞舞。鬼子缩回窝里。

十四、母亲目睹的一次战斗

姥爷甩掉了拐棍,可以自己慢慢走,但伤一直未痊愈。隔一段时间就有人来送药,有时二姥爷的部队就在崔家口附近驻防,母亲和哥哥去过部队拿药。

母亲在街上和几个孩子玩耍,本村的一个大人对母亲说:你叔叔在什么村打仗,我刚从那个村过来。大人说完就走了,母亲看着大人远去的背影,突发奇想去看叔叔。母亲讲这个故事给我听时已不记得是什么村,只知道在崔家口北有十几里路。母亲就

自己向这个村走去,不认路就打听,到了村口有八路军岗哨。站岗的战士有认识母亲的,其中一个就领着母亲到了村子里一栋宽敞的房子外。房子外站着持枪的战士,这里是指挥部。母亲被领进了屋,看见叔叔正俯身看桌子上的地图……那个战士说:崔营长,你看谁来了。叔叔抬起头惊讶地说:你怎么来了?

母亲说:听说叔叔在这里打仗,就过来了。叔叔没再说话,让一个战士照看着母亲别乱走,又俯身看地图。叔叔身边还有人也在看地图,他们腰上挎着短枪。

过了一会儿村外响起了枪声,枪声大作还有爆炸声。指挥部有战士进出,进来后向叔叔行军礼,报告。报告完,叔叔下命令。

是。战士转身小跑步离去。进来的也是小跑。

村外枪炮声骤急,又舒缓下来,舒缓过后又是枪炮齐鸣。叔叔在屋里踱着步,神态极其严肃。

外面枪炮声减弱,但有零星枪声。这时有人进来报告,叔叔听完报告后带上几个人走出屋子。有那么一会儿冲锋号响了,枪炮声又起,过了一段时间枪炮声稀疏下来,终归平静。

叔叔回来了,让一个战士送母亲回崔家口,又给母亲一些中草药带回去。

叔叔又走了。

母亲出了屋子,门外持枪的战士还在。再往外走看见担架抬下来的伤员,血染红了担架。有轻伤员有重伤员,重伤员昏迷不醒。

母亲也不知道害怕用童心观察着这一切,深深地印在了记忆中。母亲把这个故事讲了多遍给我听,每次讲到“那个战士说:崔营长,你看谁来了。叔叔抬起头:你怎么来了?”仿佛回到了那时,仿佛叔叔还活着。

我把这只有一个人听的故事记下来,让更多的人听。

冬季反扫荡结束。1943年1月崔云龙升任老13团二营营长。1944年底崔云龙任乳山独立营营长。

东海军分区和老13团均隶属胶东军区。东海军分区下辖东海各县独立营,其中有乳山独立营。东海军分区规定,各独立营主要负责区域内作战。乳山独

立营负责乳山区域内作战,一般情况不会到文登来。老13团纵横胶东,四处作战,我推测这场仗是二姥爷任老13团二营营长时打的。

我手中关于二姥爷任老13团营长时的作战资料太少,只记下这一场战斗。

十五、乳山独立营

1944年底,崔云龙接到了胶东军区司令部任命,担任乳山独立营营长。

各县独立营是由县大队改编而成,为提高独立营战斗力,军区司令部从主力部队抽调有丰富作战经验,打过硬仗恶仗的营长去独立营任职。崔云龙带上铁蛋来到了乳山独立营,铁蛋这时已是排长。

崔云龙到了独立营就开始组织大练兵活动。崔云龙发表了动员讲话,丁山副政教介绍了崔云龙的履历。

战士们知道新来的营长是主力部队的,身经百战打过硬仗恶仗,士气格外振奋。

练兵场上喊声阵阵,一排排战士正在演练刺杀,一些战士在扔手榴弹,一些战士在匍匐前进……

战士们训练射击、投弹、刺杀、爆破技术,又有针对性地进行野战、攻坚、近战、夜战战术训练以及各式武器的配合使用。崔云龙以身示范,又让老兵带着新兵。崔云龙明白指挥官的命令需要战士去执行,有一支强兵才能打胜仗。

至45年春大练兵结束,崔云龙发表了慷慨激昂的讲话:

独立营的同志们,这次大练兵圆满结束,取得了预期的成果。

现在抗战进行到了第8个年头,这个时候的日本内外交困日暮西山,局势对我们非常有利。日本兵源不足,后补充的鬼子素质大不如从前。敌消我长,胶东八路军经过战火洗礼日益壮大,已成长为一支高素质部队,能打敢打会打。此时胶东的鬼子如秋后的蚂蚱蹦跶不了几天了,大多时候缩在据点里不敢出来,出来就挨打。胜利快来了,胜利最终属于我们。眼下战争还在继续,我们随时可能投入战斗,这次大练兵就是为战斗做准备。战场上是你死我活,不允许

有胆小鬼。如果我们都怕死,那死得更快,仗是打不赢的。只有不怕死才有希望活着,只有消灭敌人我们才能活着。战斗打响后谁要是怕死,我就让谁先死,让他冲一线,让他去扛炸药包。

独立营的兄弟们,我是你们的营长,你们都是我的兄弟。战场上我们一起舍生忘死,奋力杀敌,争取最后的胜利。

讲话结束,掌声响起。战士们振臂高呼:舍生忘死,奋力杀敌,争取最后的胜利。大练兵之后,战士们士气高涨,时刻准备着战斗。

离独立营十里的柳树坡,有部队的被服厂,厂里有纺织的八路军女兵也有村里妇女。被服厂后身连着一座小山。这天崔云龙去被服厂,几个女兵在被服厂院子摇着纺车纺线,边摇边唱:

太阳落山啰,我在纺线忙。
棉线细又长,织布做衣裳。

太阳落山啰,我在缝衣忙。
送给独立营,杀敌上战场。

哎哟哟,哎哟哟,
送给独立营,杀敌上战场。

崔云龙听见歌声望过去,有个女战士吸引了他的目光,女战士清纯可爱一身军装,给崔云龙留下了美好的感觉。崔云龙离开被服厂的时候,又从纺车旁经过,不禁又看了那个女战士一眼,女战士一手摇车一手牵线,棉线在她手里牵得细长……

崔云龙回到独立营却怎么也忘不掉那个女战士。

几天后崔云龙又去被服厂和那个女战士打了个照面,女战士莞尔一笑低头跑了。崔云龙问旁边的人,知道了女战士叫夏天是南方人,新来时间不长。

仗说打就打,独立营准备伏击一小队出来抢粮的伪军。崔云龙率独立营一个连小试牛刀,就把这队伪军报销了。仗打完了被服厂慰问送来了衣服,夏天也来了。崔云龙请夏天坐一坐,夏天知道了崔云龙是

独立营营长,夏天感觉到崔云龙对她跟对别人不一样。

夏天走了,崔云龙对夏天的思念越来越重,几天后他决定去看看夏天。崔云龙骑上战马向被服厂飞驰而去,铁蛋和几个战士见营长一个人离开,后面骑马追了过去。崔云龙说你们回去,铁蛋说不能回去,我们保护营长的安全。独立营有十几匹战马用于侦察送信。

崔云龙策马直奔被服厂找到了夏天,出了厂子不远就是柳树坡,柳树坡长满柳树。崔云龙牵着马和夏天一边走一边聊,他们向柳树林走去,铁蛋和几个战士就跟在后面。崔云龙说你们停下,铁蛋和几个战士停下。崔云龙和夏天又往前走,铁蛋和几个战士又跟了上去。崔云龙不高兴了说你们走开,铁蛋他们说不走,营长的安全重要。崔云龙和夏天到了一颗柳树下交谈,铁蛋他们跟在后面不远。

崔云龙知道了夏天的家在山茶花飘香的地方,家里有茶树。夏天说等仗打完了请崔云龙去家乡喝最好的茶。崔云龙说我愿一生都喝你泡的茶,你就是那飘香的山茶花。



夏天把头轻轻埋在崔云龙的怀里，崔云龙伸手搂着夏天……

铁蛋和几个战士看得眼馋。

崔云龙领铁蛋和几个战士回独立营，路上崔云龙问你们都看见什么了，铁蛋和几个战士急忙说，我们什么也没看见。崔云龙笑了。

夏天给崔云龙捎来了两双鞋垫，一双绣着：打跑鬼子，还我河山。一双绣着鸳鸯图案。

崔云龙骑着战马又去找夏天，两人骑在马上，战马轻蹄快步到了柳树坡，又沿柳树坡而下。到了平坦处崔云龙脚跟一磕马肚战马飞驰而去，马蹄哒哒扬起一串尘土……

跟在后面的铁蛋和几个战士，也赶紧策马追赶。

河子沟据点的伪军中队长一脸麻子，人称麻队长。这天麻队长带人来到据点附近一个小山村催粮。小山村五十几户人家，前几天麻队长给村子摊派了两千斤粮食，村民嫌多没交。麻队长火了，进村就绑人，村长也绑了。村长央求说：村小交不了这么多，请麻队长开恩少交一些。麻队长“呸”地一声：你要吃饭老子也要吃饭，都不交据点的兄弟吃什么。麻队长抽出匣子对空一枪又吹吹枪口说：老子枪口舔血，猛地指向村长太阳穴……老子的手指轻轻一动……哼……你的小命就没了。把个村长吓得差点尿裤裆。麻队长说：数长了，交三千斤粮食，不交就杀人。麻队长又对空“砰砰”两枪。全村人哭着喊着挨家挨户凑粮食交给了麻队长，这才把人放了。

村民到独立营诉苦，崔云龙说鬼子快完了，蹦跶不了几天了，独立营会把河子沟据点端掉。老百姓走后崔云龙说：麻队长在据点周边抢粮不好打，走远了就收拾他。崔云龙派人侦察麻队长行动想收拾，但一直没找到机会。崔云龙却突然得到了另一个消息，王家轩回到乳山。王家轩是乳山青河村人，老爹六十大寿回来了。消息是独立营安插在村里的关系人送来的。崔云龙派铁蛋领几个战士去捉王家轩，交代了王家轩的模样特点，有两颗镶边金牙。铁蛋说：那天鬼子去崔家口看见过一个嘴里有金牙的，有点印象。

战士们换了便装怀揣短枪，赶了两辆马车车上带着草席。到了青山村马车停在村外，两个战士看守

马车，铁蛋领七个战士进村。他们找到了王家轩的家，门开着从外面就能看见家里在请客，一圈人在炕上喝酒吃菜。铁蛋让两个战士隐蔽在附近墙角，两个战士绕到窗后，铁蛋和一个战士留在门外，两个腕子劲大的进了院子。正好有个人走出来，战士对这个人说：我们找王家轩有事。那人转头对屋里喊：王哥，有人找你。喊完就走了。王家轩出来了问谁找我，又突然觉得不对劲，问：你们是谁？右手同时向兜里摸。这时一个战士从侧后用枪顶在王家轩腰上并控制了左手，另一个战士瞬间双手抓住王家轩的右手。用枪指着王家轩的战士低声说：枪响了别伤着屋子里的人，听话往外走，不然枪就走火了。这时屋里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家轩，谁来了？王家轩回头向屋里说：妈，我有点事，你们先吃。王家轩老老实实在地走了出来，一出门铁蛋一看就是王家轩，上去把王家轩兜里的枪摸出来，迅速押走。窗后的和墙角的战士断后。

来到村外把王家轩绑了套上头套抬上马车，又用草席卷了外面用绳子系好。战士们上了马车驾车而去，赶车的战士甩响了鞭子马车加快了速度向独立营奔去。

到了独立营王家轩被扭进了一间房子，头套解开，王家轩睁开眼看了看：哎呀，这不是老同学吗？

崔云龙：谁是你的同学，我是八路军乳山独立营营长崔云龙。

我不是人啊，我不该当汉奸……王家轩哭着央求崔云龙……看在你我同学的面子上，不要杀我。

崔云龙：王家轩我问你，你领着鬼子去崔家口怎么解释。

王家轩：崔家口我是跟着去的，我没办法。翻译要杀你哥哥，我跟秋野求情说留个活口，这才保住了你哥哥的命。

崔云龙：这么说我得谢谢你啊。

王家轩：不敢不敢。我当汉奸这几年干了不少坏事，我有罪，我有罪。

崔云龙：去院东寺杀丛老先生是你领的？

王家轩：是我领着去的。丛老先生宣传抗日是小和尚向鬼子报告的。

崔云龙：什么小和尚？

王家轩：就是院东寺的一个小和尚，小和尚当时

进寺庙是走投无路迫不得已，小和尚一心想发财出人头地，鬼子一来就当汉奸。我在鬼子那遇见小和尚，跟他有过交谈，小和尚就是这种人。我也是鬼迷心窍啊……

崔云龙：那个卖糖球的是谁？

王家轩眼一亮精神了些：就是那个小和尚，他伪装成卖糖球的去侦察你。小和尚是后来到院东寺的不起眼，你可能没注意他。小和尚去了时间不长你就走了，长了头发再一伪装你就更不认识了。

崔云龙：你当汉奸，八路军要处死你。

王家轩又装出一副哭脸：云龙看在我们同学的面子上……

崔云龙：闭嘴，你干了不少坏事，早就上了八路军黑名单杀你是早晚的事，让你痛痛快快地死算便宜了你。拉出去毙了。两个战士拖着王家轩往外走。

王家轩：等等，等等，我有话说。两个战士停了下来。

崔云龙：什么话，你说。

王家轩：我当汉奸，死有余辜。只是不要伤害我的家人。

崔云龙：一人做事一人当，我不会伤害你的家人，你放心走吧。

崔云龙向两个战士一挥手：带走。

外面传来一声清脆的枪响。

盛夏已至，蝉鸣声声。这天骑兵派出去侦察了，崔云龙和铁蛋几个战士徒步去兵工厂办事，又来到被服厂，夏天和几个女战士不在，崔云龙找厂长交代了一些事情就往回走，厂长是个中年女性。崔云龙和几个战士经过柳树坡时听到女人笑声。柳树坡有条浅沟，沟里有条小溪，溪水清澈，涓涓流响。崔云龙走在前面，听见声音转头向沟里望去，夏天和几个女战士正在洗澡。天气炎热她们去了衣物只剩短裤，乳房外露。崔云龙向身后喊：向前看，不许转头。几个战士头也不转地跟在营长身后，铁蛋在倒数第二，铁蛋趁人不注意转头向沟里望去，脸一红又转回来。

走出柳树坡，崔云龙停下来看着几个战士，发现铁蛋裤裆支棱着鼓鼓的，最后那个战士裤裆也支起来了。崔云龙问谁转头了，铁蛋身后的那个战士说：

报告营长，铁蛋转头了。崔云龙问：还有谁？那个战士声音低下来：还有我。我看铁蛋转了，我也转了。几个战士都笑了。

崔云龙说：好了，别说了。八路军战士支棱着裤裆像什么样子，回去。

铁蛋说：营长，回不去呀。它不听我的。

崔云龙说：鬼子快完蛋了，等仗打完了给你们每人娶个女人。

快到开饭的时间了，一封鸡毛信送到独立营，上插三根鸡毛。一根表示急，两根表示加急，三根表示特急，崔云龙拆开一看：一队鬼子伪军今天早晨已从牟平出发，天黑到达河子沟据点。人数伪军一百多人，日军三四十人。

打还是不打，在哪打。崔云龙与副营长副政委商量，三个人围着地图研究。独立营政委由乳山县委书记兼任，不在营部。情报是由内线送来的，可信度高，只是时间太短，怕来不及准备。副政委和副营长表示要慎重，但又怕失去这次作战机会，一时拿不定主意。崔云龙思考了片刻说：打。崔云龙指着地图：我们在青山口一带设伏。青山口是牟平到河子沟据点的必经之路，青山口距河子沟大约三十余里，独立营与河子沟大约三十余里，独立营到青山口十五里左右，三点连起来正好是个三角形。独立营到青山口急行军一个多小时，为了避免中埋伏我们走得要慢一些，即使这样两个小时之内也能到达。现在是正午，大约在两点左右可设伏完成。如果敌人提前走掉了，也无所谓。假若同时到达青山口，看情况决定。我们设伏完成敌人再来，那就一口吃掉它。情报我认为是可信的。设伏地点由我们选择，就不容易落圈套被反包围，不过我们也要慎重，先派骑兵到青山口一带侦察，部队到达危险地带先头小分队提前进入两侧保护部队，部队跑步通过后再负责断后。先头小分队与断后小分队轮换交替。

好。三人统一了意见。

崔云龙命令：停止开饭，紧急集合。哨声“嘟嘟”吹响，战士们跑向集合地点。简短的动员，部队就出发了。

接近两点全营进入了设伏地点。青山口山峦相

连,树木茂盛,灌木丛生,一条公路从中蜿蜒穿过,公路低于两侧山峦。崔云龙命令将一连二连布置在公路两侧进行侧击,居高临下发挥火力。考虑到战斗打响后,敌人会向河子沟据点方向突围,命令三连分两个排打前阻,一个排截后。崔云龙命令绕过埋伏地点,在埋伏点后一段距离隐蔽,脚步要轻尽量不要破坏植被,防止被敌人侦察发觉。

崔云龙带着几个战士隐蔽在一连身后一处制高点,用望远镜观察战场情况。营部的一挺重机枪加强给了一连,几门小钢炮也选择了不同的射击位置。

半个小时后,一长串队伍出现在崔云龙的望远镜里。队伍近了前头五六十个伪军,中间三四十个鬼子和四五十个伪军,尾部五六十个伪军,各部之间隔一定距离。

先头的伪军进入了伏击位置,感觉这一带地形危险容易遭到伏击,停下来派人向两侧山峦侦察,侦察的伪军进了两侧山峦东张西望,什么也没发现,又急匆匆下来。伪军又向前行进,后面的鬼子也跟着进入了伏击位置,一个鬼子扛着膏药旗。

先头的伪军一走,隐蔽在伏击点后面的战士立即猫腰向伏击点行进。接近伏击点采用爬行,很快进入了伏击位置。

崔云龙扳开匣子对空连开三枪,顿时各式武器暴风骤雨般响起,重机枪轻机枪步枪一齐开火,炮弹手榴弹在敌人群中开花。鬼子精干但人数少,被一阵狂打也懵了,死的死伤的伤,趴在地上还击的也多被打死,伪军活着的抱头鼠窜……军号吹响,战士们冲下山峦,刺死了几个顽抗的鬼子,伪军举手投降。

迅速打扫战场后,独立营立即撤离。这次伏击战给了鬼子沉重一击,独立营伤亡极小。独立营撤回营地第二天,周围的老百姓送来了大量的慰问品,有酒、肉、蛋、苹果、花生……战士们吃好喝好高兴了一番。

被服厂每天加紧生产,为反攻做准备。生产间隙,夏天和女战士去柳树坡练习手枪射击。

一天崔云龙正在营部,铁蛋排一个战士急急跑来报告:被服厂方向传来密集枪声,崔排长带着全排过去了。独立营吹响了集合哨子,崔云龙命十几个骑

兵先去支援,自己组织部队率两个连的战士冲向了被服厂。

一支汉奸便衣队袭击了被服厂。便衣队有三十多人持短枪,伪装成老百姓分批潜入山里,准备偷袭兵工厂。发现兵工厂有一个排的战士把守,戒备森严,转而偷袭离兵工厂不远的被服厂。

被服厂有一个班的战士担任警卫,疏忽大意被摸了门岗。便衣队向院内冲时其他战士仓促应战,有的枪还未拿起就被击中。剩下的战士全力阻击,寡不敌众被歼灭。

被服厂的女战士正在车间生产,听到枪声夏天和女厂长还有一个有枪的女战士掏出了手枪,寻找隐蔽物准备对外射击……便衣向车间冲的时候,夏天连开两枪击中一个便衣,几个便衣齐向夏天射击,夏天中弹倒下。

女厂长和有枪的女战士也被击倒了,便衣队又向其他人射击。

被服厂枪响的时候,铁蛋领着全排在被服厂后身小山上训练攀爬。听到枪声铁蛋让一个战士回独立营报信,自己率其他战士跑步下山奔向被服厂。到了被服厂后身枪声刚停。铁蛋命令副排长带一个班守厂区两侧和后身,自己带两个班绕向前门。

前门口有几个便衣手里拎着匣子枪东张西望。铁蛋和战士们端枪绕过墙角发现便衣,一排子弹打过去,几个便衣倒地,剩下几个窜进厂里。战士们往被服厂里冲,里面开枪向外射击。有的战士要扔手榴弹,铁蛋喊不准扔,铁蛋怕里面有自己的人,更怕夏天受伤。铁蛋看攻不进去,命令战士撤后一定距离,以扇形卧倒枪口对准大门。铁蛋自己带几个战士靠在前门墙外,铁蛋想夏天是否还活着,心急如焚想冲进去救夏天。十几个骑兵到了,下马参与战斗。

厂内便衣队想从后墙翻出,两个便衣探出头,刚一露头“砰砰”几枪,一个被击中,一个赶紧缩回脑袋。又有便衣想从侧面翻墙,刚爬上墙头被一枪击中掉回院内。便衣队被捂在被服厂内,便衣队急了知道再不冲出去一个活不了。被服厂还有两个女战士活着,便衣队将两个女战士用绳绑了当人质,强行突围。两个便衣用手顶着两个女战士首先冲出了前门,几个便衣紧随其后。前面呈扇形埋伏的战士一时不

敢开枪，位于门侧的铁蛋和几个战士避开女战士开枪射击，便衣被击倒几人。未倒的便衣举着匣子枪向门侧铁蛋几人射击，后面又涌出几个便衣举枪射击。近距离长枪太慢，匣子枪占尽优势，对射中铁蛋和几个战士倒下了。卧倒的战士有的看到排长和战友牺牲彻底被激怒了，什么也不顾了直接开枪，其余战士枪也响了，冲出来的便衣全被撂倒，两个女战士也被流弹击中，未冲出的缩回去了。

崔云龙率两个连包抄上来。崔云龙听了前后经过，可以断定夏天和厂里所有人都已牺牲，必须立即解决不能拖延。崔云龙下令强攻，一个不留全部击毙。手榴弹一排排扔进去，各处的墙都被炸塌了一部分，爆炸过后战士们从各个方向冲了进去，干净利索地将残敌击毙。

崔云龙失去了夏天，失去了铁蛋，一时悲愤不已。

崔云龙一个人坐在屋子里发呆，无法入眠……崔云龙起身望着夜空，自言自语：我们快赢了，夏天、铁蛋走了。

青山口伏击战鬼子恼羞成怒，想报复独立营又不敢，就去偷袭兵工厂结果袭击了被服厂。

1945年8月，崔云龙接到了东海军分区命令，大反攻开始。乳山独立营首先端掉了河子沟据点击毙了麻队长，又在兄弟部队配合下接连收复失地。之后，崔云龙率乳山独立营配合牟平独立营合围牟平。崔云龙望着牟平城感慨万千，八年前在牟平参加抗日，八年后率独立营围攻牟平，这座城市快回到人民手中了。为了减少伤亡，对牟平守敌围而不攻，只在牟平外围发生小规模交火。

收复烟台战斗打响了。烟台是日伪在胶东的最后盘踞地，各路溃逃之敌齐聚烟台，八路军攻烟部队人数并不占优，烟台守敌进行了激烈抵抗。崔云龙接到命令率乳山独立营赴烟台参战。牟平守敌趁机强行突围，牟平独立营营长田夫率全营战士堵截，双方发生激烈交火，田夫身居一线指挥，不幸中弹牺牲。牟平守敌窜回烟台。

烟台战斗自8月19日打响至24日经六天苦战结束，烟台收复。

收复烟台后胶东部队进行整编，崔云龙被任命为某团副团长。1945年9月，胶东军区奉命抽调主力部队分批出关进军东北。某团在出征之列。

十六、出征东北

榭山下的崔家口，一天十几个骑兵从东卷尘而来。

崔云龙从马上跳下来，母亲正好在门口对姥爷喊：叔叔回来了。姥爷从屋里迎了出来，兄弟俩在院子里抱在一起。进了屋子，屋前屋后院外都站了岗哨。二姥爷告诉姥爷，他要出关东北与鬼子最后一战，从关东军手中收复失土。（当时关东军仍在东北，八路军第一批出关部队与关东军有过交火）

姥爷望着弟弟百感交集，只要弟弟还活着，什么都好。二姥爷询问哥哥的伤情，身体怎么样了，家里怎么样。姥爷说：都好，都好。我也能走了。姥爷望着弟弟有千言万语，可是又不知从何说起……兄弟俩说了很长时间的话。

二姥爷要走了。姥爷拉着二姥爷的手不肯松开。二姥爷说：哥哥，我与鬼子打了八年，身上有十八处枪弹伤，我不会死的。部队的战士说我是打不死的崔云龙。二姥爷将一只臂膀露出给哥哥看，伤痕累累。姥爷松开了手。

二姥爷说：哥哥，我去东北打跑了关东军就回来，回到榭山。兄弟俩又搂抱在一起，二姥爷哭了，姥爷也哭了。

母亲知道二姥爷要走了，提前跑去村头，看见村头也有战士持枪站岗，母亲悄悄地站在墙角。

二姥爷骑马出了村身后跟着骑兵，村口站岗的战士跃上马，十几匹战马离村而去。跑出去不远，二姥爷停了下来，一勒缰绳调转马头望着崔家口方向，突然发现墙角的母亲。母亲向前走了两步停下了，望着二姥爷。二姥爷与母亲对视片刻，二姥爷在马上慢慢地举起右手向母亲方向行军礼，十几个战士一齐在马上向母亲举手敬礼。母亲举起左手向二姥爷向战士们敬礼。片刻二姥爷放下手最后望了一眼母亲，望了一眼榭山。二姥爷调转马头，战士们跟着掉转马

头,十几匹战马向东飞驰而去,消失在母亲的视野里……

二姥爷回到部队,部队在紧张地做出关准备。1945年9月,某团在蓬莱栾家渡口整装待发。副团长崔云龙和团长政委检阅了部队,随着一声号令一千多胶东子弟兵踏上了出关的征程。部队在辽宁庄河登陆,登陆后立即参与对庄河周边土匪清剿,一个多月大小战斗十余次,匪患基本肃清。

1945年底部队整编,崔云龙被任命为4纵12旅34团副团长,团长李宏茂。

1946年1月23日,国民党王牌部队新六军在秦皇岛登陆,迅速抢占锦州、盘山一带。2月11日占领盘山之敌3000余人进占沙岭。2月16日,4纵六个团对沙岭展开攻击。

以下文字摘自有关书籍未作任何加工。

部队久攻不下伤亡巨大。18日纵队首长命令作为预备队的12旅34团投入战斗。34团于当日拂晓投入战斗,由村东发起进攻,遭敌强大火力阻击退出。再次组织攻击又受挫。随后31团投入战斗,亦未奏效。当日34团再次组织强攻,遭敌严密火力阻截……

20日沙岭之敌在敌增援部队接应下窜回盘山。

沙岭战斗后部队转移到鞍山、辽阳一带进行整顿,总结教训准备再战。

通过这些文字记载可知当时战况之惨烈。

1946年3月东北战场上国民党军兵分两路,对沈阳以南以北两个地区发动全面进攻,4纵在兄弟部队配合下投入了三保本溪作战。

以下为摘录文字。

新六军22师以一个团的兵力在4月30日向大洼山阵地进攻,与守卫在大洼山的34团发生激烈交火,5月1日双方又激战一天……奉辽东军区命令急调34团阻敌南犯……34团奉命东上本溪……

从摘录文字可以感觉到34团东征西战四处奔袭。34团就是后来的“塔山英雄团”。

1946年7月,12旅34团改番号为12师34团。9月,崔云龙由34团副团长升为12师参谋处长。

1946年10月新开岭战役打响,4纵以10、11、12三个师的兵力在新开岭全歼国民党王牌部队25师,活捉敌师长。崔云龙参与12师指挥作战。

4纵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一个女兵与崔云龙擦肩而过,崔云龙觉得似曾相识回了一下头,女兵也回过头来莞尔一笑。崔云龙一怔这不是夏天么?女兵走远了,崔云龙愣在那里好久。

崔云龙升任12师参谋处长,又遇见了女兵。两人相识相爱,在战火硝烟中结婚了。两三个月后崔云龙牺牲在战场。

结婚当日二姥爷写了一封信给姥爷,告诉哥哥他结婚了。他现在是东北民主联军4纵12师参谋处长。

崔云龙哭着写了这封信,信上有泪水浸透。信上有一段话:

哥哥,将来有一口饭咱俩分着吃,有一个馒头咱俩掰开吃。等仗打完了我就回去,回到柎山……

信寄到了姥爷手里,姥爷让母亲读给他听,母亲已读书认字,姥爷让母亲念了一遍又念一遍。姥爷等着弟弟的回来。

二姥爷刚去东北的时候也写了一封信寄给姥爷,信的内容大致是这样的:

已踏上东北的土地,心情极好。东北是一片平原沃土千里……这真是个好地方……部队正在剿匪……

姥爷珍藏着这封信。

一年又一年,再也不见二姥爷的任何音信。母亲不止一次去村头等叔叔,母亲还站在墙角,向叔叔骑马飞驰而去的地方眺望……姥爷托人四处打听弟弟的消息,能问的都问了……

1950年的一天有个人到姥爷家捎来口信,说:崔

云龙在东北战场牺牲了。一场恶战双方打得胶着,崔云龙走出12师指挥部,亲临一线指挥。一发炮弹落在了身边,崔云龙粉身碎骨……

捎口信的人说他的朋友是崔云龙当年的警卫员,亲眼目睹了这一切。

说完来人就走了。

姥爷早就预感到了弟弟已经不在,只是没有得到最终答案,心存一线幻想。此时此刻一切都破灭了,姥爷仰身倒在炕上……

十七、结束语:亲情与怀念

小的时候,母亲给我讲过二姥爷的故事。漫长岁月中偶然的感触,会再次提起二姥爷。时光如涓涓小溪不停地流淌,母亲青丝变白发。即使母亲头发花白了,哪一天再提起二姥爷,故事中的某些细节她还记得清清楚楚。对二姥爷的怀念从来没有忘记,一直在心里。

母亲在家里讲二姥爷的故事,只有我一个人听,我从未听到母亲对别人讲。

我1997年结婚,二十多年后的2020年春,我第一次把二姥爷的故事讲给家人听。家人说你写出来呀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也觉得应该写出来,之前为什么没写我也说不清,也有过给二姥爷写篇文章的想法,但终没提笔。更多的原因是资料欠缺,只凭母亲讲的故事不够。现在我终于要写二姥爷的故事了,虽然很晚,但毕竟开始了。我通过各种渠道收集资料为写作做准备。

二姥爷是个传奇。

母亲说于得水是个副团长的时候,你二姥爷是营长。他们曾经是一个部队的。

于得水是抗战时期的传奇人物,他的故事在胶东家喻户晓。我想二姥爷的资料应该能收集到。我购买了有关胶东抗战时期的书籍,很快有了收获。书一本一本地邮寄过来,二姥爷的线索越来越多,关于他所在的部队,他的职务以及参加的战斗,都有或多或少或详或略的记载。世上总是有巧事。我在网上随手邮了一本书《胶东子弟兵》,打开一看,扉页上一行

字:赠淑香,请指正。落款是:刘耀江 2012.1.5

我母亲叫崔淑香,这个淑香与母亲同名,刘耀江送给她的书,辗转到了二手书市场,无意中进了我的书柜。刘耀江的父亲刘云鹏曾任山东军区司令部参谋处长,《胶东子弟兵》一书收有刘云鹏当年遗作,刘耀江对父亲的文章进行了整理。

我翻阅这本扉页上有母亲名字的书,心中有一种莫名的感动和亲近,书中有5处提到了崔云龙。

翻开《胶东子弟兵》第14页,我看到了有关崔云龙的记载。1943年3月,胶东部队精简整编后老13团团营长名单:团长聂凤智,政委李丙令,参谋长裴宗成。一营营长秦云,政教孙同盛。二营营长崔云龙,政教孙子宇。三营营长曲绵福,政教王祖圣。

老13团是胶东赫赫有名的部队,上世纪九十年代我采访过抗战老兵,就知道了老13团的威名。老13团是打出来的,牙口好、胃口好,没有啃不动的,没有消化不了的,老13团所到之处敌人闻风丧胆。据说老13团的团营干部,是经过严格选拔产生出来的,都是能打仗的好手。

二姥爷那时是个二十六岁的小伙子,带领老13团一个营与鬼子拼杀。

二姥爷与于得水的交集我在《胶东子弟兵》等书籍中也查到了。于得水曾是老13团三营营长,崔云龙1943年1月任二营营长时,于得水已离开13团二年零四个月,升任14团副团长。我认为二姥爷是个传奇是在查阅了这些书籍后的想法。

二姥爷二十一岁参军,五年后任胶东军区老13团团营长。老13团历任营长名单显示,崔云龙接全兆瑞,张慕韩接崔云龙。全兆瑞是老红军,建国后因经历独特被称为军界传奇。张慕韩后来升任老13团团团长,之后老13团改番号为73团。济南战役73团率先突破城墙,为战役立下头功,中央军委授予73团“济南第一团”称号,张慕韩被称为“济南第一团”团长。

“塔山英雄团”闻名全军。1948年10月塔山阻击战,东野4纵12师34团坚守塔山,打退了国民党军轮番进攻,保证了锦州战役胜利。时任团长焦玉山副团长江雪山,被称为“塔山英雄团”正副团长。

“塔山英雄团”历任团长名单显示:江雪山 1946

年9月接崔云龙任副团长。

一支部队战斗力的形成以及优良的作风，与前任首长是分不开的。34团仗打得好，有崔云龙的贡献。崔云龙是“塔山英雄团”的前任副团长，也曾经是“济南第一团”，即：老13团营长。这两支威名赫赫的部队有崔云龙带兵的足迹。

老13团转战山东。1939年3月老13团在沂蒙山区追剿恶匪刘黑七，二姥爷是副排长。刘黑七剖孕妇、杀儿童、撕肉票，无恶不作，血债累累。黑七好吃铃铛面，捉皮白肉嫩且有些姿色的女人，剥光衣服，将铃铛系于乳头，令女人擗面，铃铛随女人身体抖动发出声响，谓之铃铛面。黑七坐躺椅，翘二郎腿，两手外展，如鸟展翅。欣赏铃铛面制作全过程。老13团歼灭黑七匪兵大部，余部溃逃。老13团穷追不舍，无奈沂蒙山区山高林密，沟壑纵横，黑七钻进密林消失了。老13团转战离开沂蒙，黑七又钻出密林收拢队伍继续作恶。1943年黑七被山东八路军其他部队击毙。二姥爷参与追剿刘黑七，在他的军旅生涯中增添了壮丽的一笔。

二姥爷担任过乳山独立营营长。1945年攻打烟台作战序列有乳山独立营，资料显示：时任乳山独立营营长崔云龙，副政委丁山。

二姥爷跟鬼子拼过刺刀，抗战时期身上留下18处枪弹伤。

二姥爷任34团副团长时，团长李宏茂是老红军。二姥爷到了12师，师部指挥作战5人名单，师长、政委、副师长、参谋处长、政治部主任，4个有红军资历。二姥爷八路时参军，舍生忘死走向抗日战场，能打会打，成为胶东八路军的佼佼者。崔云龙离开34团，继任副团长江雪山建国后担任过海南军区司令员。

辽沈战役结束后，4纵改番号为41军。打开41军军史，1956年10月版第58页，崔云龙的名字静静地躺在那里，职务是4纵12师参谋处长，牺牲时间是1946年12月，时年30岁。二姥爷参与师级单位作战计划与指挥。我查到了一张1946年秋4纵团以上干部合影，崔云龙位列其中，身穿戎装，英俊威武。拍完这张照片几个月后，崔云龙牺牲了。

写到此我认为二姥爷是个传奇，此言不虚。

我三次去乳山寻找二姥爷足迹。马石山位于乳山市西北，主峰海拔467.4米，山势险峻，岭长谷深，是这一带的制高点。马石山烈士纪念馆建在山的半腰，山下有抗战时期的兵工厂被服厂遗迹。时光流逝，山川不变。我站在马石山高处放眼望去，群山环抱，此起彼伏。当年二姥爷率乳山独立营在这里与鬼子周旋。二姥爷骑战马挎匣子指挥部队，马蹄哒哒，声音似乎由远而近，由近而远。我的眼前有些模糊，山野中一队八路正在行军……我的眼角有泪水滴出。

我从2020年9月初动笔，在查阅了大量资料及实地采访的前提下，至11月中旬创作完成了中篇纪实小说《巍巍榭山》，对二姥爷的怀念终于有了文字表达。二姥爷芳华永存。

枪林弹雨中二姥爷从士兵到营长，炮火连天中，从营长到独立营营长，到副团长，到师参谋处长。二姥爷从指挥一个营一个团到指挥一个师，准确地说是参与指挥一个团一个师。二姥爷的未来有两种可能，一个是活着肩上将星闪烁，一个是牺牲。二姥爷无法选择这两种结果。

真正的军人视荣誉高于生命，战死沙场是英雄最好的归宿。二姥爷像流星一样划过，闪耀的光芒只有那一刹那，却照亮了天空。

坐落在锦州的辽沈战役纪念馆，二姥爷的名字镌刻在烈士名单中。相比于活着的人，那无数烈士更值得人们怀念与尊重。

榭山深处二姥爷演练榭山棍法的靶场，早年我常过去，榭山棍法还在，梦想着有一天跟日本人较量。现在已很久不去了，靶场杂草丛生淹没在榭树林深处。我早年寻榭山棍法得真传，榭山棍法是一门实用棍法并不神秘。

姥爷死于日本人之手，我想跟日本人较量不是去报仇延续仇恨，而是民间武术交流。我喜欢武术，尤爱棍法，车上、枕头边都放着精挑细选的各式腊木棍。天不遂人愿，左肩左膝受风寒伤病经年不愈，榭山棍法已生疏。我收藏的这些腊木棍大概要成为艺术品了。即使这样，我还幻想着经过治疗伤病痊愈，

重演榭山棍法。我最后一次演练榭山棍法,是几年前在榭山深处,二姥爷曾演练棍法的靶场。

母亲留下的信笺已泛黄,字里行间对叔叔的怀念之情跃然纸上,那个骑战马挎匣子枪,身后跟着卫兵的叔叔说没就没了。村口二姥爷和十几个骑兵向母亲敬礼,向榭山敬礼,这一幕成了永远的记忆以至永别。

母亲从村口那个左手行军礼的女孩子已变得白发苍苍,母亲带着无限的遗憾和惋惜辞别人间,临走对我嘱托:将来有一天去东北找二姥爷的墓地,到坟头捎几句话给你二姥爷。母亲说到了二姥爷坟头,对他说:家里人来看你了,我是你外孙——崔淑香的儿子。你走了,家里几年后才知道。知道你的死讯,如晴天霹雳,五雷轰顶,整个家坍塌。你的侄子侄女哭着喊叔叔。你的哥哥瘫卧在床上,时而昏迷,时而苏醒,醒来的时候只有一句话,再也看不见弟弟了,再也看不见弟弟了,两眼直勾勾地望着天花板。你写给哥哥的信,哥哥攥在手中,泪水早已湿透信纸。三天后哥哥走了,滴水未进。哥哥临走前嘱托女儿崔淑香,这是唯一识字的孩子,有一天去东北看你。你的侄女四处打听你的消息,却一生未能成行。临终前又嘱托我。今天你的外孙来看你啦,也就是你的哥哥来了,

你的侄女来了。安息吧,二姥爷。

我通过查询知道在锦州辽沈战役纪念馆有二姥爷的消息,去东北找二姥爷的墓地正在计划中。已经过去这么多年了也不急,或许现在或许几年后,我不会再嘱托他人。完成了嘱托,我去告诉母亲告诉姥爷。

母亲安葬在南马村猪山西南面阳坡,姥爷安葬在榭山,猪山与榭山东西相望几十里。岁月飘摇,风蚀残土。榭山中姥爷墓已毁,无踪迹。到时我对着榭山跟姥爷讲,我去看二姥爷了,我用手做成喇叭型大声喊:我去看二姥爷啦——安息吧!姥爷。我对着猪山方向喊:我去看二姥爷啦——安息吧!母亲。

巍巍榭山,默默矗立,历经风雨。风中榭树林沙沙作响,一片片榭叶散发着记忆中的清香。归来吧,生命定格在永远年轻的二姥爷,你埋骨他乡,魂归故里,魂归榭山。

那里有你的哥哥,那里有一片一片的榭树林……

(未经作者允许,禁止转载)

隔着时空的对话

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反抗外来侵略的一场战争,抗日战争具有不可重复性,是中华民族永远的记忆。

胶东八路军艰苦卓绝舍生忘死与日寇浴血奋战,崔云龙、铁蛋、石头等他们是胶东八路军的缩影。70多年过去了,只有文学才能让他们的生命再次鲜活。当山河破碎国土沦丧,这些热血沸腾的小伙子走上了战场。两个受伤的女八路“我想妈妈我想妈妈”。我咨询了医生,是脑外伤引起的颅内压增高死亡。两个机枪手从趴下去那一刻就再也没能起来,鲜血融入身下的土地。还有于同芝、姥爷、丛老先生、老孔、

老贵,他们共同组成了《巍巍榭山》群像。

文学使他们丰满、滋润、厚重,让已逝的生命鲜活如初。隔着时空对话,唯有文学。(邵松山)



威海市观云山居杯“爱我家园” 主题文学大赛征稿

生活中不是缺少美,而是缺少善于发现美的眼睛,缺少感受美的心灵。为引领人们心怀感恩珍爱生活,共建和谐美好大家园,由文登区文化旅游局、文登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文登区作家协会、《齐鲁晚报·文登时讯》联合主办的威海市观云山居杯“爱我家园”主题文学大赛面向全市广大文学爱好者、高中小学生征稿。

一、活动宗旨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重要讲话精神,紧紧围绕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这一主题,通过在全市范围内开展观云山居杯“爱我家园”文学征文活动,抒写居家和气之美、邻里和睦之情、社区和谐之风,弘扬我市人民心怀家国,奋发进取、勇于奉献、互帮互助的可贵品质,展现我市城市面貌和精神文明建设成果,启迪人们从居家生活中的小事中发现美、感受美,珍惜亲情友情,为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中国梦而携手共进。

二、征文要求

(一)征文体裁:短篇小说、散文。

(二)作品内容:居家生活感人的瞬间、社区环境之美、物业服务细节、人文关怀的情景,邻里之间互帮互助,由国之繁荣到家之团圆和美……心中有爱,眼中有美,笔下有情,着眼处皆可抒写。

(三)作品要求:

1、未发表的原创作品。注重思想性、艺术性的有机统一。

2、言之有物,感情真挚、文笔生动,主题鲜明突出,基调积极向上,富有艺术感染力,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3、语言规范,杜绝错字错句。

4、字数:每篇 1500—2500 字。

5、排版要求:题目三号宋体字,内文四号宋体字,首行空两格。文末写明作者姓名、电话、详细通讯地址、邮政编码及银行账号(工行或建行)

三、征稿时间

(一)征文时间:从即日起到 2021 年 6 月 31 日截止。

(二)征文方式:此次征文采取个人自由创作、自愿投稿参赛的方式,参赛者直接

通过征文邮箱报送作品。邮箱：1027927465@qq.com

(三)征文奖项：

1、本次文学征文活动将对参赛稿件进行公平、公正的评审，并对小说、散文分组分别设一等奖成人组4名，少年儿童组2名，奖金各1000元；二等奖成人组8名，少年儿童组4名，奖金各800元；三等奖成人组10名，少年儿童组10名，奖金各400元；优秀奖成人组10名，少年儿童组10名，颁发纪念品。

2、一、二、三等奖颁发证书和奖金，优秀奖只发证书和纪念品，不发奖金。

3、本次赛事于2020年12月下旬在观山云居城市书房举行启动仪式；2021年7月中旬在观山云居城市书房举行颁奖典礼，届时将提前通知获奖者入会。

(四)征文展示：征文期间，优秀稿件在《齐鲁晚报文登时讯》刊发，按统一标准结算稿费。同步微信平台刊发。

四、征文报送

1、作品纸质稿件及作者简介各一份送往观山云居城市书房备份，并领取小礼品。（观云山居城市书房位置：环山东路与文昌路交叉口西南位，联系电话8537555）

2、作者照片及简介与作品电子稿打包压缩，以作品名称命名压缩包，发送至投稿邮箱1027927465@qq.com。

3、同一作者只投一篇作品。

主办单位：文登区文化旅游局

文登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承办单位：文登区作家协会

协办单位：威海益本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20年12月1日